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七・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不分卷(僖公二十三年至宣公十八年)

〔清〕劉文淇 劉毓崧 劉壽曾撰……………一

26.8/ab

傳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絳疏證穀梁絳曰閔杜注

陽郡東師古曰春秋傳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絳此郡國志山陽郡東故城東北二十里也一統志東絳故城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三里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疏證茲父公羊曰慈父年表宋

宋世家子成公王日立

秋楚人伐陳疏證杜無註疏云釋例楚之初興未開周之

上春秋末以人例也如杜彼言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人耳之洪案此稱人古義無考謂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疏證陳杞世家脫成公一世成公卒

公為德公弟非也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注

服云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宋

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齊世家疏證年表齊孝

宋以其不同盟十九年經傳冬同盟于齊傳曰陳穆公

作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注而宋桓公獨不傳也杜

注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案杜用報義雖有所復

召齊人共盟虎上之盟何涉杜注枝贊非傳意王北伐

與盟于齊與虎上之盟何涉杜注枝贊非傳意王北伐

夏

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疏證楚世家楚成王

公襄公病創死宋世家襄公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泓

而免卒襄公之卒由病傷當楚舊說

秋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

還疏證

焦水經注引作淮杜注成得臣子玉也地理志沛

為該縣是也即國志汝南郡城父縣故屬沛縣碑以焦贛

南頓小頓方與紀要城父一城在亳州東南七十里春秋

秋陳焦邑邑方與紀要城父一城在亳州東南七十里春秋

時陳夷邑水經注穎水東北逕南頓故城

其南左傳所謂三頓通於陳今陳州府商水縣治即南頓故

城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疏證
杜注叔伯楚大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

幾疏證
釋文與字紀句此例語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

九月晉惠公卒疏證
杜注經在明年表晉惠公十四年用

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孤突之子毛及偃從

重耳在秦弗召疏證
耳偃子犯也晉世家子周亡人重

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

冬懷公執孤突曰子來則免疏證
此謂毛偃及期不至乃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贄貳乃辟也

注服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贄於君然

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君也仲尼弟子集解舊注貳二心辟罪

也御覽四**疏證**四月笺云仕事也釋文實如字杜注屈

膝委身體於地也杜不用服義釋文從杜注也謁拜而屈

凡言委贄皆委贄也顧炎武云服讀贄為贄晉語云臣

不傳贄為臣皆是贄字惠棟云服讀贄為贄晉語云臣

委贄於君之贄韋昭曰贄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尚

書稱二生一死贄故云委死之贄服說顧勝於杜沈欽

韓云春秋交贄之字並同致置之音服說顧勝於杜沈欽

再拜送贄卑者莫贄再拜不親投若始見於君執贄至

下容彌虔所謂委贄委之於庭不敢送於君前也聘禮

賓覲北而奠幣再拜稽首介於門右東上莫幣皆是奠

諸地杜以實為形體委為屈膝於與制毫無所知鄙倍

甚矣大淇案傳顧惠沈諸說是也晉語臣聞之委贄為

臣無有二心委贄而策死古之法也下文臣即云君有烈

名臣無畔贄畔贄與上委贄相應則物屈體可知韋注

言委贄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亦用服說荀子大羣注

篇錯贄之臣不怠難服注錯置也贄讀為贄孟子曰出

經必我質蓋古字通耳置質謂執也而置於君士相見
禮曰士大夫與君則再拜稽首或曰置質於前一說
質也言凡委質則必用杜之說今曰置質為臣其主安
是也後一說則似一篇吳起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
或言置質也呂覽載一用杜之說今曰置質為臣其主安
重置猶委也易為辭文苑傳皇初後漢書賈融傳融上書
曰臣委質則易為辭文苑傳皇初後漢書賈融傳融上書
懷風堂心委質則易為辭文苑傳皇初後漢書賈融傳融上書
書曰子瑜言弟亮委質則易為辭文苑傳皇初後漢書賈融傳融上書
曰張松法正雖言霍厚臣之義未正然用二心劉璋傳臣張遜
李重傅重泰口雖言霍厚臣之義未正然用二心劉璋傳臣張遜
諸葛瑾張春所規與趙宣書晉人於霍原皆以委質不
必萬理故皇甫規與趙宣書晉人於霍原皆以委質不
語後漢書馮衍傳衍聞之委質為臣注引左傳以為屈
膝杜氏之誤也北史張亮傳亮為太子道使來朝抗厥
周之禮我曹孫倫表以為必其委質命之曰公不憚屈身
王之禮我曹孫倫表以為必其委質命之曰公不憚屈身
委質以受爵民全後主傳亮為太子道使來朝抗厥
則杜之謬審矣洪氏亮吉謂服訓質為屈膝屈身為二事
誤杜注不釋或云不可賈逵傳逵奏御覽所引當為
舊注罪釋或云不可賈逵傳逵奏御覽所引當為
或乃辟也父教子或何事君是崇君父卑臣子也策
名委質互倒或賈氏本異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淫刑以逞誰

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疏證名在重耳即服注稱書名

貳二心也蒙上貳乃辟也言之梁萬方儀禮釋傳通解

誰則無罪無二罪之人也言已之不召子本無罪而淫

刑則亦罪之也晉世家孤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

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重耳有年數矣

卜偃稱病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疏證康誥此文承

最明乃罰卜偃行以風懷公之刑罰之不中也孫星衍

古文尚書疏證云有順必用刑者乃大明服言君大明

而民服也荀子富國篇云誠乎上則下應如響雖欲無

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楊倞臣言君大明服以下

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

其何後之有疏證北周書武帝紀建德五年大軍次并州

齊王自將輕騎走鄆是日詔曰棟梁骨鯁為仇讐孤

趙緒餘降成皂隸民不見德惟虐是聞此傳戮作虐異

之度外正欲各靜封疆其舒民瘼也引此傳戮作虐異

文

十一

月

杞

公

卒

書

曰

子

杞

夷

也

疏證

惠棟云

譙周

古史

及桓公

所氏

所引

譙作

惠公

陳杞

世家

索隱

世公

生公

成公

公

八

年

卒

子

公

及桓

公

立

索隱

下

引

此

年

經

傳

為

證

謂

杞

有

成

公

云

必

當

如

譙

周

所

說

既

引

何

休

亭

考

片

難

左

氏

成

公

始

行

夷

禮

豈

以

終

其

身

故

於

卒

敗

之

鄭

氏

義

或

當

然

不

書

名

未

同

盟

也

凡

諸

侯

同

盟

死

則

赴

以

名

禮

也

疏證

此

不

書

名

未

同

盟

也

凡

諸

侯

同

盟

死

則

赴

以

名

禮

也

疏證

赴

告

再

發

例

也

已

見

隱

七

年

赴

以

名

則

亦

書

之

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然

則

否

辟

不

敏

也

疏證

杜

注

赴

以

名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

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疏證

杜用包說人以祿生故謂之生祿也

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疏證

晉世宗
重耳
年四十三
二十二年
重耳
避奔
狄
歸
其
亡
也

從者狐耳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注服云司空季子

胥臣曰季也
集晉
解世
家
疏證
注
辰
趙
夙
孫
武
子
執
解
注
司

空季子同服注則趙魏之注當亦用服說也晉語韋注云趙衰晉鄉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季子晉大夫胥臣

公曰季也後為司空韋注趙衰當是用服說晉世家晉文
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

不犯晉文公舅也賈陀先軫魏武子奔狄從此
名晉文公舅人也賈陀先軫魏武子奔狄從此
者數十人也賈陀先軫魏武子奔狄從此
謂狐毛賈

亦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亦臆為之說世家

人伐唐咎如注賈逵云赤狄之別種隗姓晉世家疏證

狄人伐廬咎如注賈逵云赤狄之別種隗姓晉世疏證

人伐唐咎如注賈逵云赤狄之別種隗姓晉世家疏證

唐石經唐作腐嚴可均板文云將作腐隸變各本作腐
毛居正六經正誤謂腐音將左傳是宋本原作腐後人依
洪亮吉謂唐石經字樣腐非杜注用賈說疏云成二年晉
卻克衛孫良夫伐腐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馬波言赤
狄之餘知是赤狄之別種也女曰叔隗季隗知為隗姓
也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

以叔隗妻趙哀生盾疏證長女侯作儵晉世家得二女以

女妻趙哀生盾索隱引此傳云則叔隗長而季隗少又

將適齊疏證晉世家重耳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

願從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

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盡往乎於是遂行是重耳

適齊之事也

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
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疏證

晉世家畧同待我作犁廣雅邊徐通也王念孫云邊與
黎通凡言黎者皆通緩之意字亦作犁僖公二十三年
左傳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史記晉世家待作犁
義相近按王說純是也左傳自古或當作邊索隱以
犁非後漢書所記純傳純與從凡兄弟計宿植共率宗族
客二木十餘人老弱皆載木自隨左傳又如是而嫁將
就木木謂棺也此當是舊說杜注云將死入木不復成
嫁亦謂木棺矣晉世家二吾家注上栢大矣乃采之難非
傳五年也晉語大自蒲介秋至十六年歲在歲星故在
莊十二年

過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注賈云衛地集解疏證

年表衛文公二十三年重耳從齊過無禮杜注今衛縣
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亦有五鹿按水經河
水京相璠語曰今衛縣西北有五鹿城杜前一說用京相
說也水經注引京相說五鹿下有今城杜前一說用京相
氏語是沙鹿地記以爲京相說非沈欽韓云按元城之五
當是沙鹿地記以爲京相說非沈欽韓云按元城之五
經於元城縣但引漢元后市證河鹿崩而於衛縣下云
浮水故漢東經五鹿之野晉文公受塊於野人即以元
又引京相璠云今五鹿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以別元
城之沙鹿非此五鹿意甚明白顧棟高反主在元城者

方輿紀要五鹿城在大名府開州南三十里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

疏證 洪亮吉云漢書律歷志作

與之說文山璞也以上一屈象形或从人從土是塊當依

漢書作山為正按洪亮吉云漢書律歷志作

故乞食塊璞也用許說晉世家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

注 舊注得上為天賜御覽

四十 **疏證** 杜注得上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用舊注說

免之謂趙長嗣與伴異 趙長嗣曰上者有土也君其拜

稽首受而載之 **疏證** 杜注無注晉語注拜天賜受塊而載之

此亦用舊說 晉世家 趙長嗣曰上者有土也君其拜

及齊桓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 **疏證** 晉世家至齊齊桓公

有馬二十乘晉語齊侯妻之甚善馬有馬二十乘注桓公

公以女妻之過之甚善四馬為乘八十匹傳遊云桓公

與秦共納惠公不飲後納重耳尤忘其賢而以計留之

故妻以女當以馬

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疏證

晉語桓公

位諸侯畔齊子紀知齊之不可以動而加文公之安齊而諸侯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注從者趙盾之屬晉世炭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登耳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盾乃於桑下謀行

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國懼孝公怒故殺之以

滅口

集晉世家

疏證

杜用服說釋詰滅絕也晉語冀妾在

注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畔齊矯又欲去恐孝公怒故主乃殺侍者皆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

無之姜曰方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

醉醒而遣之醒以歌逐子犯疏證

禮記引傳姜下有此下

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敗大事注西方謂周也則

傳云雖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安自安也則

齊姜所稱乃周之故言曲禮安之而能遷注謂已今安
此之安國後有則其為則常矣晉世家勸重耳趣行重耳曰
則鄭君亦孰知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反國數勞臣國
公乎窮而樂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趙盾等
而懷女德竊以為行行差之且不求何大得功乃欲殺
誅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何大得功乃欲殺

及曹曹共公聞其驍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注服云披

下謂之脅釋文一讀同姚寬西溪叢語云周晉公裸子朝以請至裸

與釋文一讀同姚寬西溪叢語云周晉公裸子朝以請至裸
絕句其裸浴句絕句也呂覽上德篇通高誘注其裸句當為古
讀浴亦當絕句也呂覽上德篇通高誘注其裸句當為古
之字駢應作駢說文駢并骨也晉文公駢也許似從賈
氏本駢訓并骨疑亦賈義晉語作駢注駢正與說文合論
弗合駢金按子作駢並駢皆異文廣雅一骨駢謂之合論
化脇也晉語是駢注駢皆異文廣雅一骨駢謂之合論
猶肋也駢乘是駢注駢皆異文廣雅一骨駢謂之合論
而駢也駢乘是駢注駢皆異文廣雅一骨駢謂之合論
欲觀之駢乘是駢注駢皆異文廣雅一骨駢謂之合論
云外傳之駢乘是駢注駢皆異文廣雅一骨駢謂之合論
義並同韋昭訓微為蔽訓薄而觀之義較迂曲又按釋文

引國語云薄策也當賈逵注國語下脫注字耳高誘
淮南王書注曹共公聞重耳斲脅使袒而捕魚設薄而
觀之義亦同杜注本亦昭說亦訓為迫然究不若簾字
辭有實據沈欽韓云垂帷薄以微觀聞然薄觀者較近
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明於洪沈說也韓非子
世十過篇昔者晉公子出亡過於曹曹重耳袒而觀之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

子必反其國疏證晉世家僖公八年傳云當作至夫子為句夫子即公子洪亮吉云按

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相國也洪說是一人也女子稱他

用人無云夫子者御覽四百七十六引顧洪說是一人也女子稱他

只宋本正作公者御覽四百七十六引顧洪說是一人也女子稱他

出亡還曹曹無禮焉今本誤也淮南道應訓晉必反其國

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

焉疏證御覽四百七十六引又上晉若字晉語注貳緡別

也杜注自貳自別異於曹晉世家曹大夫釐負羈

謀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未過我奈何不禮其公不敬其

乃饋盤飧置璧焉注服云水澆飯曰飧御覽一百五十引

疏證說文飧舖也釋文引字林云飧水澆飯也與通俗

年重升過無禮傳員為私善

公子受飧反璧疏證杜無注司儀致饗徹還主注司實

近壁疏引之者證還主之但疏言反璧者杜義取不貧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注服云八十匹宋世家

疏證晉世家宋新用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

馬為乘八十匹也耳是其事也杜及齊有馬二千乘注四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疏證年表鄭文公三十二年重耳

過無禮晉世家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

叔詹諫曰疏證平表叔詹諫杜注晉語注叔詹鄭大夫

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

諸君其禮焉疏證晉語注啓聞也聞有三也或者疏證大

意或常然也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疏證

曲禮娶妻不娶同姓鄭注九同禮注蕃息也杜注大以

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疏證晉語注靖

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疏證三士傳不州何人晉

曰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矣注三人亦傳趙長實於曹伯

孤德師事趙襄而長事襄公此三人者實主古之義晉

曰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矣注三人亦傳趙長實於曹伯

有卿公孫固執此杜注三士周禮疏乃云信其爲言

說也同傳晉文從者不及賈佗叔詹所舉三人不

必惠同於公孫周年杜皆意為之說

晉鄭同儕疏證

鄭元注鄭記亦同杜此注用氣曲禮注晉鄭同儕是也引
舊說或見左氏記明同儕之義
之出自式王即明同儕之義

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疏證

與傳少異人曰君不禮不如殺之臣後為國患乃采異

及楚楚子享之疏證

實旅百晉世家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年禮
重耳謝不敢出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
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國過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
以容禮見之

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疏證

自稱不殺則楚子何不殺正與禮合
桓對屈完稱不殺
韋注非詳四年疏證
援四年齊

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

若不獲命疏證

晉世家重耳曰即不待已只召王以重耳為晉平原廣

其左執鞭弭右屬素鞬以與君周旋

注舊注素受箭器御

三百疏證杜未釋鞬晉語注鞬所以馬傳曰惟鞬之
謂之弭晉語注本疏引腹釋器弓有綬者謂之弭
兩頭者也綴弭皆綬之意疏謂漆之弭雖反俱以綬束為弭
引毛詩杜拾遺云左傳木無綬者用韋注韋者之別名則不
有緣及與綬弭引當是舊注晉語以受箭與御鞬引注義同
文異則御所引當是舊注晉語以受箭與御鞬引注義同
昭元年傳伍舉請垂素而素入杜彼注素與御鞬引注義同
傳注義又殊疏云垂素而素入杜彼注素與御鞬引注義同
文而分之耳素鞬引此傳以藏箭謂之鞬為藏弓謂之鞬左
氏傳云右屬素鞬引此傳以藏箭謂之鞬為藏弓謂之鞬左
氏舊矣廣雅素鞬引此傳以藏箭謂之鞬為藏弓謂之鞬左
張無弓服無矢注亦云藏也晉語注即方鞬言之鞬也晉語
注鞬以受弓亦用韋注不說禮記鄭元注鞬屬若也晉語
注又鞬以受弓亦用韋注不說禮記鄭元注鞬屬若也晉語
矢共君周旋相馳逐也如彼注

弓矢之狀散難皆歛以成
也馬鞭及弓分在兩手欲辟

引周語孫晁注乃云
秦龍之文故云左執非

子玉請殺之疏證

子玉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此得傳意杜注畏其志

楚子曰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

力疏證

晉侯無親外內惡之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疏證

言後杜無注後衰猶

云此衰字當作興字解如古訓

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

送諸秦疏證

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秦國

朱說是也朱引昏禮以從腰有沃盥之事爾雅郭注揮振去水何承天云振並用賈注似揮為就
何振去餘水何振去餘水忠棟云揮振去左傳曲禮引飲玉爵者弗揮釋文
是振去餘水義謂以濕手揮之使水湔其衣較非特牲
為湔正義然中揮手去餘水湔其衣較非特牲
杜況當然中揮手去餘水湔其衣較非特牲
與也又賓不於中揮手去餘水湔其衣較非特牲
揮也以左氏傳云公揮之重耳在秦秦伯納女五人也
贏與焉秦以左氏傳云公揮之重耳在秦秦伯納女五人也
揮者未投洪亮吉云未懷嬴中不飲故以手揮水
說最近說最近之洪亮吉云未懷嬴中不飲故以手揮水
迂曲迂曲之洪亮吉云未懷嬴中不飲故以手揮水
怒曰齊晉匹也何以卑我注晉語注西戎也
公子懼降服而因注服虔云申意與楚子伸於矢已降服
于懷嬴神於不知已注疏證晉語注懼氣之說降服
去上服自因以謝之服注當亦釋降服疏引文不其管
晏列傳信讀曰父申服注本之
索隱曰信讀曰父申服注本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良之文也疏證

請使良從公子賦河水疏證

言已反國當刺事秦按詩傳也其語注河當為汚字相似誤

陳諸侯水有疏紀宋有喻詩侯有朝宗于海瀾水外至瀕水前

侯之來立為篇四海來假來月禮祈即其義也陳氏注

疏傳與鄭異鄉謂紂水趨海若周禮秦杜不直南宗也杜注

河有逸傳也洪亮吉云杜云海遼詩秦劉炫規之韋說矣按舊

賦六月有河有規過此條無洪說不道何據甫佐宣王征伐

公賦六月疏證

其二章曰以侯天子武之服以匡王國此

言重耳為君必匡王國侯佐天子武之服以匡王國此

又云晉耳為君必匡王國侯佐天子武之服以匡王國此

詩篇者多取首章義以見義故言賦詩斷章也其稱杜公

春秋賦詩有雍雖篇名不取首章義以見義故言賦詩斷章也其稱杜公

公孫段賦詩有雍雖篇名不取首章義以見義故言賦詩斷章也其稱杜公

云公孫段賦詩有雍雖篇名不取首章義以見義故言賦詩斷章也其稱杜公

是首章疏駁炫說謂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是總皆
如此邵瑛云下天實日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以
佐天子實次章之不言不可為首章也且天子之臣王國言出
記天子實次章之不言不可為首章也且天子之臣王國言出
曾曰即謂此賦六月有歲實取二章是也然秦伯稱詩意是
不王取國者以命重耳故賦六月有歲實取二章是也然秦
子王國者以命重耳故賦六月有歲實取二章是也然秦
定王國者以命重耳故賦六月有歲實取二章是也然秦
章不親切非也此傳篇說當與章同故杜稱取首章以

趙

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疏證
降拜晉語曰降下堂也杜注下階一級公于稽首沈飲
韓云公食大夫禮公降一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非敢賓必
降也注賓額降成其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非敢賓必
降拜公必降辭也辭者辭其降拜非辭其稽首杜證言
無不謬也

衰

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疏證
王于出說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疏證
杜既謂取首章而此傳注云詩有章言臣王國二章言
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

經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夏秋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於鄭〔疏證〕二年表周襄王十六年為魯濬公

欽韓云公羊言不孝杜預反之故謂其藏于匹夫之
孝自絕於周然傳歷著富辰之諫見其喜怒無常動
作失度女禍作於內寇戍與於外職其自取書曰出
居見萬乘之主失其節非自飾詞耳當時襄王力能
之孝也先后如何之語乃其飾詞耳當時襄王力能
殺帶乎

晉侯夷吾卒〔疏證〕杜注文公定位而後告顧炎武云疑

九月晉惠公卒〔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也文洪案晉語十
月惠公卒十二月晉惠公卒秦伯納公子注內傳魯僖公二十
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閏餘
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僖公以閏月為正月晉以九
月為十月而置閏也春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以九
以二十四年正月八月晉桑泉據世經僖公五年八
五十三以三章首則二閏餘得百四十四如七者十二盈
餘十二以三章首則二閏餘得百四十四如七者十二盈

章中而無餘分應閏十二月傳中謂閏在十二月甲午後是也十二誤為十八傳寫誤耳本年傳文十二月甲午說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疏證杜見後顧謂此經為錯簡其說定為二十三年十二月說

納重耳也晉世家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行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綈綈從君廵於天下注

服云一曰大綱曰繼古者行則有大疏證校勘記文引作繼水經注四引同石經避廟諱偏旁作繼則傳宜作繼也晉語及河子犯授公之璧將行還璧於公也授還也如韋說則子犯掌祭祀之璧將行還璧於公也子也韓不外儲述文公及河事云璧從豆捐之語子以其棄祀故還璧說文公及河事云璧從四從馬糾也韋祀或從革繼系也春秋傳臣負馬繼杜以繼為馬亦然杜注羈馬羈絀馬繼不用服說疏杜以繼為馬繼者繼是係之別名係馬係狗皆得稱繼彼對文耳散則可通廵於天下用馬為多疏蓋駁服說也洪亮吉云漢官儀云馬曰帛少儀曰犬則執繼按此則繼

為犬韁之證韋昭國語注從者為羈繼之僕亦云犬曰
繼是矣杜必改曰馬韁非是洪氏申服義是矣然服注
此條亦非全文李胎德云服氏出一日當有本義今不
存矣杜所用者當為服之本義正義正義所引者為服之或
說耳按李說是也說文但明繼之為系賈注或亦以繼
為馬韁李又曰大韁為賈說非也晉書王敦傳敦上書
曰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始終始管仲有三歸
反站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周固
然後為良佐是舊說以子犯為要名也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役其壁於河疏證

校勘記檀弓正義引傳所下有反國二字按誓詞多云
所不與二五十年傳所不與與崔慶者論語予所不者足
也檀弓正義反國二字疑後人妄加杜注予犯重耳舅
也晉語云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注予犯重耳舅
誓為信晉世家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
之乃役璧河中與子犯盟蓋所不與二句即盟辭
也韓子外儲解左驂而盟於河

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回衰疏證晉語公子濟河召令狐
皆晉邑召召其長也水經注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桑
泉回衰并在解東南洪亮吉云按杜注云桑泉在解縣

西解縣東南有向城張華博物記曰向季邑解縣西北
今考解州西北三十里已至臨晉縣界解故城在臨晉
東南則距解州界當不甚遠舊城在州西北雖不言里
數然尚在故縣東南可知京杜言曰城在解縣東南之
說為諦博物志非也按洪說是杜用京相說沈欽韓云
一統志令狐城在蒲州猗氏縣西十五里桑泉城在蒲
州府臨晉縣東北臨晉縣志桑泉城今東村南小蓋
蓋原是其處其下為泉子溝頭棟高云曰在解西
西北江永云按解州今直隸山西顧氏以曰在解西
北非當作東南

二

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疏證晉語注甲午二月六日廬
依三統術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卯朔四月甲午非六日
也是年正月庚寅朔亦有甲午因三月己丑朔推為上
年閏十二月故此條定為二十三年十二月廬柳杜無
注賈氏注地止稱某國韋注當今賈注也沈欽韓云方
輿紀要蒲州猗氏縣北有廬柳城

秦

伯使公子絳如晉師疏證杜無注如晉師之故傳所不
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當是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
卻之屬不欲立重耳當是也左氏舊說傳為下文呂
卻謀弑文公張本

師退軍於郕注服虔云郕國在解縣東郕瑕氏之墟也水

凍水疏證說文郕讀若泓當是音晉語注郕晉地退

昭注左傳答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郕然不言郕在解之

何方杜注解西北有郕城水經注凍水又西逕郕城京

相璠春秋上地名曰桑泉曰哀並注凍水又西逕郕城京

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年有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

重耳國令桑泉曰季皆降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

於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與師言退舍次於郕盟

於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桑泉與師言退舍次於郕盟

言解明不在至解有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並不在解東南不

城東北二里解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解故

為郕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于杜氏單文孤證矣方

與紀要則氏縣西南正郕城在蒲州臨晉縣東北十五

士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注賈

云文公之祖武公廟也晉世家疏證晉世家壬寅重耳

於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貴曾曰

依三統術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十六日丙午

十七日丁未武宮杜注用賈說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
有司議今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並無廟
見之文蕃文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祗
見厥祖義見商書朝于武宮事書晉冊豈有正位居尊
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於太室毛傳周頌曰烈
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主即政必以朝享
之禮祭於祖考告廟位也又鄭注云閔子小廟王廟廟
也鄭注云廟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
于廟也則周令典炳煥經紀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廟
洪案蕭琛議謂無禘廟體嫡居正及著文纂業皆當廟
晉之文公悼公朝于武宮皆以著維業者也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疏證元年表晉文公
晉世家懷公圉奔高粱戊申使人殺懷公貴曾曰依三
統術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戊申呂覽原亂篇秦繆
公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粱

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弑晉侯疏證晉語于是呂
將以己丑焚公宮注此二子本惠公黨見通害故謀
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注此二子本惠公黨見通害
魯僖公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為二月晦焚宮以己丑
詳公宮大條晉世家懷公故大臣呂省卻為本不附文

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是其事也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疏證釋文寺本又作侍晉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世家履韞知其謀欲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疏證宋本役作役校勘記韓非外儲述此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杜注即日曰至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疏證晉語注濱涯也重耳在狄云韓非難三渭濱作惠賓按亦狄在潞安府渭濱沈欽韓安府及鄆州境與渭水皆遠惠賓或是也寺曾曰内外傳皆作渭濱或狄中山水蒙渭名耳

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疏證晉世或無至字沈欽韓云按韓非亦無至字我惠公與汝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是其速也作中宿史記為一日小异中宿謂第二日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予疏證晉世家蒲城之役女斬于祛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疏證也晉語注知為君之道
君人之道用章說

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疏證晉語是視作所及注當
人耳二君之所惡也於何有義而不殺君乎杜用章說
後漢書楊東傳尚書曰對東採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
近官韓子外儲寺人故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唯恐不
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注當時君為蒲翟之人臣之
分則何有焉如彼注則何有指君臣之分也章說當本
此俞樾訓有愛為愛非後漢書楊東傳尚書曰對東採
使對曰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難
唯力是視壽曾依東傳則左氏古義以伐蒲之役例於
晉陽之甲
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疏證杜無注疏言有人在蒲在狄
注獨無所畏惡如蒲翟者乎晉世家注乃鋸之餘不取
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無蒲翟乎
毋無通

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疏證射鉤事傳不見齊世家射中小白帶鉤中小白詳死管子小匡篇桓公曰管夷相親射寡人中鉤治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也也呂覽貴卒篇管仲杆弓射公子小白中鉤注鉤帶鉤也晉語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注申孫大石鉤帶鉤注也杜注亦謂乾時之役本晉語晉世家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

君若易之何辱命焉疏證晉語注易反也杜注言若反齊說也

行者甚眾豈唯刑臣釋文甚一作其王念孫云言君若念此時尚未有行者不得言甚眾也寺曾曰王說也是也其眾杜無說疏云則出奔者甚眾多矣不從別本寺人注寺之言侍也疏此奄人也知者寺人披請見曰刑者甚眾豈為刑臣彼寺人與禮疏說同

披奄人杜注披奄人與禮疏說同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大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土河上秦伯誘而殺之疏證

貴曹曰正月庚寅朔大巳未二月庚申朔小戊子晦三
 月己丑朔大戊午晦日皆非己丑惟二十三年閏十
 二月辛酉朔小己丑晦疑傳文有錯簡或置閏失所杜
 注不釋王城晉語王城晉河上邑蓋別於洛陽之王城
 也郡國志左馮翊臨晉有王城晉世家索隱引杜注馮
 翊臨晉東有故王城今名武城今注疏各本並脫此
 注顧棟高云今朝邑縣西二里有故臨晉城為秦之王
 成洪亮吉云取故又稱瑕甥晉語公懼
 乘駟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注駟傳也自從也下道
 也悅適行潛逃之言也晉世家文公欲召卻呂卻
 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二人賣己乃為微行會秦繆公
 于王城三月己丑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宮不得文公
 之衛徒與戰呂卻等殺之
 河上

晉侯逆夫人

嬴氏以歸

注

服云繆公女

秦本集解

賈云秦穆

公女文嬴也

晉
語

疏證

晉語元泰穆公

公文及夫

人羸氏至

自王城
失閨故

日春而不

言其

月明四月為

春分
分
之作

月也
言概氏

人非夫公

人女
賈得
之也

壽

三統術是

年
四
月

己未朔初

迎
夫
人

於所與文

公真

者卒為夫人

則承三十

月晦之文

其出也竊賊以逃疏證韓詩外傳晉文公亡過曹里危須
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重耳無糧餒

增一頁字與外傳違其云是月失閏當以三月己丑朔
不合於術矣章注或云辰羸當亦舊說與賈服異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疏證高誘淮南子注
注以兵衛文公蓋以衛為兵衛之衛惠棟云韓非子
曰穆公以時騎二千輔公子重耳入之衛于晉禮記
漢律民年二十傳之時官各以其父學習騎射故謂之
時騎即所謂紀綱之僕也服虔文七年注云衛從兵也
文洪案晉語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章昭云所
以國紀綱也為之備衛僕使杜謂諸門戶僕隸之事
亦用章說杜以衛為兵用服說如禮注則紀綱之僕必
是秦兵子弟康於官者之名章注設國紀綱之意未分
晉世家秦送三千人於衛以備晉亂杜以兵訓衛而謂
主門戶僕之事亦非古義也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疏證周禮鄭注豎末冠者之
須豎左右小吏史記謂之里危須與傳文不同威各
本藏從石經及釋文禮樂志顏師古注古書懷藏之事
本皆作藏

疏證

疏證

盡用以求納之疏證杜注求納文公

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
宜吾不得見也疏證晉語注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

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

何必罪居者國君而離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

見之疏證後漢書寇榮傳榮上書曰國君不可以離匹夫

文懼者甚眾矣今或作其眾王念孫云晉語作懼者眾則作其者是也壽曾曰甚眾亦複互之辭義可晉語注遠疾也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杜注二子伯儵叔劉

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疏證杜注原屏三子之邑

高云原即周襄王所賜邑趙衰嘗為原大夫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十五里有原鄉士奇云路史炎帝臣屏翳封屏因趙括米邑當在其處又今山西永和縣南十里有按山城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疏證杜注趙姬文公女也盾趙衰字杜月章說

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次之疏證趙世家趙衰既反晉之妻因要迎下與傳同唯以重耳在晉時趙衰亦適趙同趙括趙嬰齊後從重耳出亡奔翟翟乃以長女妻之趙衰與傳異維記內子趙姬請逆叔隗為內子用禮注說魯語卿之內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為內子用禮注說魯語卿之內之是也杜注卿之嫡妻為內子用禮注說魯語卿之內子為大帶韋注亦云卿之適妻為內子晉書禮儀志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祖王昌父處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為黃門郎與前妻息生死絕隔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疾求平議劉卞議慈在南為邦族於此為焉族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為元妃後婦為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為親以違禮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絕不為嫡宜孟若違禮自謂違禮不春秋所當善也尚書八座以為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

謂非常之事而以常禮處之也。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
 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依
 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主輕重之事也。昌之生前母
 叔隗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生及母
 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制曰前今議此事不稱引趙姬叔
 隗者粗是也。然後伏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趙姬叔
 隗冠隔塞莖莖與前妻終始水絕必義無兩嫡則趙姬叔
 也。大興初著作郎干寶議之曰擅替其母無嫡側之別而
 而先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為秩而先序意也。故春
 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為秩而先序意也。故春
 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後為秩而先序意也。故春
 以名來親而恩否于時敬不及生喪夫何追服之也。道哉
 朝廷於此宜導以趙姬齊之以長之命使先妻恢舍容之
 德後妻榮卑讓之道室人達少長之序百姓見變禮之
 中上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裕祭二母等其禮饋其序
 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文酬奏獻
 素曹曰干寶為左氏學者其得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
 情當是古義尚書八座議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
 氏義同春秋譏並後匹嫡故傳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
 昌禮時昌前母已死與後母未相見故干氏謂不當制
 服則原括嬰齊宜為叔隗
 即尚書八座所謂生及母存也。則原括嬰齊宜為叔隗

二年零陵李繁婦先適南平郡陳書禮儀志又云咸康
賊賊各將姊去洗更生三子繁後待姊消息往迎還洗
洗妻非法領二妻及李亡洗疑制殺王愆期議畧曰洗有
前妻非故犯法洗雖不應娶妻要可以嚴為妻則繼室
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富可以說不應二妻而
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議亦以趙姬不能官當有
制先嫡後庶有自來矣愆期之議亦以趙姬下季隗為
難而於禮則季隗無嫡稱也
沈欽韓云按盾為嫡子周然以叔隗為內子則姬氏之
意特欲相云而末必其然也遂其也宣二年趙盾稱
趙為君姬氏則周以趙姬為嫡母矣按沈說也是也然傳
明趙姬之賢二嫡以趙姬之過舉不必以事之是也然傳

妻陳生于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
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
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父相為服君
子以為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其終也二子父相為服君
前妻亡後妻于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
賁賤之羞乙妻後又娶某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
賁賤之羞乙妻後又娶某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

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為
庶母服又不成為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尉荀顗議曰春
秋並后而西嫡古之明也故當斷之以體先至為嫡後至為
別尊卑而遂其失也太尉荀顗議曰春秋並后而西嫡古之
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尉荀顗議曰春秋並后而西嫡古之
明也也今不嫡母不可從太尉荀顗議曰春秋並后而西嫡古之
景子宜以嫡母服乙子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
姬叔隤事月則二嫡非古禮所許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疏證杜注介推
之語助按大戴禮作介山之推以地繫名也晉世家文
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
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難出居鄭地告急晉晉初定
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
不言祿祿亦不及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亦
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疏證〕王符傳潛夫
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此或左氏舊說俞樾
云貪天之功探當讀以為探釋名貪探也〔或左氏舊說俞樾
後漢書郭躬傳捨狀以貪情李賢注曰貪與探同是貪也
探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詁探取也〔探天之功取天之功
也周語而卻至仇天與王符偷天義合下義其罪謂以貪也
按俞說是也〔探天與王符偷天義合下義其罪謂以貪也
天功之罪為義〔疏釋立君之義非自此至與汝偕隱
晉世家與傳同唯天實置之作天實開之猶謂之盜作
猶曰是盜下義其罪作下冒其罪

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注〕

服云蒙欺也

晉世家集解

〔疏證〕杜

服說李貽德云昭元年又使圉蒙其先君八年〔甚哉其
相蒙也二十七年蒙王與令尹傳義意皆以欺為蒙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

出怨言不食其食〔疏證〕

其食晉世家作其祿

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

如是乎與女偕隱〔疏證〕俱也〔證〕杜用毛說之二字○○毛傳偕

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注〕賈云縣上晉

地晉世家集解〔疏證〕郡國志太原郡界休有縣上聚杜

縣之縣山北流〔疏證〕同水經注石桐介之水即縣水出介休

韓云輿地廣記汾州介休縣有縣上里顧炎武云之山推

統志介山不在汾州介休縣南四里顧炎武云之山推

既隱求之不得身舍幾而死乃以田祿其子耳楚辭九章

云思久故之親身舍幾而死乃以田祿其子耳楚辭九章

已死文淇案越世家范蠡乘舟浮海山行終不反于是

句踐秦會稽山以爲范蠡乘舟浮海山行終不反于是

晉世家至死復見介之推從者憐之事乃懸書宮門曰

龍欲上天五蛇不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

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

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

山中于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以爲介推田號曰介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注〕賈云旌表也〔疏證〕保章氏鄭注
記也惠棟云昭四年傳且曰志之十三年今作識如惠說
皆古文識蔡邕論語曰賢者志其大

志為古文也晉世家志作記以志訓記改之杜注旌用賈說李貽德云說文旌所以精進士卒也引申為表識之義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疏證鄭世家文公三十七年鄭入

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疏證杜注云

鄭大夫洪亮吉云按岳本以公子士絕句二十年注公

子士鄭文公公子泄堵冠鄭大夫此注云堵俞彌鄭大夫

者泄姓見前不須更舉也從岳本為是按洪說是也鄭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注賈云二子周大夫周本紀

疏證杜用賈說伯服鄭世家作伯犇索隱云犇音服惠

董卓謂嵩曰義真犇未乎注云犇音服說文曰犇牛乘

馬如洪說則犇服通也請滑為滑請緩師也周語王使

游孫伯請滑周本紀王使游孫伯服請滑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注服云惠王以后之

鞏鑑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玉爵周本紀集解疏證莊事見

十一年鄭世家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與號爵有二說詳彼傳疏證

又怨襄王之與滑也衛**[注]**服云滑小國近鄭世世服而更違

叛鄭師伐聽之聽命後自愬于王王以與衛周本紀集**[疏證]**二十年經鄭人入滑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滑之世世服而更違見於鄭人年經傳已知前此必愬我于萬乘之主注愬告也更違叛也呂覽必已屬衛也服謂王以與衛得傳意杜注怨王助衛為滑請非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疏證]**釋文而執

作而執其二子其衍文也周本紀作囚伯服鄭世家作囚伯犇與傳執二子異

富辰諫曰不可**[注]**服云富辰周大夫**周本紀****[疏證]**杜無注注用服說

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疏證]**太上杜

禮太王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鄭注太上為帝皇之世其次
謂三王亦以當來洪亮吉云按此鄭亦注太洪氏意謂鄭氏意
注左傳亦以當引此鄭注謂太上其意次為時代
之先言則又以人之賢愚為上非復太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上謂聖人之最大上聖之人也
太其謂聖人之最大上聖之人也
也其事張本也壽則親其下所親以漸相及為下周公親親
之其次為三王也壽則親其下所親以漸相及為下周公親親
其次為三王也壽則親其下所親以漸相及為下周公親親
用鄭說而又不云周公亦信矣此傳首說或與鄭同故疏不
為後不獨為身聖人之身不恃親尤與傳意違周
公於誼未安而曲為之說謂周不恃親尤與傳意違周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注鄭眾賈
逵皆以二叔為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
封建親戚疏本賈云二叔管蔡常棣馬融以為夏殷叔世
本疏證其親戚以至滅亡故杜注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
疏疏證其親戚以至滅亡故杜注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
駁之云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兄弟疏引鄭賈說
融以為夏殷叔世故杜用之文淇案常棣序云閔管蔡
之失道鄭箋云昔周公吊二叔蔡之不成咸是皆以二叔為管
曹子建表云昔周公吊二叔蔡之不成咸是皆以二叔為管

蔡也常棣疏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不
 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蔡之失道左傳言
 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眾
 叔為管蔡馬融以為殷末也答辟之叔世故
 云仲文以左氏論之末也三辟之叔世故
 耳又此序三辟之所為親受聖人云此叔自
 年左傳曰三辟之亦宜為叔世也彼叔世
 也則不言注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末叔
 之鄭答注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末叔
 叔傳言咸而叔可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
 馬說鄭賈謂傷其不知壽曾曰鄭志為主
 傷夏殷叔世之傷不其亦為古人不辭馬
 亦師說之異者顧炎武云古人不辭馬
 史以蘇桀紂及幽王為三季之末洪亮吉
 傳周公弔紂二季之連文陵遲秀與杜預
 貽德謂叔世必二連文陵遲秀與杜預
 不明云管蔡則此二叔卻不非管蔡可知
 不咸乃封建之此二叔卻不非管蔡可知
 求通親親表齊竟陵文宣王駁鄭賈說
 所見本異荀子儒教篇周宣王引鄭賈
 子云蕃屏者分地以儒教諸侯公兼制天
 儒教篇周宣王引鄭賈說

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

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邾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注舊

注文昭十六國也御覽一百顏容曰史記不識畢公文

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御覽六京相璠曰今河內山陽

西有故雍城水經疏證括地志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

紀要管城廢縣即鄭州治管叔所封方與

詳惟路史云毛伯國上邽籍水旁有毛上邽甘肅

輦昌府秦州地毛伯國上邽甘肅

或別有據沈欽韓云按水經注並有毛上邽甘肅

又東逕上邽城南苟可以仿佛古籍水又言東得毛伯國甘肅

羅泌妄人不足據南苟可以仿佛古籍水又言東得毛伯國甘肅

縣境聃即冉季則封也顧棟高云毛古封則又言東得毛伯國甘肅

史記索隱云冉或作邾即史云京兆今有河亭沈欽韓云

續志河內山陽有雍城與京相璠說合門一州統之邾口城也

懷慶府河內縣東北元和志畢原即京兆府咸陽縣所

理畢公所封此也又畢原在咸陽縣北五里志又云畢

方輿紀要畢公高封畢原在咸陽縣北五里志又云畢

原與紀要畢公高封畢原在咸陽縣北五里志又云畢

陽者非文王縣南作邑十於豐竹書紀年畢縣北五里志又云畢

棟高云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鄠城沈欽韓云
郇已見前按郇州又有柁邑在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
疑郇本國於此杜云十六國皆文王子與御覽引舊注
畧同太宰以八則治都鄠注都鄠公卿大夫之疏引此年
子弟所食邑周公毛昉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疏引此年
傳為證又云今鄭直云周召毛昉畢原之屬在畿內者
其餘或在畿外不盡言也

邲晉應韓武之穆也注舊注武穆四國也御覽一百京相

潘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邲城邲臺是也水經沁

疏證地理志河內郡圉王太行山在西北衛元君為秦

亨是也京相用漢志說顧棟高云今河南懷慶府城西刊

北三王弟所封邲應劭曰韓詩外傳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周

武王弟所封邲應劭曰韓詩外傳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周

為圭吾以封汝周公曰武王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故曰葉

應侯臣瓚曰呂氏春秋曰文殷時已自戲授桐圭非成王所

造也師古曰據左氏傳古文殷時已自戲授桐圭非成王所

武王之師又與志說不同梁履繩云武之穆封也應王叔
史記梁孝王又與志說不同梁履繩云武之穆封也應王叔
引韓詩外傳今本無之諸先生言蓋即應劭所本然其所

為佚文審矣壽曾曰梁說是也應侯叔虞皆武王之
桐圭封弟相承異說不得援傳文駁之郡國志潁川郡
父城有應鄉杜注謂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不據晉志
襄陽乃襄城之誤又誤以父城為城父地古道不相直矣
方輿紀要應城在汝州寶豐縣東三十里古應國江永
云韓杜無注似以十年之韓豐縣五十年之韓原為古
彼注云晉地也史記正義引括地云同州韓城為古韓
八里為古韓國縣有韓侯城王符潛父論曰昔周宣王
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父論曰昔周宣王
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又魏
經注云聖水逕方城縣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又魏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又魏書地志東南燕師所完又魏
縣有韓侯城燕師所完又魏書地志東南燕師所完又魏
二有韓侯城燕師所完又魏書地志東南燕師所完又魏
使韓國在關中宣役師為之築城又狹安縣在府西百
乎按江說是也杜注謂韓為國之河東境界則誤以為晉
之韓矣江氏說也杜注謂韓為國之河東境界則誤以為晉
覽引舊注畧同杜無注非杜云四國皆武王子亦與御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脣也注舊注周公脣六國御覽一百九十一

九京相璠曰今高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鄉城者也經水

洙水疏證茅胙王符潛夫論一作茆祚地理志汝南郡期
注有蔣鄉故蔣國一統志蔣鄉在光州固始

故蔣國今汝南郡期思

縣東郡國志高平國有茅鄉城一統志茅鄉城在兗州
府金鄉縣西南郡國志東郡燕有三城故昨國一統志
昨城故城在衛輝府延津縣北三十五里杜注但釋
為嗣未釋周公之有漢書王莽傳張竦為陳崇草奏曰
王曰叔父特止此子父俱延拜而受之所謂伯禽之
原者矣非又云羣注奏言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子
弟也莽傳又云羣注奏言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子
有茅土是六國皆周公庶子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注京相璠曰召亭在周城南十五里水經渭服云穆公召康
公十六世孫序詩民勞召穆公王卿士序詩黍苗疏證朱駿
一說作下脫一樂字按此作傳自指賦詩不當增字燕
世家索隱召者畿內采地奭始食於召亭故曰召公詩釋
文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渭水注雍
水東逕召亭南即引京相說明一統志召亭在鳳翔
府岐山縣西八里今名召公與厲王並世疏語洪氏亮吉引
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故也自是疏語而世服注下云然
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自是疏語而世服注下云然
為服注非也世本召穆公康公十世孫伯服注用世本
說李貽德云詩苗黍苗序卿士為卿士不能行召伯雅釋詁
曰言卿士不能苗則召伯時為卿士不能行召伯雅釋詁

也周語韋注糾收也顧炎武云常棣之詩序以爲周公
語所以常棣爲文則以爲詩章注云有公所傳不
之既衰厲王無道骨不肉恩闕親管蔡而親兄弟其
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於成周之
故棣之穆公鄭康公之誼雖未明引然謂賈君得
矣唯賈君得以親之鄭唐二君之以爲常棣穆公
王矣壽曾曰韋注公於作召氏之公復修會宗族
之則賈謂常棣周注公作召氏之公復修會宗族
此傳意亦然杜注召穆公于東都紀咸寧詔曰宗
周公之樂歌亦欲用賈說也晉書武帝紀咸寧詔
戚屬國之樂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紀咸寧詔
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唐棣之詩姬
以本枝百世也亦用賈君說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疏證此常棣
毛傳常棣之言爲棣也鄂猶鄂鄂然華外發也韡
常棣之言爲棣也鄂猶鄂鄂然華外發也韡
與毛詩疏據釋木也唐棣釋文常棣也唐棣常
種唐棣白棣也常棣也唐棣常棣常棣常棣常
之證毛傳常棣也唐棣常棣常棣常棣常棣常
彼穠矣云爾雅邢疏引陸機義疏許慎曰白棣樹
也

其

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
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
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杜注用毛雅傳義而申之云不
棣數按陳說是也杜注用毛雅傳義而申之云不
韋引王述之曰管蔡之事已缺而韋引王述之曰管蔡之事已缺而
又引王述之曰管蔡之事已缺而韋引王述之曰管蔡之事已缺而
此正釋詩之今也召穆公思周德則不謂類叔以不咸為古詩則周公
公弔為二叔之召穆公思周德則不謂類叔以不咸為古詩則周公
作詩為古今也召穆公思周德則不謂類叔以不咸為古詩則周公
作詩為古今也召穆公思周德則不謂類叔以不咸為古詩則周公
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疏證御作今詩後世法也
也也孫炎本注作務侮也兄弟雖內闕而外禦其侮也兄弟雖內闕而外禦其侮也
人也孫炎本注作務侮也兄弟雖內闕而外禦其侮也兄弟雖內闕而外禦其侮也
人百禦禁也文公之語富兄弟諫曰闕而外禦其侮也兄弟雖內闕而外禦其侮也
很也禦禁也文公之語富兄弟諫曰闕而外禦其侮也兄弟雖內闕而外禦其侮也
侮害已者用也言雖相與很于牆室之內然能外禦其侮也兄弟雖內闕而外禦其侮也
訓究當從毛傳箋說杜注洪說爭貌也洪亮吉云杜隨本文經
御作禦當俗訓為禁集注訓為杜注洪說爭貌也洪亮吉云杜隨本文經
無訓疑禦當俗訓為禁集注訓為杜注洪說爭貌也洪亮吉云杜隨本文經
禁以下定為毛誤也陳與詩疏據以傳是禦也詩疏為禦也詩疏為禦也
作禦當是古本毛傳父如義是御御二州互誤俗本經作御傳
皆作禦當是古本毛傳父如義是御御二州互誤俗本經作御傳
經傳作禦故禁耳務侮爾雅釋言文預注樂禁後人傳引此詩

皆作侮侮為本字務為假借字故傳以侮釋務也如陳
說則毛傳用此傳之禦釋詩之御也禦杜無注陳氏謂
杜亦訓禦為禁非

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疏證爾雅懿莫也陳
釋之云闕牆為小忿外侮為不廢親此傳所本也又昭
元年傳云子闕牆為小忿外侮之平章趙孟賦常棣且曰
兄弟比以安庑也野有死麕之亦取外禦侮之意

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疏證伯小游服係伯
也周本紀今以小怨棄之

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疏證校勘記云暱近李
令引作昵近周語說此事云尊貴也孫炎爾雅暱近也
杜注用之與周語說此事云尊貴也孫炎爾雅暱近也
新親舊與傳興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注宗室曹老愛親禮
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上書
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暱近等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明
九族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功
與功非親言本疏云親暱等是愛敬之辭也
姓之臣言本疏云親暱等是愛敬之辭也

即龍耳從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疏證杜無注以傳析四

云即從與是依就之意也即訓就也下文各以四事覆之惟棄嬖寵而用三良是言鄭伯之賢與下文倒隨便言耳

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疏證廣雅崇聚也杜注用之聚姦

鄭有平惠之勲疏證周語云鄭武莊有大勲之由定周本紀畧是同是

其事也周語又云鄭武莊有夾輔平王於平桓桓注王曰即幽王既滅鄭武公卿士命討不庭伐宋入邾在魯

又有厲宣之親注服云宣王母弟詩鄭疏證鄭譜初宣王

宗周畿內咸林之地疏傳二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於之親以厲王之杜用服說按杜注鄭始封之祖桓公反

預皆云母弟是杜用服說按杜注鄭畧同詩疏約引文不

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服注當畧同詩疏約引文不

棄嬖寵而用三良疏證杜注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

謂尊賢顧炎武云解以子子華也三良未當古人只是大槩言耳又以用三良為尊賢亦未合正義曰此見鄭伯之賢王當尊之按顧說是也疏亦謂如杜此注則謂鄭伯等賢與上文賢等賢乖

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疏證鄭畿內國杜注道近當暱之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

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詘狄皆則之四姦具

矣疏證而後說漢書鄭興傳隗器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

不聽五聲而詡曰春秋傳云口不治左氏學其引傳與今

之本也異杜疑無傳注首廣以雅器釋聾訓昧現頑頤為蓬次上秦漢以朱後時焦本乃其據引音上傳與移今

聲二 瞶七 瞶木 瞶無 疾八 疾廣 也雅 王釋 念訓 孫規 云頌 晉遊 語藜 器侏 瘖儒 不僂 可僂 使瘖 言瘖 聾僂 瞶昏

則不可使聽不能說文瘖不能言病也晉語器瘖不可使言

反也見疑廣雅所不列八能言疾皆之本疾韋注唯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器非

反疑廣雅本作噐後人不解其義而改為症且並改曹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憲之音也。不能言謂之噤，不能聽謂之聵。故口不道忠信之言，亦謂之噤耳。不聽五聲之和，亦謂之聵。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所云者，是也。」按王說是也。

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疏證，晉書夏侯弟誥曰：「古人有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其於傳文，蓋約至懿異文。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

屏周疏證，此申引詩外禦其侮義。

召穆公亦云疏證，常棣疏左傳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之故言亦云也。」文淇案：周語韋注述賈注，誼謂穆公後

修作常棣之歌，較杜注義猶完備。詳前疏證。

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疏

證，杜注：變周召親兄弟之道，諸姦謂狄。

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疏證，杜注：前有子類之

故曰民未忘禍又云言將廢文武之功業壽曾曰此謂
廢文武以來之懿親也與文昭武穆周肩文相承杜說
非

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疏證二釋文桃本或作姚杜注
降翟師以伐鄭

夏狄伐鄭取櫟疏證鄭世家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疏證本疏荷其恩者謂之為德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疏證蓋引
古語杜注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

狄固貪惓王又啓之疏證貪惓杜無注楚辭離騷衆皆競

曰貪愛食曰惓此為貪惓舊訓釋文今王逸章句云愛財

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為婪讀若潭文選貪也从女林聲
亦作婪是古本貪婪與說文合沈欽韓云○注引傳
義婪又作是古本貪婪與說文合沈欽韓云○注引傳
魏河內謂惓曰殘楚謂之貪惓即惓沈引賈誼說惓與

王逸章句合則此傳舊注貪浬有愛食愛財之別矣浬以食言引申又與貪為轉注故說文云婪貪也變浬為浬更後出之矣王念孫廣雅疏證謂貪婪亦愛財愛食之通稱不宜分訓非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止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疏證遠之則念怨無已終猶已也

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注京相璠曰今河南縣西南有甘

水北入洛或云甘水西山夷汙而平有故甘城在河

南城西二十五里水經甘水注疏證周本紀索隱云惠王子

稱甘昭公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故甘城在洛陽紀云

縣西南二十五里左傳甘昭公王子叔帶也洛陽紀云

河南縣西南二十五里左傳甘昭公王子叔帶也洛陽紀云

城即甘公菜邑也與京相說合水經甘水出宏農宜陽

縣鹿蹕山東北至河非縣南入洛注京相說又云余按

甘水東逕一許里洛城在甘聲相通即甘城也為王子帶之

世謂之鑒是以昭叔有甘聲相通即甘城也為王子帶之

故邑矣是山東谷東流入於甘水又於河南城西北會

入洛經言縣南非也故京相璠云今河南縣西南有甘水
北入洛斯得之矣如卿氏說則甘水一說在夢山故京
相於甘水西山與圖甘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南二十里
震說校改春秋與圖甘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南二十里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疏證事見十二

年傳後漢書史弼傳弼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親戚
愛雖隆必示之以恩遂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和親之
道與骨肉之引此傳則舊說以襄王甘昭公者景皇帝驕梁
孝王傳注引此恩遂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和親之
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疏證杜注周語王黜翟后韋注黜廢
也杜用韋說周本紀王黜翟后語王黜翟后韋注黜廢

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疏證已此謂狄以女來由
后而又廢故狄怨

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御士將禦之疏證杜注周禮王之
欽韓云周官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御又周禮本無御士也
如杜云十二人之御士禦狄何用又周禮本無御士也

之官杜所指蓋太僕屬有御僕下士十二人耳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疏證杜注先后惠后

王遂出及坎畎注服虔以為鞏東邑名也京相璠曰鞏東

地名坎畎在澗水東水經河疏證郡國志河南尹鞏有

經注水洛又東北今澗水發南谿石泉世亦名之為石泉也

下京服說又東北今澗水發南谿石泉世亦名之為石泉也

蓋不取京服說而地道記鞏西之說為然非當作是洪亮云

杜注云在京縣東蓋承京服之舊實則然非當作是洪亮云

秋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

原伯毛富辰疏證原伯周語作譚伯周本紀索隱唐尚

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此及難若我不出王其以

王出適鄭處于汜注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

水經疏證周本紀翟人遂入周襄王出犇鄭鄭居王於
注地名不言屬鄭下傳鄭在鄭地是汜周語注云王於
地名不言屬鄭下傳鄭在鄭地是汜周語注云王於
京說京說上當云有汜在襄城注襄城縣南對汜城下引國
高祖紀四年大司馬咎怒渡汜水注張晏曰汜水在漢書
陰界如涪汜音祀左傳曰鄭地汜水臣瓚曰高祖攻曹
咎于成臯汜音祀左傳曰鄭地汜水臣瓚曰高祖攻曹
瓚說于成臯汜音祀左傳曰鄭地汜水臣瓚曰高祖攻曹
襄城則非此也當讀音凡今被鄉人呼之音祀如小顏
說則此傳之記也當讀音凡今被鄉人呼之音祀如小顏
汜水縣南三十五里今名周村汜水統志汜城在許州府襄城縣
北七里亦名七里河

大叔以隗后居于溫疏證周本紀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疏證

好聚鵠冠疏證杜注鵠鳥名聚鵠羽以為冠非法之服未

鳥翠鵠本疏引李巡云鵠一鳥也當是舊說釋
光云青羽出交州字皆作鵠一鳥也當是舊說釋
文者冠鵠與服志有建章冠鵠沈欽韓云逸周書曰知地者
履絢子臧鵠冠是也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述知地者

道應訓去其贅而戴之之木注云知趙武靈王欲胡服按
為述之脫字驚又鵠之誤也史記趙武靈王欲胡服曰木
卻冠之絀在大吳聚不國也亦述之之借鵠述同聲故者
子臧之病在好聚修以為一約其德之外釋文淇案莊子
皮弁鵠冠音同鳥修也鵠一名鵠也鵠一名鵠也鵠一名
羽毛以飾鵠音則又作鵠又作鵠又作鵠又作鵠又作鵠
鷩乃爾雅然鵠五鵠今將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
出於爾雅然鵠五鵠今將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
云鵠非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
節冠非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
知天時故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也
耳矣說苑輿服志皆謂之鵠氏冠冠如天知張文者則冠
合惠周惕曰鵠服志皆謂之鵠氏冠冠如天知張文者則冠
之不衷則不鵠如鵠子說也按子冠冠如天知張文者則冠
鳥名官知天乃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
杜當本舊注沈不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
私篇衣禁重注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鵠冠
按子臧之聚鵠冠以欲其華美踰謂不當鵠冠鵠冠鵠冠
建華冠以鐵聚鵠冠以欲其華美踰謂不當鵠冠鵠冠鵠冠
儀志春秋左氏傳鄭子賁大銅珠九枝制似僂鹿晉書禮
地明堂舞人冠之則晉以好聚珠九枝制似僂鹿晉書禮
止明術之士冠之則晉以好聚珠九枝制似僂鹿晉書禮

鄭伯聞而惡之

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陳宋之間疏證五行志注師古曰

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

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疏證杜注衷適也

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疏證引詩

之詞已今本作其陳無詩疏云禮記引作記其已記同
釋文子臧之一所作以及及王難念孫云作服之及者稱是也
難言子臧之所以上文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但言不稱
而不言服者蒙上文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子臧之謂矣
身之災也而而言下文自詒伊戚其服而省也子臧之謂矣
之及而而言若作子臧之服則非其指矣服字右半與及
相似又涉上文兩服字而誤按王說是也

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疏證引詩小雅遺也毛詩訓

戚為憂陳奐詩疏云戚古憾字說文憾憂也伊難也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疏證引夏書今見大禹謨杜註云

稱夏書於大禹謨也文十八年傳史克曰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平天成不以爲禹謨文可證某氏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傳引書釋詩不稱之意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

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疏證杜注皇武子鄭卿萬○之謚世族譜于皇氏下列爲二人或傳寫有誤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疏證白虎通義王者不臣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

天子有事膳焉注左氏說宗廟之肉名曰膳五經異義

疏證釋文周禮又作膳字音義同說文膳宗廟火熟肉侯許君引傳文則賈君所見本字作膳洪亮吉云今考異姓惟二引王後得與賜據許書義也賈君義亦當然大雅膳肉也

有喪拜焉疏證年天子有王后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謂王喪二王

後來奔嗣王拜之明二王後夫人來弟后舊說杜注
淇案疏云二王特拜謝之於義未備不當是左氏舊說杜注
宋弔周喪大王記主人送于門外二拜稽顙注迎不拜先代
壽曾曰喪為君之主答已疏業億二稽顙四年左傳宋先代
者拜迎則為客有喪已疏業億二稽顙四年左傳宋先代
之後于周為客有喪已疏業億二稽顙四年左傳宋先代
其卑王不弔之若宋來弔是用敵禮拜謝之亦弔國喪以
拜賓之義如也如大記疏則二王之後弔周喪主人當
送於門外拜稽顙也疏止稱宋弔周喪不言二王後亦
用杜說門外拜稽顙也疏止稱宋弔周喪不言二王後亦
宋公大夫沈欽韓云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大夫二人亦
以賓禮待之嗣堂天子是諸侯之賓也沈亦比宋為說不及周
禮疏之明顯也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疏證釋文享宋公
也一本無也讀則總為一句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疏證
校勘記云宋本無弟字考文提要據僖五年正義弟作
氏是也洪亮吉左傳詰據臨化本刪弟字文淇案曲禮
踐阼也或祭祀不穀僖二十四年左傳云不穀誓不德得罪
子是也

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或曰寡人故中侯洛子命湯東觀于洛云寡人慎機是也是不穀乃用諸侯之稱為稱也

鄙在鄭地汜疏證杜注鄙野也

敢告叔父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疏證杜注不

杜注官守王之羣臣按此不敢指斥天子故云問於官守也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疏證杜注二子周周王使人告難于秦晉大夫秦本紀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於鄭辟母弟之難也疏證曲禮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注春秋傳曰天子居于鄭衛侯朝入于衛疏云君子不親惡者謂策書若子謂孔子書經若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比惡人故書出書名以罪之也

天子凶服降名禮也〔疏證〕杜注〔左氏〕當是古義公羊謂不能乎母殺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

私政禮也〔疏證〕杜注〔左氏〕當是古義公羊謂不能乎母殺
為古本如「疏證」甲石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
考石癸始見左氏宣三校亦輒據甲之非也此傳寓之誤何焯以
說宅無所證〔左氏〕宣三校亦輒據甲之非也此傳寓之誤何焯以
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長侯成碑其元出自豳岐周
碑出漢人述武侯之得氏當可信省視厥宣多〔左氏〕當是古義公羊謂不能乎母殺
具器用顧炎武云傳氏曰官信省視厥宣多〔左氏〕當是古義公羊謂不能乎母殺
未得官字義史記孝文紀五官司具較明俞樾云傳氏
公也然則官之義與私政相對成義先省視官具而後聽
私政明棟云戰國策曰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管鍵說
是也惠棟云戰國策曰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管鍵說
攝旌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管鍵說
云周官掌客職王巡守殷國則食而退聽朝也沈欽韓
百牲皆具皆以官物辭官具可證俞說以牲犢令百官

衛侯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
焉乃往得仕〔疏證〕杜注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

宋蕩伯姬來逆婦無傳**注**賈氏以為經不書歸者適世子故

也釋疏證宋杜桓注公伯姬魯女子蕩其係意諸台以蕩為氏云

世伯子姪逆者婦其比即左公木氏子古蕩義異配於公朱駿三聲世說內亦同賈謂也女適

二
 十
 五
 年
 為
 宋
 成
 公
 一
 王
 臣
 二
 年
 繼
 成
 公
 者
 為
 昭
 公
 也
 位

而賈氏皆釋以爲適世子女故也經而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

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
二人卒一人出皆杞桓公夫人而經皆不書歸知

雖正夫人歸或亦有所不載非唯適世子也玩杜說則賈氏意凡書逆婦不書歸者皆適世子矣杞之叔姬或

自姪婦而為夫人故經不書歸未可執以相難此與三
一姪婦而為夫人故經不書歸未可執以相難此與三
十一年經祀伯姬來求婦同文賈氏於彼經當亦以不

書歸說之釋例又謂杞蕩二伯姬皆自為子來尤顯與賈說違此經無傳杜謂稱婦姑存之辭用公羊義又謂

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用穀梁義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宋殺其大夫

無傳「疏證」杜注其事未見於例為大夫無罪故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疏證地理志汝南郡南頓故頓

頓近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在今商

水縣

杜注子玉人稱人從告沈欽韓云按此亦賤楚而畧其

辭耳至桓文之伯歆楚日駸駸窺上國則聖人亦不能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服云衛稱子

者明不失子道

曲禮疏證杜注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

君故書子以善之惠棟云杜預既葬除喪之志降名從未成

而窮故作追詞嚴辭云杜既知書子以善之志降名從未成

葬除喪服之說不嚴辭云杜既知書子以善之志降名從未成

宋儒孫覺則云衛侯稱子者衛文公卒未逾年也春秋之例踰

武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衛文公卒未逾年也春秋之例踰

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例踰

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而不在乎葬

與未葬二說皆與服說合足破杜降名稱子之謬沈欽

與未葬二說皆與服說合足破杜降名稱子之謬沈欽

韓云杜預以傳有修衛文公之好故云述父之志大述
父之志美事也何有以反稱之善可稱者也反其志
春過欲自文其短為之子說耳按白虎通曰父沒稱
不居臣之尸也其既葬稱之者即緣終之心也義一
何屈臣之尸也其既葬稱之者即緣終之心也義一
緣二君故之踰年即位所以無君也臣緣終之心也
有爵者左傳孝之子義之諸侯未忍安吉也臣緣終
疏準左傳孝之子義之諸侯未忍安吉也臣緣終
喪即適子之位義之諸侯未忍安吉也臣緣終
是除喪而見於天是踰年正月即一位國正君臣之位
傳諸家無既葬除喪之天是踰年正月即一位國正君臣之位
說同尤確服謂不喪之子道也白虎通謂未踰年稱
義也杜注得以洮為晉地疏道八年盟于洮注晉地
一也魯始得曹田此時不疏八年盟于洮注晉地
說非也傳云衛人平苦于我且及苦平則此洮為魯
地東近苦即莊二縣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者魯之
卞縣桃墟在泗水縣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者魯之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

之「疏證」二禮至一杜無注二十四年傳我請昆弟仕馬則一
以「赴」之外校勘記云詩疏作持以掖上投諸城下也作赴則
仆字之外誤謂兩持其臂脅自城上投諸城下也作赴則

義末顯按阮說是也掖杜無注釋文引說文以手持人
臂曰掖今本說文云今考掖無投以手持人臂之義惟此傳地與陸氏所引
異洪亮吉云今考掖無投以手持人臂之義惟此傳地與陸氏所引
從此訓疑說文今考掖無投以手持人臂之義惟此傳地與陸氏所引
赴外為兩事說文亦止當春秋傳此為訓也壽曾曰掖外可
加本疏引說文亦止當春秋傳此為訓也壽曾曰掖外可
臂而投之域外也訓最分明後漢書張衡傳注掖謂掖之而役於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邾同姓也故名

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疏證後漢書張衡傳

仕邢為大夫國作銘注左傳余掖殺國子禮至本衛人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

王疏證元年表秦繆公二十五年欲內王軍河上晉文公

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晉世家文公二年
於元五年非咎犯趙衰亦史公駁文杜注勤內王也

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疏證晉語說此事云君盍納王以教

繼文之業疏證晉語注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輔
伯匡輔周室用韋說

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注服云阪泉地

名五紀本疏證大戴禮五帝德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地

又云炎帝為火災故黃帝南子兵畧訓黃帝嘗與炎戰矣

五帝本紀炎帝與黃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然後得志

羅王世紀與神農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然後得志

帝篇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然後得志

前驅雕鵬鷹為旗幟此以力使鳥獸者也皆其事也

賈誼新書制不為篇黃帝行學而不當侯傳文阪泉涿鹿

之野與諸書乖異誼傳左氏學不當侯傳文阪泉涿鹿

地近或通言之高誘淮南注以炎帝為神農末世最為

分明杜注亦云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

用高說也封禪書索隱云鄧展云神農戰于阪泉之野

帝而封登封者律歷志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

與神農身戰乎皇甫謚云炎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

高說服未言阪泉當漢何地五帝傳本紀集解引世皇甫謚

曰在上谷正義引括地志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媯州懷戎縣東出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方輿紀要媯川在延慶州東十五里志云即古之阪泉延慶州今屬宣化府御覽七十九引歸藏曰昔黃帝與炎帝慶州今屬涿鹿之野將戰筮于巫咸巫咸曰昔黃帝將戰卜得吉兆今卜復得彼兆亦通言之本疏云黃帝將戰卜得

公曰吾不堪也

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疏證周禮謂周之典章命未改傳無此意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疏證曲禮凡卜筮日注大事

諸侯亦然故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小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人伐宋亦卜而後筮是是大事卜筮并用也但春秋八年晉先卜後筮不能如禮是古法大事卜而筮晉文得卜而疑故再筮也杜注乾下離上大有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

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疏證三杜注大有九三又辭也

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疏證黃帝吉兆是戰克也筮得大
有是王饗也
為兌兌為說故能為王所宴饗按杜用舊注義也虞翻注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張惠言云久位三公服氏說傳占筮與虞氏多同此杜解三公與虞注合此或取服注矣變而為兌者謂下卦乾變兌也兌說也說卦文

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疏

證杜注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于一久乾為天兌為澤

天之在上上說有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按大天垂曜在澤

火之在上大有睽大象曰上火下澤睽張惠言說大天有

曰不在天上而曰火者日中則威如火故曰火在天上有

火在天上猶言日在天中則威如火故曰火在天上有

下澤也日上猶言日在天中則威如火故曰火在天上有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疏證杜注言去睽卦還論大有

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毛奇齡云以下乾天而下離曰

晉侯辭秦師而下疏證晉世家趙衰曰周晉同姓晉不先

晉辭秦之意也晉語公以二軍下注東行曰下杜注順流故曰下用韋說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注服云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

之所居故名陽樊集解世家疏證晉世家三月甲辰晉乃

一年疏證此服注專說陽樊也晉語倉葛曰陽樊見隱十

仲之官守焉樊仲即樊仲山也周語樊仲山甫諫宣王

注食菜於樊國志注樊與服注合烝民仲山甫詩疏

甫樊在東也畿河南北故曰陽樊則是在晉國之南

陽義最分明李貽德云樊為畿內國名陽其邑左師逆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疏證王于鄭師取昭叔于溫左師逆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陽城疏證晉

王入於成周遂定王于郊注成周東都郊王城也

即隰城見隱十一年疏證沈欽韓云水經注河溝水又

東逕隰城北殺太叔于隰城是也周本紀襄王告急于

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晉世家入襄王于周四月殺

王饗醴命之有疏證唐石經宋本饗作享校勘記云作享

如視注天子之禮其地同晉請
石豐封周之侯尤須謹慎去則賈所未言也皆懸柩而下杜用賈闕地通路曰隧注周語疏證

命服韋注非饗醴宥幣詳莊十年疏證亦同不關如

命酬幣二此傳文同杜注亦約同此傳注命之宥與命服壽曾曰莊十一年侯侑其禮朝之王王饗醴不加

釋命為命侑幣謂既食以東帛侑公晉侯用韋說但饗醴

命服也侑幣謂既戰克而王饗饗醴飲醴酒也命酢宥

注饗設饗禮也傳曰皆杜所改也此下右讀八年傳即作侑

如沈洪說則饗有勸意也鄭元周禮注右讀為侑按宥與右同

而拜是右亦有勸意也鄭元周禮注右讀為侑按宥與右同

說文及字書為助也鄭亮吉云宵晉語作侑人因杜注混淆

俗本或改享為饗洪亮吉云宵晉語作侑人因杜注混淆

食饗也大行人司儀聘禮本作亨享禮為初見時事非

享沈欽韓云釋文石經饗并作享享禮為初見時事非

亦矣人玉故地有塗者者藏路云道注雖也準天子懸司寔子緯
 依蓋史人云通代天謂疏注之隧則隧不周時事六無云用天子
 冢隧記云王說德子掘按大說羨上羨了禮事言綽隧抱鄭司懸
 人道衛羨章也而有負通二謂僭泰漢之異散則無子有周禮冢
 司寬世家延羨亮吉王不之有晉文公之君稱也司既為上隧與
 約羨道共伯爾雅過築墓關也與冢行天下襄王晉文若大隧則
 疏道為窄一入釐侯羨也郭注通路惟隙天說禮故對謂之莽隧
 為說一有釐侯羨也郭注通路惟隙天說禮故對謂之莽隧
 惟負負土土未加申說據禮疏上洪有
 人蓋史人云通代天謂疏注之隧則隧不周時事六無云用天子
 冢隧記云王說德子掘按大說羨上羨了禮事言綽隧抱鄭司懸
 人道衛羨章也而有負通二謂僭泰漢之異散則無子有周禮冢
 司寬世家延羨亮吉王不之有晉文公之君稱也司既為上隧與
 約羨道共伯爾雅過築墓關也與冢行天下襄王晉文若大隧則
 疏道為窄一入釐侯羨也郭注通路惟隙天說禮故對謂之莽隧
 為說一有釐侯羨也郭注通路惟隙天說禮故對謂之莽隧
 惟負負土土未加申說據禮疏上洪有

負土則隧道上仍留土故曰負土也天子有隧以美道亦有美道所以然者檀弓豐碑疏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美道之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車載柩至方壙中而載以龍輜從美道而入此乃屬紼于棺之絨從上而下棺入由美道而入此之時用碑紼也則天子葬道在隧中由美道而入周禮達賈所用碑言也知天子葬亦用碑絳則無疑於喪大記鄭注矣

曰王章也

疏證周語注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

章杜說尤明喪大記疏僖二五年左傳云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是隧爲天子典章與願說合後漢書趙咨傳遺書勅子曰法度衰毀上下僭離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疏證惠棟云周書

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洪亮吉云按代德觀二字始見此周語注國無二王

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

注賈云晉有功賞之以地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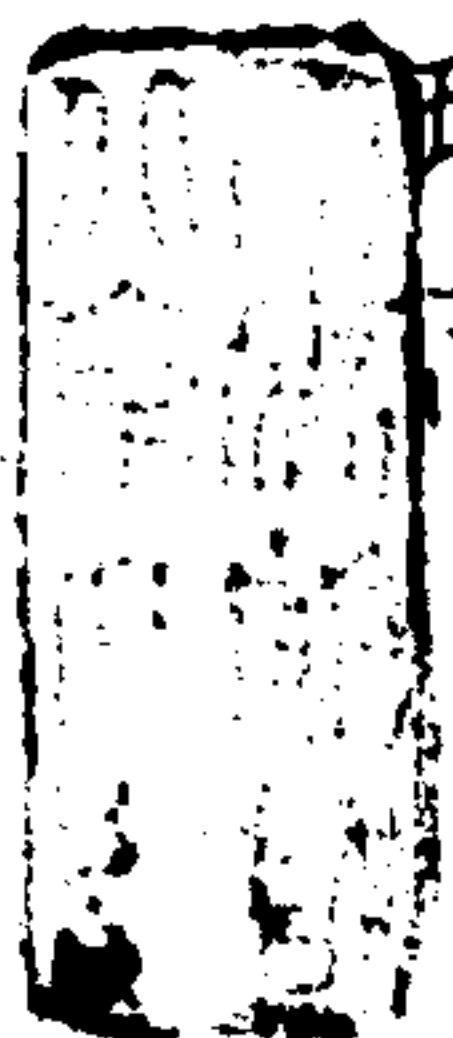
義疏證晉語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鋤文省畧也

晉於是始啟南陽國馬融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

此四邑之田即隱十一年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詳彼年
疏證晉世家正義引賈注以地鄭下有陽樊溫原欒茅之
田也句乃張引傳文今不取為賈注烝民生仲山甫傳
仲山甫樊侯也疏僖二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
王賜之樊邑則樊在京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
見畿內之樊稱侯者樊在天子不以爵賜畿內也
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未知何所按據壽曾曰杜
說非也樊仲山封於宣王時其樊邑當在今西安東遷
後由侯國降為邑久矣隱十一年樊已為蘇忿生田則

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水水經清疏證杜注在晉山

一百六十一引注畧同蓋用馬說王風譜南北得河陽漸
冀州之南疏僖二五年傳晉于始啟南陽杜預云故
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之畿內故
知北得河南陽周本紀襄王以河內賜晉地與晉河內
也呂覽去私篇晉平公問溫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
可而為之遂與草中成驪士之翟定天子成周于
虞篇文公之南陽之地注成周士之翟定天子成周于
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注成周士之翟定天子成周于
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地注成周士之翟定天子成周于
之屬是也高注與馬說合山南陽故言南陽今河內郡地



河內郡修武應劭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
曰修武水經注修武亦曰南陽下引馬說沈欽韓云一
統志南陽城在衛輝府獲嘉縣北朱駿聲曰朝歌在今
河南衛輝府淇縣中
懷慶府濟源縣

陽樊不服疏證晉語注不肯屬晉

圍之倉葛呼曰疏證晉語注倉葛陽樊人杜用韋說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

姻其俘之也疏證杜無注晉語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

不可以兵服近畿之地故多王之親姻

乃出其民疏證晉語注放令去也杜注取其土而已

秋秦晉伐郟疏證世本郟允姓國釋文引字林云郟楚邑

隔且晉文方啟南陽圍樊圍原何暇會秦遠伐小國傳

中無一語及晉可見晉字為衍文杜注云不復言秦晉

為兵主此亦曲為之解按洪說也是也沈欽韓云方與紀
要丹水城在南陽府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去丹



水二百步本古郢國又為商密地顧棟高云郢國于商
密後遷于郢都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東南九十里有郢
縣故城文五年秦人入郢蓋自是南徙為楚附庸定六
年遷郢於郢則楚已滅之為邑矣
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疏證杜注鬬克申公子
邊楚語注儀父申公鬬班之子鬬克也杜預用韋說郢國
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水經注丹水又杜預所丹水縣故
城南縣有密陽方輿紀要三密鄉地楚申陽府鄧州內鄉縣
西南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疏證郡國
故楚白羽邑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鄉府內鄉縣杜注
隈隱蔽之處不說隈入義文淇案弓人夫角之中恒當
弓之隈晉伐郢秦謂讀為秦師入隈以隈疏案僖二
秋秦晉伐郢隈也說文隈水曲隈高誘注淮隈南子鄭
入秦隈也雅釋隈水曲隈高誘注淮隈南子鄭所見本
曲深處也隈廣雅釋隈水曲隈高誘注淮隈南子鄭所見
曲通謂之隈沈欽韓云按隈隅隈也王念孫云凡山曲水
丹水曲過師以避戍兵之路紀要有析隈山在鄧州南
七十里蓋俗人附會

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

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

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疏證今注疏本奪秦師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

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疏證殿本注云頓子時為陳所迫出

冬晉侯圍原疏證晉語作代原注楚故楚人圍陳而納之

原賜文公原叛伐之

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

謀出曰原將降矣疏證晉語注廣雅釋詁間杜注謀間也亦

也王念孫云爾雅間也大戴禮千乘篇云以中情出小曰

以代

軍吏以告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疏證晉語注庇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

退一舍而原降

疏證

晉語說此事云乃去之及盟門而原

降則盟門去原三十里也

請降退一舍而請

盟門而原

遷原伯貫於冀

疏證

杜注伯貫周守原大夫也

趙衰為原大夫

狐漆為溫大夫

疏證

杜注狐漆狐

毛之子

武子為魏大夫趙衰為原大夫晉文元年當僖之二十

四年晉猶未得原此史公駁文

衛人平莒于我

十二月盟于洮

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

也

疏證

元年敗莒師於酈獲莒挐

也

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疏證

杜注勃鞞

勃鞞之合音為披朱駿聲云

云後漢書宦者傳曰其能者則勃鞞

勃鞞之合音為披朱駿聲云

注勃鞞即寺人披一名其能者則勃鞞

注勃鞞即寺人披一名其能者則勃鞞

勃鞞之合音為披朱駿聲云

勃鞞之合音為披朱駿聲云

勃鞞之合音為披朱駿聲云

勃鞞之合音為披朱駿聲云

勃鞞之合音為披朱駿聲云

勃鞞之合音為披朱駿聲云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疏證

杜注徑行也淮

南本經訓接徑

也

也

也

故使處原疏證趙世家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

歷遠注徑行也杜注用高說釋文一讀以壺飧從絕句
歷徑為經連下句杜注乖於杜意本疏劉炫改徑為經謂一經句
讀飧餒下屬為句杜注其字以規杜氏非也則釋文謂一經句
歷謂飧餒與炫下讀也校勘記史直徑高祖本紀夜徑也按索隱曰招魂
音焦循也云說文氏徑紀一步道也雖史直徑高祖本紀夜徑也按索隱曰招魂
徑也云說文氏徑紀一步道也雖史直徑高祖本紀夜徑也按索隱曰招魂
由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絕句徑衰
一由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絕句徑衰
云徑字句餒而弗食謂不以相違而有私也從字絕句徑衰
所云徑字句餒而弗食謂不以相違而有私也從字絕句徑衰
杜注可從問當上屬壽非謂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絕句徑衰
迷而失道餒足為焦說之證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韓非謂
失道而餒足為焦說之證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韓非謂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疏證公羊速曰邀杜注甯速衛大夫莊子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疏證**公穀鄆曰高釋

三傳字同也杜注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鄆又作雋則

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鄆則鄆必近魯杜注是也大事表

於此鄆引趙氏云紀季之道非是沈欽韓云一統志雋

夏齊人伐我北鄙**疏證**齊馬宗西南云盧辨大戴禮保傳篇注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疏證**校勘記云惠棟云遂世本作述述

作遂是也杜注公子遂魯卿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疏證**公羊夔曰隗釋文二傳作夔

志南郡秭歸鄉故歸國洪亮吉云水經江注滅歸地理

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按夔歸

隗音近在歸州東二十里歸州今屬宜昌府地方輿紀要

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歸州今屬宜昌府地方輿紀要

冬楚人伐宋圍緡「疏證」穀梁緡曰閔年表宋成公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劉賈許穎取晉人執季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疏證」本年傳例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東西之曰鄭君說以即東西也彼雖為師發例要者任其亦用傳例而疏引釋例則謂變會及之文而曰賈以施於匹敵相用者若晉侯以按疏舉劉賈許穎說駁之云尋按晉侯以按疏舉劉賈許穎則諸儒舉三小者為公以楚師伐齊例小以王大下以上非其宜也疏王此四者書法非通言之以楚師伐齊例小以王大下以上非其宜也疏止書荆不謂以施於匹敵於書法尤為晉侯以駁諸儒說非也杜謂以施於匹敵於書法尤為晉侯以駁諸儒說

公至自伐齊

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向尋洮

之盟也

疏證

杜注茲平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為稱

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襄三十一紀公生太子僕杜注紀號

江注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文淇案詩韓奕汾王之甥箋

公屬王流于羸羸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號之猶言莒郊

有黎比比公箋先言左傳于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

比蒙莒文公莒先在東夷不為君其文單令與莒公相記使黎

外猶有茲平公莒著邱公之等以君二謚每世皆以明義不復編

引也如詩疏說則此莒茲平公亦以地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孝公昭也魯僖公叛齊與衛莒盟于洮又盟于向故孝

公伐魯討二盟韋據此傳言則舊說指洮向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使展喜犒師

注服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

勞也

本疏證

晉語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注乙喜魯大夫展喜也惠棟云謹案犒非古字古文作犒

偏

橐或作槁張揖撰廣雅始从牛旁高洪氏隸續載漢碑
有勞醕之語醕與槁同公羊注云牛酒曰槁故其字一
从牛一从西漢隸皆然非古文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
師役則令槁檜之注云故書槁如橐鄭司農云橐當為
槁謂槁師也先鄭不言字誤明槁字本作槁與服子慎
枯槁師之說合壽曾曰鄭不說惠說也地官序官橐人注橐讀為
槁鄭引槁師為主兄食者故謂之槁此亦故書槁為橐之證
先鄭引槁師為說則其說此傳當同服義矣釋文槁勞
也服注謂之勞也疏引無所承統服注謂槁勞也飲食勞苦
乃自釋勞字義疏引不具耳杜注勞齊不師用服說魯
語注槁勞也沐即服注枯槁之義廣雅釋詁槁勞也亦以
勞訓槁魯沐即服注枯槁之義廣雅釋詁槁勞也亦以
使受命于展禽疏證高誘淮南注云魯大夫柳樹惠德因號柳
下惠一曰柳下邑魯語注展禽魯大夫柳樹惠德因號柳
下惠也字季禽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槁執事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注服云言室屋

皆發撤榱桷在如縣磬疏證釋文磬亦作磬傳遜云禮

正作磬魯語室如縣磬孔晁曰懸磬於甸人注引此傳文

用服說素問注發謂散發也華嚴音義引字書撤除也

去也說文榱桷也義昭云縣磬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桷梁

如縣磬也與服字孔義殊然字皆作磬程瑤田通藝錄云

左傳室如懸磬字故曰如縣磬也石同意磬有房室中

空之象室無資糧故曰如縣磬也國語作懸磬假借之

凡器中空謂之磬如詩云瓶之罄矣是也壽曹曰程說

是也磬字引申之磬有竭盡義杜注如而也居室而資糧

懸盡不用乃說然服孔義謂發撤如木也以治室而資糧

中如磬乃服是比例之詞本義引服杜說又引劉炫云屋

聲在懸下無粟帛炫乃以服義意規杜說非也其說如

如字用服意下無粟帛則舊說杜注時夏四月今之二

注野物未成經傳但言夏未言四月杜說非

月野物未成經傳但言夏未言四月杜說非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

職之疏證爾雅職主也杜注大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

云大證云為大師顧炎武云大師主司盟之官解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

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疏證爾雅率循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疏證唐石經用下增是字讀本注云不敢保聚謂無詐無虞

曰宣其嗣世几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

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疏證檀弓注仲遂魯莊公

世本及左傳文也杜注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副使故不書

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疏證杜注言其

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沈欽韓云楚已僭號豈復有尊周之心此云不臣者不肯尊事楚耳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注服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

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楚世家集解○疏證鬻熊潛夫水經江水注

杜注祝融高辛氏之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
二世孫夔楚高辛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世家
出之帝顓頊高陽高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世家
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稱功復光融天下
祝融帝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代之其後也其
生陸終或在終國或生六人六人弗能紀連其
中微或苗裔曰鬻熊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
連之苗裔曰鬻熊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
熊狂生熊繹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
熊繹於楚此杜所本也本疏云自祝融至鬻熊
能紀其世杜言二十二年畧而何祝融至鬻熊
其問出有世一杜言二十二年畧而何祝融至
子為干世舊說所以無也疏駁炫年說謂或炫
融若君故年多而世少亦國也無所說謂或炫
皆為也注夔越中子紅為鄂王即據楚世家
足命也注夔越中子紅為鄂王即據楚世家
繹凡四世熊渠子孫矣子紅為鄂王即據楚
楚人讓之疏證司馬遷子孫矣子紅為鄂王
之疏云謂其違約及所祖之約為上神約謂
鄭說則春秋有司約之不祀故伐之楚祀祝
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疏證杜注

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楚世家熊渠後
為熊毋康曰毋康不
弑而代立曰熊康
世家無其事又熊
有惡疾楚人廢之
功王命為夔子疏
改元孫說六世孫
史之說則顯與此
翔自立卒長熊延
而自立卒長熊延
熊渠者曰康蚤亡
而此言弑也史記
熊渠子安得稱
國語注同也但熊
韋改釋立孫為
長為摯次康次
為長子紅次
處不復齒之
世表云世齒合
矣而子云弑者
渠卒子熊翔立
宋均注熊翔立
於夔為楚附庸
因疾遜位之事
後王嫡嗣曰夔
命嗣曰改史
曰夔熊摯
子摯按梁
也謂惡疾
摯疾為不
嫡得嗣尤
可證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疏證沈欽韓云按此夔之辭文過

禮惟王者之德惟後不為始封之後以君廟之左傳宋祖帝乙是
君非有功德之始不祖始封之後以君廟之左傳宋祖帝乙是
欽韓業二王德惟後不為始封之後以君廟之左傳宋祖帝乙是
代不為始封之始封之君若諸侯之五世後王首之祀仍絕
故不為始封之始封之君若諸侯之五世後王首之祀仍絕
用別子為祖無可疑也喪服傳曰公庶而有不別先君公則
孫不嫡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曰公庶而有不別先君公則
雖居嫡長而不得傳重則義同庶子不得以不別先君公則
其子亦不得而傳重則義同庶子不得以不別先君公則
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祖也喪傳云若公孫以子為祖論
之熊摯本公既祀不得祖旁楚之夔又後世固世以熊摯
為祖矣於不祀祝融熊繹又楚之夔又後世固世以熊摯
祖則夔之禮既祀不得祖旁楚之夔又後世固世以熊摯
辭不能正誼引古以折之蓋禮教廢絕僻于荒憬雖承
其制而莫能言其故矣

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疏證杜注成得

玉也鬬宜申馬子西也楚世家滅夔夔不祀祝融鬬

秋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疏證此以例也

真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戌之

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疏證楚世家成王三十
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置齊桓子雍馬齊
桓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是其事也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疏證年表齊孝公十年孝公薨弟

立潘齊世家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傳無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疏證杜注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疏證九年表楚成王三

杜注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沈欽韓云按子稱人者

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注既謂楚主兵赴告之體可

稱其君微者疑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從而信夷

穀梁起廢疾云然役夷圍中國其貶自鄭伯許男不從而信夷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傳無疏證穀梁疏左氏之

于宋宋不與盟何休與范皆云地以宋得與盟二傳以

無晉救宋之文故與左氏異也按彼疏稱宋不與盟當

是古義杜注亦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疏證杜注杞

後而通於東夷風俗禘禘壞言語衣服有夷故先代之

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全異於介

葛盧故惟貶其爵壽曾曰業大行人九終之謂之蕃

國注曲禮曰夷禮故曰北狄西戎南蠻雖大外其春秋

傳曰杞伯也以其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其皆子

男也無所寶貴為之擊則蕃國之君無執若瑞者是以謂其

以其所寶貴為之擊則蕃國之君無執若瑞者是以謂其

君為小賓臣為小客所寶貴見傳者若犬戎獻白

鹿是也如鄭君說四夷之封爵止於子男無朝貢之

事杞用夷禮故春秋用周舊典書之為子男不關惟貶其

爵也御覽七百八引杜注無故杞子卒以下三十一

字疑前為舊注故杞子卒以下三十一

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

不廢喪紀禮也疏證杜注吊贈之數不可廢

秋入杞責無禮也疏證釋文責無禮本或作責禮也唐石

楚子將圍宋

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注舊注睽楚邑自

且及食時為終朝御覽六疏證杜注子文時不為令尹

邑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句與御覽所引異蓋用舊注也

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注舊注子玉楚令尹也御覽

四十蔿楚邑自旦及夕為終日御覽六疏證杜注子文故

又云蔿楚邑御覽所引注緊二百年子玉以若教之

六卒下當是舊注今移於此杜不釋終日御覽所引非

杜注審矣為今之地闕孟一子滕文公篇吾為之範我馳驅

鞭七人貫三人耳疏證杜無注疏云耳助句也洪亮吉云

从耳从夭司馬法曰小罪朕中罪別大罪到正義所解

非是焦循云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

以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為之耳正義以耳謝罪則用箭貫耳

以示懲恐畏非以意為之耳正義以耳謝罪則用箭貫耳

洪焦說是也

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疏證」本

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攷仕者也杜注薦賈伯嬴叔疏

叔教之父洪亮吉云按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孫叔教楚

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

「疏證」叔伯曰三年傳子玉伐陳城頤而還子文伏為令尹

前言以非之

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

國將何賀焉「疏證」舉謂使為令尹

子玉剛而無禮不可治氏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疏證」

杜注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疏云若使為帥過三百

入國門矣不能入前敵矣沈欽韓云言決其敗死不復再

駿聲云猶云吾見師之出而不能入前敵非也與沈說是也朱

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疏證杜注公孫

孫年表宋成公四年楚伐我我告急於晉晉世家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疏證淮南子人

軫舉兵擊之注先軫者晉大夫杜注先軫晉下車之佐原軫疏引劉炫云下蒐于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為下軍之佐晉世家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

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疏證本年傳出穀成即免齊之事晉世家狐偃

救之則宋免矣不言齊文畧年表晉文公四年救宋報曹衛恥

於是乎蒐於被廬疏證刑法志應劭注蒐作搜當是異文

呂覽簡選篇吳闔廬東征至于庫廬疑即此今地名攷畧

作三軍注王肅云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集解世家疏證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杜注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杜意舊二軍今三軍也晉語注唐尚書云立新軍之上禮昭謂此章言文公之初未有新軍杜用韋說復大國之禮即王肅始所謂始復成國之禮也韋王說竝同唐尚書說以此軍為新軍與傳違異晉世家於是晉作三軍

謀元帥疏證晉語注元帥上卿杜注中軍帥疏晉以中軍趙衰曰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

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疏證釋文穀本語注卻穀晉大夫杜無注本疏說謂愛樂之敦謂厚重之當是舊說俞樾云敦治也是其義按晉語此事云守篇敦商之旅鄭箋曰敦治也是其義按晉語此事云守學彌愾愾猶敦也亦不作治解後漢書鄭興傳杜林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與執義堅固敦悅詩書鄭興傳杜林薦之留心經籍闡明學義皆用此詩為說

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疏證杜注尚書虞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

云車服以康謂命為士

君其試之疏證此蒙明試以功為說

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

佐之疏證晉語使卻縠將中軍以先或云大政卻縠漆佐之注

注云毛偃之兄也杜用韋說晉世家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及御戎車右同將上軍狐毛佐之與傳小異

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注賈逵云欒枝欒賓之孫晉

家集疏證晉語注卿次卿杜注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解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與賈說可互明欒賓見桓二年傳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疏證杜注荀林父中行桓子用世

遨生桓父林父按僖二十八年林父始將中行故改中行氏洪亮吉云說文有犢字無犢字張有復古篇云俗

作孽非如洪說孽當作孽也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疏證晉語注二用征伐也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疏證晉語注未知尊上之義於是乎出定襄王疏證晉語注天子避子帶之難在鄭地辟子帶之難出居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也注周襄王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疏證杜無注疏引劉炫云生既厚民公治長集解孔云懷安也俞樾云言民安其生也晉語棄責薄欲施舍分興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賈寬農務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疏證杜注宣明也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疏證晉語注信謂上令以三日之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疏證言杜注不詐以求多重

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疏〕證與樂紀紀聞生
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曰樂則生矣之生同

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疏〕證晉語注蒐所以明尊卑順少
明貴賤用韋說

作執秩以正其官〔疏〕證杜注執秩主爵秩之官沈欽韓云

公文有官卒如沈說則執秩即官卒矣刑法志齊威既沒
晉地作秩之秩以先定其氏作被廬之法應助曰搜于被廬
秩為法令之秩書也志又云聽帥諸侯迭為盟主然其禮
已頗備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戌釋宋圍〔疏〕證晉語注穀齊地

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戌之二十七年楚圍宋晉
伐曹衛以救之亂八年楚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
晉畏其強也呂亂原亂篇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守
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愛曹衛與晉俱成解
宋之圍君穀戌而去之也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疏證杜注謂明年戰城濮沈欽韓云
之疏云明年傳謂君子謂晉於是設也能以德政注云
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

經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疏證杜注再舉晉侯與二傳說異或古說

公子質戍衛不卒戍刺之疏證杜注公子質魯大夫子
云買市也又叢聚也從業取聲按取非聲當作業叢省
市買聚天下之貨故買以叢為字司刺掌三刺之法以
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
訊萬民注訊言也鄭意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
杜注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沈欽韓云
說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周禮三刺之法沈欽韓云
師說杜注變大夫曰刺刺直傷也周禮三刺之法沈欽韓云
於外也杜用公羊內諱故大夫謂之刺之文非左氏義
又引來戍衛今不使終其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
買此為楚戍衛今不使終其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
公子為楚戍衛今不使終其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
辭舊說當亦謂循告晉楚之辭是是以殺之之謂楚云此
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晉
其罪杜以傳不書告晉之辭遂不用舊說然傳云公懼
於晉殺子叢以說則明明有告辭疏既云魯殺子叢本
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戍謂晉云叢疏戍衛則知不書告晉
義可據矣乃仍云心實畏晉不敢宣露故傳不書告晉之
之辭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疏證杜注引劉炫云公羊

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以畀宋人何與使

宋稱人者明聽訟必以師斷與胃與宋師云界土與下具

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胃宋公也新注云曰以上界宋

之辭故不以侯界公使執禮晉侯與山
宋公以

人則田亦穰
丁人非
以非
一穰
為故
早穰
而人
使衣
不
不任
得平
與作
也與
若以
與公
宋宋

可改其界名義以入冊之國燕受鼎曹伯作而
治之乎與二也傳之與言

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為受曹舉仁國而稱之耳文洪按

皆不從合義左此當專以人甲然席離身表國市文和公之五上年執曹

此光作述辭駁二條以申左氏全者乎文公三

伯

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

主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耻敗告文

敗績疏證
畧也沈
韓欽
韓云
按子
玉
即楚
師
陳
蔡
屬
楚

文
總
言
楚
耳
楚
能
仕
敗
晉
獨
不
能
夸
勝
乎
疏
引
劉
炫

瑛云此役楚師大敗

尤逆非所樂告晉自獻公以來告命已於魯年夷齊

昭公元年會晉敗楚秦穆公二十八年穆公會晉代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賈逵云不書族陋也釋例四年疏

杜注于王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杜不用

證賈說李貽德云賈子道術篇辭令以殺罪之杜不用

為陋僖二十一年楚之爵始列於會而其臣名氏七

衛侯出奔楚疏證年表衛成公三年晉伐我取五鹿公出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

踐土注賈逵云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周本紀

四年稱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

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其次與會不為後故會書

以國大小為序及其盟也王臣臨之與會不為後故會書

之次與會異也杜注踐土鄭地用賈說周本紀晉文公

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集解引括地志滎澤縣西

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內說合李貽德云魏世家謂無忌謂

魏王曰有鄭得垣雍郡國志河南尹有垣雍城或曰

自衛雅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
土在河南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索隱
云案傳云踐土在陽公朝於王所史記元城乃
下文踐土指晉世家王狩於河陽公朝於王所
五月盟於踐土冬天朝王狩於河陽公朝於王所
云朝王踐土索隱王狩於河陽公朝於王所
今屬直隸大名府去隱王狩於河陽公朝於王所
土在河內則河之說為謬也按梁說是也沈欽
一統志王官城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杜注經書
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日經傳必有誤

陳侯如會

無傳疏證杜注來不及會故曰如會沈氏云八年
云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不乞故與彼文異杜注

或用舊說

公朝於王

所傳無疏證杜注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紀晉文公

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即行在所也周本

十八年公

如踐土朝年表齊昭公元年朝周王晉文

文公五年

諸侯敗楚而朝河陽秦穆公二十年陳穆

公十六年

蔡莊侯十四年朝周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

六月衛侯鄭

自楚復歸于衛疏證其國復其位曰復歸

衛元咺出奔

晉疏證杜注元咺衛大夫宣于諸侯曰某氏之

守臣某夫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則告不然則告不然則告

陳侯款卒傳無

秋杞伯姬來傳無

公子遂如齊傳無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

溫疏證穀梁無齊侯邾曰公羊邾曰邾婁邾人唐石經

本誤作邾人

天王狩於河陽注賈逵云河陽晉之溫也周本紀服虔賈

逵曰河陽溫也水經河疏證狩穀梁曰守釋文狩又作

為陽溫河陽也此賈服說所本晉語溫之會晉人執衛

成公歸之於周注溫晉之河陽也亦用賈服說水經注

又引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治坂城是河陽故城縣

為治坂津在今孟縣西南而踐土在今滎澤縣西北王

官城之內故道元辨其非沈欽韓云一統志河陽故城

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年表周哀王二十年王狩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注賈氏云欲上月則嫌異會欲下月則

嫌異月故但書日釋疏證杜注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羊謂日何乎殺梁謂而日之則賈所說為左氏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疏證成十五年傳例曰凡君不

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杜注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案大司馬賊殺其親則正之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坐殺其弟叔武疏京師據洛邑而言晉以衛侯有罪諸侯不殺其弟叔武執衛侯于京如鄭說則晉知執衛侯用賊殺其親之罪遂執衛侯于京如鄭說治罪亦用杜說王制賜民其親之罪也疏謂諸侯不殺公九命得賜鉞然後鄭國臣殺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公雖受鉞然後鄭國臣殺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崔氏恩說當是左氏舊義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疏證洪亮吉元云元和姓纂其先於元因氏焉今元城是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注服虔云南河濟南之東南流也

衛世家〔疏證〕衛世家晉欲假道於衛殺宋成公不許更

集解而東按此河非衛境也水經注河水又還東燕縣故城

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又謂之石濟故南津也春秋僖

公二十八年還自南河濟即此則渡河之地仍在晉境

矣彙纂云棘津衛輝府汲縣南七里大書表引華若玉

滔曰晉欲假道而衛不許故還自南河濟則南河不屬

衛可知從汲郡南渡者南河在汲郡也若衛許殺道則

從汲郡東渡矣是時黃河東北流今衛輝府東南兩面

皆河也華說可證服注晉世家作還自河南濟極已傳

文旨尤明顯

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疏證〕後漢公孫瓚傳晉文為

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注左傳晉侯侵曹伐衛責其無

禮也年表晉文公五年侵曹伐衛取五鹿

二月晉卻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疏證〕晉語取五

謀也卻穀卒使先軫代之注下軍之佐超將中軍傳曰

上德也晉語又云胥臣佐下軍注代先軫也杜注先軫

以下軍佐超將中軍用韋說又云胥臣司空季子同服

說詳前二十三年傳

南

晉侯齊侯盟於欽孟〔疏證〕杜注欽孟衛地沈欽韓云方輿

紀要欽孟聚在大名府開州東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

說于晉衛侯出居於襄牛〔注〕服虔云襄牛衛地也〔晉世

解〕疏證〔襄〕晉世家與傳文畧同杜用服〔注〕地理志陳留郡

襄牛是也〔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邑鄉也

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濕故徙縣于

襄陵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然則應說以為

襄牛誤也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疏〕

〔證〕晉世家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此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疏證〕唐石經宋本並無曰杜註詐告

所見今有日字惠棟云日衍文非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疏證杜注攻城門則門焉指攻門

曹人尸諸城上疏證杜注殲曹人於城上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注舊注言將發冢

一百五疏證鄭元用周禮注與衆也疏此謀字或作誦

十九疏證涉下文而誤耳今定本注杜預之也注洪官墓

將發冢未說稱義御覽所引必舊注杜預之也注洪官墓

齊隨筆晉但舍於墓注古者萬民墓地同處按史記田

大夫職令國人族葬注古者萬民墓地同處按史記田

單守即墨亦用發墓之事以激怒其衆知戰國倘族葬

也疏證說文兇擾恐也從人在山下春秋

師遷焉曹人兇懼疏證傳曹人兇懼是賈本作兇廣雅釋

詁詢閔鳴也王念孫云爾雅詘訟也說文作詘或作詘

詁易林訟爭凶山山傳二十八年左傳曹人兇懼荀子天

論篇云掩耳而聽漢而以為句句也輟行楊洪亮

吉云按荀子天論篇君予不義小人句句也輟行楊洪亮

以示巨里城中兇懼注兇恐懼聲用杜說也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疏證」日講解義欲加禮晉師以免

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倍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疏證」曹風侯人詩彼其之子三百

小人是其小事也毛傳大夫以上亦共公遠君子而好

共公好近小人之實姑晉世家數之以不用釐負羈言

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與傳違異乃史公采陳說

曹世家贊曰余軒者三百人也與傳同唯德不建或古左氏義

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則與傳同唯德不建或古左氏義

也

且曰獻狀「疏證」杜注故責其功狀則蒙乘軒而言惠棟云

狀之車以示其非謂觀狀先貢其用先人之過然後誅觀

而乘軒者眾因曰今我之來獻駢脅為先責其不用負羈

之言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其說亦通沈欽韓云

按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注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

罪還而還伐鄭按謂曹觀狀公駢脅之狀獻狀者責其故

猶今言供罪也杜連上言非也按沈說是也惠氏先一

說亦今晉語小顏說迂曲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疏證杜注報於璧

令軍毋入釐負羈家以報德曹世家晉文公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韓非子十過篇文公令告釐負羈

為令令軍勿收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

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疏證杜注二子各有

焚僖負羈氏疏證說文藝燒也春秋傳曰焚僖負羈疑賈

魏犇傷於胸疏證說文句膺从卩凶聲又作宵傳胸俗字

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

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宵也疏證杜注言不以病故自安

謂不有損傷惠士奇曰古人多反語如甘為苦治為亂皆是以傷為宵亦有理朱駿聲云按宵讀為慙猶留也缺也傷也諱言傷胸與惠說可互明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疏證杜注距躍起越也曲踊跳踊也

敘顛顛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疏證杜注舟之僑

明百之訓觀字書亦無徵說文躍迅也踊跳也則躍踊
意同漢書甘延壽傳投石皆絕地而起所謂跳距也躍
猶起距矣邵寶云躍跳也橫跳必先直而後曲故不謂跳距直躍
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三踊蓋躍跳之度大約有此按邵
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以曲踊為橫跳則非曲大踊猶倒行也
說距躍為直跳是初建碑定寺其橫跳則非曲大踊猶倒行也
隋書沈光傳初建碑定寺其橫跳則非曲大踊猶倒行也
絕非人力所及光以地例行數十步觀者不嗟異此距躍
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例行數十步觀者不嗟異此距躍
之距以足言曲踊之曲則以手言也沈欽韓云呂覽故變文躍
曰曲踊凡例行其身不能甚直也沈欽韓云呂覽故變文躍
篇東野以御見莊公使之鉤百而沈欽韓云呂覽故變文躍
為百反非也鉤百即什陌之陌猶見諸盤馬蟻封以百此
為巧耳王引之百陌古字通陌者橫越而前杜訓百為
勵正義謂每跳皆勉力竝失之皆一可證邵說三陌謂其
躍頭得陌之三也江淹間俗語謂一箭地與以陌計步
同梁書黃法彪傳少勉捷有膽謂一箭地與以陌計步
三丈以丈計躍猶勉力也洪亮吉謂三百里距躍
謂急遽無序則仍用之今疏勉力之說又云風俗通
於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躍躍之三尺法耳以三
涉三百或作管三尺古則尺躍躍之三尺法耳以三
尺義亦通

乃舍之〔疏證〕宋書羊元傳吳郡褚允年七歲暴入高品父暴之妙越古冠今魏讐犯令以才獲免何尚之曰允亦

殺顓頊以徇于師立舟之僞以為〔疏證〕杜注舟之僞

賞州篇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于是合諸大夫待千宮顓頊後至請其罪君曰日用事吏遂斷顓頊之脊以徇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顓頊之有寵也斷以徇况於我乎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告急〔疏證〕晉語般作班注門尹般宋

官見二十二年春秋時鄭卿之子謂之門子段蓋宋卿掌門尹之任如桐門右師之任如桐門右師之類周禮所謂帥以門名者是也楚圍宋宋復告急司門與杜注門官為守門同誤晉世家楚圍宋宋復告急晉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疏證〕晉語注舍不救宋則宋降宋宋嘗有於晉患之

告楚不許〔疏證〕晉語注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

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疏證〕杜注未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齊秦〔疏證〕秦晉語注使宋置晉獨賂齊

藉之告楚〔疏證〕晉語注藉與齊秦之勢使請宋於楚

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疏證〕晉世家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

〔疏證〕其勢宜釋宋與傳義同晉語注齊秦本與晉俱伐曹

〔疏證〕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杜注楚不許齊秦

〔疏證〕之用韋說吳志孫權傳蜀遣使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

〔疏證〕乃參分天下造為盟曰夫討惡剪暴必解其罪宜先分

〔疏證〕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代衛先分

〔疏證〕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如吳盟又則伐國必分地

〔疏證〕乃古義也

喜賂怒頑能無戰乎〔疏證〕杜注言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疏證〕重耳伐衛分其

楚子入居於申

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疏證〕洪亮吉按史記晉世家重耳出

八年六十二杜注則本晉語言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

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考夷吾為重耳之

弟夷吾之子圉以僖十七年出質於秦秦即妻之至此小

亦當年十五六至二十八又及十二年則懷公此時

若在亦當年近三十安得為其伯父年止四十年明文

公之年當以晉世家為實晉語及杜非也況昭十七年而

叔向言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確指戰城濮之七年謂

能得士非即以是年出土也杜又人確指戰城濮之七年謂

文公年正四十可謂鑿而妄壽曾曰懷公之少於文公

十歲伯父猶子多有之不足為文公年逾於四十之文公

昭十三年傳生十七年正謂其出亡之年杜本彼傳以

說閻若璩四書釋地三晉公于生十七年而亡索此則

語足信國語僖負羈曰晉公于生十七年而亡索此則

文公入國甫三十六歲即薨亦祇四十四耳

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

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疏證〕曰晉世家楚王

外十九年因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外能用其氏

天之所聞不可當楚世家成王曰重耳久居外久矣得

反國之功天之所開不可當洪亮吉云按下天假之許
言可洪說非公此時年齒必非壯盛按假年衆險阻艱
之年除惠懷呂卻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

志者晉之謂矣疏證杜注軍志兵書杜止解允當則歸
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引劉炫云此志三
人弱於己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收歛言前人
與競言前人強於己也文淇案此先伯述彊總言晉之謂矣
指言晉彊於己也

子玉使伯棼請戰疏證杜注伯棼子越椒也闕伯比之孫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注服虔云子玉非

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

不能入也晉世家疏證杜注用服說惟以問執為塞洪
也此間執義亦可同杜注非也李貽德云釋文引韓詩執服
畏攝己也晉世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

慝之口也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疏證

晉世家王怒少與之兵楚語唯東宮與西廣實來注東宮西廣楚軍營名若敖氏子玉同族杜注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六卒疑是楚之軍政右杜解東宮為太子之西廣東宮六卒疑是楚之軍政右杜解東宮為太子之卒若敖六卒為一卒百人皆謬按宣十二年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百人皆謬按宣十二年其君之戎分為宮為楚軍營名則舊說不以為大子宮甲也若敖六卒杜用韋說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注賈逵云宛春楚大夫集解晉世家

疏證洪亮吉云唐石經初刻師作侯後改師以定本杜疏證無注晉語注亦用賈說梁履繩云呂覽分職篇載衛靈公天寒鑿池以宛春諫而罷役新序刺客篇亦載之蓋別二人自此至晉師退晉世家與傳畧同

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疏證杜注衛侯未出竟

失位故言復衛封曹晉語注釋解也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疏證注晉語

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衛一謂釋宋圍杜用韋說

先軫曰子與之疏證杜無注晉語注與許也

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疏

證杜注言將為諸侯所怪我一言而亡之晉世家我作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疏證晉語注三

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疏證晉世家携作誘晉語注携

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

執宛春以怒楚疏證晉語注怒楚令決戰孫武子怒而撓

或則不謀而輕進若晉文執宛春以怒楚是也

既戰而後圖之疏證晉語注圖之復曹衛杜注須勝負決

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

疏證杜無注晉語注時楚王避文

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君

且楚師老矣何故退

疏證杜無注晉語注老也

子犯曰師直為壯

曲為老豈在久乎疏證通引本乎作矣

無注晉語注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闕士眾晉曲秦直故能敗晉

微楚之惠不及此

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疏證惠謂文公

享之也晉語注言在楚時許退三舍杜注一舍三十里

背惠食言以亢其讎

疏證書疏引孫炎未報楚惠而抗宋與

傳意同韋昭注云抗救也文淇業亢與抗古字通

宋也宋為楚之讎杜注以亢為當讎謂楚非王念孫云

亢者扞敵之義亢其讎謂楚之讎也楚之讎謂宋也

志而抗宋其明證矣凡扞禦人謂之敵亢也晉語曰禦亦謂

亢也又曰吉不能亢身馬能亢宗二十二年傳曰無亢不
衷以獎亂人皆是扞蔽之意按王氏以譬斥宋是也其
釋亢義仍未確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注鄭司農云
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抗讀如亢
其譬之亢馬質網惡馬注鄭司農云網讀為以亢其讎
之亢書亦或為亢亢御也禁也亢其讎者謂禁楚之讎宋也亦
于服不引傳讀其音其義仍為抗舉於馬質則讀人
其義故云亢御也禁也亢其讎者謂禁楚之讎宋也亦
猶調人令勿讎之讎也

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疏證惠棟云周書武稱曰

勝也子犯言背楚之惠則我曲楚直且楚強其眾又素
飽不可為老也杜訓素為空書言直氣盈飽恐非文洪
棠晉語云其眾莫不生氣其眾素飽之說也本疏云素
訓為空惠誤以疏說為杜注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

三舍疏證晉世家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未

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師父崔

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疏證杜注國師父崔天齊大夫

世家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齊將與
晉侯次城濮
楚師背鄢而舍疏證杜注鄢陵險阻各疏蓋所舍之處
郡穀城有舊下鄉有上陵各鄢也馬宗棧云郡國志東

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誦曰疏證杜注恐眾畏險故聽其歌誦是杜訓

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疏乞為聽除全騰之命以誘
當是舊說北魏書張白洋傳諫曰昔厲防民之誦與滅宗也
姬文聽輿人之誦終推彊楚成淹傳淹曰昔文王詢芻蕘晉
文聽輿人之誦雖卑賤敢同匹夫皆以與人為眾人
張白洋引傳誦作頌或是異頌古誦字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注舊注廣平曰原每每美貌

詩曰周原每每莝茶如飴舍其舊而謀新也言仰楚舊

惠為利薄謀楚之新機其利厚眾欲之意也御覽四百

疏證杜注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
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惠棟云說文云每草

盛土出从草少每聲高印之田草盛土出故云舍其舊而新是謀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原兆原兆之壘錡有似原田故鄭注云原原田也馬宗棟又引大卜杜子春注原兆有周之兆蓋晉之興也人為卜以決楚之勝負卜春得謂周舍舊強之晉文可以定霸匡王也以輔佐周舊謂楚新稱與人誦蓋童謠之謀比不關之周也此馬之說非也每宜從說文按每每亦當作每蓋洪亮吉云廣雅肥每也每通從說文每按每每亦當作每蓋洪亮吉云廣雅肥每也每通以爲喻晉君之美盛則失之廣雅釋肥也采說文念孫云魏都賦腴腴美盛則失之廣雅釋肥也采說文原腴腴毛傳作腴云腴美也張載注云雅釋肥也采說文作每每亦當作每蓋洪亮吉云廣雅肥每也每通無與飽謀龜時茲為韻當讀如梅釋文音武失之又通作每倍二十年八年左傳原田每每亦謂原田之肥美杜注當是賈服說較勝杜注

公疑焉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

害也疏證杜注晉國外河而內山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

忘大耻不如戰也「疏證」杜注貞子樂枝也水北曰陽姬
宋武王三十五年伐隨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楚滅之楚世
年伐蔡楚疆陵江漢間小國皆畏之十一年楚始
大於是楚地千里

晉侯夢與楚子搏伏已而鹽其腦注服虔云如俗語相罵

云噫汝腦矣本「疏證」杜注搏手搏已者也說文腦頭髓

作腦俗字惠棟云余仁仲曰楚子相已者也字當从腦傳

伏字絕句岳本伏云讀音此則楚子當伏已者也字當从腦傳

音紀陸德明音義不音紀音祐九經則本亦當以楚子為絕句更祥

而己作以音不音紀音祐九經則本亦當以楚子為絕句更祥

之惠氏雖以音不音紀音祐九經則本亦當以楚子為絕句更祥

夫夢列篇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未定之說潛

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此是傳文古腦

義若楚子伏絕句則楚大惡矣論衡亦言成王朱駿聲云詳

下疏證洪亮吉謂或以伏字絕句者非是也朱駿聲云詳

余仁仲說亦可通但下文我得天三字似無着落可申

洪說范守己曰晉侯夢楚子伏已而名傳云王事靡盬之使

無為苦也晉侯夢楚子伏已而名傳云王事靡盬之使

腦故子犯曰晉侯夢楚子伏已而名傳云王事靡盬之使

從其說按以鹽入腦說殊迂曲服虔此注非完文顧炎武釋

楚伏其罪鹽君之腦者柔之也論衡鹽皆鹽之誤是以
柔之申釋鹽字杜謂腦所以柔物非也
子玉使鬬勃請戰疏證杜注鬬勃楚大夫

曰請與君之士戲疏證杜注說文戲三軍之偏也一日

號所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宜有此失

輕棟取朱說朱以戲為兵蓋用說文朱駿聲云詩善戲

惠棟今單言曰謔重言曰戲下文馮軾而觀得臣與寓目

謔今與今俗以優為戲同意然古無是訓若本字訓兵

則不詞三軍之偏實為摩此處必有脫誤不詞若為謔浪

之謔則可聽壽曾曰謂與君之戲士戲前一說戰之詞宜從

已宵讀為謔壽曾曰謂與君之戲士戲前一說戰之詞宜從

繩云史記戲為兵無所謂不詞朱國楨前說戰之詞宜從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疏證鄭氏禮記注云寓寄

晉侯使樂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

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疏證杜注煩鬬勃令戒勅子玉子西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疏證杜注詰朝平旦

晉車七百乘鞹鞹鞹鞹疏證說文引作鞹從革羃聲惠棟

鞹從革羃聲惠棟

軸也古文省杜注在胸曰鞹釋文引

孫云鞹當為新說文與新當膺也與杜氏在胸之訓正合

墨子魯同篇曰鼓鞹於馬新是也新鞹草書相似故新

誤作鞹詩小戎傳游環亦新其說又新鞹本鞹人作鞹沈重

曰舊本鞹皆作小戎傳游環亦新其說又新鞹本鞹人作鞹沈重

段玉裁云亦作小戎傳游環亦新其說又新鞹本鞹人作鞹沈重

也著亦謂直者當膺謂橫者史記禮書鮫鞹徐曰鞹者革

當馬腋之革若釋名云橫經腹下杜注左云鞹在背曰鞹

皆異說也鞹說文云頭鞹也段氏注云鞹名鞹嬰也喉

下稱嬰言也鞹說文云頭鞹也段氏注云鞹名鞹嬰也喉

然也說文有鞹無鞹按劉與許合杜云鞹在腹曰鞹恐未

云鞹也白鞹毛傳鞹鞹杜注在後曰鞹

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疏證杜注有莘故國名呂覽伊

僉讀曰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陳留縣東五里有

莘城沈欽韓云方輿紀要莘城在開封府陳留縣東北

三十里或曰即莘墟也又莘城在曹州曹縣北八

里元和志古莘仲國也今為莘仲集陳留之莘去濮彌

遠曹縣之莘墟或近之按沈說是也江永亦云陳留去曹縣頗遠不得接界然江氏不知城濮在今濮州乃疑莘仲集別一地非檀弓疏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

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疏證惠士奇云應前欲用其民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疏證杜注伐木以攻戰之具與柴亦

一事杜注非木以益攻戰之具蓋亦是示強也當是舊注與柴柴別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疏證杜無注北謂莘墟之北也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

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疏證子西關宜申

念孫周秦名字解詁云楚公子申字子西魯曾申字西

淮南時則訓孟秋之月招搖指申其位西方素左傳齊

懿公游于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申門然則西之為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疏證虎皮

以駭敵杜注陳蔡屬楚右師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疏證」杜注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

藥枝使與曳柴而偽遁「疏證」杜注曳柴引起塵詐為眾走御

詐言敗眾走當是舊注杜注有刪也淮南子兵畧訓曳稍小柴也竭埃則曳柴猶曳稍矣此善為詐佯者也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于西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疏證」杜注三軍惟中師大敗得臣收餘兵去年表宋成公五年晉救我楚兵去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疏證」杜注館舍也食楚軍穀三

壬申三日館食楚之軍穀晉書慕容皝傳宇文歸入寇安晉為段蘭聲援皝擊之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弱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則穀指軍實也

甲午至于衡雍「疏證」晉世家甲午還至衡雍外傳作衡雍則踐土即衡雍地也杜注衡雍鄭地郡國志河南郡卷

率諸侯朝天子於衡雍踐土今之河陽如高誘說

也云有一垣雍城水經注史記所記韓獻秦垣雍是也沈欽韓

作王宮於踐土注服虔云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

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晉世家疏證杜注襄王自往臨踐土賜

作宮晉世家注以尊適卑曰臨觀禮諸侯觀於天子為宮

壇壝壝宮棘門注謂王宮其制當宿平地築壇壝也掌舍為

埽埽以宮踐土注王宮其制當宿平地築壇壝也掌舍為

文賈注踐土注鄭地晉語文公踐土二一禮所說蓋襄服說經

雍遂為踐土注鄭地晉語文公踐土二一禮所說蓋襄服說經

鄉役之三月疏證釋文鄉又作鄉說文鄉不久也春秋傳

也非古義杜又云城濮役之三月則賈本作鄉杜注鄉屬

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疏證楚世家初鄭助

使子人九行成于晉〔疏證〕杜注子人氏九年名馬宗健云正

來盟傳稱子人氏來盟是子人氏為語之後杜注以九

晉欒枝入盟鄭伯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疏證〕晉世家晉侯與鄭

丁未獻楚俘于王〔注〕服虔云駟介駟馬

被甲也徒兵步卒也〔疏證〕晉世家晉語獻楚俘作獻楚

獲兵衆駟介百乘徒兵千也〔注〕駟介四馬被甲丁未獻楚俘

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杜注駟介四馬被甲也〔注〕駟介四

襲用服〔注〕李貽德云清人駟介旁傳介甲也〔注〕駟介四

馬也成四年傳不介馬而馳之以不介馬為異則戰馬

皆被甲矣千旄疏引王肅說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注〕麗

以一行也駟謂之駟周人又益一駟謂之駟〔注〕駟介四

步始謂執兵械也顧氏炎武謂古之言兵謂五兵秦漢以

鄭徒兵於消上斷指步卒若以兵為器械則不辭矣擊

鼓序疏云古者以戰器為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

兵斯為通論矣〔注〕祭義五十不為甸徒疏曰徒謂步卒

鄭伯傳王用平禮也

之禮享之傳王疏無說闕若王享晉相也
子之禮享之傳王疏無說闕若王享晉相也
鄭一注相謂王禮也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為承續云相天
蓋一佐大朝覲禮一將與諸侯四時常朝至末行司亦為承續云相天
如古故僖二見朝覲禮八年與諸侯四時常朝至末行司亦為承續云相天
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傳王用平禮也
宣十十六年定王享素以知禮名故傳王用平禮也
五等諸侯按胡說則周之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大周制若屬
事矣馬宗捷云觀禮則四傳之朝覲用平禮則周東遷大周制若屬
子男俠門告乃更陳列而升其位次也乃侯伯也則諸侯初位
入門王官之伯帥之亦耳古文傳作按此注正是侯伯初位
相王朝見諸侯制尚書堯典賓於四門鄭注賓侯伯初位
者舜賓上賓迎之以此舜為牧馬注四門鄭注賓侯伯初位
傳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牧馬注四門鄭注賓侯伯初位
王左傳周之東遷晉鄭馬依合諸侯朝王之事侯牧以見于
瓚作文侯之命是鄭伯晉侯為牧馬注四門鄭注賓侯伯初位
東遷或亦命為鄭伯晉侯為牧馬注四門鄭注賓侯伯初位
按如馬說也鄭注謂王官之伯帥之亦耳古文傳作按此注正是侯伯初位

賓迎之義合此當出逸禮不得謂周制無諸侯傳王禮也

已酉

王享醴命晉侯侑疏證宋本侑作賓校勘記云周禮

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是杜本享作饗

形設一朝饗之彼疏云王以賜弓為嘉賓中經先言鐘鼓

既言饗之事也若僖二王以賜弓為重故經先言楚於

後言饗之功于王王饗禮命晉侯侑下傳說晉公敗楚為

城濮獻功之矢王饗禮命晉侯侑下傳說晉公敗楚為

侯伯賜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饗是日饗禮以勞

非功他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饗是日饗禮以勞

其功他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饗是日饗禮以勞

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年晉侯朝王王饗禮命晉侯朝

王王饗禮命晉侯朝王王饗禮命晉侯朝王王饗禮命晉侯朝

宥于時不賜特行饗禮以左傳知城濮之饗禮命晉侯朝

之饗禮命晉侯朝王王饗禮命晉侯朝王王饗禮命晉侯朝

杜預云歌彤弓者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按詩

疏說是也惟賜日人饗傳無明文據以覺報宴杜注則

賜日無饗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遠云王子虎周大夫

集晉世家疏證內史前鄭注引春秋

尹氏大夫王異於虎皆說王卿士襄王使太宰大夫文公及不謂王虎
為之命此注太宰文公及王子虎為卿士王使太宰大夫文公及不謂王虎
叔興父命此注太宰文公及王子虎為卿士王使太宰大夫文公及不謂王虎
以興父命此注太宰文公及王子虎為卿士王使太宰大夫文公及不謂王虎
故以為太宰文公及王子虎為卿士王使太宰大夫文公及不謂王虎
玩疏說則左氏士唯叔興父是也今尹氏又疏云皆大在王太子虎之上皆
為大夫賈注非完王疏引或氏王疑是虎叔興父三皆字耳
及尹氏杜注但非完王疏引或氏王疑是虎叔興父三皆字耳
霸乎注亦是通呂覽當貴篇之上目為卿士其實王國語未
欽韓云周內史與周大夫也與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合沈
之此命晉侯自其職凡命與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合沈
尹氏疏證沈謂虎兩卿其本來職也按內史即右史一卿大夫則合沈
年疏證沈謂虎兩卿其本來職也按內史即右史一卿大夫則合沈
杜注非晉世家天命其使王虎也其晉侯為卿則仍傳
文而減省杜注以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
策謂以簡策書以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策命書
方伯也齊桓五伯之盛王者命也故鄭侯沈欽伯周禮伯以鄭注
仲尼篇齊桓五伯之盛王者命也故鄭侯沈欽伯周禮伯以鄭注
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盛王者命也故鄭侯沈欽伯周禮伯以鄭注
侯伯也此年表晉伯文公五年杜周命賜公伯土無以別於五
等之伯也此年表晉伯文公五年杜周命賜公伯土無以別於五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注賈逵云大輅金輅晉世家又

云大輅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輅注齊語疏證漢書袁紹注

二輅引各作路是也杜輅乃俗字耳杜注大輅金輅戎輅戎車戎輅戎車

也齊語注齊桓公大輅引賈逵於此年路謂之為戎輅戎車戎輅戎車

及天子賜齊桓公大輅也輅戎車戎輅戎車戎輅戎車戎輅戎車

大輅命大輅者大輅也輅戎車戎輅戎車戎輅戎車戎輅戎車

顧命大輅者大輅也輅戎車戎輅戎車戎輅戎車戎輅戎車

車之總名玉路亦鄭注大輅者大輅也輅戎車戎輅戎車戎輅戎車

鉤樊纓九就建大旗以賓同姓何以封同姓則指諸侯此

賈說所本杜永釋二輅之賓同姓何以封同姓則指諸侯此

為驚冕司服而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

自驚冕而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

驚冕然金輅既非諸侯命冕服七章以常制言晉侯宜賜

則賜也謂侯伯亦自服衮者皆是加賜非制孔疏謂文
公所賜是驚服非也按沈說是也今中車革路龍勒條
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司服也沈欽韓云以晉侯有武功
兼賜戎路則革路韋弁服也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注賈逵云彤弓赤旅弓黑也諸

侯賜弓矢然後征伐集晉世家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楯

質矢千則弓十疏證洪亮吉云韋昭國語注及袁

旅矢千然攷服注云云則是本無十旅二字矣文淇案

釋李賢並據誤加之本矣段玉裁云左氏最多古文音

義云旅本或作誤旅字者非按此正古本之善魏三體石

經遺字其翰旅二文即盧弓盧矢之盧字旅之字魏人

隸體不用則起於魏說以後昧於假借之指而改从玄旁

也說文無旅字如段說則傳旅弓當作旅弓也李貽德

云旅說文無旅字附有之正字當作黠省字當作盧假字當

作旅可與段說互證杜注彤赤弓旅黑弓當作盧假字當

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杜全襲賈服說

說文彼疏云丹色也黠齊謂黑為黠也賜弓矢百盧弓十盧矢

千于周禮則當唐弓大者注云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
唐弓大者以授使者勞者文以說賜若晉文侯文弓受王弓
矢之賜賈君止授王制文則賈君所未言也服謂旅乃
援此傳以證為唐弓大者制文則賈君所未言也服謂旅乃
以射甲革者注云甲革甲革甲革甲革甲革甲革甲革甲革
革也樹樞以射甲革者注云甲革甲革甲革甲革甲革甲革
正也樹樞以射甲革者注云甲革甲革甲革甲革甲革甲革
艱鄭司農云樞以射甲革者注云甲革甲革甲革甲革甲革
質服意蓋以德習射弓當孤講彊弱之習射弓則形弓召分
大弓也但以講德者習射弓當孤講彊弱之習射弓則形弓召
異稱旅弓與形弓俱賜勞者蓋亦此形弓召分者為唐弓色之
弓以射甲革則樞實則俱賜勞者蓋亦此形弓召分者為唐弓
多形弓少則樞實則俱賜勞者蓋亦此形弓召分者為唐弓
成規旅弓為王孤合德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壽曾
曰毛傳以形弓為講德習射故司弓矢鄭注援此傳以
證為形弓唐弓形弓大弓為講德習射故司弓矢鄭注援此傳
類鄭君補之疏賈服或用毛傳以說此傳形弓其義
盜竊寶玉大藏之定八年穀梁傳云我魯受諸先王所藏之弓
弛周大公受賜藏之魯八年穀梁傳云我魯受諸先王所藏之弓
也注左傳以此確證公羊傳云為我魯受諸先王所藏之弓
定春秋時賜弓黑飾今無以考然必執周禮六節之說以
定春秋時賜弓黑飾今無以考然必執周禮六節之說以

弓注每弓一箭百矢與傳及服注弓十矢千合疏引此
 傳經之云雖是以賜之弓弓矢射之弓矢畧同之
 拒鬯一卣注賈逵云拒黑黍鬯香酒也卣器名諸侯賜圭
 贊然後為鬯晉世家疏證杜注拒黑黍鬯香酒所以降
 釋草文本疏引李巡云黑黍一名拒黍江漢拒鬯一卣
 傳拒黑黍也謂之鬯香也築煮合而鬯之曰鬯箋拒鬯黑
 黍異同許則從箋說文又注春官序官云鬯釀拒為酒酒
 注易不喪匕鬯及王制並云鬯拒酒也皆以鬯釀拒為酒酒
 此傳賈說蓋與毛同陳真詩云鬯拒酒也皆以鬯釀拒為酒
 草肆師及果藥鬯注築煮香草煮以鬯釀說文鬯黑
 黍也一稗二米以釀或从禾作拒鬯以鬯釀鬱草芬芳
 攸服以降神也先鄭及許並治毛詩同毛義白虎通義
 攸拙篇拒者黑黍一稗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鬯金合
 而釀之成為鬯班亦與毛不異鄭康成泥周人鬯鬯分
 官以為和香草者為鬯鬯鬯不和香草者為拒鬯恐非是
 按陳說是也許君釋鬯鬯以鬯釀當用賈氏師說鄭之
 誤止在義至明畫賈注鬯實此酒以鬯合拒釀成之毛傳
 說義文義至明畫賈注鬯實此酒以鬯合拒釀成之毛傳
 成酒也江漢疏引禮緯有拒鬯之草中候亦云有鬯草
 生郊即謂鬱金之草彼疏謂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
 非也卣器也釋器文原本疏引李巡曰卣鬯之罇也孫炎

曰罇彝為上壘為下
 罇居中也罇人注
 罇中尊謂獻象
 之屬江漢疏鬱人掌和鬱罇以實彝而陳之則罇當在
 彝而詩及尚書左傳皆云秬罇一罇者當祭之時乃在
 彝未祭則在罇賜時未祭故罇盛之刺圭瓚然後用罇
 王制文鬱人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罇諸侯以薰大夫
 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則晉未得圭瓚之賜時止能
 用薰

虎

實三百人

注

賈逵

云天

子卒

曰虎

賁集序

五解

疏證

注在虎一

賁氏虎士

萬如力之者舍王則

說賁義牧

吾也續漢書

禮記
蓋與策

受大
路成

此乃
禮
在
九

頤望
大意
宗與
白旱

三胃又

同

王謂叔父

敬服

狐王命

印以經

四

糾

王匡

正
疏
證

習性

之

10

伯父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
注收尊於夫同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
之各父乃同姓曰親父不云伯者晉文公為二伯左傳僖
二叔也然晉既稱叔父何昭几年云伯牧之禮命之故
稱而誘以晉既稱叔父何昭几年云伯牧之禮命之故
秦者以誘以晉既稱叔父何昭几年云伯牧之禮命之故
牧之禮稱伯或稱叔也父人伯父猶衣服又為二冠冕晉稱伯
故晉或稱伯或稱叔也父人伯父猶衣服又為二冠冕晉稱伯
史注引此傳疏亦云曲禮曰伯父實異稱之曰伯父內
晉既大國而云叔父者王以州牧之禮命之故也叔父
逸遠也杜注同云叔父者王以州牧之禮命之故也叔父
彈碑云過王恣按魯頌狄彼東南鄭箋而遠之惠棟云釋詁
治也此傳當從古古文作遇又與通故或訓為遠故訓
為治此傳當從古古文作遇又與通故或訓為遠故訓
即策書之辭知者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
之鄭司農以春秋傳內史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
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曰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
綏四國糾以逃王恩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先鄭說此
傳義亦當如此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
命注賈逵云稽首首至地集解「疏證」晉世家晉侯三

之杜注稽首用賈說大祝辨九摻一曰隨首注拜頭至地也疏一曰稽首其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口口某氏傳丕大也

受策

以出疏證杜無注沈欽韓云蔡邕獨斷策長二尺下

三公按古制大畧亦如此也親禮諸公奉篚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而太史是右侯氏升成拜太史如書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如書則有上加策可知凡辭即內史讀之命書今命晉為方伯

出入三觀注舊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

舉三勞三問出入三觀為行此禮疏証以上言受策

禮已畢此總言之邵寶曰始至而見一觀也已去而辭

二觀也享禮受策之三觀也顧氏炎武從之沈欽韓云邵

說非也當獻楚俘之時親禮饗禮免墨車以朝一也受策

之後拜命于王二也聘禮食饗之後拜禮于朝三也其

三享即在于始覲又天子親饗意在此待賓不主於覲皆不

與焉受策又于館不于廟也文洪案享禮受策非一時

事沈駁邵成邵說二觀其辭是也觀禮天子辭於後代再拜稽首升
蹕則戮之客前驅而野則道之居館則贊之注送而為之於
始以來及去也客入謂朝則道之自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謂
策于王出者入也其三言觀入國朝自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謂
觀于王出者入也其三言觀入國朝自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謂
案僖二王十者入也其三言觀入國朝自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謂
出僖二王十者入也其三言觀入國朝自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謂
注杜亦用其說云襄王命晉侯稱侯伯晉侯稱侯伯晉侯稱侯伯
多不杜亦用其說云襄王命晉侯稱侯伯晉侯稱侯伯晉侯稱侯伯
曰據舊注講舊注講舊注講舊注講舊注講舊注講舊注講舊注講
饗禮不舊注講舊注講舊注講舊注講舊注講舊注講舊注講舊注
中將幣至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之廟也饗至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也皆有禮以盛禮以盛禮以盛禮以盛禮以盛禮以盛禮以盛禮以
也裸讀為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
禮賓也九享皆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灌束
疏云此經食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
舉如舉牲體其禮九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
賓如舉牲體其禮九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
問賓酢主上有人入酬賓五積句舊注未引五積不饗禮故畧

之

衛

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疏證杜注自襄牛出衛

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遂

使

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疏證杜注奉使攝君事

癸亥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注服虔云王庭踐土也晉世

解疏證晉世家于是晉文公稱霸癸亥王子虎盟諸侯

是踐土者以經文盟于踐土宮之庭襲服說李貽德云云

要言

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極之疏證釋

極本亦作極校勘記云小雅苑柳魯頌閔宮正義引並

作極是極與極通也晉語注獎成也杜注訓獎為助疏

謂勸獎者佐助之義非古訓釋言強誅也杜注明神按謂

可盟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壇注明神之神明察者謂

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神之也實柴祀

讀其載書以告之也疏觀禮注引宗伯職曰以實柴祀

者祭月星辰也日月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

者祭月也日月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

者祭月也日月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

者祭月也日月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

岱宗柴是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云晉文公為踐上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盟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本陰之精上為天使神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歟用左氏論之故晉以明神為日伯山川也按禮疏說明神當用左氏舊說晉以王官之伯蒞明神謂月與山川也

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疏證釋文俾本各本誤其从石經宋本改○毛傳俾使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孫隕也釋言克能也穀梁桓二年疏者親之稱曾孫之類是也亦得通稱之亦如左傳荆曠禱文王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疏證杜注合文德教民而後用之晉語君子曰能以德勸注善先軫子犯也

初楚子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注服虔云謂馬飾王制疏證釋文弁本又作玼說文璿美玉也春秋傳曰璿弁毛傳瓊玉之英者故轉作璿杜注弁以鹿子皮為之瓊說杜以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杜不用服夢神來索杜又不能言纓之制疏云亦是禮冠之飾則無以

言之蓋以玉飾纓之末耳皮弁有纓於禮制未聞疏意
已疑之矣沈欽韓云獨斷云金鑲者馬冠也高廣各四
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繫纓在馬膺前如索帟按文選
西京賦敘車馬事云天子乃駕彫軫六駟戴翠冒倚金
較璿弁玉纓遺光燦爛薛綜注弁即馬冠也又髦以璿玉
作之纓馬鞅也徐廣曰金飾之則璿弁即馬冠也又髦以
義髦續志注徐廣曰金飾之則璿弁即馬冠也又髦以
插以翟尾蓋或杜預耳按沈說是一也書禮志金為義髦
以翟尾蓋或杜預耳按沈說是一也書禮志金為義髦
惠氏洪氏皆創自張賦釋服注沈說謂弁在張衡賦即此
江統傳統上書曰張賦及到末世以奢謂弁在張衡賦即
刻桷簠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
罔不止子玉以玉為馬飾故江統斥其侈亦用服說

先戰夢河神謂己曰昇子子賜女孟諸之慶疏證江永云

禹貢作孟豬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洪亮吉云聲轉
字異正是地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盟諸在東北青
州數盟孟亦雙聲字元和志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
北十里周迴五里俗號盟豬澤寰宇記虞城西北有孟諸
俗呼為湑臺方輿記要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北有孟諸
臺亦故澤地也諸書皆以立諸在虞城西北今商
邱虞城間屢被水草黃河衝決今無人斯作虞毛傳水
商邱也釋水水草交曰湄彼何人斯作虞毛傳水

謂之麋涓麋古字通故寰宇記稱俗呼涓臺也

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疏證杜注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

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

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冀土也而

可以濟師將何愛焉疏證杜注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

在河旁河神許助若子玉設神所求則國人以劉炫云戰所欲必將助已三軍之命在茲一舉猶尚愛習惜此物是無恤民之心在軍之士誰能競勸故云因神之欲此物附百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右引炫說是述義語杜注疑本舊說

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疏

證杜注無所愛惜為勤按不勤民謂不以民事為重也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疏證杜注

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晉世家子玉之敗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疏證
杜注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按二臣當指楚王使者

及連穀而死疏證文十年傳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

死杜注據彼傳謂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縣絕故得遣

返前使晉世家謂子玉自殺與楚十年傳合楚世家則

謂王誅子玉申中駿文也杜云連穀入楚地高士奇云楚子入

居於申杜注申在方城內故曰穀不欲其入方城也然則

大夫若入其申息之城何蓋不欲其入方城也然則

連穀乃方城外地按連穀今地闕喜見於顏色顧炎武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疏證杜注古人多以見為知呂氏

春秋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知猶發也義亦不見也梁履繩云報更

篇齊王知顏色注知猶發也義亦不見也梁履繩云報更

一爵酒不知於勝憂也晉世家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

安者唯聖人是以外楚誅其內於庸可喜乎子玉自殺

曰莫予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疏

證非奉己謂保己祿位志不勤民杜注言其自守無大志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
不廢命奉夷叔以守疏證杜注角元咺子殺夷叔即叔
武也謚法克殺夷叔曰夷安

六月晉人復衛侯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疏證杜注武子甯俞也地理志

涕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或經濟水注封邱濮渠水首受
會于濮濮渠之側有漆城水亦謂之水濮宛亭春秋甯武
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京相璠曰衛地也宛亭春秋甯武
志宛濮亭在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也宛亭春秋甯武

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疏證杜注衛侯欲與

不和也俞樾云管子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
善者即羣臣此傳君臣不協君臣亦即羣臣也
君臣即羣臣此傳君臣不協君臣亦即羣臣也

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注舊說皆以衷為善臯

謨疏證臯陶謨同寅協恭和衷哉偽孔傳衷哉偽孔傳
疏衷之為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

束說者皆以束為善書疏稱舊說當是左傳舊注晉語注束中也杜用韋說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疏證淮南子注者杜注牛曰牧馬曰圉釋文養牛曰牧養馬曰圉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

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疏證王引之云及字之義不明故杜

但曰相及不言以惡也今按及當為反字之誤也然傳文謂相違韋注周語曰反違也上文曰使皆降心以相從與違義正相對上文曰不協矣僖五年傳曰陳轅宣仲怨鄭相從則協相反則不協矣僖五年傳曰陳轅宣仲怨鄭中侯之反已於召陵宣十五年傳楚子使謂解揚曰爾既許不穀而反於之何故哀二七年傳曰韓魏貪而懷故韓魏反言篇約束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高注曰反背叛也義並與此同按王說是也

明神先君是糾是殛疏證先君謂康叔以下也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衛侯先期入疏證杜注不信叔武

甯子先長將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疏證杜注長將見入安喻國人

公子欲犬華仲前驅疏證杜注二子衛大夫按前驅謂出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疏證杜注各公从唐石經宋本改說文捉楹也一日握也廣雅捉持也

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

猷犬走出公使殺之疏證杜注手射叔武故

元咺出奔晉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疏證費誓為牛其角風鄭注風

鄭說同風而走逸者多也杜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與

不失牛馬又致劉說云若不失牛馬唯亡左旃罪未至
重何須殺之以徇紫祁瞞奸命舊注但云當此之事而
不治則瞞止掌旌旌非主牛馬與炫說合炫蓋據舊說
以規杜耳邵瑛持平既從炫說又據釋名訓風為放謂
牛馬放散於澤非因風而逸非也炫不釋名訓風為放謂

亡大旆之左旃疏證釋天麟廣充幅長尋曰旌因繼旒曰旆

以為大旆亦從周正色無飾與孫作彛司常通帛為旌注通帛

旗之尾人云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常故以大旆為

為韓云疏注不釋左字疏謂之左旆蓋左軍所建者沈

欽韓云疏注不釋左字疏謂之左旆蓋左軍所建者沈

為左右和之門也車攻傳云謁纒旆以門和立兩旌以

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注云軍門曰和所建以

為表則司馬建旗於後表言之中大旆乃中軍所建以

亡其左旃還對中所樹表言之故曰亡大旆旁敘左右今

祁瞞奸命注舊注當此之事而不治為奸事令也御覽三

七疏證杜注掌此二事而不修為奸軍令舊注當此之事

合疏證與杜注掌二軍義異舊注不云二事與規過義

氏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莠代之〔疏證〕茅莠杜無注

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疏證〕杜注士會隨

也孫周語注隨會晉正卿士為之孫成伯之子士季武子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疏證〕洪亮吉云釋文曰旅

此正作旅凱今石經及諸刊本並作愷蓋一本都賦注引

沈欽韓云釋天入為振旅反尊卑也〔注〕尊卑在前復常

儀也欽韓云釋天入為振旅反尊卑也〔注〕尊卑在前復常

注愷也欽韓云釋天入為振旅反尊卑也〔注〕尊卑在前復常

馬法曰得意則愷樂大歌可喜也〔注〕鄭司農注此注愷凱獻獻

職文眠瞭賓射奏其鐘鼓繫愷獻亦如之〔注〕愷凱獻獻

功愷樂也〔疏證〕杜注授數也獻楚俘于廟俞樾云授當讀

獻俘授馘〔疏證〕為受獻俘受馘文異而實同自下言之謂

之獻自上言之謂之受矣

飲至大賞〔疏證〕賞賞功也司勳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

徵會計貳〔疏證〕杜注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

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三罪而民服疏證杜注三罪顛顛祁瞞舟之僑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疏證雅引詩大

文傳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疏證杜注計衛許晉語溫之會晉人

河陽也

衛侯與元咺訟疏證杜注爭殺叔武事曲禮分爭辨訟疏

通名故左傳云衛侯與元咺訟爭罪亦曰訟也

甯武子為輔鉞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疏證小司寇凡命

坐獄注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春秋傳曰衛侯

與元咺訟今甯武子為輔鉞嚴子為坐士榮為大理鄭引

傳大理與今本異文彼疏云元咺甯子鉞莊子皆大夫

得坐訟者大夫身不得與士坐訟若兩大夫或代若皆

得坐無嫌以是衛侯不得與士坐使莊子與元咺對坐如疏

說則士榮士而非大夫杜注未及此或是舊說輔坐二

者在屬辭當自異杜亦無說輔如
今于證矣本疏云
有衛大夫箴莊子今考宣四年歲
尹克黃定四箴尹固
是箴也案大司徒其附于刑者師
於士則先鄭司農云士治獄
官也案大司徒其附于刑者師
於士則先鄭司農云士治獄
主斷刑之官春秋傳曰士榮榮
在衛主刑獄故與訟沈欽
韓云晏子內篇為夫婦獄訟之
不正乎則泰士牛存矣
此大士當音秦

衛侯不勝

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疏證杜無注顧炎武

之也邵氏云猶商子刑太子傳意俞械云晉人殺之則
之誤也尚書康誥呂刑竝有剗刑之文康誥篇正義引
鄭康成說以則為臣從君坐之刑所謂臣從君坐者即
據此傳為說因鍼莊子為坐而得刑刑故云然是鄭所
見左傳作則非也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疏證惠棟云荀卿子云公

深室文淇案惠說是也惠引荀子見王霸篇張湛注幽
囚也即引此傳寘諸深室以為證則深室獄名也杜注

深室別為囚室

宵子職納橐饘焉注舊注饘粥餅也御覽八百疏證杜注

囊饘康也洪亮吉云爾雅橐囊也說文方音饘康也杜

本此橐囊祇可置食物杜增一字曰衣囊恐非御覽引

舊注則饘為乾餼之屬顧炎武云蓋以饘置橐中宣二

年傳為簞食與肉賓諸橐以與之是也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疏證杜注晉侯大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見諸侯且使王狩疏證杜注晉侯大

尊事天子自嫌彊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沈飲韓云業

晉侯召王之意以為朝于京師不過述職之常不足

聲動諸侯故欲假王靈以儆方岳豈謂彊大自嫌如王款

桓溫引兵入朝都下震駭之此乎果令晉侯有避嫌之

心王有畏逼之勢則仲尼不談則亂世塵離之心貽誤

杜預解經苟非市僧鬼點之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

後學多矣古者延飲賓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

孫曰臨甲令有貴客為具召并召客者酒酣注召請也

大賈嘉會召客呂覽分職篇今召客者酒酣注召請也

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淺學之徒但知君命召

之召耳按沈駁杜注自嫌強大及說召義是也其謂述

職之常不足以聲動諸侯則非晉世家晉侯會諸侯于

仲

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

其地也「疏證」晉本紀孔子讀史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
召襄王會之「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陽皆用此傳「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書天子之狩「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亦假其失地「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君則全沒「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沒其文無以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故書天子狩若隱其召
其則全沒「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昨者乃使人言周襄王
狩于河陽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昨者乃使人言周襄王
古左氏說以晉猶未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史公所稱當是
全致諸侯之行也「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能致諸侯之行也「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可使王狩之意公羊左氏蓋同穀說「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何注駁之曰溫去洛何師路無百義晉無甚殊天子穀則亦
何故不能致「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杜氏正之「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不氏援公羊駁之「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義邵寶云凡天以駁之「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田獵之寶云凡天以駁之「疏證」陽踐土諸侯畢朝諱之曰周本紀晉文公
使王狩則晉侯召王云二舊史當未修春秋辭之晉侯召王且
使王狩則晉侯召王云二舊史當未修春秋辭之晉侯召王且

侯往朝蘇氏說出舊疏左氏當謂書天王
非地之狩何等簡明杜注行狩之云使若
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詞複而
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
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子踐土之
絕當世貶損之義後月王者舉而問之春
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此史公論書法亦是
先儒舊說則

且

明德也疏證據蘇氏說明晉侯之德則舊
用舊說也是也又云河陽之狩趙盾之弑
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
文七百六十五顧德韋議東都太廟第二
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以忠獲罪晉
於此數條復稱君子將許得生特以宣尼
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顧氏此奏非引杜
必是左氏詳其文義陳泄句上當有晉盾
諱之本疏云丘明為傳所以寫仲尼之意
也本疏云丘明為傳所以寫仲尼之意凡
仲尼而於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治之罪
仲尼曰者史策所書皆實事晉侯召王使
狩之文是言不實也凡例弑君稱君若無
而稱臣以弑似君無過也例弑君稱君若
治忠諫而被殺似君無過也例弑君稱君
皆違凡典變

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恐人不信須聖言以為證故
特稱仲尼以為明之壽曾曰顧氏奏云須聖言以明疏云
須聖言以為明之壽曾曰顧氏奏云須聖言以明疏云
申釋之道隱然可見杜注未云聖言則疏治用舊疏之入

壬申公朝于王所

丁丑諸侯圍許疏證杜注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疏證杜注史晉史按曲

人師扶右君薨以是本傳稱筮史蓋侍疾用卜人師扶左射
常在君側者

使曰以曹為解疏證非為解猶為辭也杜注以滅曹為解故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疏證顧炎武

於齊為異姓今君曰曹世家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
異姓今君曰曹世家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

曹叔振鐸文之昭也疏證管蔡世家曹叔振鐸者周武王

於曹詩譜疏引曹世家作周武王母弟也是振鐸與武
王同母

先君唐叔武之穆也疏證晉世家晉唐叔虞者周武王子

亂周公誅滅唐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

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疏證晉世家曹叔振鐸之後

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疏證杜注衛已復故

同罪異罰非刑也疏證杜注衛已復故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

公說復曹伯疏證晉世家晉侯說復曹伯

遂會諸侯于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服虔云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

晉世家疏證杜注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

大司馬之官屬有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注行謂軍行

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于此疏左氏僖二十八年

云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

置三行解天子六軍之名以所加三軍者謂之三行當

是服注史記集解第引之惠棟補注亦引行司馬注以

說三行又云案獻公時已有左右行至此復立中行後

葡

父

中

屠

將

行
生

茂

庄
行

正風
論

九

右

改為三軍大夫惟晉作六軍見成六年傳非此作三行
時已有六軍梁繩履云鄭氏偶誤是也

Е.

六

梁

履

鄭

胸 鉗

元
世

1

4-

生

行

經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疏證杜注介東夷國地理志琅

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里古介國也案宇

棟高云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膠州南七

十里有介亭蓋高密與膠州連環也江永云黔陬有東

西二城州無沈欽韓云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

公至自圍許傳無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疏證公羊翟春秋地昭公二十一年晉陽注周侯于秋泉以

其地大成周之城中注或曰蓋本在城外定元年周時號成周乃

有狄泉在城陽即晉之洛陽杜注翟泉今洛陽城內大

統之漢之雒陽與郡國志合然據兩漢志注則春秋

倉倉西翟泉自也與郡國志合然據兩漢志注則春秋

盟會時翟泉自也與郡國志合然據兩漢志注則春秋

國志合沈欽韓云按周外郡國志合然據兩漢志注則春秋

南縣也故得盟于翟泉若殷王遷成都周漢河漢之洛陽

翟泉在城中非可為會盟之地矣水經注晉永嘉元年

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隔秦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

色者止馬陳留孝廉董泰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

今色蒼胡象矣後五年劉曜王彌入洛陽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于大倉西也按沈說是也郡國志注又引帝王世紀狄泉本殷之墓地成周東北與陸氏洛陽紀合晉書隱逸傳言鵠出翟泉事與水經注畧同董泰語云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顧棟高云成周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城東二十里

秋大雨雹注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說曰

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

之伏陰也五行疏證杜無注五行志釐公二十九年秋

所采此別題左氏傳則劉歆之說也其引左氏傳今傳文不見蓋先儒說左氏義古亦題傳矣凡物不為災不書莊二十九年傳例文師古注愆過也過陽冬溫也過陰夏寒也

冬介葛盧也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疏證孔子世

生魯昌平鄉取邑索隱云昌平鄉號正義引括地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一統志昌平城在雍州府曲

阜縣東南八十里周語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唐固曰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疏證周禮掌客子男饗餼五牢禾

簋五牢禾米與子男同其附庸執帛與公公孤司則饗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

小子慙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疏證杜注

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晉語城濮戰下稱文公誅觀

卿不書罪之也疏證卿謂王子虎也杜注王子虎下盟列

為說杜又云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疏證昭二三十年傳叔

當小國之君因周制也與卿得會伯子男義合在禮蓋
未遠禮杜注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
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本疏劉炫以為
直責其敝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使以規杜氏必如劉義是
君盟王使乃為有罪臣盟王使使以規杜氏必如劉義是
位尊卑失序聖人垂訓豈若使乎翻無貶責便如君臣易
例止就王子虎言未及諸卿之與盟炫謂直責其故公發
侯是也杜於傳止所不言者每為增說故多支離之辭即
聯持平謂諸卿止可當小國之君以彌縫杜說非

秋大雨雹為災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疏證杜注
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注賈服云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耆欲生死

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

在四夷

夷隸疏證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

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疏引注下
云若周未失道官本不貉隸與鳥獸之言者賈意誤
公盛明制禮使夷隸貉隸與鳥獸之言者賈意誤
不與禮合故為此說嚴蔚云疏引而賈達說伯
注以注術如禮賈說意誤鄭定之耳秦注當止謂夷伯益通鳥
獸言則先儒注禮說則鄭有鄭衆注此耳秦注當止謂夷伯益通鳥
鄭則謂夷狄乃有此傳已也鄭衆注此耳秦注當止謂夷伯益通鳥
律師鳥獸之秋鳴聲此是術也鄭衆注此耳秦注當止謂夷伯益通鳥
皆賈服所據後漢書蔡邕傳以論益語皇本命律主禽鹿謂
音於鳴牛以據後漢書蔡邕傳以論益語皇本命律主禽鹿謂
國其人多解六畜之語亦蓋偏知也所列子東方鳥葛盧之
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者長爰眉飛蠕能解因謂禽
獸之聲無趣音章是制以窮理備智則人所通萬途因是生
達偶識一條春秋傳左氏傳鄭說其外傳文與今本異
四子盡為犧矣非注則用先鄭說其外傳文與今本異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疏證〕杜注瑕立經年未會

瑕若成君當據周敬治廛為文書曰衛弑其君瑕

衛侯鄭歸于衛〔疏證〕成十八年傳例諸侯納之日歸此从
公復衛

晉人秦人圍鄭

〔疏證〕杜注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沈欽韓

疑高氏曰曷為人之非伯討也鄭文公四十年秦晉

介人侵蕭〔傳〕無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疏證〕賈服傳注先聘晉後聘周則
書之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
虞也夏狄侵齊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疏證〕杜注衍醫名大司馬以九伐之
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命〕杜注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注
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按〕坐殺之也春秋僖二十
彼注謂如鄭或左氏則衛侯〔合〕死注謂晉侯欲殺衛侯而罪
事則鄭所用鄭說晉語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
酖之〔及〕死不用鄭說晉語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疏證〕衛世家晉使人鳩衛成公
不死史公不言甯俞貨醫與傳異

公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
為一玉或從穀晉語〔引〕王許之〔疏證〕釋器雙玉為珪
為玉杜珪或從穀晉語〔引〕王許之〔疏證〕釋器雙玉為珪
云公本與衛同說好故為之請文〔洪〕紫魯語臧文仲言於
僖公曰今晉人酖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
之也諸侯之患諸侯請恤之〔所以〕臣聞之也班相恤也故能自親
夫諸侯之患諸侯請恤之〔所以〕臣聞之也班相恤也故能自親

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
第謂與衛曰好也

秋

乃釋衛侯

疏證

衛世家

周為之請

晉文公

七年

衛與傳

衛成公

衛侯

使賂周欽

治塵

曰疏證

洪亮古

云說文

欽讀若

車銓

本誤作塵釋文塵人名也

苟能

納我

吾使爾

為卿

疏證

杜注

恐元咺

拒已

周治

殺元咺

及子適

子儀

疏證

王念孫

周秦

名字

問篇說

玉云瑕

適皆見

荀子

法行

篇說

玉云瑕

見情也

楊倞

注云瑕

玉之病

也適

玉之

美澤

也瑕適

並見

似不匿

其情者

也杜

注子

儀瑕

家誅元

咺衛

君瑕

出奔

索隱

據此

年經

公入

祀先

君周

治既

服將

命疏

證

杜注

周欽

先入

及門

遇疾

而死

治塵

辭卿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疏

證晉世家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止

晉軍函陵疏證杜預注寰宇記函陵在新鄭縣北十三里

陵在許州府新鄭縣北十三里許州如新鄭縣北十三里

吉云函陵與東鄭水縣北十三里許州如新鄭縣北十三里

衛且云函陵與東鄭水縣北十三里許州如新鄭縣北十三里

秦軍南疏證水經注莞陵之役水枝津東派為汜水左

在榮陽東中牟縣南同水經注謂東汜也杜注此東汜也

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汜注云鄭南汜也本疏云劉炫云二十

二十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此汜也周王出居于汜楚伐鄭師

汜南晉伐鄭師於汜城是也此汜也周王出居于汜楚伐鄭師

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文未見杜意文淇案此杜考校

議語所謂考脫誤非也壽曾曰乃規杜意以杜說他傳之汜皆

云南汜此獨主東汜也疑在許州之汜在二軍相距不遠今汜

最近南汜此獨主東汜也疑在許州之汜在二軍相距不遠今汜

遠杜謂東汜是也一統志東汜水在新鄭縣東北今汜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疏證杜注佚之狐燭之武皆

注消水下七里溝水又南歷燭城西即鄭大夫吉燭之武經

之邑也按此以邑名為氏然春秋時氏燭者實不止一

人齊景公時有燭在雞見說苑晏有燭庸晉有燭過見子

華子江永云燭在新鄭縣沈飲韓云燭城當在新鄭縣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

子亦有不利焉疏證惠棟云唐石經雖然鄭亡云崇碑

云各本脫雖

許之夜縋而出疏證廣雅縋索也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

以煩執事疏證杜注執事亦謂秦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疏證」讀本云謂秦得鄭以為鄙

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疏證」陪諸本皆作倍

錢口口云从官為正洪亮吉云新序引傳亦作陪廣雅曰

陪益也秦本紀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

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晉文公曰亡鄭強秦之憂也

晉世家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

矣而秦未為利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注賈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周本疏引「疏證」晉世家君何不

交史公以交代主則主賓之也周語周之秩官

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疏引周語

以證李理異文下引賈注又引孔晁注云行李行人之

官也與賈說同顧炎武云古者謂行人為行李亦曰行之

李此與哀八年命無曰不至作行李告於寡君竝作李昭

十三年行咨嗟顧氏蓋謂李理通也朱駿聲云李讀為使

頌行理咨嗟顧氏蓋謂李理通也朱駿聲云李讀為使

或讀為吏段借字形聲俱近杜注行李使人用賈說其

注襄八年昭十三年傳亦用賈說周語韋注亦取其

之胡匡哀侯國官制考云周禮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

行人諸侯下大夫四人春秋列國皆有行人而不言大則
行人一者據周禮小行人通掌其事明矣韋注以行理為小則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

知也疏證縣杜注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按地理志陝

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于元陝志焦城在小城故焦國

東北百步洪亮吉云焦城在今陝州南皆與陝州陝縣

河外合惟河外之惠公賂秦以河外永云杜五焦盡號為河外

五城之二非也梁城則晉大之夫嘉之邑故邑則注河東焦固其然

及華山內梁城則晉大之夫嘉之邑故邑則注河東焦固其然

內及華山內梁城則晉大之夫嘉之邑故邑則注河東焦固其然

五里外有故瑕城則晉大之夫嘉之邑故邑則注河東焦固其然

非河外也此瑕城晉大之夫嘉之邑故邑則注河東焦固其然

所許之邑耳此瑕城晉大之夫嘉之邑故邑則注河東焦固其然

處瑕亦守耳此瑕城晉大之夫嘉之邑故邑則注河東焦固其然

夫曰必居郕瑕氏之塞郕與瑕六年桃人謀去故絳諸大

非又瑕呂飴甥亦陰甥蓋郕與瑕當食采於瑕兼食於呂亦

即陰故曰瑕呂飴甥亦陰甥蓋郕與瑕當食采於瑕兼食於呂亦

有瑕城而曰瑕呂飴甥亦陰甥蓋郕與瑕當食采於瑕兼食於呂亦

所有手音以漢宏農郡之湖縣為瑕顧炎武求之江說不得謂瑕

臨晉縣東南十八里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疏證理封猶言疆畧西畧之意廣雅肆申也

不闕秦焉

取之「疏證」

各本不上有若焉上
有將岳珂沿革
例云諸本多無建上
諸本則有之惠

棟云新序引云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初刻云不闕
秦焉取之正義按沈文何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按
此則若字將字皆衍文俗儒從石經續刻增入當刪校
勘記用惠說又云惟宋本不誤二本疏摘傳文亦云不闕
秦焉取之洪氏左傳詁刪若將二字今從之顧炎武云

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戍之乃還

〔疏證〕
子杜
秦注
大三

楊孫氏年表秦穆公三十年圍鄭有言即秦下大夫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疏證杜注夫謂秦

穆公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注舊注公子蘭鄭文公賤妾燕姑之

子穆公鄭逐羣公子故奔晉也御覽一百一疏證杜注蘭

視舊注畧此注并下條御覽止題如注余洪嚴三家輯本以為服注未知所據今仍題舊注如文公逐羣公子公

請無與園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注舊注晉善蘭不忘本國

故也待命於鄭東也御覽一百一疏證御覽引傳文使上

東界亦視舊注為畧惠氏以晉善蘭不思本國故也晉為服注亦不知何據說文待竢也顧炎武云古人謂所事之國為本朝此云本國亦其義也

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疏

證杜注二子鄭大夫鄭世家子蘭從晉文公園鄭時蘭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

注

服

云



對人



本

之

菰

流邊

人

疏

證

願

吳炎

武

云

F 歟

何歛義書本蜀蜀於作至注如篇歌歌切欠歛
取之皆為字以頭觸昌當云沈說則則歛盛氣作蒲聲玉切但敢切
焉音如觸而後置歌籍中一觸說文解歌為或角則葵中蟲上義本同
文義則發之觸觸向升其實與觸一字也夫觸字氣觸亦
淇則皆如感縮之感而上故昌內而之向外取之若
案此傳昌歛字自正義謂歛之向音相傳為
此傳昌歛字自正義謂歛之向音相傳為

在感反而人不不知昌歌之歌當音獨不自玉篇以歎為昌
 蒲也壽曾曰朱駿聲云按歌者歎之誤字借歎為蘆說
 也壽曾曰朱駿聲云按歌者歎之誤字借歎為蘆說
 蘆也故歎相承讀如論音不誤歎玉篇是引則又誤作歎
 歎字必無歎相承讀如論音不誤歎玉篇是引則又誤作歎
 段為蘆義轉迂歌傳文審是歎字則服注不其謂作歎
 之蘆矣杜注昌歌蒲蘆用服說醢昌本昌其實
 昌本注昌蒲也公食大夫禮醢昌本昌其實
 本蘆也服昌蒲也公食大夫禮醢昌本昌其實
 說文蘆酢菜也韓非子難篇文王著葛蒲蘆
 黑形鹽疏證曰白黍曰黑黍黑鹽以黑形虎形注鄭司農云
 春秋傳鹽虎形杜注白黍曰黑黍黑鹽以黑形虎形注鄭司農云
 用先鄭說惟形鹽不謂築鹽先鄭傳注義當與籩人注
 同也沈欽韓云籩人職朝事謂二裸後尸饋食下篇準
 亞獻所薦之籩饗賓無朝踐之名以少牢饋食下篇準
 之上篇三獻後尸出復出迎尸主而酌獻尸婦贊者執
 白黑以授主婦注云大夫無朝尸主而酌獻尸婦贊者執
 白之禮然饗賓先用饋之豆籩至獻酬畢復用朝事之
 夫籩之禮然饗賓先用饋之豆籩至獻酬畢復用朝事之
 豆籩優賓如特牲少牢之次爾熱稻熱黍蓋八珍之二
 也內則滫熬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陸稻上沃之滫熬
 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陸稻上沃之滫熬
 模模象也稱作此象滫熬白黑二籩即其物者若使並名
 滫熬故異稱曰滫母知熬白黑二籩即其物者若使並名

稻黍應入簋簋為饌不當在邊列又以薦尸享賓必是
滋味之美且此稻黍鄭注儀禮並云熬者故應是漚熬
漚母也按沈說是也本疏止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為然
未引邊人甚摘畧邊人形鹽後鄭與先鄭說異後鄭云
元謂形鹽之虎者疏左傳鹽後虎形服云剋形非是築
刻為之故鄭不從也以為自然似虎形服此破先鄭築
為虎形也疏別先後鄭之異是然服謂剋形正與先
鄭同說疏謂後鄭用服說非也杜注從後鄭鹽人賓客
供其形鹽散鹽注形鹽鹽之似虎形與邊人注同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

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注服云剋形疏人舊

注鹽五味之將故刻畫虎形以象其武御覽八百疏證

服云剋形謂剋鹽為虎形也與先鄭築鹽義同李貽德

剋與刻通魯顏刻莊子秋水篇刻作剋說文刻鏤也文

洪案御覽所引注嘉穀象文鹽虎形象武知舊注嘉穀亦

其義耳杜注謂嘉穀象文鹽虎形象武知舊注嘉穀亦

有說杜並取之

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注賈服云先聘晉後聘

周本疏證杜注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

疏經書實引之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未行又命之遂聘于晉令其從周即去更不迴也賈服

不曉傳意解為先聘晉後聘周故杜詳說之按賈服知

先聘晉後聘周者以傳云將聘于周與經先書公子遂

如京師者不同故據傳以釋經之疑杜說非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疏證地理志濟陰郡定陶疏踰濟北詩曹譜曹在濟陰定陶春秋傳三陰其地則西田左傳曰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邱之北入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春秋注濟水東北東縣故城南又東至乘氏縣西春秋傳僖公三十二年分曹地東傳于濟方輿紀要濟水在曹州曹縣曹地東傳于濟方輿紀要濟水在曹州曹縣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注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

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為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為非禮曲禮疏證曲禮卜筮不過三注求秋譏之疏云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又卜筮以吉則不舉也鄭意不過三若筮者謂一卜不吉而凶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郭常祀不須卜或五三故無有四禮故僖與日同若左氏之說魯郭常祀不須卜或五三故無有四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

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傳云三之義所
云卜者皆謂卜日。鄭玄之義禮不卜。常祀與否。如左氏同。故箴也。
四卜非禮也。若鄭日。鄭玄之義禮不卜。常祀與否。如左氏同。故箴也。
膏肓云當卜。祀日。鄭玄之義禮不卜。常祀與否。如左氏同。故箴也。
七年之五。卜。祀日。鄭玄之義禮不卜。常祀與否。如左氏同。故箴也。
為禮在四。月。祀日。鄭玄之義禮不卜。常祀與否。如左氏同。故箴也。
吉故免牲。疏云。桓五年。則此經舊說。亦當。然杜注。郊。啓。蟄。不。
之。三。月。也。今。於。夏。四。月。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注。郊。啓。蟄。不。
使。春。分。未。過。今。仍。得。為。四。月。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注。郊。啓。蟄。不。
四。月。但。云。郊。但。過。今。仍。得。為。四。月。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注。郊。啓。蟄。不。
杜。注。但。云。郊。但。過。今。仍。得。為。四。月。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注。郊。啓。蟄。不。
杜。注。但。云。郊。但。過。今。仍。得。為。四。月。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注。郊。啓。蟄。不。
說。四。月。言。四。月。疏。乃。是。杜。意。所。宜。卜。而。不。得。卜。舉。節。氣。有。公。襄。公。夏。但。
不。可。郊。故。謂。周。郊。今。三。月。有。駁。傳。寫。不。可。郊。之。與。否。四。月。僖。公。襄。公。夏。但。
周。之。始。郊。日。謂。以。至。注。冬。郊。天。之。然。魯。佚。郊。之。與。否。四。月。僖。公。襄。公。夏。但。
郊。一。用。夏。正。魯。以。至。注。冬。郊。天。之。然。魯。佚。郊。之。與。否。四。月。僖。公。襄。公。夏。但。
之。月。郊。天。示。先。魯。以。至。注。冬。郊。天。之。然。魯。佚。郊。之。與。否。四。月。僖。公。襄。公。夏。但。
祈。穀。用。王。肅。之。說。以。事。也。疏。云。祭。天。於。園。邱。至。魯。禮。也。說。郊。明。四。月。舊。
二。郊。也。若。左。傳。云。鄭。康。成。蟄。而。魯。冬。疏。云。祭。天。於。園。邱。至。魯。禮。也。說。郊。明。四。月。舊。
天。子。郊。天。同。月。轉。不。卜。三。正。說。則。又。云。郊。天。之。然。魯。佚。郊。之。與。否。四。月。僖。公。襄。公。夏。但。
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三。正。說。則。又。云。郊。天。之。然。魯。佚。郊。之。與。否。四。月。僖。公。襄。公。夏。但。
不。從。正。月。上。辛。若。不。從。三。正。說。則。又。云。郊。天。之。然。魯。佚。郊。之。與。否。四。月。僖。公。襄。公。夏。但。
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止。故。聖。證。若。

建子之月也或用郊則此云日以冬至及宣三年正月祀后稷不以祈
傷是也或月郊則此云日以冬至及宣三年正月祀后稷不以祈
農事是也或用郊則此云日以冬至及宣三年正月祀后稷不以祈
禮記不取也鄭公羊春秋魯禮也無建寅之月耳若杜預不信
說魯郊於鄭公羊春秋魯禮也無建寅之月耳若杜預不信
然郊不用三正說建子者曲禮鄭君說魯郊天及龍見而雩古
之郊異義唯引用周正建子之月孟春正月數有引鄭駁雖主
故魯用孟春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天子不乘大路吉改卜魯
牲卜故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與天正子月乘大路吉改卜魯
博牲卜三正災不吉則改卜後月與天正子月乘大路吉改卜魯
特牲卜三正災不吉則改卜後月與天正子月乘大路吉改卜魯
王肅雖以正不吉則改卜後月與天正子月乘大路吉改卜魯
曲禮所引鄭君謂魯月郊兩祀后稷以祈農事義則與公羊穀
子禮不吉則引左氏說魯月郊兩祀后稷以祈農事義則與公羊
禮也本則用寅月說言魯月郊兩祀后稷以祈農事義則與公羊
經古義與公羊穀傳不三卜不吉則改卜後月與天正子月乘大
說同如鄭公君穀傳後博傳月不三卜不吉則改卜後月與天正
不主三卜日鄭主月之說則建異亦與鄭君亦三卜不吉則改卜
箴以三日月為止也鄭主月之說則建異亦與鄭君亦三卜不吉
上旬可為止也鄭主月之說則建異亦與鄭君亦三卜不吉則改
正之旬可為止也鄭主月之說則建異亦與鄭君亦三卜不吉則改
也注非猶失也魯月亦郊未定口之傷也鼠禮食其角又郊有
也注非猶失也魯月亦郊未定口之傷也鼠禮食其角又郊有

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疏謂
子孫不能承奉與行周公之道故使郊牛有害卜郊不
從鄭謂卜郊不從為周公道衰當亦左氏舊誼

猶三壘注賈逵服虔以為三分壘分野之星國中山川

穀梁疏證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長及其土地山川
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長及其土地山川
二王後祀分野星長山川義謹案云春秋外傳說亦大
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云春秋外傳說亦大
天日星河海公凡六宗魯下天子魯郊祭三望言郊
其分野星國中凡六宗魯下天子魯郊祭三望言郊
其分野星國中凡六宗魯下天子魯郊祭三望言郊
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二月日在降婁傳稱去衛地如
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衡地降婁魯地魯祭分星其
祭金婁之神也此是舊疏釋賈服虔星長之說惟山川則
未詳如許君攷異分義說則分野星長之外河海之說
其詳如許君攷異分義說則分野星長之外河海之說
攷異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不德河海非所獲罪言境
內所不及昭王之則不祭也魯則曰不穀不德河海非
州以昭王之則不祭也魯則曰不穀不德河海非所獲
謂海也穀梁傳集解亦引鄭君曰望者海也谷及淮也

淮徐州徐魯地公羊疏鄭玄以爲望者祭山川之
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
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非望即魯地
說也右三師則意畧同皆主淮海可爲賈服言
其一則許君說三望中自河野星也賈服言
三望謂大山許君說三望爲分野星則也鄭
出穀梁先師許君所稱乃左氏說也鄭君說
之用許說其言四望又與鄭異小宗也鄭君
之注鄭司農云四望又與鄭異小宗也鄭君
星國中僖三十一望又與鄭異小宗也鄭君
望祭無天山川者業文先鄭云猶三望曰三
望江漢睢漳楚之望望也爾雅昭王曰三月
云望與山川則知之望望也爾雅昭王曰三月
尊當入四類之內也據先鄭以四望爲日月
制如此郊祀志考莽曰四望先鄭以四望爲
之三望義無考莽曰四望先鄭以四望爲

秋七月

冬紀伯姬來求婦無
狄圍衛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疏證」昭十七年傳衛項顓之虛

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

朝歌皆衛公徙于帝丘故春秋傳曰衛公徙封楚丘今之

濮陽是也本顯頊之帝丘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

居之漢志又云東郡濮陽之虛故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

虛漢志引傳遷作卷與二傳異當是古文漢人謂以帝丘顓

為濮陽又杜注濮陽因之與二風疏引禹貢兗州桑土謂在濮

水之濮陽縣疑是舊注一濮水之北也御覽卷一百六十六引注

今濮陽縣疑是舊注一濮水之北也御覽卷一百六十六引注

名府開州西南二十里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丘在大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疏證」魯語晉文公解

地以分諸侯杜注引二十八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

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疏證」禮語注重魯地館侯館也周

者經注荷水東遷重鄉在袁州南左傳所謂藏文仲宿于重館

重館人告曰「疏證」魯語注重魯地館侯館也周

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疏證」為伯也注新

洪杜熙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猶三望亦非禮也

禮不卜常祀杜注諸侯不得郊為魯常祀杜用舊說不

卜可祀與否義

而卜其牲曰疏證表記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所不

卜其常祀而卜其牲日日是有牲尸也疏業僖三十一年不

牛卜日曰牲疏證也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注六畜六牲

卜日曰牲杜注既得吉日則牛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

卜得吉日則改牛為牲然則牛雖已得吉日牲稱牲明矣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疏證晉語以趙衰之故蒐

也杜注更為上下新軍有中軍有下軍今有五軍新上下

城此故清陽亭也晉侯蒐清原處一統志清原城在絳州稷山縣東南峨嵋在縣南四十里亦曰晉原亦曰清原長五十餘里

趙衰為卿疏證晉語公使原季為卿人云使趙衰將新上

原季趙衰也文公三年為原大夫卿次卿也晉語又云

晉國飢公問于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使為箕及

新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注箕鄭晉大夫為箕大夫外傳述

新軍將佐可補傳缺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采清原

嘉岐陽登俊英命賢良即指趙衰為卿事

冬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疏證本家疏業史記衛

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

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疏證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太

欽韓云紀年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邠侯元年

戊戌帝即位居商丘續志注帝王世紀曰顓頊自窮桑

徙商丘括地志以商丘為宋州誤也寰宇記濮州顓頊遺墟

古曰帝丘亦曰商丘方輿紀要舊濮陽城東有商丘蓋

帝丘之謂丘亦曰商丘方輿紀要舊濮陽城東有商丘蓋

故墟故求食按沈說證之周禮祭人鬼帝丘相因衛處其

享祭也

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

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疏證詩毛傳歆饗也

杞鄫何事疏證周語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注杞鄫二國夏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疏證魯語臧孫辰告糴于齊云大懼殄周公大命之

命祀注賈唐二君云周公為大宰大為大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謂命祀二公也謂傳

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如此賈唐得之此傳命祀賈君注亦當謂成王周公之所命之祀也杜注諸侯受命各有宜祀當是用賈說

請改祀命疏證杜注改祀相之命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疏證杜

瑕文公子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疏證公羊捷曰接洪亮吉疏云

捷以莊二十二年即位至此與魯通杜注三同盟云者但杜數同盟之數其大會盟之數則八年盟于洮九年葵丘二同盟者皆據王臣臨盟則八年盟于洮九年葵丘二同盟者皆據王臣臨盟不尋杜意而規其謬非也疏未引規過之辭炫義無考似以魯鄭不止三盟為說即瑛云鄭文與魯十王臣臨盟孔疏謂據王臣臨盟然與魯同盟也傳同於鄭赴以名王臣臨盟者始言不亦計盟之多少杜於是經書諸侯之盟亦杜之謬今悉不取此經有規過聊一出之年表鄭文公四十五薨年薨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疏證杜注不地者就狄廬懷盟沈欽韓云

幕能虛空安置乎不地者史偶失之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疏證年表晉文公九年薨

傳三十二年春楚關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

通疏證

晉語注陽處父晉大夫陽子也杜用韋說江永

故陽城漢為陽邑縣山西太原府太谷縣東十五里有故陽處父至自溫成十一年云溫邑狐氏陽氏先處之則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

庚辰將殯於曲沃注鄭玄云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

曲沃君之宗也

喪祝疏說文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

用塗棺也釋文定本一作塗校勘記云按塗字是也殯

名殯則葬塗西階釋文云是沈欽韓云按定是葬下棺之

注作執斧以蒞匠師昭十二傳曰中而定則孔氏所見杜

下棺於地故殯為定棺非也喪祝及朝御臨乃奠注鄭

出絳樞有聲如牛〔疏證〕响聲五行志引此廣傳云樞棺向也如牛
 墓在絳州絳縣東二十里廟得鄭義矣元和志晉文公
 之云便朝廟謂殯以朝廟得鄭義矣元和志晉文公
 韓云禮殯於後鄭義者皆未達先禮疏申後鄭之詞其謂朝廟
 乃殯於先禮矣何者鄭志下乃禮疏申後鄭之詞其謂朝廟
 朝廟之禮義如有舊宮正用鄭說春秋時殯于也今取後鄭之說
 補先杜注曲沃據此則先鄭說殯于曲沃有宗廟亦
 故杜注曲沃據此則先鄭說殯于曲沃有宗廟亦
 當朝廟乃殯先鄭引之者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曲沃有宗廟亦
 三王禮于廟發寢不殯于廟難其禮也故云既將葬遷于
 子祖用軸旣不合廟當解傳耳不殯于廟難其禮也故云既將葬遷于
 也傳合葵乃朝沃是為去絳就殯于宮葵乃朝按春秋晉文公趙
 答曰殯於曲沃是為去絳就殯于宮葵乃朝按春秋晉文公趙
 卒問周桓叔之就也宗廟此左氏倍公三晉在曲沃者將
 晉承桓叔之後桓叔之本在曲沃而晉宗廟在曲沃者將
 殯于曲沃就也宗廟此左氏倍公三晉在曲沃者將
 沃君之宗也宗廟此左氏倍公三晉在曲沃者將
 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也宗廟此左氏倍公三晉在曲沃者將
 司農春秋傳曰將葬朝于祖廟發寢不殯于廟難其禮也故云既將葬遷于

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
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
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途請擊之不遂要諸阬故
秦師匹馬騎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不惟舊而聽虐謀
姑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也洪業劉
向雖習穀梁其解極有聲如牛亦必左氏舊說也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
捷焉疏證密謀故因極聲以正眾心曰軼杜注卜偃聞秦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疏證鄭杜洪亮吉云高士傳大夫杞子成
字近而誤文淇紫晉世家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
國於秦不云杞子鄭世家賣鄭者乃司城繒賀亦與此
傳異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疏證檀弓所舉于晉國管庫
令注管鑰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鍵也疏案月
取鍵今謂之鑰匙則鍵是管鑰之為別物而云管鍵者對
細別散乃大同故云管鑰業淮南記論訓高注管比鑰
也與鄭君月令注合杜注管鑰業也周鄭說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秦史記秦本紀曰正義外括地志蹇叔岐州人也洪亮蹇叔云皆作二秦本紀曰穆公問蹇叔百里奚以襲鄭蹇叔曰不可故與傳違呂覽悔過篇秦穆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注軍行三十里一舍呂覽亦稱蹇叔語百里過三十里襲兵不宜遠也

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而無所必有悖心疏證顧炎武云言師勞力竭而無所解云將害良善未當案杜注則所經之善悖心不合傳意顧謂所經欽韓云若出師已云遠主備之矣悖心似不屬他國言沈傳告患其漏洩勞師于不以所為之事則軍士必將怨潰謀駿聲云其所處也言若令我不知所往則師亦必知若不令我師知則勞其誰知之謂我師與蹇叔無不故下文云且行千里屬士卒並得之秦本紀約傳我文云徑數國也沈朱以悖者乎是有得利者且人不作問諜解沈謂鄭亦有自問諜非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疏證杜無注沈欽韓云出師千里必

小國不足貪則鄭亦自知敵意在我也元和志鳳翔府

公辭焉疏證秦本紀終公曰東至鄭州二百八十里府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疏證杜注孟明西

乞西乞術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疏證杜注孟明西

子曰申乞術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疏證杜注孟明西

也按公穀皆視與乙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疏證杜注孟明西

百不合詳子沈以杜注百里與蹇叔哭其子然則孟明視明

不為蹇叔子案傳稱蹇叔之疏譜云或以為西乞術白乙丙

是為蹇叔子案傳稱蹇叔之疏譜云或以為西乞術白乙丙

耳按疏引譜乙則為將帥不得云與言其說必妄記異聞

未采駁之非或說可證呂覽注杜蓋從其說疏文也秦

乙丙將兵杜注及或說所本也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

乙丙將兵杜注及或說所本也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疏證唐石

臧琳云按作孟兮為勝兮者語所稽也子者男子之美稱

蹇叔此語有傷痛之聲不必以美稱加諸其子也臧釋
孟以是為蹇叔子則哭非蹇叔之始云其子
與師哭而送之且稱子為孟明視今考三帥同出蹇叔
先哭孟子子不及西乞白乙或即為人次乃云蹇叔與
則西乞白乙或即為人次乃云蹇叔與師哭而送之
又改稱爾文法甚明至變文言蹇叔之子故哭有次第
之法正義譏之非也

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疏證壽三體石
壽杜無注疏云上壽百二十歲中壽八十歲下壽六十
吉云非也攷李善文選注呂覽安死篇黃帝曰中壽百
又莊子盜跖篇中壽八十歲此云中壽亦當在八十
淮南原道訓凡人中壽七十歲周語王曰爾老矣矣注
以十下六七十以昏惑也按洪說年傳雅然若八九十
人狀老之詞不云百年也小爾雅兩手持為拱晉載古
封孚傳孚曰行年墓木已拱唯求死所耳孚為拱晉載
墓木已拱則中壽是七十八十人明也宋書張茂度傳述
謝罪太祖曰臣若壽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則以墓木
拱為死別一說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

晉人禦師必於殽疏證釋文殽本又作作嶠有校勘記云李注

龐參傳云孟明視喪師於嶠則殽嶠異文呂覽後漢書

晉若過師必於殽注殽塞之池縣子墜

形訓是也阮殽語注殽晉地之今宏農呂淮南注合郡

欽吟宏農郡殽池有二嶠新安澗水出

國志宏農郡殽池有二嶠新安澗水出

殽有二陵焉疏證釋地大阜曰陵風俗通山澤篇殽在宏

陵有天生自然者今王公墳隴各稱殽之馬也本疏殽是

山名俗乎土峭石峭其阨道在兩殽之間大司徒辨其

山林澤邱陵墳所原隰之石者其有疏土高曰邱大阜曰陵

陵與邱高下異稱皆無石者其有疏石者亦曰邱陵故左氏

僖三十二年云殽有石者二陵南陵夏疏稱二阜之墓其北陵文

王之所避風雨是殽有石者二陵也彼疏稱二陵有石當亦舊

說水經河水注石峭山有二陵八里自東嶠至西嶠三

釜五里東嶠長阪數里峻峯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嶠全

是石坂二十里險絕不異東嶠明統志在永甯縣北六

十里則二陵為石山審矣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疏證南陵西嶠也洪亮吉云史記書紀年作帝昊沈約注昊亦作皋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疏證杜注南谷中谷深委曲雨

道由北魏武帝西討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通典文王避風雨處即東嶠山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時移道于嶺釜山南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道即復春秋時舊路也顧棟高云春秋時秦師伐晉之北陵即東嶠也杜注南谷則杜注當言北陵不合乃合傳紀南

必死是問予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

已晉人

及姜戎

敗秦師

于

此證公

丰無師

報

表晉襄

公
姑
元

年破秦

于般古

穆公

二
十
三

年之
龍之
鄭之

晉

拜我于穀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疏證年表齊昭公六年狄侵我

公伐邾取訾婁疏證公羊邾曰邾婁訾婁曰叢穀梁婁曰

作訾樓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疏證公羊邾曰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疏證案杜注卻缺稱人者晉諱以微者告沈欽韓云春秋亦稱人不必用

卻缺也稱人者晉諱以微者告沈欽韓云春秋亦稱人不必用

其貶自是史文缺也然敗狄何所用其諱春秋亦稱人不必用

注引京相璠云箕城在郡國志太原郡陽邑有箕城水經

一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大谷縣東北即陽邑縣故城也

此年秋伐晉白狄也秦入我河西河渡我箕而代晉箕地當

近河成十三年傳云秦入我河西河縣焚我箕而代晉箕地當

箕今山西隰州蒲縣本漢河東郡蒲子縣地東北有箕

城隨初移治此後改蒲縣唐移今治而箕城在縣東北

晉人敗狄于箕當在此若太谷之箕去白狄遠別是一

地按江說是也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注賈氏云月者為公薨不憂隕霜李梅

實也釋疏證杜注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一日經

二事嚴蔚云杜注云四事皆當共繫言也且賈氏注本杜

事繫月此亂注記說惑後世試一十月也且賈氏注本杜

未知見公況如杜于此注云乙巳連續一月也且賈氏注本杜

月誤或公如齊觀社下即書公自齊至自齊連續一月也且賈氏注本杜

夏公如齊觀社下即書公自齊至自齊連續一月也且賈氏注本杜

亦未可知若離經解說景伯斷無此誤案嚴氏所引杜

說乃釋例之詞李貽德云案此十二公之薨經無不繫月

以至自及災異或併書之隕霜不此十二公之薨經無不繫月

無是憂者不則因是而繫月按李說為也賈意隕霜李梅

實於例當繫於冬其日惟以二事公薨為重故退隕霜李

梅實於後也故杜謂賈義以二事公薨為重故退隕霜李

四事之中嚴氏未達賈義以二事公薨為重故退隕霜李

隕霜不殺草注劉歆以為草妖也五行疏證五行志引此

月則劉歆本正同亦可證杜十一志疏證經繫于十二

不言徵驗韓子內儲魯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之記曰

冬十二月賈霜不殺而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

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

犯干之而況于人君乎此當是左氏古義公穀之義皆

主臣干政與左氏異也顧炎武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

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也解

李梅實注劉歆以為屬草妖五行疏證劉歆未言徵驗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

百乘疏證江永云門名乾祭見昭二十四年周語注周

下也胄兜鍪也免脫也胄而中敬天王也杜注畧同

韋說惟云兵車非大將御者而在中按檀弓注兵車參乘

射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韋蓋本鄭說彼疏云若非

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御左故曲禮乘君之左乘車不敢曠左

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車右之間君在左也案宣十二

年左傳樂伯云左射以蔽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

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元帥則在中央，鼓下禮疏言兵車左右，可證此。傳義曰：禮注問呂覽悔過篇，秦師行過周王孫，矛中門而窺之，曰：過天子之城，宜索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約服四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下力則多矣。然不載而車右之無疵，注四建者，兵車四乘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無疵，注四建者，兵車四乘也。不下車爲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畢，說云：君不載，以下字多訛，竊疑右之超乘者，五下爲句，高氏誤分之中，時秦伯不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御居中，御主車，不可下今左片當軾左右既下，後超乘上與左氏傳微異，注巨踊之巨，當從左右傳距，躍曲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左傳所載，左右免胄而呂覽左不車，即跳躍，以車示其有勇，按畢說，是也。呂覽左不語注亦云：乃采異說，非本左氏巨踊與距，踊字或通矣。周右超乘，乃采異說，非本左氏巨踊與距，踊字或通矣。周過周無禮，王孫滿跳躍而車晉世家襄公元年春，秦師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注：服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橐甲束兵，而但免胄。疏證：勇或用服說，又云：超乘示

輕而驕注輕謂超乘也服注秦甲東兵與呂覽同疏亦引呂覽謂古有此禮或出司馬法疏說是也形弓傳秦韜本按服注說兵制間引司馬法疏說是也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疏證沈欽韓云脫當為倪淮南本經

子內篇其動作倪順而不逆魏志王粲傳體倪簡易也晏松之曰通倪者簡易也脫乃倪之借史記禮書凡禮始

乎脫荀子禮論又訛為稅按沈說非也史記禮書凡禮始

父母稅諸喪者昆弟與父稅稅已則否注稅讀如無禮則稅

之稅孫滿曰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今讀從之也

年王孫滿曰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今讀從之也

傳作無禮則稅彼疏引傳則誤從今本脫矣

意謂與禮不相傳著耳周語注險謂敵地

陣杜注脫易也亦用韋說語注脫簡脫也謂不敦旅整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疏證周語注險謂敵地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疏證太宰六曰商賈注行曰商處曰賈傳謂將市於周

云乘四韋先韋乃入牛沈欽韓云乘猶聘禮之乘皮

也杜未釋犒字牛人軍事共其犒牛注鄭司農云犒師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

之牛疏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也左傳以
乘韋先牛證牛也二槁師雖非己之軍師亦是以槁師之
引之以為食先鄭說傳之槁牛道遇秦師同於服淮南子
饋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同於服淮南子
鄭賈之命槁以十二牛服及先鄭說皆當其枯槁也與
伯同傳之槁字又謂廣雅之槁從此傳生義則非秦本
無犒字是也又謂廣雅之槁從此傳生義則非秦本
兵至滑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
死虜因獻其牛鄭世家繆公九年春晉繆公使三將將
兵欲襲鄭元至滑鄭世繆公九年春晉繆公使三將將
鄭繆公九年秦襲我弦高詐之詐以十二牛勞軍年表

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疏證方
腆厚也釋口淹久也杜注積芻米菜薪按掌客作米禾
芻薪則杜注或有誤秦本紀弦高曰聞大國將誅鄭
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

且使遽告於鄭疏證釋言遽傳也杜注遽傳車沈欽韓云

郵驛也續輿服志驛馬三十里置驛過篇遠使
馳歸告淮南人問訓作蹇他注云弦高之黨

鄭穆公使視客館疏證二十年傳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

則束載厲兵秣馬矣疏證陳載謂縛物於車也呂覽音律

釋文穀馬也

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注服云腥曰餼聘禮舊注餼死牢牽生牢掌客疏證杜

資斧糧也沈欽韓云脯資當為斧資旅九四旅于處得其

其舍者也故以此資財也王弼曰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

也按沈說是也聘禮餼之其禮下言餼牽凡賜人以牲生曰

餼春秋傳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爲

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餼為腥是服釋乃不達此傳之餼

以爲生牲與此傳注異也杜注腥生曰餼乃不達此傳之餼

義而妄易之知者聘義致饗餼疏聘禮注牲殺曰饗生服

矣服虔云死禮既者為生而左傳僖三十三年云餼牽竭

死故孰故以餼為腥也玩彼疏說相

對以牲牢改為生養又為熟故以餼為腥也

服注腥曰餼別作死曰餼其下句當云生曰牽疏引

為吾子之將行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疏證車東有甫箋鄭有

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數水經注濟水又東逕原武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又云圃田澤西限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里許里漢志舉中牟亦就緒水多處言圃田當橫跨數縣之一地名原圃在鄭中牟縣今屬開封府之元和志圖澤五里南北二里十六里中牟縣今屬開封府則圃田即原圃也具圃地志多未明所在杜注原圃具圃皆圃名本疏遠謂以地為圃校勘記謂具圃具圃十

文不具漢廣釋文牲腥曰饒服注文異而意同其口口年傳服又訓饒又饒為生牲改不達服乃對烹熟言之與鄭君聘禮注生曰饒又饒本疏云饒是未殺則饒牽無別矣聘禮之禮注生曰饒又饒本疏云饒是未殺則饒牽無別矣聘禮之牽為牛羊豕本疏云饒是未殺則饒牽無別矣聘禮之饒如鄭君說則謂此傳是未殺則饒牽無別矣聘禮之對文訓隨文變杜氏所不知也饒牽故禮疏謂牲牽注鄭司農云牽牲牢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饒牽竭矣疏僖三十三年傳注饒死牢牽也故春秋傳曰饒牽竭矣疏僖此傳則彼疏所引注或即先鄭此傳注也宰夫掌其牢可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注鄭司農云牽牲牢可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注鄭司農云牽牲牢可牽行者

時本已初刻作具園承初學記諸書並作國然玩杜注則晉
之陽鄭之國田注陽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園田
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園也高誘
說原圃所在與漢志元和縣志合洪亮吉云爾雅十數秦
有陽陰郭璞注為沂山雍州山北有蒲谷卿弦中谷以地
在西古丈以焦護即秦之楊與高荊後異名耳池陽縣
形按之是周之鄭屬扶風故郭注與高荊後異名耳池陽縣
漢屬馮翊周之晉鄭屬扶風故郭注與高荊後異名耳池陽縣
有蒲紆孰音並同按洪說是在華陰西華陰有蒲亦即此陽
作陽華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華陰有蒲亦即此陽
欽韓亦謂具園陽為誤按池陽為一澤而主在鳳翔之說謂
高誘注池陽為誤按池陽為一澤而主在鳳翔之說謂
里傳以原圃例具園則具陽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二
距二百餘里鳳翔其原涇陽其委耳在謂在華陰則非
方輿紀要

吾子取其康鹿以間敝邑若何疏證鹿杜注使秦戌自取康
邑若何

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可圍之不繼吾其還

也滅滑而還疏證秦本紀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

邑也淮南記疏證已覺之往無及矣已滅滑滑晉之邊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以敏疏證

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檀君使下大夫行反若使卿朝

服舍門外勞又云賓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受

卿蓋舉聘禮之始終言大夫親贈齊卿則幣勞士贈送至于境

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

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晉原軫曰疏證洪亮吉云僖二十八年傳及此傳皆別云

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是矣至先且居則稱霍伯當亦

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永安縣有霍大山水經注山側

城有霍城是也然韋昭國語注又云霍先且居先軫之蒲城

城伯也後受霍為霍伯則先且居先軫之蒲城蒲城

即重耳所居在漢河東蒲子縣大夫皆以采地
為氏除趙魏韓之外如呂卻荀欒胥夙狐輔範祁邢
屏按楊鄔賈杜陽臼隨苗溫冀知闔瑕疇銅鞮邯鄲等
並是

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疏證淮南
非晉世家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
杜訓奉為與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疏證

沈欽韓云說苑敬慎篇羞小耻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
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蓋指此事

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疏證杜注言以

秦施顧炎武云死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語見襄二鞅之言死吾父

也王引之云此欒祁語非范鞅語見襄二鞅之言死吾父

云其為死君乎猶言不為死君乎秦書曰穆為不弔我顧

以死君則顧之說未盡然也王念孫云顧說穆為不弔我顧

死君則顧之說未盡然也王念孫云顧說穆為不弔我顧

晉語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呂氏春秋悔過篇先軫也

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也而與弱其孤也并與

此不得以字同義若成十三年茂我死君也則與此死字異義

正謂不死其君如惠說義室矣晉世家未報先君施於

秦擊之不可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疏證顧炎

滑者晉之同姓晉世家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吾乎疏

證晉書秦王欲傳張昌作亂於江夏孫訓謂敵曰古

獲繆甘密欲圖之冠之諸將思歸甯曰此一傳無也晉世家

遂發命遠興姜戎子墨衰經注賈逵云墨變凶集解外疏

證子謂襄公也喪服斬衰裳傳衰三記曰凡衰外疏

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以二寸袂尺二寸博四寸

曰直經大桶去五五分以幅為帶杜云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即用賈墨變凶之說淮南說山訓注晉襄公與姜戎子

墨衰敗秦師于殽言其變凶服也與賈注合梁履繩云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

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以歸疏證晉世家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紀晉發兵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虜秦三將以歸

遂墨以英文公注服虔曰非禮也集解世家疏證李貽德云

弓弁經葛而葵與神交之道也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以葛為環經既虞卒哭

晉於是始墨疏證杜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顧炎

遂以墨為常則失禮甚矣沈欽韓云晉於是始墨者謂自後喪葵遇有兵戎盟會之事遂援此墨於是始墨者謂居常不用衰麻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故曰君使之非也臣業沈說也晉昭失禮尚不至如服事故曰君使之非也衰經之中可證晉未變墨線彼固非三年喪也梁履繩謂衰色雖變衰制未改非

文嬴請三帥杜注晉文公初適秦秦繆公所妻夫人
注三率白乙孟明西乞此當亦用舊注帥率異文

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

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疏證秦本紀

人秦女也為三因將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

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

將晉世家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

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疏證杜注

卒也馬宗樾云突火從穴中暫出也是暫有倉卒疾奔

之義言婦人倉卒而令以其突出以免難也元凱訓暫

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疏證爾雅墮毀也北周書陸

李廣嗣李武傳攻却郡縣騰率麾下掩襲破州之執廣嗣

騰曰但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若不
殺廣嗣可謂義軍實而長寇讎事之不可者也騰引
傳可證軍實之義軍實猶軍政墮墜異文晉世家先軫
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朱駿聲云棠唾讀為音說天音相與語
不顧而唾疏證唾而杜無注朱駿聲云棠唾讀為音說天音相與語
史魏毗陵王順傳道武好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
說之王坐莫不祗肅唯順獨坐寢不顧而唾帝怒廢之
北史言毗陵坐寢則唾乃不應之義

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疏證晉世家軫乃
已在船中史公以為先軫追三帥與傳異

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擊鼓注賈云殺而以血塗

鼓謂之擊鼓疏于疏證晉世家秦將頓首謝廣雅累狗

其名者成則擊之以鞞咏注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鄭

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

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秦

伯素服

郊次

疏證

杜注

不釋

素服

沈欽

韓云

司服

若師不

大

功則厭而奉

此主車

鄭司農

云厭

謂厭

冠也

文喪

服也

軍敗

則

不

以喪禮即引

此傳案

鄭司

農云

厭

謂厭

冠也

文喪

服也

軍敗

則

元謂厭伏冠

也疏按

下曲禮

云厭

冠也

文喪

服也

軍敗

則

不

大

當總小功之冠

以義言

之曲禮

云厭

冠也

文喪

服也

軍敗

則

不

大

吉冠武于武

上向內

縫之

喪冠

於武

有厭

以公

門喪

冠反

次

反

冠在武後故

得厭伏

之縫

之喪

冠於

武有

厭以

公門

喪冠

反

次

末聞若然先

鄭引素

服者

據在

國向

外哭

此則

從外

向亦

亦

亦

猶伏也喪

冠則先

鄭注

此鄭

傳素

服者

當已

謂厭

冠也

曲禮

注厭

冠也厭

檀弓

注但

云喪

冠與

大司

馬先

鄭說

同疏

謂亦

亦

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

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疏證替注文

引作廢不替杜無注沈欽韓云不置孟明出師之役為

書謂之曰昔荀林父敗績于邲晉使其位孟明視喪師于穀秦伯不替其官如融引傳則不替謂不去孟明之官孤之過也句乃見引罪自責意沈說非融書傳曰告過也秦本紀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後蹇叔言以辱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無怠後三人官秩如故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 陘之役疏證戰二十三年公及邾師

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於箕

卻狄獲白狄子疏證昭十二年穀梁鮮虞姬姓白狄也漢

園水之間號曰赤狄書晉師古園水即今銀州銀水
是也書本注西河郡有白部胡師減赤狄潞氏卻缺獲白
狄子者杜注西河郡有白部胡師減赤狄潞氏卻缺獲白
此漢末白波賊之遺波部聲轉耳史記灌嬰傳沈欽韓云
題將一白服虔曰胡名也符秦亦謂鮮卑為白虜今番
苗亦有以白黑名者沈但解杜注白部未言白狄今所
在江永云今按北狄河西之解杜注白部未言白狄今所
云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則其地南至陝西延安府地也傳

白狄君同州是與秦同在雍州也按江說是也小顏
謂園水在銀州銀州今綏德州米延川西北境米與
延安府相距三百餘里今之安

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

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初凶季使過冀疏證汾水經冀亭南卻缺耨處晉語注白

汾水注京相璠云今河東皮氏縣東十五里有古之冀國所
其地也與紀要今蒲州河津縣東十五里有如賓卿即

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疏證晉語注冀缺卻蒍子也易釋文

定廣雅定謂之耨呂覽耨柄尺其耨六寸注器所劇謂之
六寸所以入苗間也釋詁饁饋也本疏引炎云饁野

敬相待如賓疏證杜無注晉語注夫婦相敬如賓也隋書

將反命為啟于陳主敬奉宏慈徽以敬奉為輕卻其
啟而不奏澹主儀曰宗廟上天君父咸用一敬五經未

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意何所據微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于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注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婦亦云相敬既于子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如徽說則此傳之敬與它敬字義別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

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疏證論語顏淵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古有此言曰季孔子皆引之論語使民此傳言承事亦稱述之異集解引孔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用此傳義為說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疏證晉語注文公元年冀芮畏逼與故也呂卻謀弑公焚公宮秦伯殺之

對曰舜之罪也殛疏證其舉也興禹疏證乃洪範則殛死禹此傳堯典馬融注蘇臣名禹父殛誅也襄二十一年傳蘇殛而禹興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疏證敬管仲謚晉語齊桓親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反也疏證今

誥無此文疏云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

誥之全文也惠棟云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

誥之全文也惠棟云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

誥之全文也惠棟云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

誥之全文也惠棟云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

誥之全文也惠棟云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

誥之全文也惠棟云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

誥之全文也惠棟云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

誥之全文也惠棟云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

誥之全文也惠棟云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疏證國風首章

者蔓菁與菹之類釋草須葑也菲茹也下體根莖也箋此二菜
蕪菁也本疏引爾雅孫炎注云菲菹類也陸璣義疏云

荇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也菲似菑莖麓葉厚而長有
毛三月中烝煮為茹滑美又可以為羹幽州人謂之芴
則毛鄭義同也陳奐詩疏引此傳釋云取節猶節取繁
露竹林篇取其一美不盡其失亦引此傳坊記注言人
之交當取一善義竝同左傳毛意亦然也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疏證晉語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
公能繼父志用冀缺也

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疏證晉語注先且
蒲城伯也杜用韋說沈欽韓云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
命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疏證晉
注引傳曰襄公以父命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父命
乃異文或是用左氏舊說如父命義是先茅之賞襄公
以文公之命臨之杜注先茅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疏證沈欽韓云王制大國
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此云一命為卿者蓋以士秩試
守也漢志太守二千石亦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任之者

亦未有軍行疏證杜注雖登卿位未自軍列沈欽韓云以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反薨于小寢即安也注舊注小寢夫人寢也禮男子不絕

于婦人之手今僖公薨于小寢譏其近女室既夕疏證

杜注小寢夫人寢也譏公猶所安不終于路寢與舊注詞異下僖公作主賈注生則致哀姜終則小寢以慢典常則舊注疑即賈君注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口口文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于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

遂伐鄭將納公子瑕疏證瑕奔楚見三十一年傳

門于桔枿之門

瑕覆于周氏之汪疏證通俗文亭水曰汪杜注車傾覆池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疏證崔中傳不言車覆杜說非猶獲也

屯殺瑕杜蓋探下文葬鄆城為說

文夫人歛而葬之鄆城之下注服云鄆城故鄆國之墟詩

譜疏證杜注鄭文公夫人也詩釋文檜譜本又作鄆是子

豫州外方之國後為鄭武所并焉檜譜本又作鄆是子

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之南居於鄆消之間姪姓僖三貢

故鄆國之墟杜預云鄆國在榮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榮

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鄆都故別有鄆城也案彼疏蓋

以杜注鄆在密縣為是謂都故別有鄆城也案彼疏蓋

志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可知古有新鄭城

之說也服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可知古有新鄭城

在密縣東北五十里接新鄭界密今屬河南府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

與晉師夾泝而軍疏證地理志南陽郡魯陽堯山澠水所

時又音雉澠泝同音即泝水也入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

定陵縣故城北水經注俱作澠水左常山與漢志同沈欽韓

云泝漢志及水經注俱作澠水左常山與漢志同沈欽韓

彼泝音脂一統志澠水源出汝州魯山中縣東西吳大嶺東

流逕寶縣入汝水顧棟高云定陵在縣北又東南陽府舞陽縣

界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
欲戰則吾退舍遲速唯命不然紆我〔疏證〕杜注欲辟楚
後戰口口傳紆緩也

老師費財亦無益也

乃駕以待子上欲涉

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
之乃退舍

陽子宣言曰〔疏證〕釋口宣偏也

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

王殺子上

葬僖公緩作主「疏證」杜注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

以上為句非也僖公以十月二月薨傳云緩劉十一

不得云緩洪亮吉云釋下釋例所引賈氏說則緩字亦

當連下經讀又謂是案劉洪說下釋例所引賈氏說則緩字亦

杜據彼經又謂是案劉洪說下釋例所引賈氏說則緩字亦

以此年空說葬事而其上無經下文杜以傳譏緩葬故

無傳故謂此年之傳當在彼經之文杜以傳譏緩葬故

欲繫此傳於簡編然僖二年葬僖公至二年二月之主之

於經如此杜說此簡編倒錯則僖二年葬僖公至二年二月之主之

矣顧炎武云此傳為文元年四月葬僖公至二年二月之主之

義本云此禮劉炫云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木主是

作主太緩也傳多附記之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木主是

作主太緩也傳多附記之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木主是

言刑衛皆非也其年之杜預言此閏公末年在明年成風事又

非也論當在二年二月之事下而彼自傳文知此自是附記

非錯誤讀本之駁見杜說與下賈注則緩字亦屬下讀公

篇義合其引炫說見杜說與下賈注則緩字亦屬下讀公

非禮也注賈氏以為僖公始不順祀生則致哀姜終則小

寢以慢典常故其子文公緣事生邪志作主陵遲于是

文公復有夫人歸嗣子懼咎傳故上係此文于僖公篇

凡

釋「疏證」杜注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通議之僖公及作主
例「杜之句明是兩事杜云通議則作主何議之有未得傳
義杜之句明是兩事杜云通議則作主何議之有未得傳
貽德云案不順既與賈異公釋例引賈說片之不順祀者八年
經書禘于太廟用祀自致夫人公傳稱非禮是不順祀者八年
姜之事是年經公薨于小寢傳稱謂即安故識其終則致哀
寢也易繫辭年經公薨于小寢傳稱謂即安故識其終則致哀
典常者慢其常度也文公緣僖公之事而生邪志作主
緩至三年故曰陵遲荀子宥坐云陵遲故也注陵遲言
邱陵之勢漸慢也夫歸人歸嗣子罹咎謂文公夫人出姜
大歸于齊及子赤子惡為東門遠所殺作主事當繫文
而繫于僖公之終篇明僖有以啟之也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注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
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曰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
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
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
曲禮疏「疏證」曾人疏引異義左氏說作君薨祔而作主
引異義「疏證」蓋約傳文其卒哭字當有也杜注既葬反
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三止沈欽韓云士喪禮下篇卒哭
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哭三止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

至則哭至此際止也朝之哭而巳祔卒哭之明日祭名
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之序已遇若復終日泣血恐其不勝
喪也杜預既創免喪之序論孔穎達附會之為士庶人諸
侯於此除喪鄭君說卒哭則祔是周公與傳合惟傳不言虞
按沈說則是也鄭祭注用之哭天後傳不次第與傳合惟傳
如鄭說則虞祭注用之哭天後傳不次第與傳合惟傳不言虞
廟立之主曰帝是左傳僖五年三月而葬七年之凡君卒哭而祔
而葬九月主而卒哭諸侯三月而葬七年之凡君卒哭而祔
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七年之凡君卒哭而祔
是葬竟虞數畢後祭名也孝子親始死而卒哭晝夜無時
葬後虞竟數畢後祭名也孝子親始死而卒哭晝夜無時
故謂其祭為卒哭事故卒明其無時之主祔于廟隨其昭穆
從祖父食其釋卒哭亦據士喪禮注也義也檀弓云重
虞用桑主因虞立主與左氏說異彼疏又云檀弓云重
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與左氏說異彼疏又云檀弓云重
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
葬日中則作虞至若鄭君以二傳之主去虞實近其義則同
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其義則同
係之于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其義則同
祔而左氏說云祔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知左據
謹案左氏說與祔相近故禮記同鄭君不致明同許義檀弓疏亦
云虞與祔相近故禮記同鄭君不致明同許義檀弓疏亦

傳云云祔而作用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下引
異義云許慎傳案左氏說主之疏與禮同鄭氏視曲禮所引為
又云義非是虞祭之韓云即孔穎達欲調停兩家之說然公
氏與左氏義同沈欽之韓云日虞是日也虞以立尸有奠卒哭
公羊義非也檀弓云祭易喪祭又云虞也虞而虞易卒哭曰
成事是日也畢而鬼祭易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禮至卒
哭而諱生事畢而鬼祭易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禮至卒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祭易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禮至卒
祀方成故曰鬼神祭之則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禮至卒
主何得云虞而作主乎按沈氏駁公羊之說而作主哭通不用
核古即左氏說既而作主乎然卒哭後祔死於公羊之說而作
祔非即虞而作主乎然卒哭後祔死於公羊之說而作主哭通不
以虞易莫為一作主乎然卒哭後祔死於公羊之說而作主哭通不
後即傳之卒哭而祔也沈說非古又左氏說次葬於虞之
與檀弓曰虞合謂凡虞者以柔日左氏說次葬於虞之
虞始再虞用柔日三虞者以柔日左氏說次葬於虞之
虞誤用柔日第九虞則當用柔日凡虞者以柔日左氏說次葬於
稱天子以下虞數日陳壽祺異義疏證云雜記五士三虞
大夫五諸侯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
公羊說九虞侯以下虞數日陳壽祺異義疏證云雜記五士三虞
用桑主期年虞侯以下虞數日陳壽祺異義疏證云雜記五士三
之主也練主栗虞主者晉語設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韋

注說桑主栗主義亦用古左氏說其云虞而作主猶言
卒哭而作主謂桑主栗主詳左氏說桑主之義
此沈欽韓謂桑主栗主之義
主非其引檀弓殷練而祔而周禮謂祔時不
當有異故禮云凡君之喪大主也無主則
君言之又曲禮云凡君之喪大主也無主則
凡君之喪大主也無主則
南齊竟禮志引殯宮大夫鄭注祭法亦云大
表禮奉新禮志引殯宮大夫鄭注祭法亦云大
主於寢與服卒哭後主於寢與服卒哭後主於
寢者曲禮與服卒哭後主於寢與服卒哭後主
栗主入廟乃以桑主祖廟既畢反左之埋
作主至祔奉以祖廟既畢反左之埋
謂桑主至祔奉以祖廟既畢反左之埋
異義戴記及於公羊說虞主主禮無可考
于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主禮無可考
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虞主與神相隨之
于廟則重與柩相隨之禮虞主與神相隨之
作廟則重與柩相隨之禮虞主與神相隨之
左虞乃鄭君推之士喪禮埋重得之道左云則埋桑祭主訖於廟門就

特祀於主注服虔云特祀於主謂在寢禮士虞疏證聖人疏

說作特祀主於寢蓋增文以釋傳義明主在禮注凡特祀主於寢蓋增文以釋傳義明主在

曾子問云天已復於諸侯既祫祭主各返其廟練而後遷廟疏

已祀于寢如祫祭訖主祫祭相與練祭之為證也禮注凡特祀主於寢蓋增文以釋傳義明主在

特祀于主謂在寢禮注凡特祀主於寢蓋增文以釋傳義明主在

近於寢其大祥與禫祭自然祫祭相與練祭之為證也禮注凡特祀主於寢蓋增文以釋傳義明主在

則服已此特祀即禫祭也杜注以新死者之禮疏釋義主

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祖

廟禮成不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祖

承注服云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

行祭皆于廟焉禮士虞疏左氏說畢三時之祭基年然後烝

嘗禘于廟禮士虞疏左氏說畢三時之祭基年然後烝

嘗禘于廟禮士虞疏左氏說畢三時之祭基年然後烝

嘗禘于廟禮士虞疏左氏說畢三時之祭基年然後烝

嘗禘于廟禮士虞疏左氏說畢三時之祭基年然後烝

嘗禘于廟禮士虞疏左氏說畢三時之祭基年然後烝

嘗禘于廟禮士虞疏左氏說畢三時之祭基年然後烝

嘗禘于廟禮士虞疏左氏說畢三時之祭基年然後烝

嘗禘于廟禮士虞疏左氏說畢三時之祭基年然後烝

嘗禘于廟禮士虞疏左氏說畢三時之祭基年然後烝

曾子問惟嘗禘宗廟服則祭然則三年士之喪所以異者總
不祭所祭于死者無通典喪祭議云喪
不修時享可知矣通典廟廢一祭時之祭賀帝咸甯五年十
一月宏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祭時之祭賀帝咸甯五年十
者不祭祭故吉事也死也其義不祭則祭也欽韓人亦祖禘之
以稱其哀戚也故云於死也者無服又祭何助也欽韓人亦祖
也祭其祖禘也孔子曰死也者無服又祭何助也欽韓人亦祖
曰弁冕之變除然哀毀也猶不祭又祭何助也欽韓人亦祖
被弁冕之變除然哀毀也猶不祭又祭何助也欽韓人亦祖
必為祖禘措服忘新哀毀也猶不祭又祭何助也欽韓人亦祖
于莊公傳譏其也新哀毀也猶不祭又祭何助也欽韓人亦祖
于天下之通義其辭也新哀毀也猶不祭又祭何助也欽韓人亦祖
天寢則宗廟四時常祀所共知獨杜預未畢也故未終而二年不祭
皆同於吉夫宗廟常祀所共知獨杜預未畢也故未終而二年不祭
達而之故其疏王制非吉祭也杜預未畢也故未終而二年不祭
制之預言乎將云禮記聖人所制喪祭三年不創此反常之說孔穎
一之末失而獨奉杜聖人為儒所不正與春秋同是豈獨王引
左氏之國君卒哭除之說然杜預謾然曰杜氏因者
乖違預乃左氏之罪人卒哭除之說然杜預謾然曰杜氏因者
其庶幾也觀服虔之解則深得其意而左氏之祇自見
未可廢也宣貴妃有衰申服心喪三年也宋書禮志有妃祔廟應
安王宣貴妃有衰申服心喪三年也宋書禮志有妃祔廟應

在何時太學博士虞議春秋傳云祔廟而作主
 廟當為吉祭之名大祥禫益古得入廟應主
 也左丞徐爰議以禮損終入廟今異儀雖云卒
 祔而作主祔左丞徐爰議以禮損終入廟今異
 祔而作主祔左丞徐爰議以禮損終入廟今異
 奠爵之作主時議大體與爰檀弓疏云其遷廟
 以三年喪畢行祭之說也檀弓疏云其遷廟
 服三年喪畢行祭之說也檀弓疏云其遷廟
 帝則不禘而遷廟以三年喪畢行祭之說也
 時則不禘而遷廟以三年喪畢行祭之說也
 而遷廟以三年喪畢行祭之說也檀弓疏云其
 宋書禮志所稱義疏然其言杜服祭義最明以
 之用說與賈服義殊也其言杜服祭義最明以
 從自始死以來禘祭今謂練祭及遷廟人廟用
 為此祭故云始禘祭今謂練祭及遷廟人廟用
 故云始禘祭今謂練祭及遷廟人廟用
 作主禘廟有鄭知義遷廟也以為三年喪畢明
 塗可也爾時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前左氏說
 而作主特祀主于寢畢三時祭之祭明用此禮
 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義與前穀
 梁傳合賈服以疏引左氏說為異義文則祭禮
 違非鄭義也據彼疏引左氏說為異義文則祭
 禘亦左氏舊說鄭君用引左氏說為異義文則
 穀梁文二傳以證練而遷廟沈欽韓云推左傳特

于主之義則祔祭之後三年喪未畢蓋在正寢而鄭注
虞禮練而後遷廟崔靈思此以義入禮義宗孔賈並
援穀梁為記然終而傳連此雖為練主作廟三月
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此雖為練主作廟三月
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者此壞廟終入
為而練而作主此壞廟終入廟也或廟以
文雖順舊說亦援然不疏謂此則練時未返遷主
廟李貽德傳曰壞梁梁不疏謂此則練時未返遷主
梁文李貽德傳曰壞梁梁不疏謂此則練時未返遷主
後沈李言之穀梁皆主壞梁梁不疏謂此則練時未返遷主
舊說非僅穀梁之持賈服遷廟則練時未返遷主
祭如其舊例引襄五年冬十說杜注義不廟則練時未返遷主
之曲沃乃違禮襄五年冬十說杜注義不廟則練時未返遷主
於曲沃乃違禮襄五年冬十說杜注義不廟則練時未返遷主
年明帝崩博禮周洽議何可據為晉侯周卒其說先儒無
尚能報據賈服義尚書令王檢閭晉之樂朝諱閭議則云祠
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禮備行婚禘蒐樂之朝諱閭議則云祠
舉重禘而輕烝卒哭而已非禮經所載而天子後
崩各國君薨則烝卒哭而已非禮經所載而天子後
主各反其廟則烝卒哭而已非禮經所載而天子後
于廟卒哭成廟則烝卒哭而已非禮經所載而天子後
吉也三年喪成廟則烝卒哭而已非禮經所載而天子後
杜說其主反廟畢無闕烝主以禘之新主也杜所引先儒說即

文公魯世家文公名興傳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無傳注劉歆以為正月朔燕越分五行

疏證公羊亥下有朔杜注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五行志引經亦無朔字楚元王傳注引有朔字蓋穀梁

經也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

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萬一千

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置

上積日以法乘之以十九來小餘十七并之滿一周天

除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

積度三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

七度貴曾曰案是年積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以二

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去之餘一百二十四置加

者一得一一百四十七盈百三十五又去之餘十二置加

數一命起十一月算外得周二月有食歆以為正月當

再考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證五行志注師古曰叔氏服字與

於周禮為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知叔氏服字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賜公命注賈逵以為諸侯踰年即位天子

賜以命珪合瑞為信也通典八十引疏證賜監本作錫

經及宋本錫作賜釋文同云木或作錫觀禮云天子賜

合注今文賜作錫如忠說則左氏古文作錫志注師古

正公羊傳錫者何賜也賜命者經文以左氏五作錫志注師古

曰毛伯周之卿士也賜命者經文以左氏五作錫志注師古

賈說杜注天子賜以命圭知杜氏所命圭為瑞信也即用

命矣疏大宗伯侯執信圭冬官玉人所見經文亦作賜公

命圭魯是侯爵常賜之信圭冬官玉人所見經文亦作賜公

公新立王賜之命此亦新立是也又云僖十年晉惠

箋此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服士為軍將來過爵命

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

國賜之矣文元年天子使毛伯來賜公命則天子遣使就

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者天子命之非禮也亦無

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錫命者天子命之非禮也亦無

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而賜之魯成公八年既葬乃

之齊靈公天子將昏于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既葬乃

賜之是賜命時命無定于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既葬乃

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而謂踰年即位賜是

命即據賈說本疏引晉志賜命為此杜無其義蓋少回

晉侯伐衛疏證

年表晉襄公二

叔孫得臣如京師疏證

禮疏引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穆叔豹杜注得臣叔牙之孫用世本說

衛人伐晉疏證

年表衛成公九年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疏證

杜注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

直隸大名府開州北七里古戚城沈欽韓云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里按清豐屬直隸大名府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顯疏證

楚元王傳注引

顯曰鬯李富孫云繁露滅國引同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冢古今人表竝作悼顯鬯同部悼亦楚之轉宣四年傳例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

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疏證杜注穀文伯難惠叔食

子葬子身也

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疏證杜注豐下蓋西方按此明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疏證杜注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

者所譏杜謂上年當置閏不析言當在何月貴曾曰案

僖公三十二年閏餘六無閏杜說非也案律歷志文公

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

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是少回說謂置閏

當在此年魯歷失其月據律歷志是年閏餘十三以十

二乘之得百五十六加七者十一盈章中二百二十八

而餘五置加數十一從冬至算外正小雪閏應在十一

月後是年當閏十一月故志云閏當在十一月後也甄

鸞五經算術文公元年歲在乙未閏當在十一月後而

失在三月法臣高鳳謹案意其閏宜云從周歷上元而

丁巳至魯文公元年歲在乙未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

七百九十八算歲中十二閏餘七其年有閏以不若

有閏復在何月下文曰其年有閏在乙未積二百七十

上元丁巳至魯文公元年歲在乙未積二百七十五萬

九千七百九十八算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之得六
百五十一之取不盡九百九十八以章月二百三
之得二十三萬四千三百五十三以章歲十九除之得
萬二千三百四十三為積月不盡十三知文公元年有閏也
餘十二已上其歲有閏今有十三減之不盡六以歲中十二乘
置章歲十九以閏餘十三減之不盡六以歲中十二乘
之得七十二以章閏七除之得十命從正月起算外閏
十月下而盡閏三月非也詳甄季氏推此年之閏視律
厯志先一月蓋據周厯故與漢志三統術異也顧炎武
云古人以閏為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
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
月必告朔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
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
并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故為非禮
之終可知也今魯改厯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漢書
律厯志魯厯不正以周餘一之歲為節是也顧氏不
詳推閏法其言閏必歲終非

始以為術之端首也舉中於中謂分一暮為十二月舉
中氣以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也歸餘於終謂有餘
日則歸於終積而成閏也韋願說詳若互明疑皆此傳
圖說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疏證天官書愆作僊玉篇僊俗字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疏證本疏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

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未方指所建之辰故本月之正
在中氣則斗柄常不失所指之次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疏證律歷志悖作諄李富孫云說文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疏證杜注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

讀本云此五月葬常禮也閏月不計杜預并閏月計之

為六月又以僖公卒十二月無乙巳當是十一月十二

日至此為七月葬因讀緩作主為葬僖公緩今檢傳云

緩作主不言葬緩則閏月本不計其十二月乙巳日與

寫誤非月轉寫誤也杜言傳皆不虛載經文按讀本說此傳自與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疏證顧炎武云石經錫誤賜校勘

以作賜為誤非也洪亮吉云顧炎武以石經為誤非經傳文往往不盡同如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以釋傳作來含是也又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左氏作賜正以釋經今據改按洪說是也

叔孫得臣如周拜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

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疏證杜注孔達衛大夫祭統疏穀穀生成叔蒸鉏鉏生頃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

國圍生悝

伐縣訾及匡疏證江永云縣訾杜無注傳言伐縣訾及匡

衛有訾要故邑見僖十年為邠人所取後則屬之鄭耳縣

接界則訾疑即訾要始為邠人所取後則屬之鄭耳縣

當別一地亦近匡江氏說匡在長垣故以訾要當此

即平丘之匡亭也水經吳注今陳留長垣縣有匡城西北

江說匡在長垣所本一統志匡城在陳州府扶溝縣西

水經口水注又云扶溝縣匡亭在匡城春秋孔達侵

鄭伐縣訾及匡即此扶溝之匡也葉纂同皆用水經注說江氏

又云此平之匡非扶溝之匡也鄭八年晉使不歸匡威

今鄭還衛及取咸田皆見元年按此則匡伐與咸相近之

邑也一統志大名府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有匡城
即論語子畏於匡之地隋改長垣為匡城今長垣在
開州南一百五十里開州之帝丘當時衛所都而戚城
即在開州城北七里故匡與戚本皆衛邑八年晉歸戚
田并令鄭歸匡田耳若扶溝之匡去衛遠衛不能田其
地杜注誤扶溝之匡為鄭邑見定六年按江說是也方
與紀要謂匡城在開封府洧川沈欽韓其說洧川去
營戚地皆遠絕沈說非
晉襄公既祥疏證本年十二月卒則三十三年十二月為小
祥此云既祥謂小祥也

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疏證南陽見僖二十五年疏
南陽又為魏鄭衛三國之地此南陽衛所分地也應劭說

先且居曰效尤禍也疏證杜注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

請君朝王臣從師

晉侯朝王于溫疏證惠士奇曰溫實京師故王會諸侯於
嫌強大不敢朝周其說尤悖

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疏證

賈曾曰三月壬戌朔二日辛酉四月辛卯朔八日戊戌是年三月誤置閏故

獲孫昭子

疏證

杜注昭子衛大夫食戚邑成十四年疏引公四世孫用世本說氏出於衛武公世族謂孫昭子武

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疏證

杜注見伐太其故伐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顧炎武云辭之者為之請平於晉

衛孔達帥師伐晉

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疏證

杜注今古之道而失今邑身見執辱疏引劉炫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國失其德刑以長諸侯諸侯從時命以事霸主天子微弱國失其所以相保持也晉之與衛大不相同而恥於受屈豎以為合古之道失當今之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理也此炫述義語杜注或用舊說

秋

晉侯驪戚田故公孫教會之

疏證

杜注晉取衛田正其疆界也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疏證楚世家作紕鄭元禮記武云言君之春秋宮而內嬖多將來必有易得之事則亂以之矣按楚世家云而又多內寵則史公以愛為內嬖顧說是也

楚國之舉恒在少者注賈云舉立也楚世家疏證杜用賈

云舉訓立者引申之義文洪案昭十二年傳叔向曰羊華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與此同意

且是人也逢目而射聲忍人也注服云言忍為不義楚世家

解疏證釋文舊本又作蜂杜注用服說

不可立也弗聽

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注賈云職商臣庶弟也

楚世家疏證杜用賈說

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疏證杜通

志氏族畧潘氏芊姓楚之公族以字為氏未知何本楚世家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傳潘崇曰何以得其實

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疏證杜注江芊成王妹嫁於江

妹楚世家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楚世家述商臣

事與傳若同惟以江芊為王寵姬與集解姬當作妹一

詞史公采異說耳

從之江竿怒曰呼役夫疏證杜注呼發聲也釋文好賀反

省篇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之云亦作因呼檀弓曾子聞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是吁釋文之云亦作因呼檀弓曾子

府之聲檀弓注以為虛憊之聲亦非按王說是也黃生我

韻文
亦元
从年
釋呼
文役
讀夫
黃呼
氏音
不頌
釋此
呼亦
義當
仍從
用其
杜音
注按
發呼
聲頌
之雙
訓聲
未補

得當時情事杜注役夫賤者租惠棟云管子曰處里為
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沈欽韓云列子周穆王

籍役有於公之稱筋力竭矣盡則呻吟而為僕虜則得夫為

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疏證

商臣似作廢字為尤況既作殺字則潘崇下可無能事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熾也

疏證

女劉知幾史通言語篇

引同惠棟云上云紕商臣合作殺字則洪亮吉云傳上云點商臣似作廢字為允況既作殺字則潘崇下可無能事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熾也

疏證

女劉知幾史通言語篇

引同惠棟云上云紕商臣合作廢洪亮吉云傳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為尤況既作殺字則潘崇下可無能事

引同惠棟云上云紕商臣合作廢洪亮吉云傳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為尤況既作殺字則潘崇下可無能事

諸乎一語李富孫云上文王欲繼太子則此作廢字自合文淇案年表王欲殺太子立職與傳文合韓非史通皆異文也壽曾曰殺女乃甚之之辭楚世家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

告潘崇曰信矣

潘崇曰能事諸乎注服云若立職子能事之楚世家疏證

杜注問能事職否用服說李云案周禮內小臣疏若不定之辭也

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注服云謂弑君楚世

解疏證杜用服說惠棟云服杜皆以為弑君按高誘戰

戎也故下云以宮甲圍成王國策注云大事兵事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

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疏證杜注太子宮甲信二十

玉蓋取此宮甲洪亮吉云韓非子內儲篇于是乃起宿

王請食熊蹯而死注舊注熊蹯難熟冀外救也御覽九疏

證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其足蹯說文引作其足蹯又云獸足謂之蹯从米田象其掌鄭元周禮注蹯掌

也杜注熊蹯難熟其久將有外救與御覽所引注異故
定為舊注杜增並舊注為說也服注說熊蹯見宣二年
傳

弗聽丁未王縊疏證楚世家丁未成王自絞殺

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疏證賀琛謚法佚靈字疏云亂

周書無成謚琛謚法相克終曰成悖虐純固曰成疏
所舉安民立政曰成琛書列為臣謚也禮葬而後謚杜

注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謚是也謚靈不瞑傳明楚成
彊死不承此謚也疏泥杜注謂特明商臣忍甚又引桓

譚說云自縊而死其曰未合尸乃合非由謚之善惡
也此桓氏駁左傳語引以說傳尤非

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疏證杜無注疏云商臣

太子之時所居室中財物僕妾盡以與潘崇非與其所
居之宮室也按年表穆王商臣元年以其太子宅賜崇

為相楚世家以其大子宮與潘崇不謂財物僕妾也疏
未得傳意

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疏證楚世家使為太師掌國事

列兵而環王宮沈欽韓云若漢之衛尉唐六典十二
衛大將軍掌統領宮庭警衛之法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注鄭康成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

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本疏引疏證

杜注穆伯公孫教疏引何休膏肓三年之喪使卿出聘

於義左氏為短下引鄭氏箴辭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

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君蓋本彼職文取

世相朝則不以三年喪廢聘矣

凡君即位卿出立聘疏證此即位聘例也杜無注王引之

按大行人歲相問也注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

疏案文元年公孫教如齊傳曰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

已卿往聘他卿來聘已聘是總語也云大國朝焉小國聘焉

是已卿往聘已往朝大國聘焉者已是大國使聘小國

如彼疏說則立聘當作互聘解王說非也沈欽韓云按

君即位鄰國有來朝聘于我者我國亦朝聘于鄰國兼

彼我二義也本疏即位者既葬除喪即成君之吉即位也

唯以既葬為服不以踰年為斷案踰年改元經書即位也

說不關既葬疏說非其謂既葬除喪又誤沿杜預短喪之位

踐修舊好要結外援疏證

文選注外援作大援杜注踐猶

好甚為辭踐當讀為績詩崧高篇王績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是踐與績古字通用踐修舊好即績修舊好按俞說是也

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疏證傳因聘禮

道杜注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按聘問為即位常禮五十凡皆本禮經不關諒闇用吉杜說謬甚

殺之役疏證僖三十三年秦師敗於峭

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

罪也必殺之

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

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疏證釋文俾本亦作卑國語注為良夫周大夫為伯也引

詩大雅桑柔文小序桑柔為伯刺厲王也傳隧道也類
善也覆反也箋西風謂之大風類等夷也對答也貪惡
之入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
醉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為敗類
之驗毛鄭訓類異杜注貪人之敗善類用毛說陳與毛
詩疏善謂善人即上章所云良人也
是貪故也孤賁貪以禍夫子何罪復使為政疏證陳
毛詩疏左傳秦伯曰孤賁貪以禍夫子正釋詩貪人敗
敗類也按秦伯以貪人自況與詩旨異年表魯文公元
年如秦繆公三十四年敗崤亡將歸公復其官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疏證

杜注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沈欽韓云按上傳

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畧而詳故孟明晦於前

西乞著於後不緣貴賤也若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

宜申詎是天子所命若謂卿禮乃成為卿秦之卿禮不

備日非淳屠氏通宿命者無由知之按沈說是也地

志左馬頡衡郡國志衡亦屬左馮翊注左傳文二年晉

敗秦於彭衙秦本紀武公元年代彭翊注左傳文二年晉

號也即彭衙秦本紀武公元年代彭翊注左傳文二年晉

城在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衡縣志今縣東北四十里

有彭衙堡

丁丑作僖公主**疏證**通典吉禮七引五經要義春秋左氏

祀於主燕堂於廟主之制正方哭而祔祔而作主特

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謚於背曲禮疏引異義說

主之狀畧同通典所引象左傳文疑主之制以下為左氏

氏說臧恭壽云許氏受古學於賈逵異義所述蓋左氏

說按臧說固嚴然公羊疏云皆孝經說文也則異義所稱

義同無刻謚句公羊疏云皆孝經說文也則異義所稱

不敗定為左氏說初學說同不可審知矣異義又云惟

狀與異義合或三傳舊說同不可審知矣異義又云惟

垂隴公穀曰垂斂李富孫云顧氏曰古倭韻可入東故
垂隴公穀作垂斂戚氏學標曰發發鼓我之發變作坎
其字以斧可證隴斂音變郡國志崇陽有垂隴城水經
注垂隴城濟清出其北世謂之都尉城蓋崇陽典農郡
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云垂隴鄭地今崇陽縣
東二十里有故隴城即此是也一統志故隴城在開封
府榮澤縣東北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疏證五行志庶徵之恒陽

有二月不雨至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
毛伯賜命又會諸侯于戚公子逆如齊納幣又與諸侯
盟上得天子下得諸侯沛然自大路釐公主大夫始顯
事按公羊傳曰長而無災穀梁傳文不憂雨俱不言顯
事之罰志所稱乃左氏說實志又云不傷二穀謂之不
雨杜注不書旱五穀猶有收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注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

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

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行

志疏證宮正注引作有大事於太廟五行志僖作釐引
左氏說又釋之曰釐雖閔之庶兄嘗為愍臣臣

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賢
祖之一大禮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故是歲
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廟屋
壞矣公穀二傳皆以大事為禘祭志稱未三年而吉禘
則大事為吉禘乃左氏一家之說杜注大事禘也
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次宜在閔下今升在閔
上而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太廟行之
徒以逆祀故特為大其事異其文杜蓋用古左氏說其
謂特大其事傳無此義與古說違魯太廟祀周公為大
祖故云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謂饗祀之典必合禮義也
意為說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疏證

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佩皮如吉
禮胡培

謂之納幣杜注伯公伯太子時已行納采問名納吉禮
亦意為之說諸侯之昏禮異於士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疏證年秦
十五年伐晉報殺晉世家敗秦師於殺後三年秦果使

孟明代晉報殺之敗

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王官無地御戎獬鞠居為右疏證王官地名見三年傳梁

鞠居續簡伯六年集解鞠居狐氏之族閭若璩潛上剗

記傳山先生問鞠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

止次于鞠居杜氏止注街地惟劉昭於兗州封丘縣下

引陳留志云有鞠亭古鞠居蓋以地名命

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疏證年表晉襄公三年

秦繆公三十五年晉敗我于江江近彭衙史公采異說

晉世家秦取晉江以歸與傳達

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疏證杜注以孟明言三年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

戰之明日晉襄縛秦囚使以萊駒戈斬之四呼萊駒失戈

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疏證沈欽韓

斬四四有逆逸復追禽之仍追從公車言其趨捷也按

以為右伐萊駒也我右掌戎車之兵車使注使謂王使

以兵有所誅斬也下引此傳襄公使萊駒斬秦四證之

則戎右有使之稱

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疏證本疏御與車右雖有

之韓之戰卜右慶鄭吉是其事也自般戰之後狼曠為
右箕之役將戰選右先軫黜之箕戰先軫死為非既戰
乃黜之也

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

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疏證

杜注欲共殺先軫

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服云明堂祖廟

通典四十四

賈逵服虔之說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靈

本疏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春秋人君將出告於宗廟反行

策勲獻俘於廟

初學記

穎容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

體一也

舊唐書禮儀志二

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

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

廡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台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

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

靈台疏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春

秋人君將出告於宗廟反行策勳獻俘於廟初學記疏

證記也。鄭司農注。明志謂周記也。杜書注。周志周書也。疏志者

周書大明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邠用大矢其書何所名也
不登於明堂洪亮吉沈欽韓皆引以為登土人如周志為

立周以書為明也
 堂疏在不能達其
 與說祖杜朝又別
 云明堂左氏祖舊
 廟也疏云鄭

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靈台疏證之廟與明堂為一故杜預之疏引左氏舊說以證之即賈服說以別出盧蔡所

言賈服耳周書雒陽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廟也明堂路寢

國南者也。鄭君說明堂在國之陽，本於周書。舊唐書禮

澤廟也。蔡氏鄭明說者。其少靈台疏引盧植禮記注。明堂建。

社以酉上明堂即太廟故疏祖
 蔡止言明堂者大廟也蔡說與
 引蔡止言明堂即太廟故疏祖
 疏祖蔡說與賈服同一地實
 上明堂即太廟故疏祖蔡說與
 明堂即太廟故疏祖蔡說與

各有所為而語之明堂宗廟太學一禮之
詩書也放逸之

衆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共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

瘡疾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是故明堂鉅者大任朝諸

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
處大學衆學之居靈台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至各有
所為非一堂或稱合宮稱衡室稱總期稱總街以令宮遺制
考云為九室有文而後施三屋其傳自古無疑也必有九室有
顯有宮垣而在宮垣之外大學者四門之學在宮垣之南辟
雍者水名在宮垣之外大學者四門之學在宮垣之南辟
半天子之宮故泮水不周其北有大廟大室無元堂諸侯
明堂蓋行禮之宮禮畢則大廟大室無元堂諸侯
宿則曰路寢教士則曰大廟大室無元堂諸侯
東序習射則曰澤宮大饗獻賦諸大禮皆於此宮漢儒
知之後儒或又惑之此申穎容說也阮太傅明堂論明
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
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於是饗射
獻俘則於是治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寢食恒于
是此古之明堂也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路寢之制
準郭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
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
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
戢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
也然於近郭東南別建明堂以有古制藏古帝治乃
冊典於此或祀五帝之明堂也日漢以來儒者惟蔡邕
於此行之此後世之明堂也

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於上古之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儀說衆說分合無定制上鮮通二千年來遂成絕學按阮說宜多扞格袁氏攷正孫氏循守皆未以釋左氏與經典宜多扞格袁氏攷正孫氏循守皆未達矣賈服止言明堂祖廟為一地蓋指周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故明堂有六其三曰東都釋云東都者文王廟也又謂之謂明故明堂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為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云明廟故明堂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為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曰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云明堂弓王齊禘于清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邑丞祭武也周書洛誥王即命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廟皆其証也周書洛誥王即命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司勳之職凡有洛誥所於大正功臣以享大廟之勤大命施於丞彝鼎然則洛誥所於大正功臣以享大廟之勤大書大匡篇云勇如害上不言正功臣以享大廟之勤大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為一地也周公既成洛邑朝文王曰明明堂又營清廟於東都明堂為堂晉復大廟之勤大命施於丞彝鼎然則洛誥所於大正功臣以享大廟之勤大故亦曰明明堂詩序曰清廟於東都明堂為堂晉復大廟之勤大諸侯率以明堂文王馬凡特立廟皆異其周公既成洛邑朝宮文王曰清廟文王馬凡特立廟皆異其周公既成洛邑朝匡作於營洛之時江氏說洛誥明堂之別甚精周書大受爵於明堂義不關大雩配食之說然狼曠引周志即統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傳稱公行還告廟云爵祭

策勲是明堂之中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人不得升也釋穎說也南齊書九引五經并誼布政之堂故曰明堂明堂威貌也疑亦左氏舊說不主祖廟言與賈服穎容說又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疏證杜注共用死國用沈欽韓云周書寶典解死勇于武

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疏證沈欽韓云言始之黜

人謂我屈於上之不知也今死而不義則其見黜也宜彼黜之者真知我矣按沈說是也杜注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狼曠方怒於黜右杜說未合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疏證杜說屬屬已兵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疏證小雅巧言文傳遄疾沮止也箋君子斥在位者也杜用傳說

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杜用傳說巧言詩義謂君子之怒讒人傳斷章謂君子怒能止亂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疏證小雅皇矣文傳旅師陳兵

傳於止山大明旅為東而此旅為師者師六師也杜注

謂整師旅以討亂用傳說

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疏證儀禮注猶者守故之辭

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疏證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當更三年本紀以厚孟明者為王官之設通言之

趙成子言諸大夫曰疏證杜注成子趙襄

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疏證大雅文王文傳聿述箋亦

雅聿述也詩中聿字皆語詞惟此聿為述杜注用傳箋說又云毋念念也

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疏證讀本引詩言念德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疏證讀本云所謂緩作主非禮也則傳明作主之緩與葬

禮無涉杜云過葬十月故曰不時杜讀三十四年傳葬

僖公緩句作主句於此傳仍率於前說非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

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疏證杜注經書

經傳必有誤讀本云經書三月乙巳傳稱四月己巳公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疏證顧炎武云杜解厭猶損

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

衛故也疏證杜注元年衛人伐晉士穀士為子疏引

而書者此公既在外命正卿守國故守國之臣亦合告

書士穀堪其事也疏證欽韓云杜預謂士穀非卿以穀士

能堪即事故書按莊二十六年士為為大司空杜云卿
官此言司空猶宋之大司馬大司寇亦單稱司馬司寇
魯孟孫為司空于當時皆為卿官非一矣晉之法用三
軍帥皆以次升六年夾之寇將使士穀將中軍使士穀
尚不為卿何能越次為中軍帥傳言其堪其事者發士穀
見于經之故亦對上處父盟言其事與處父異也杜橫
加臆說注傳按沈說是也請本云穀士為後蓋世司空
之官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疏證元年傳衛孔達帥
謀也故陳為衛請成于晉杜注陳始與衛謀晉陳共公之
得免今晉不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顧炎武云此即
上所謂我辭之者也杜解不合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注左氏說逆祀

大惡也禮器引疏證杜注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

疏申之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故僖閔不得為

父子同為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

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文淇案家人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為左右疏云兄死弟及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

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

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謂以惠

[illegible]

杜取公羊義說左氏非也左氏說以逆祀為大惡正謂兄弟相後猶父子相繼杜乃云閔是僖兄不得為父子亦非疏引魯語明者為昭其次為穆是知僖昭閔穆矣顧云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此從附會杜說不顧其安禮文從實豈有同昭穆而云假昭穆以言者又云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之父之廟即已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禮則止論其常疏乃舉其變禮強生辨牧非也昭穆皆逆見於定八年服注何以云先儒無此說乎晉書禮儀志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為從父昆弟尚書僕射江綽等四人云閔僖兄弟也而為父子則哀帝應為帝嗣王述云成帝不私親愛而越授天倫康王又云咸寧二年社稷之主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王後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問僖王不臣孰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詳江綽張靖說則閔僖不得為父子則綽靖說之為舊書省駁議皆不謂閔僖異昭穆之證誼可知此亦閔僖異昭穆之證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疏證

古今人表弗忌作不忌魯語

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杜注弗忌魯大
宗廟昭穆之禮用韋說按春官宗伯注鄭司

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春秋禘于太廟躋僖公而傳曰夏
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人魯夏獻其禮鄭仲注此
傳當亦以宗伯為主禮之官彼注引傳作宗人則異文
也禮器夏父弗基逆祀鄭注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
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基為宗人之官也先
鄭本疑皆作宗人李富孫云小宗伯職掌辨廟祧之昭
穆魯三卿司馬兼宗人伯諸侯不應有宗伯夏父弗忌
為小宗伯則宜稱宗人也按李說是也魯語宗人夏父
展忌基亦與文忠棟云詩大叔于田云叔善善忌又
御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案曹詩候人彼已
之已作其其忌讀為記則記亦可讀為其古基字期字
皆省作其與基同音

尊僖公

注賈云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

魯語疏證魯語僖

公注賈侍中云僖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將升僖
公於閔公上也昭謂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於
太廟升僖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
于太廟躋僖公是也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
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為備傳不謂躋僖為祫祭
韋說非今止取賈僖先於閔說
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注服云閔公死時年九歲
本疏證杜注新鬼僖公改為凡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
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也杜謂閔死時年

少用服說疏劉焯以為直後兄弟大小為義不須云死之長幼以規杜氏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傳云新鬼大故鬼小則大小之語總賅諸事非直揭据兄弟明知亦据年時也

先大後小順也濟聖賢明也疏證此言濟僖以年以德杜

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疏證疏傳有評論皆托之君子

君子之辭耳引詩上文於詩之下各言君子以為證

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疏證五帝紀幼而徇齊集解案

疾速焉索隱書曰聰明齊聖左傳曰子雖齊聖謂聖德而齊速也是此傳之齊當訓速猶言早聖也杜注齊肅也非焦循用宛傳齊正之訓俞樾用祭統說以齊為明皆非詩意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注服云周家祖后

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密禹湯異代之祖

故言不先鯀契也疏證杜注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不密后稷子於傳舍后稷而

武問此不語次服禮謂皆列而鄭不先代先及契后故故稷及
不一當禘祫之禮沈說為商頌亦以契為元王周之禘祫文無
先廟二廟皆先祭祖是也若祭無問尊卑廟數多云文

皆同曰而祭畢以此及少牢惟筮一曰明不列日祭詳
 彼疏說則非禘祫示一日而祭畢故先後尤宜詳之
 故此傳為不先禘祫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懸祖為昭太祖有
 司誤引蔡說征西之議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為昭太祖
 為穆此誠未疑倒置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懸祖為昭太祖
 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
 祖之後理無所疑至于禹不先鯀不先鯀又仲安得說者非
 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又仲安得說者非
 刑議今儒者乃援天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
 戲祖權居東嚮配天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
 在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僖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
 夏后廟數未足之數而有言禹不先鯀乎權仲兩說皆駁
 蔡誤議其言未足之數而有言禹不先鯀乎權仲兩說皆駁
 非一例亦未達其義宋書禮志穆帝永和二年領司
 徒蔡謨議亦未達其義宋書禮志穆帝永和二年領司
 未展者當入祔南豫章穎川京兆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
 密祭之祔祭為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
 于後殿主祔祭為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
 皆在後殿主祔祭為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
 遷主居太祖之亦可疑矣蔡張二議皆從傳說張氏則
 引禹不先鯀以證遷主可居太祖之上則不謂此傳指
 鯀為太祖也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疏證王杜注帝乙微于父厲

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上祖猶尚祖也唐孫
平子請附孝和皇帝封事云昔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
武不先不密故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
蓋用杜義沈欽韓云宋二王之後不以始封之君為祖
故祖帝乙也鄭始封在畿內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
禮注王子弟則立其祖有厲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
禽不見夏官祭僕鄭因此有厲王之廟按王制諸侯五
宋不穆與太君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者以經傳
昭一始封之君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者以經傳
不為始封之君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者以經傳
子為宋之始封之君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者以
王者不為始封之君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者以
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
立其祖注立其祖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
據寧義以為帝乙鄭若以始封之君為祖則當祖桓公
今祖厲王與宋祖乙鄭若以始封之君為祖則當祖桓公
鄭義蓋謂鄭人以厲王為太祖沈以引都宗人鄭注為
十義年傳鄭人救火使祝史設主以為相沿失之非也
厲王廟疏引此傳為證傳云周廟則鄭又別立厲王廟
廟不在五廟中矣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其初制皆以
為太祖後有更革別立廟故鄭有周廟也帝乙厲王皆
天子其尸之服以疑喪服注為王者後及所立為諸侯
祭以其尸之服以疑喪服注為王者後及所立為諸侯
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

卷之十

立則尸也士也皆如士不敢潛用尊者衣物疏按左傳云宋祖帝乙帝乙是以禮卒者而宋祀以為社明其服天子之服推此則諸侯亦然如鄭注則宋鄭祀帝乙厲王其尸皆服天子之服也

是

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疏

證

謂魯頌閔宮文箋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皇皇后帝祖后稷杜注用鄭說又忒差也差亦變義明堂位是以君

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注謂魯惟祭蒼帝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詩疏據彼注謂魯惟祭蒼

帝陳兵毛詩疏御覽禮儀鄭五經異義引賈逵說魯無園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

之禮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於周故一至之日不祭天地也賈鄭說同祭法周人禘嘗郊稷魯不禘嘗

而猶郊稷故南郊祀天亦配后稷其實魯郊與周郊亦不盡同魯南郊祈穀為一祭故於郊為祀后稷而亦所

眾事在夏正正月為郊之正時按哀七年傳孟獻子夫郊祀后稷以祈眾事也魯郊兼祈穀陳說得之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疏證后稷雖親不先于上帝杜注先稱帝也

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疏證

疏證 即風泉水文傳父之姊妹

稱姑先生曰姊傳皆用釋

親文箋

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

先生曰姊傳皆用釋

沈欽韓云

按士虞禮卒哭祭獻畢未撤乃餞尸注引詩

出縮于沖飲餞于禰鄭必不泛引生人之餞以塞文蓋

韓詩以為祭禮之詩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蓋宗子初

主祭而未諳故問其姑若姊傳所以連類及之

也尊其先也弗忌故

君先其所親亂國大事故傳特

引二詩深責其意此與杜注畧同尊其先也句杜注無

之疑孫用舊說也願炎武云言僖公於文有父之親而

引公於僖有君之尊禮不敢以其所親加之於尊故引

二詩為證

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疏證

孫平子云禮為其後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

疏證

禮器注文仲

之曾孫臧孫辰也

魯公子之彊

下展禽疏證

杜注辰禽柳下惠也

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

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云下猶去也見周禮司民注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二七五

廢六關疏證

廢家語作置王肅注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與置古字通公羊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仁者鄭志云張逸云廢置也以廢為置猶以亂為治徂為存故為今旁通美惡不嫌同名杜氏云六關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味於義矣洪亮吉云小爾正以廢為置莊子徐無鬼篇于是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是古多訓廢為置按惠洪說是也聘禮疏置關稅行者故為不仁古者竟上為關者王城十二門則亦關稅十二辰辰有一門一關諸侯未幾關魯廢六關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如彼疏說則關有六也杜注塞關陽關之餘凡六關與王肅說異

妄織蒲疏證

蒲家語作席杜注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奴而疾出其家婦燹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儼其貨乎此孔子譏文仲妄織蒲之意三不仁也

作虛器疏證

作家語作設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為山稅梁上極也如其知也本疏引鄭注云節楊也刻之論語為說又云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家語王肅注

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宜畜故曰虛器與杜說畧同其以蔡為天子守龜與鄭說異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

縱逆祀疏證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注文仲莊文之間為大夫于時為公

祀爰居注賈云爰居雜縣也文選郭景純游仙詩

疏證爰居雜縣釋鳥文釋文引國語注人祭之注爰居雜縣也文仲不知以為神也韋用賈說

三不知也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

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疏證釋文成本或作戊

者音成則宜作戊矣杜無注七年傳杜注宋公子成莊公子請本云轅氏選名壽塗之後春秋分記云公子歸生子家或云靈公弟江永云汪當近彭衙方輿紀要同州白水縣有王成一日汪在澄城縣境汪士鐸曰按彭

衡既在邵陽西北則江當相近彭衡役在本年二月

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疏證杜無注請本云

書者傳云尊秦襄公八年會于邢上齊宋衛邾俱人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注鄭康成云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

時之宜禮弓疏引疏證杜氏經文注僖公喪終此年十

注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顧炎武云即以僖

公之薨為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

何得云諒闇已終沈欽韓云按傳止言納幣禮耳不及

文公之事傳主為經發凡文公之喪娶為禮卻是人目知杜預謂

置可石劉大謬也左氏以喪娶為禮卻是人目知杜預謂

諒闇既終又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識乎喪娶三年之

內不圖婚何氏解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是未滿二年十

五月木疏云何休據此作膏肓以左氏為短杜謂僖公

杜必欲以一納幣為已除服者杜謂十二月經文誤也故

於僖公之薨移上已除服者杜謂十二月經文誤也故

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比二十十六月公左傳云禮也

下引鄭歲膏肓說其謂二十六月與杜氏同又不言僖
公薨月之誤此當是左氏舊說舊說或計閏數之知者
南齊書禮志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句尚書明義文公
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
雖然左氏謂告朔為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暮喪歲
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
月之異朔所以吳商舍閏以正期允協情理王儉說雖
謂三年暮沒閏然必當時禮家說左氏有三年暮計閏
之說乃據殷之文公禪穀梁傳閏月者天子不以
告朔而喪事不數也則喪不數閏乃穀梁說左則異矣
文二年閏三月明見經傳則不待杜移僖公薨於十一
月由三十三冬十二月數至此年十二月已得二十
六月矣此可正公羊喪娶之誤然雖已二十六月哀思
未忘已行吉禮故鄭以權時之宜釋之成風文公庶祖
母也

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采盛孝也孝禮之
始也疏證此諸侯娶夫人也願炎武云此傳通言娶夫
姻也元妃嫡夫人奉采盛卿中好舅甥之國修禮以昏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疏證沈潰韓云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

南舊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寧府汝陽縣東南

六十里江永云汝陽縣今屬汝州顧棟高云平輿故城

亦曰懸瓠城汝水屈曲形如懸瓠故名本年傳例凡民

夏五月王子虎卒疏證杜注周王以同盟之例為赴杜探

秦人伐晉疏證沈欽韓云此惡秦也杜預言晉以徵者告

前後抵牾年表晉襄公三年秦伐我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注劉歆以為螽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五

志疏證五行志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為先是

上下皆合言其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

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下劉歆說則三傳異說賊陰言

陰氣也五行志引洪範傳聽之不聰厥罰恆寒又云凡

聽傷者病水氣皆賊陰義也傳云隊而死也歆用傳義

顧炎武云杜解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然則隕石邊鸛豈亦喜而來告乎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疏證年表三年公三年朝晉如晉魯世家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疏證公穀無以年表楚穆王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疏證杜無注讀本云莊叔得臣也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注賈穎以為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本疏證此潰逃例也杜注潰眾散流移若積水之類言之杜依傳例為說疏引賈穎說駁之云按左氏無此義也傳曰陳侯如楚度氏以陳叛此則舉國不必言潰也叛者舉城而屬他非民潰之謂也按傳止稱潰逃賈穎為補叛例云賈穎據公羊傳例補之末計達於左氏是十凡無叛例賈穎云賈穎義本公羊正義經之非也然左氏五賈穎之偶疎也君民相須為用變文以別之也鄭侯見曰於一軍一邑

齊自齊逃來此為逸四無不可逃春秋指事而書所謂
民逃非在上之逃而賈氏復申以入例亦不安玩疏說
則賈氏既分清叛例為二又分逃及逃來例為二也其
說今無以考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疏證讀本衛雖執孔達見辱而二年
之成陳實為請之

夏四月己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疏證請本
虎於周天王為叔諡曰文其後為王叔氏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疏證秦本紀繆公復厚孟明等使將
兵伐晉渡河焚船

取王官及郊注服云皆晉地不能有其秦本紀疏證杜用服
紀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郊以報殺之役集解部徐廣曰

左傳作郊則郊非誤字也李富孫云宣十二年晉師在
旅部之間郊部聲之轉秦本紀正義括地志云王官故

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
十七里又有北郭故城又有西郭古城左傳云文公二

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括地志云蒲州猗
氏縣南二里又有王官故城亦秦伯取者上文云秦地

東至河蓋猗氏王官是也詳括地志說則王官有二張
氏以猗氏之王官當之沈

欽韓云元和志王官故城

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又云王官故城在河中府虞鄉縣
 而二里又云在洛州閭喜縣南十五里按虞鄉閭喜地
 相連秦伯已濟河不當在同州江永云水經注河東左
 邑縣西有王官城涑水逕其地故晉人絕秦之辭云伐
 我涑川俘我王官是王官近涑川也左邑今絳州閭喜
 縣王官蓋在臨晉之東閭喜之西是時秦師已渡河則
 王官不得河之說沈氏不取同州之說與江氏同其謂虞
 不信同州之說非虞鄉在閭喜之西北中隔解州城
 鄉間喜相連則非虞鄉在閭喜之西北中隔解州城
 凡百餘里以今世考之臨晉倚氏間喜壤地相接江氏
 謂臨晉之東閭喜之西即倚氏也與括地志後一說合
 顧棟高云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南七十里王官谷有廢
 壘即王官城也彙纂云郊當為臨晉平陽間小邑李貽
 德云知不能有者王官郊皆在河東其濟茅津而還未
 嘗設守是不能有也

晉人不出疏證
洪亮吉云按上年傳趙成子曰將必辟之

取王官戎不出又云秦繆公三十六年伐晉晉不款出秦本記晉人皆城守不敢出

遂自茅津濟疏證

正義括地志云茅津在陝西
北四里即茅津也皆與漢志

合閭若璆四書釋地又云河北大陽北漢二縣名並
今平陸縣秦紀渡河封般中尸正義云自茅津南渡也
因悟初濟河是自西而東反茅津濟河則自北而南案
之與國宛然如觀願棟高云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南
有茅城河水經其南即茅津也南對陝州州治據河僅
三里乃黃河津濟處按閭願說是也秦本紀繆公元年
自將伐茅津正義劉伯莊曰戎也水經注陝城北對
茅城故茅亭茅亭戎邑也津亦取名焉則茅津在北對
公初仍為戎邑後乃有之

封般尸而還

注賈云封識之

秦本紀

疏證

水經注引傳般

晉紀封比干之墓注積上為封識讀如故以嶺李貽德云
之識史記孝武紀索隱識猶表也按杜云埋藏之不
用賈說惠棟云般尸多不能用葬禮故杜云埋藏之未
月閏三載之久豈尚有可以埋藏之尸惟表識其地而
已賈是杜非按朱說是也秦本紀封般中尸為
之三日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

周也與人之壹也

注服云周備也

秦本紀

疏證

今本穆

賈服說同杜釋舉用服說又云不偏以一惡棄其善壹
無貳心秦本紀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
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疏證解猶解讀本懼思謂孟明懼而脩德杜
注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

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疏證召南采芣文隱元年傳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
蒨藻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

為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與此傳引詩意同已釋彼傳毛
傳之事祭事也杜注言沼沚之芣至藻猶采以共公侯
以喻秦穆不遺小善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疏證大雅烝民文箋夙早
夜莫匪非也一人喻秦繆

天子杜云一人天子也用鄭說此斷章以一人喻秦繆
也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疏證大雅文王有聲文釋
詒遺也毛詩燕安

翼敬也箋詒猶傳也孫順也不以之為事故傳其所以
順天下之謀以安其疑事之子孫杜澤詒燕用毛傳改

訓翼為安又云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
言子桑有舉善之謀按國語注翼成也杜本韋說陳與
詩疏云後漢書班彪傳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
公太文侯入則太願閑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
無違者故成王一人即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是以春秋變
子教以義方不約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是以春秋變
孫謀以要翼子言武王上之謀遺子孫也案此引詩以
得賢輔佐為遺謀之事與文三年左傳言子桑之忠知
人舉善亦引此詩合

秋雨蝨于宋隊而死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疏證

杜注晉救江在雨蝨
下按傳因周桓公晉

處父救江之師因類記晉救江事圍江不必在雨蝨之
後也杜因晉書楚人圍江在雨蝨前強為此說

冬晉救江故告于周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疏證

杜注桓公周卿士
王叔文公之子疏

衛有公叔文子此人蓋以王叔為氏

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疏證

杜注子朱楚大夫伐江
之帥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

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疏證杜注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

莊叔以公降拜疏證降拜同燕禮主人酬賓禮也則公之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故不慎儀君疏證杜謂取既見君子樂且

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疏證杜謂取既見君子樂且

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鄭箋既

見接惟莊叔以既見君子屬晉侯此斷章也陳無毛詩

有儀觀之大禮所謂錫我百朋也左傳釋詩意樂且有

廢則無禮義矣今字亦作儀當作義六月序云菁菁者莪

晉侯降辭登成拜疏證燕禮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

於禮答未成然燕禮之降辭用疏證小臣此則為主降辭

疑燕饗禮異以賦詩降拜降辭登成拜禮杜

公賦嘉樂疏證

杜注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
人受祿于天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

夏逆婦姜于齊杜注稱婦有姑之辭按傳謂卿不行賈聘而賤逆之是經書婦姜之義與

二傳異說穀梁傳曰婦有姑之詞也杜用穀梁說左氏

狄侵齊無傳

秋楚人滅江十五年傳例凡勝國曰滅之年表楚穆王二年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注賈氏云公羊曰甯速疏證今本公羊

彼疏云正本作速字下引賈說臧琳云賈氏所據公羊作甯速即徐所謂正本也後人依左穀改之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注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妾

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服問疏證杜注傳公母

杜注故稱夫人疏杜言此者以成風本是莊公之妾嫌其不成夫人故明之也杜但以耐同耐姑為言未明所近臣及僕駟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之也注要先君所不

服也禮庶子為其母總言唯君所服尊君也春秋之義
有以少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疏云文公四
年夫人風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按
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按
異義云妻主為君母得尊其母立以為夫人否今春秋
公羊說妻主為君母得尊其母立以為夫人否今春秋
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為君得
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
曰魯僖公之妾母成風為夫人是子爵命為夫人母以妾為妻
非禮也許君謹案齊為天子替嫂為士起于庶者子不
禮也許君謹案齊為天子替嫂為士起于庶者子不
得爵父母也至于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為夫人母以妾為妻
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云父
為長子三年為眾子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繼室稱其
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服問引鄭駁至北通典七十二
又引云魯僖公娶母為夫人服問引鄭駁至北通典七十二
殺子服問公之罪應廷故也按五年葬成風公
羊傳以子貴解帖禮妻立則母得為夫人故許君
謂公羊左氏同說鄭居所稱僖公妾母得為夫人
說穀梁傳八年傳秋七福于太廟立之為夫人人
劉向云夫人成風也人有罪廢妾母得成為夫人人
駁異義以為說左氏以有罪廢妾母得成為夫人人
不援母以子貴義但此同附姑為說起同附姑傳例為

昭十一年

襄二年二十二年

夫人發不闕書薨之事而疏引釋例則云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稱得加於其子內外之稱皆如夫人矣則亦用古左氏說也宋書徐廣傳李太后薨廣議服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謂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按成風之薨僖公已投徐說誤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疏證

二年傳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至是晉人歸之也

夏衛侯如晉拜疏證杜注謝歸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疏證杜注會受貢賦之政也顧炎武云會

二十二年適于執事以會歲終杜氏解曰朝正是也此解以正為政似因傳文夏字而曲為之說按如顧說則此傳當在夏衛侯如晉拜之前

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疏證桓三年傳例凡公女嫁

之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敵國上卿送女則送女當於敵國雖公子亦上卿禮下文貴聘賤逆則大夫行也然故傳以卿不行為非

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疏證杜注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按出姜無諡因其大歸而為稱也釋允信也

曰賁聘而賤逆之疏證二年經公子遂如齊納幣

君而卑之立而廢之疏證杜注君少君也不以夫人禮迎

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疏證杜注

主也按杜意內主謂君夫人與下引詩之義不承主即作信也讀如主忠信之主猶言棄信而壞其本也卿逆夫人國之典禮無禮則無信故亂亡隨之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疏證周頌我將文

也早夜敬大於是得安文王之道則鄭以安訓保杜注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亦用箋說十五年傳亦引此詩釋之云不畏于天其何能保此言畏天而能保得信之道也

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注服云秦邑新所作城晉世家疏

證說文祁鄭邑與傳文違異繫傳以為傳寫之誤杜注祁新城秦邑也蓋用服說惟杜以祁新城建言之

永考實遂折為二邑俞越云新城疑即郿非二邑也蓋
秦人新於郿邑築城故謂之新城傳六年經伐鄭國新
城傳曰圍新密郿所以不時城也秦之新城猶鄭國新
矣按俞說是也年表晉襄公五年伐秦圍郿新城與傳
文同晉世家則云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世家不
舉郿則郿新城為一邑可知顧棟高云新成即元里之
新里也秦取之謂之新城沈欽韓云按郿即元里也左
同州府東北魏世家文侯十六年代秦築臨晉元里方
與紀要新城在同州澄城縣東北二十里

以報王官之役疏證三年傳秦取王官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疏證年傳秦伯

素服郊次杜注降服素服也用彼傳以說又云出次辟
正寢不舉去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疏云鄰國
之禮有數不知其數幾何以言過數知其必有數耳哀
十年傳稱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
外鄰國之數蓋三日也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疏證

杜注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沈欽韓云續志汝南安陽
縣有江亭故國贏姓按此則江與秦是同姓故秦伯矜

之過數同盟猶言宗盟也杜解非也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

秦穆之謂矣疏證本疏徧檢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

缺云亦用正義本也洪亮吉云諸刻本下石經曰下有詩也大雅皇矣文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此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杜注言夏商之君政不獲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杜用毛傳說顧炎武云引詩蓋取上帝監觀四方求氏之莫之義言恐懼可以致福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

為賦湛露及彤弓疏證湛露序天子燕諸侯也彤弓序天

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杜說非疏謂自賦者或全取一篇或皆自賦非命樂人杜說非疏謂自賦者或全取一篇或止取一章未有賦兩篇者無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若此是一歌則當言亦強為之說工歌湛露彤弓也

不辭又不答賦疏證燕禮工歌無答賦之事此可證是公

使行人私焉疏證大行人掌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杜不

三

釋行人魯語注行人官名掌賓客之禮用周禮說顧棟
高云行人見於經者六是一時奉使非當官梁嚴繩
云魯叔孫氏以司馬而為行人鄭公使以上大夫而世
行蓋是兼職出使者不必皆專官也杜注私問之賦疏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注賈云肄習也文選西征賦疏

證杜釋肄同賈說釋文肄字又作肆昭三年若為三師
借也壽曾曰說文肆本又作肆王念孫云肆者本字肆者
君用賈說則傳文當從肆魯語說穆子聘晉之事云臣

以為肄業及之注肆晉也以為樂人目習修其業而及
之故不敢拜此傳武子習學為解杜注魯人失所賦非

其謂寧武子作不知此其愚不為解杜注魯人失所賦非
昔諸侯朝正於王疏證以朝正月如本年曹伯如晉會正之正

教也非

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疏證湛露首章湛湛露斯匪陽

乾杜注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不晞傳露雖湛湛見陽則
疏云杜正用毛傳詩上二句興陽喻天子命而行陳與詩

冬成風薨

茲弓下旁增十旅嚴可均云今各本無杜注覺明也王
賜之弓矢以明報功宴樂惠棟云覺讀為較何邵公云
古者諸侯有較德也按惠說是也釋文覺音角則舊注
不訓明此謂較其德也以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
之禮也賜之弓矢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
今陪臣來繼舊好疏證杜注方賜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
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疏證形弓傳貶賜也薛
也傳戾罪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且賵注賈服云舍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疏鄭康成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舍為先禭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舍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禭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合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為譏本疏引疏證釋文合本又作吟說文云經典通作舍俗作吟荀子大畧篇與馬曰賵玉貝曰也解詁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彼疏云皆春秋說文故云春秋之制也則杜注珠貝曰舍乃公羊說左氏古說妙玉貝曰舍也穀梁傳貝玉曰舍與左氏說同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賈氏以賵為覆已於彼經釋詁本疏引賈服說駁之云案禮記諸侯相弔之禮舍禭賵臨同日而畢與介天子有事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使而責介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

春秋之世風教陵遲吉凶賀吊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
多不行魯之有喪亦無所識不備又無貶責而己
又賈而不合不至無所識不備又無貶責而己
便責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又無貶責而己
如此之理哉左傳舉來合且義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
二事俱是得禮無譏兼之義言且者見有二禮而已
李昭德云禮記禮記今者執璧將命上介執圭將命
是含賵異人之證今歸舍賵惟使榮叔一人是兼而
矣共亮吉云春秋之世吉凶賀吊罕能如禮王之崩
可知正義云春秋之世吉凶賀吊罕能如禮王之崩
立言非制禮本義公羊及賈服并據常禮為說又經
著且字顯有禮文不備之意正義以此譏賈非也
謂李洪之說皆正疏說之非禮記以者含之祔者上
賵節次相承含者有降出及位之二鄭注云言降出反
位則此介也疏中云此介末末介如彼疏則則則則
介則此介也疏中云此介末末介如彼疏則則則則
皆異人可為介者說所未及介末末介如彼疏則則
疏知含賵為介者說所未及介末末介如彼疏則則
造一使歸其文並於禮引無微皆不足駁正疏說隱
宰之咺歸賵大行人人疏引服注咺天子宰夫謂宰
賵之事以證行人人疏引服注咺天子宰夫謂宰
使宰夫事以證行人人疏引服注咺天子宰夫謂宰
洪氏謂賈服據常禮言極是宰夫之賵亦常禮矣
稱禮也者美歸舍賵之得禮不關兼使之賵亦常禮矣

疏誤為於相今从釋廢疾乙轉之相於謂相舍贈也又
賈氏說此經謂幾內稱王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幾內
故稱王詳成八年疏證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疏證
召伯穀梁曰毛伯疏云左公及誤也杜注召伯天子卿也伯爵也

夏公孫敖如晉無傳

秦人入郿疏證
十五年傳例大城焉曰入之地理志南還郿師古曰春秋傳作郿其音同洪亮吉云郿從此後復

郿侯國按舊注亦不言郿師在今考傳云郿叛楚即秦是郿國在秦楚之間故城在今宜城縣東南去武關不遠正秦楚兩國界也玉篇亦云郿秦楚界以國

秋楚人滅六疏證
帝王世紀六偃姓子爵皋陶次子甄是陶後水經此水注此水出於六地地理志六安國故國皋

遷六安縣故城西縣故皋陶國也夏禹奉其少子統志祀鄭氏謂皋陶少子封六與世紀合沈欽韓云一統志六縣故成在六安州北江永云六安州今為直隸州年

秦楚穆王四年滅六夢按夢不書滅者不以告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疏證

杜注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用古春秋左氏說四年經釋記

初郤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郢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疏證杜注仲師

子家

冬楚公子燮滅蓼疏證各本脫公从石經增釋文蓼字或

為楚所滅淮南子紀師訓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注陽侯陵國侯也蓼侯皋陶之後偃姓之侯國也今在廬江東纂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有蓼城岡其地即古蓼國漢蓼縣江永云按固始縣今屬河南光州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國服云諸辭

相舟疏證楚世家穆王四年滅六蓼六蓼皋陶之後用
疏皋陶之字故謂六蓼皆皋陶後然皋陶庭堅杜以庭堅
即皋陶之字故謂六蓼皆皋陶後然皋陶庭堅杜以庭堅
其名復舉其字之理羅必路史辨皋陶為少昊四世孫
庭堅則高陽氏之子亦皋陶後蓼庭堅後此為得之顧
炎武云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堅杜氏以為
皋陶字羅必以為六皋陶之後陸氏據焦氏易林虎降
庭堅為陶叔後謂二國皆皋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文子
別卦為其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木詳孰是文洪
案羅必多鑿空之談黃氏以之非也太十八年疏引鄭
元注論語云皋陶為士師號曰庭堅明皋陶庭堅為一
人也壽曾謂陸氏以易林陶叔當皋陶別無所徵說此
傳者亦本閻以庵降當六也陳世家成封蓼六索隱云
卞或作英六皆通然蓼六皆各錄之後據世本二國皆
偃姓故春秋文五年左傳云楚人滅六蓼臧文仲曰皋
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曰蓼與六俱皋陶後又傳十
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又曰英六皆皋陶後國名
是有英蓼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又曰英六皆皋陶後
是國非英今英山也服注見相舟日居月諸疏李貽德
云按辭伯語助也服注見相舟日居月諸疏李貽德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疏證水經水注引傳建作逮
作逮我亦通杜注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援大國忽
然而止顧大武云德之不建言二國不能自強相為善

民之無援言中國不能恤小寡解非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寧疏證晉語注寧晉邑今河內脩

云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古寧邑秦

置縣江永云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于寧改寧曰修

武今懷慶府修武縣也衛輝府之獲嘉縣與之接境亦

修武地漢武帝置獲嘉縣東魏又置西修武皆寧地周

既改寧為修武矣而獲嘉縣近衛則寧當屬衛按修武復

為世即寧似食邑在此復嘉近衛則寧當屬衛按修武復

嘉二邑接壤然獲嘉在河北以今地考之寧武子由晉

都反衛由修武而南經修武可達衛都不必迂道渡河

寧羸從之注賈逵以寧羸為掌逆旅之大夫語本疏引國疏

證杜注羸逆旅大夫阮云晉語說此事云舍於逆旅寧

故杜亦同之劉炫以寧羸直是以寧羸為掌逆旅之大夫

定知不然者若是逆旅之主則身為匹庶是卑賤之人

猶如重館人告文仲重丘人罵孫則止應大夫劉炫以

得舍氏見傳杜以傳載名氏故為逆旅大應大夫

客舍主而規杜氏非也賈注國語也孔羸為逆旅大

其說傳義亦當然杜氏即取賈內傳注也孔羸為逆旅大

故留賈置孔晉語韋注旅客也逆客而舍之嬴其姓章氏蓋以嬴為逆旅主人與賈孔與朱駿聲云大夫不得外有其官劉說是也按傳正以嬴去官從處父為異故記之晉書郭奕傳初為野王令羊祜嘗過之遂送祜出界數百里生此免官是古人有行之者

及溫而還疏證

晉語作及山而還注山河內溫山

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疏證尚

洪範文校勘記云沈漸古文尚書作沈潛段玉裁云漢書谷永傳志沈漸之義沈潛也蓋今文尚書作漸與左氏合案今在周書本疏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書金祖望經史問答云左傳引洪範為商書可也孫星衍書疏云王命箕子陳言示不臣之義或此篇舊次在微子之前如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微子金縢諸篇不可知矣全孫說與本疏合閻若璩潛丘劄記則謂商書為夫子未刪前之書則恐未然也東氏書傳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柔亦約臣其即不于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成全也與東氏說同宋世宗引馬融說沈潛為陰伏之

謀高明君子亦以德懷洪範疏鄭元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鄭馬說亦自不同皆與傳引書之義不合孫星衍書疏引此傳又及杜注說之曰此周人引書即言治性不言治人蓋書古文說杜氏所云亦不同馬鄭之說意以沈漸地道也此言君德之高明天道近剛當以柔勝之乃成德也此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強此亦用洪範沈漸剛克班氏谷永皆用今文書說亦不與馬鄭同也按孫說是也

夫子壹之其不沒乎疏證

壹之壹

天為剛德猶不干時

在人乎

疏證

杜注寒暑相順洪範

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用杜注義

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疏證

晉語

說此事云夫兒情之

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誰則有譽也今陽子之兒濟其言隨非其實也是說華而不實之事也杜注言過其行亦取外傳為說

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疏證晉語注犯犯人也杜注
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疏證離與罹同襄二
於罪

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曰季皆卒注賈云樂貞子樂枝也
霍伯先且居也晉世家集解疏證杜云成子趙衰新上軍帥
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中軍佐也貞子樂枝下軍
人名同賈說晉世家集解於賈注蓋節引兵年表晉襄
公六年趙成子樂貞子霍伯曰季皆卒索隱趙成子名
衰樂貞子名枝霍伯先且居也卦之霍伯曰季胥臣也四
大夫皆此年平杜謂趙衰中軍佐霍伯中軍帥者以六
年傳知之彼傳賈注亦同樂貞子下軍帥曰季下軍佐
見趙衰霍伯皆釋訖晉語注先且居先乾之子蒲城伯
軍趙衰霍伯皆釋訖晉語注先且居先乾之子蒲城伯
後受霍為霍伯洪亮吉云白亦以宋地名郡國志河東
郡解有白城劉昭注引博物志曰白李邑在縣西北按
解今山西蒲城臨晉縣東南十八里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疏證

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

夏廿二

昭

世本齊仲作仲無佚

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

仲無佚之子齊蓋其謚也杜注行父李友孫用世本說

行父李友孫宋本如此今本作季友孫友子誤洪亮吉

云注行父季生即孫也與杜注同洪範序立武

庚鄭注武庚字祿父其氏傳武庚一名祿父疏春秋之

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亦是名未必是字

故傳言一名祿父詳書疏則舊說行父為字故取正之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疏證

公羊驩曰謹李富孫云晉世家

乃謹注嘉說孟子驩虞如也音義丁云義當作歡娛古

字通用古書多借驩為歡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疏證

杜注卿共葬事文襄

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帛大夫送葬昭三年傳昔文

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帛卿共葬事是也

按公羊此經解謂禮諸侯薨使大夫帛目舍葬公羊與

左氏說不同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疏證

是采邑季則其字

穀梁射曰夜杜注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檀弓疏賈季即狐射姑也賈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許慎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

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玉藻疏證公羊月日朔杜注

朔明告月必以朔釋文文不告月月月或作朔誤也文淇

案作朔者乃古本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

注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于廟

是鄭康成所見之本正作告朔若作告月月實屬不辭玉

藻皮弁以聽朔于太廟疏云告朔又謂之告月月引文六

年閏月不告月月並據杜本也壽曾曰詳鄭氏禮注朝享

謂朝受政於廟義止明朝廟之禮其告朔聽在何處鄭

所未言彼疏云謂天子告朔于明堂因即朝享朝享即

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故祭瀝云考廟王考廟皇考

于太廟因即朝享祭瀝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

月祭之顯考祖考享祭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

於廟則其行禮為一時事然三傳中惟左氏說如此知
者王藻聽朔于南門之外既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不
廟至于閏月不以朝者閏月左氏說閏月以正時時以作
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者閏月左氏說閏月以正時時以作
事君謀之從左氏說不道于朝乎在告朔之異謂廟而因
許君謀之從左氏說不道于朝乎在告朔之異謂廟而因
告朔鄭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
又云朔鄭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
猶朝于廟似俱失之三年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朔
不郊猶三望同言猶以者告朔然後朝廟郊然後當三望
今廢其大三望同言猶以者告朔然後朝廟郊然後當三望
朔之策羊大存其細是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而與廟祭異
亦明矣如羊大存其細是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而與廟祭異
公羊閏月不告朔從左氏說又先告朔為是與非皆謂以朝
先朝廟而因告朔二告朔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以朝
廟而因告朔二告朔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以朝
告月何不告朔也閏月者附餘月之義也穀梁傳不告朔也
所舉公羊說閏月者附餘月之義也穀梁傳不告朔也
不言朔也閏月者附餘月之義也穀梁傳不告朔也
天子不告朔以告朔而無事不考玉藻疏二君所舉以左氏說朝廟而
因而告朔云二其禮今無以事不考玉藻疏二君所舉以左氏說朝廟而
政爾無政而朝故當加猶公羊傳說彼傳二君所舉以左氏說朝廟而

先朝廟後告朔明告朔即在廟中不必順經文之次也
左氏說亦當然鄭謂告朔然後朝廟非也大史頌告朔
于邦注天子頌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
告而受行則鄭亦謂先朝廟後告朔矣駁未定杜注諸
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亦不析告朔告廟為兩
事當是用古左氏說其先言告朔後言朝廟仍違古說
矣司尊彝疏又云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猶
猶朝于廟若然天子告朔于明堂而云受政于廟者謂
告朔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為布政之宮以告朔
訖因即廟朝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譏
大行小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因告朔於文不得云告朔
郊亦別也此亦據鄭氏駁與義說非左氏義其謂譏廢
廟也本疏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
名同日而為之也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注服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

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改蒐于董趙盾將中

軍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耳本疏證晉語注初晉作
三軍魯文五年

晉四卿卒五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領放國之制按作
三軍乃晉文三年事見傳二十七年傳傳三十一
蒐於清原作五軍章注不言五軍於三軍之制明杜注以清
原作五軍為說又云今合五軍復三軍之制是也疏
云清原之蒐五軍十卿有先軫卻縠先軫死彼歲趙衰
胥臣趙衰箕鄭晉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彼歲趙衰
枝光且居臣卒八年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彼歲趙衰
鄭父先都則却縠秦狐偃晉嬰亦先卒矣清原十卿今止餘
箕鄭先都耳故蒐以謀軍帥疏考清原十卿今止餘
二至為明晰杜注用服說又云趙衰子其上下軍將
佐則沒而不說七年傳禦秦之役趙盾將中軍先克佐
之荀林父佐上軍先穀將下軍先穀佐之箕鄭居守服
氏蓋據彼傳為說備三軍之制彼傳杜注箕鄭居守服
居守故佐獨行服氏於此傳已明箕鄭將上軍則杜彼
注亦用服說也易中軍將佐服探下文為說亦用七年
傳

陽處父至自溫

改蒐于董易中軍疏證水經涑水注董澤東西四里南北

此澤杜注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馬宗從氏說謂元
凱汾陰之解誤不若注之簡明易曉郡國志河東臨
汾縣有董亭聞喜縣有董池二說古董澤洪亮云劉昭
注兩處皆引此傳雖本杜二說然非也今改董澤

而從彼夫之如洪當以涑水所經者為是杜注反舍此
一地沈欽韓云氏與劉昭誤合為一杜注汾陰當作
臨汾一統志董亭在蒲州府榮河縣東
陽子成季之屬也疏證
父蓋嘗為趙哀屬大夫說苑師曠對晉平公曰陽處父
欲臣文公因咎化三年不達因趙哀三日而達是處父
由趙哀方得進用杜注作趙盾乃傳寫之誤成季趙哀
謚成八年傳韓厥言於晉侯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
後為善者其懼矣杜注即云趙哀故知此注傳寫失也
按洪說是也
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疏證
高帝紀注師古
曰能謂材也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注
舊注宣子趙盾御覽六百
杜注宣趙盾謚則御覽所引為舊注也謚法聖善周聞
曰宣晉世家趙盾代趙哀執國政
制事典疏證
有常也注
典常也杜用鄭說疏
正周之百事使
正法罪疏證
杜注輕重當
疏正法罪謂準狀治罪為將來
之法若今造律令也

辟獄刑疏證

諸刊本獄刑誤倒以石經疏述傳作辟獄刑可證杜注辟猶理也疏與上句所以異者辟

飲刑謂獄有主決斷舊獄之類是也

斷當時之罪若昭十四年韓宣子命

董通逃疏證

釋詁董督正也

由質要疏證

荀子王霸篇質律禁止而不偏注質律質劑也以為法故言質律也下引此傳又云或

曰質正也則質要即質律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由質要之業率典型之舊章馬氏正用此傳文也質要與刑對文則質不當訓正矣杜注由用也質要券契也疏小字七曰聽質質以質劑注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

治舊滄疏證

釋文滄本又作汙沈欽韓云滄濁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蒼云停水曰滄杜注治理汚穢疏周之舊政滄穢不潔理治改正之也

本秩禮疏證

杜注責賤不失其本疏本其次秩使如舊也

續常職疏證

杜注修廢官疏任質使能令續故常也

出滯淹疏證

杜注拔賢能也

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疏證

晉語佗曰它杜注

弓其陽處父乎注陽處父襄公之太傅王制太傅云其大

夫之稱亦得兼三公故傳云三事大夫之謂三公也上

大夫卿亦稱孤也故春秋陽處父為太傅經云晉殺其

大夫陽處父也如禮疏說則陽處父以大夫經云晉殺其

佗之兼大帥亦然也本疏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命

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則太傅尊於中軍之將與太師

皆為孤卿也周禮上三公之國之國有孤一人者晉制諸侯

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公之國之國有孤一人者晉制諸侯

主多謂置羣官其時所須不能如禮疏說晉有孤卿是也

然不謂大夫兼官則非杜注賈佗以公族賈佗與賈

族姬姓食邑於賈字季與杜說異洪亮書云賈佗與賈

季是屬兩章注賈佗即賈氏七與大夫之洪說也全祖

望經史問答云晉故有賈氏與賈氏之洪說也全祖

是也蓋故是晉之公族賈佗在從止諸臣之列公孫華

曰晉公子父事孤偃師事趙衰良事賈佗則與咎犯等

夷非父始稱賈孤氏難亦姬姓是戎族非公族也至咎犯

之公之世趙盾將中軍賈季佐之而陽處父為太傅賈

它為太師二賈同列其時它為老臣而陽處父新出安得合

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疏證上九年事言之疏此謂所
使案而逆行臨時決斷者為制作法式者豫為將來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

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秦伯任好卒疏證年表秦繆公三十九年繆公薨葬狗以
不言卒此左氏舊說經不書秦伯卒義人從死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注服云子車秦大

夫氏也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黃鳥疏證洪亮吉

鳥云子車奄息正義曰左傳作子與與車字異義同今
傳仍作車當是傳寫之訛孔氏所據乃古本也史記秦
本紀亦作子與氏按洪說是不當有異知傳文作車非孔
氏舊矣釋文仲本亦作中秦本紀繆公三十九年卒葬
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名曰奄
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是其事也正義應劭云秦
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

息仲行鉞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箋亦謂自殺以
從死漢書匡衡傳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匡學齊詩鄭
用齊故也是漢人有三良自殺之說感恩自殺國人不
合哀之與詩臨六揣崇義不相應服謂殺人以葬則三
良非自殺矣杜注用服義黃鳥傳子車氏有息名於仲
行鉞虎無釋是仲行鉞虎皆名矣陳氏詩疏云仲字也
行名也子車仲行若鄭之祭仲足祭氏仲字足名矣傳
以有息為名則仲行鉞虎皆名仲行為子車氏之第二
字單名行故詩人以此分章不當兩稱名而一稱字箋
謂仲行字然非是李昭德云璇與旋同環與還同括地
志三良冢在岐州雍縣一里故城內沈欽韓云秦本紀
武公二十年卒葬雍平陽初以人从死以死者六十六
人按穆公武公之弟子德公子其殉葬已歷二世矣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疏證黃鳥序黃鳥哀
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秦本紀秦人哀之為作歌
黃鳥之詩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
詔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疏證洪亮吉云史記蒙恬列
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王充論衡繆者誤
亂之名文者德惠之長晉天之美於繆公按此則穆

當讀曰繆所謂名與實災曰繆也按洪說是也秦本紀君
子曰秦繆公庶也蓋國東收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
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
說德垂法况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即衍傳意為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疏證也大雅瞻卬文傳殄盡瘁病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

是以竝建聖哲疏證此總下十一事也王引之云言徧建

郎時校事放橫曉上聖哲也魏志程昱傳孫曉為黃門侍
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
則聖哲指庶人以上言之杜注建立聖哲樹之風聲

樹之風聲疏證此與書畢命文同某氏傳云立其善風揚

不用某氏傳說知杜氏未見偽古風俗為立聲教之法
土俗傳亦無此義文選注引廣雅風聲也杜不釋風云因
訓陸架云樹立其風化聲教是也王鳴盛尚書後序云
畢命樹之風聲非率訓典本之文也六年左傳豈建聖哲

樹之風聲告之訓典

分之采物疏證

杜注旌旗衣服各有分別疏定四年傳稱

著之話言疏證

廣雅釋

話善也杜注為作善言遺戒

為之律度注服云亮氏為鍾各自計律倍而半之黃鍾之

管長九寸則黃鍾之鍾長二尺二寸半餘鍾亦各自

計律倍而半之度量衡其本俱出於律疏證杜注鍾

所以治麻明時服以度量衡皆出於律杜易以鍾律度

量非服說律義矣亮氏為鍾注鍾之大數以律為度彼

疏云按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

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靜考中聲而量量以制度度律

均鍾韋所云均平也度鍾律之長短以平其鍾和聲

也據此義假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為鍾倍

九寸為尺八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二尺二寸以為鍾

餘律亦如是詳彼疏蓋用服義釋鄭注也亮典鄭注度

丈尺度出於律故傳言律度服亦度量衡者廣言之律

一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際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其衡權者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付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皆與服義合

陳之藝極疏證

六經正引傳文藝作藝藝廣雅釋詁術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矢分藝殪文穎注云果射準的為藝藝與果通文六平左傳陳之藝極杜注藝準也藝與果聲義並同按王說是也越語用人無藝從其所注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文穎說蓋本韋注杜亦用韋說毛傳極中也

引之表儀疏證

廣雅釋引道也杜注表儀猶威儀

予之法制疏證

杜注疏法謂王者身自制作已之所有故言予之其氏傳不循教道之常則

告之訓典疏證

杜注訓典先王之書

教之防利疏證

杜注防惡興利

委之常秩疏證

文選注引倉頡篇委任也

道之禮則疏證

諸本禮上有以惠棟云案唐石經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人遂以則字屬下句洪亮吉

左傳詁亦从石經刪以字禮則猶禮典也

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疏證

之謂人皆有所依守按賴賴聖哲也

毛傳即就也讀本眾隸賴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

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疏證

秦本紀作是能復東征也杜注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主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疏證

杜注開晉侯疾故疏

引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惠士奇云杜預謂晉襄有疾臆說也聘禮遭喪其禮有五云杜預謂晉襄有疾人世子之喪三聘君之喪四私喪謂使者父母之喪五

賓介之喪其禮皆詳於聘禮故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人君出疆必以豫凶事而去之則周禮不行於春秋久矣行之後世以為豫凶事而行之故又曰過求何害豈逆料晉襄之死而先為之備乎魏書戎淹傳文明太后崩齊造喪昭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已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海言元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禮義之禮為後世使臣所法若富國閭閻庶民昭明等易下援之以難成淹知聞疾乃杜一人之說舊說不如也邵瑛云季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以行魯人以為三思話柄而不知實出禮經凡穎達謂依聘禮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齊遭喪之禮然篇中既有遭喪名目豈無齊之禮必謂臨時辦備無此理也按惠說是也疏謂炫規杜非其義

其人曰將焉用之疏證杜注其人從者

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疏證不可以師年傳不備不虞

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疏證下傳襄公卒疏不著所行禮闕若據四書釋地又續

云是禮也即聘禮所載聘禮喪入竟則送也郊勞不筵凡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不肅不禮玉

不瞭又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受衣練冠以受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注**服

云晉國數有患難晉世家疏證杜注立少君恐有難顧

春秋之師楚伐與國按顧注與服義合李昭德云數屢

也此常訓患難謂齊卑子患懷之難李所說皆襄公

以前之事願舉春秋之師是也年表晉襄公卒趙盾為

太子少欲更立君晉世家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

趙孟曰立公子雍疏證杜注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

曰立襄公弟雍秦本紀晉襄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

趙盾欲立之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

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疏證杜無注近於秦謂公子

立也鄭持性信事人也鄭注事猶立也昭二十六年傳

立長則順文異而義同晉世家秦故好也立善則固奉

愛則孝結舊好則安皆異文

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紓矣注服云紓緩

也本疏證申言立長之義四德固順孝安也服本作紓

段借字洪亮吉云服作紓紓說文同杜杜注隨文生訓焦循

云莊三十年傳闕穀於菟為令尹日毀其家以紓楚國

之難注云紓緩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

齊服則難紓此正義引服虔作紓紓予古通借耳

為除亦猶紓之為徐按杜於莊三紓紓予古通借耳

未改服本故亦訓紓為緩此傳獨改服本非也紓緩釋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羸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

注服云辰羸懷羸也二君懷公文公晉世家疏證杜不

季晉語期年乃有賈季之難注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

射姑也食采於賈字季宅檀弓疏傳賈季怒陽子之易

其班也賈李即狐射姑也賈是宋色李則其字也禮疏

與晉語注同杜用服說李昭德云案始稱懷羸者傳以

懷公之謚繫之此稱辰羸者從其後謚也晉世家賈季

曰不如其弟樂蒙公子雁為文則樂為雍弟

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國服云班次也集解家疏證注杜

班位也亦用服義李貽德云思古宗鬼神之無次注第也言等第也沈欽韓云諸侯一娶九女辰嬴班在九人所處為末其外則皆賤妾給使令者矣按晉世家作班在九人下則辰嬴不在賤列矣此史公與說其子何震之有注賈云震威也集解世家疏證賈以威訓震子辟無威是以威氏言之杜用賈說成二年傳畏君之震

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

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疏證晉世家嬖作可皆異文朱敬聲云說苑建本篇樂有寵于國先君愛而仕之臣所傳聞不同

杜祁以君故疏證杜注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顧史記以秦出誤炎武云君謂襄公洪亮吉云雍杜祁子

讓偁姑而上之疏證杜注偁姑姑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畢沅晉書地理志補正云偁或以為國名地關不知所在姓偁陽姓姓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疏證杜注以季隗是

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

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疏證杜注亞次也

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

疏證大近義變卦小遠深辟言

使先茂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疏證杜注先茂士伯也世本

士為之後為生成伯執執生武于會會生文于爽變生

宣叔句句生獻子執執生吉射杜以上會為隨季用世

本說焦法曰士穀士會皆當作上傳為月請為杜土性

杜伯之後土即古杜家惠康既廣引土杜相通之證以

焦氏之言為卓又引晉語等祐曰隰叔子連周難於晉

國生子與為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言晉主夏盟

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是范氏先以官為氏以土為杜

秦迎公子雍秦本紀使隨會來迎雍晉世家使士會如

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疏證杜注郕晉

云劉昭郡國志注河東垣縣下引此傳文賈季逆公子

樂于陳趙孟殺諸郕郕即據此則今左傳本脫郕字襄二

十三年傳成郭郭劉昭垣縣下注復引博物志云縣東
九十里郭郭之阮皆連言郭郭則係晉之一邑可知
傳既脫郭字而杜注遂言郭晉地可謂近而不察矣
按劉昭注未顯引傳文無以定傳文之脫郭字惠棟云
襄二三十三年云成郭郭補郭其地也但明郭與郭郭為一
地是也洪氏於郭下補郭未可從馬家郭云郭郭乃晉
河內通河東之隘道公子樂自陳故使人殺之於此沈
欽韓云按殺郭者殺賈季所使之人也一統志郭原
賈縣在懷慶府濟源縣西一百一十里古曰郭亦曰郭
郭亦曰郭亭府志今為郭原鎮晉世家賈季亦使人召
公子樂於陳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莊也疏證

本年春賈季為中軍帥改
蒐十董易中軍

而知其無援於晉也

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疏證

杜注鞠居狐氏之族
洪亮吉云姓纂晉大

夫狐鞠居食采于續又姓續氏

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疏證

晉世家十月
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杜注簡伯續鞠居十一月也疏證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

賈李奔狄宣子使火駢送其帑杜注晉語注帑妻子也杜疏證晉語注帑妻子也杜

夷之蒐賈李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杜注舊

注人史駢從臣也御覽四百疏證杜注御覽所引當

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

道也國服云敵當也衛世家集解疏證楚語注志記也言在

對也用服義敵當釋詁文疏證楚語注志記也言在

夫子禮於賈李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介人之寵非勇也疏證晉世家索隱引字林介因也謂宣

損怨益仇非知也疏證杜注宣子將復怨已非

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杆

之送致諸竟疏證杜注杆衛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疏證五經算術臣臨風等謀崇術意

年元餘九百九十八算問宜云从周歷上元至文公元

術曰置文公元年算九百九十八更加五得一千三算

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二千三百五十五為積月不盡十

為閏餘經六閏餘十二已上其歲有閏今止有十即知

閏無正時疏證正時見元年傳已釋訖

時以作事疏證校勘記云隋書經籍志引作時以序事此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疏證

注引傳道作本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疏證

律麻志政作通

何以為民疏證

積本言何

正正政古字通

經七年春公伐邾疏證

公羊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疏證

公羊句曰胸五行志同襄十三年邾取須句而反其君杜注謂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

遂城邾疏證

郡國志魯國下有邾鄉城說文邾東海縣邾杜於彼注云邾在東光朱虛縣東南此注云邾魯邑

卞縣城南有邾城沈欽韓云水經注泗水西邾卞縣故

城城南有邾城凡出二邑之閒西邾城北一統志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疏證

穀梁王曰王臣王臣本作王

本王王臣互見也古今人表作王臣梁釋文王臣或作王左殺之

譌王為王襄五年楚公子壬夫匡謬正俗謂宜為王夫

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疏證

沈欽韓云趙盾立君大

晉先蔑奔秦疏證

公羊作晉先味以師奔秦石經同公羊釋文左氏作蔑李富孫云公羊經衍以師二字按公羊釋文不言左氏無以師李說當是

狄侵我西部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疏證

郡國志河南郡卷有扈城亭沈欽韓云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文七年盟于扈者

是也竹書紀書晉出公二年河決于扈是此方與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問晉難也疏證

三月甲戌取須句實文公子焉非禮也疏證

杜注邾文公叛在魯故曰

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絕太皐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公穀不云置文公子杜注當是舊說

夏四月宋成公卒疏證

宋世家成公十七年卒與傳合與年表稱公孫固殺成公達此大公

駁文

於是公子成為右師疏證杜注莊公子顧棟高云春秋官是宋卿以左師為長皆尚右傳叙宋六卿皆先左師

公孫友為左師疏證杜注目夷子顧棟高云宋六卿自湯父遂以太軍相襄公即位子魚以左師聽政而傳文始終辨司馬子魚疑是時始立左右二師而子魚以司馬兼左師後遂為專官也按上文樂豫為司馬既立師左師不以司馬為執政官此時子魚已不為司馬也顧說非

樂豫為司馬疏證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元孫用世本說文十八年俸使樂呂為司冠樂呂即樂

孫杜注戴公之曾孫誤

鱗瞞為司徒疏證杜注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卿瞞杜注

公子湯為司城疏證杜注桓公以武公名廢司空為

華御事為司冠疏證世本也杜世族諱缺御事宋世家正義

華元華督之曾孫也與世本合

昭公將去羣公子疏證年表宋昭公杵臼元年襄公之子

從徐廣說謂與世家合讀本昭公以一云成公新薨公族多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

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證釋文蔭本又作蔭藟本

作蔭說又草蔭地藟亦俗字也此用王風葛藟義毛傳

於葛藟無釋周而穆木葛藟之傳南土之葛藟茂威

箋葛也藟也得繫而變之本根以公室言晉書庾亮傳

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為叔向葛藟

之下引解詁為的此傳之文而誤樂豫為叔向葛藟

亦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涯是毛鄭皆以葛藟為一物杜

注葛之記藟變繁滋者以本蔭蔭之多其循亦引穆木

為今分類即古注葛藟異物又云壯固幽通賦攬葛藟而

皆自變馬兼存二說蓋詩言葛藟又言藟故分別上藟字

為葛類下藟字為變詩言葛藟底本則藟可為葛之變

耳按傳下藟字義不當與詩興說詩穆木釋文引義疏云

葛葉似艾白色其子未可食易用釋文引義疏云藟一

名巨荒以葉與連蔓而生幽川人謂之推藟所說藟之

此亦從沙洋

形狀與焉異類後一說是其來言易變仍是牽於杜

故

君子以為此疏證注焦氏从杜說非也萬篇詩興也與傳言此異杜注謂詩

報理淺毛意遠取河人取以喻九族為兄弟此傳近取庇

興異耳陳無毛詩疏云案此詩因萬篇而興又同故比

為此故毛傳以為興左傳以為此詩通例關雎若

禮以成有別龍正如葛之受延相連及竹竿如婦人

振如山陽不能自齊南山其財網終若薪芻詩人車而後束

葛生喻婦人外成于他家戾風如晨風之飛入北林若

善者我如阿之長茂著然春阿猶飄風之吹阿曰林若

日者託事於物作詩者之意先以託事於物繼乃比方物

於物是言興而此乙萬馬矣

況國君乎疏證傳言國君尤宜睦族也

此誘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疏證庇焉而縱尋斧焉

書庚粵傳引叔向語作託焉而縱尋斧焉者也淮南子

高誘注縱放也杜不釋尋斧而縱尋斧柯者也淮南子

木斧所以伐木隋書高祖紀贊讀本注尋斧長八尺所以量

說溺寵廢嫡託付夫所滅父子之道聞昆弟之陳縱其

尋斧剪伐本枝是前說尋斧皆以器言

必不可君其國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

去之疏證

讀本注樂豫華御事藏族也公子成公孫固公孫鄭莊族也公孫友鱗臙公子蕩桓族也

蓋僅舉見

於傳者言

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疏證

讀本注時穆襄二族

與肩事較合昭公所欲去者不止穆襄之族也乃先攻公與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是昭公欲去者惟穆襄之族非

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疏證

杜注二子在公宮故為亂

有此二子蓋是孤卿之官也宋世家成公弟熒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熒而立成公少子杵臼世家此言與傳乖異年表又云公孫固殺成公又自與世家遺世家謂熒殺太子則是昭公兄矣史公蓋未異其說

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疏證

杜注印昭公

昭公即位而葬

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疏證本

經不書國鄭二人並文闕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

難乃多與之徒衛國服云康公秦穆公之子瑩晉出也

衛從兵也呂卻之難呂甥卻芮欲焚公宮也御覽一百

疏證渭陽序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

年傳穆姬同晉侯將至公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

履薪焉成十二年傳康公我之自出故服以瑩為晉出

季貽德云釋名詳親屬姊妹之子曰出出謂姊妹出嫁

而生子也說文從宿衛也官伯掌王宮王宮之士庶子

鄭司農注宿衛之官兼居行之衛官呂卻之難僖公二

十四年傳晉世家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

入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

穆嬴曰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國服云穆嬴襄公夫人太子

靈公也御覽一百一十八疏證杜注穆肅襄公夫人靈公母也
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用服說晉世家太子母繆嬴曰

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

注服云寘置也此太子御覽一百一十八疏證杜無注

於叢棘釋文作置是寘置古文通故服以置訓寘晉

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疏證惠棟云少儀曰

君賜肅拜注云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于拜耳孔正

義曰言肅拜婦人之常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有

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文淇案少儀注云肅拜依頭

次故用吉拜而頓首也文淇案少儀注云肅拜依頭

也疏云肅拜婦人之常而各禮婦拜注云肅拜依頭

婦盡禮于舅姑下乃引頓首宣子以見非禮之正則

以此傳頓首為拜注云非禮之正

忠以常肅拜注云非禮之正

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

吾唯子之怨注服云如子善為教誨此子使之有賢才
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之賜賜猶惠才而受賜美其教
也不才怨子怨其教不至也御覽一百王肅云怨其教
導不至晉世家疏證杜注欲使宣子教訓之是用服義
傳第天下之命懸於天子詞甚簡畧李貽德云大戴禮保
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
理之指則教之功也夫教得左右正而天子正
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保傳言教太行至國君世子亦
猶是也善為教誨即早諭教之道也使之有賢才即
開於道術也知人君之道即知義理之指也賜猶惠者
苟子大略賤者惠注惠亦賜也是賜惠我相輔也美
其教者保傳所云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是也按李說其教不
至者保傳所云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是也或傳賈誼緒言也
也王肅注但釋唯子之怨疑非完文晉世家此子材吾
受其賜不材吾怨子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注服云君歿未久其言聲語氣尚在
耳御覽一百疏證杜注宣子之耳按說非也言語有

聲氣故云言語（聲）氣晉世家今君平言猶在耳

而棄之若何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注）服云言諸大夫患穆

嬴以君顧命之言責已也畏逼迫無置太子一云畏他

公子徒來相迫矣（御覽一百一十八）疏證（以皆患穆嬴杜無注服）

以傳蒙上文知之李昭德云顧命書篇名（火記集解引）

鄭書注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迴首曰顧）

顧命之名施於天子而諸侯亦得稱顧命（今襄公顧命）

公之顧命是已彼注云臨死遺書曰顧命（今襄公顧命）

即上此子也才數語按李說是也杜注是國人以大義

來偏已於服兩說皆不用顧炎武云畏穆嬴之逼也以

君夫人之尊故杜說非今詳服說晉世家趙盾與諸大夫

正蒙穆嬴之言顧特木引服說晉世家趙盾與諸大夫

皆患穆嬴且畏趙世家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誅

之與服引或說合世家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誅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疏證）立太子夷臯是為靈

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

一第（二）所貴參四庫全書第 2 頁

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疏證年表晉靈夷卒元年趙盾專政專政指將中軍也杜注克

荀林父佐上軍疏證杜注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疏證杜注先逆公子雍前逆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沈欽韓云必如杜言則晉之出軍原是揚聲以逆雍為名秦人猶信其逆雍來故受給而敗非是先立御右後變計立靈公倉卒不及替之也御右自假設以逆君之計為給秦之術

及莖陰疏證杜注莖陰晉地讀本云當在今猗氏東顧棟開與秦以大河為限疑當在山西蒲州府紫河孫接子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冠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冠如追逃軍之善政也疏證釋文有奪人之心本或此下有八待其反誤宣子明連進兵之意

先人有奪人之心逐寇如追逃當出古軍志

訓卒利兵疏證利即厲校勘記論語必先利其器漢書梅

棟論語古義春秋傳作厲其器陳樹華云古利厲通用忠

三十三年厲兵秣馬利兵是利與厲同梁履繩云傳

秣馬秣食疏證長杜注秣食早食於寢秣也漢書韓信傳寧

未起而壯秣中食義無取也方起矣而云早食於寢秣云

於常因謂之秣食訓卒利兵秣馬秣食者商子兵守篇

壯男之軍使或食厲兵陳而特敵壯女之軍使或食負

壘陳而待令是其親也成十六年秣食中禱其時楚軍亦同難

年傳秣馬秣食並與此同洪亮吉云此傳下云潛師夜

起則夜食可知成十六年秣食中禱其時楚軍亦同難

鳴而夜食二十六年秣食而杜從之不為無據案後漢書康

是張要云壯中食食而杜從之不為無據案後漢書康

范傳范今軍中秣食農往赴度尚傳於是行秣食須明

難鳴而駕陪書王充傳王如傳遂夜今三軍秣草待命

以秣食為夜食伴梅秣食乃狀食之特早而齊書在慧

晉軍早食故言秣食此不必論其已起未起洪說是也

晉軍早食故言秣食此不必論其已起未起洪說是也

潛師夜起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創首疏證

杜注今狐在河東當

之所在顧炎武云水經注引關駟曰與創首相接未詳地

在西三十里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即創首

山對盧足谷當倚口創字作鄒玉篇鄒口孤切秦地在

河東

縣地水經注創首在西三十里當在今蒲州府侍氏

江永云榮河臨晉今皆屬蒲州府沈欽韓云一統志創

首水在同州郃陽縣東南晉世家趙盾為將往擊秦敗

之今狐秦木紀秦以兵送至令狐也晉立襄公于而反擊

秦師秦師敗則公子雍已至今令狐也

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疏證

杜注從創首去也晉世家

紀隨會來奔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

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

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疏證謂使大夫攝卿往也

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疏證謂使大夫攝卿往也

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疏證謂使大夫攝卿往也

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疏證

同官為寮吾當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

弗聽疏證釋文寮本又作條杜注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魯語今吾之教臣寮注唐

云同官曰寮明謂此景伯之屬下條耳非同

官之寮也同官謂位同者也杜取韋說杜又云板詩大

雅其三章義取弱亮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按林父

進諫送帑皆以同寮故杜謂收板之弱亮非也請本云

板之三章言我雖異事及爾同寮謂同寮不得不盡言

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疏證杜注荀伯林父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疏證杜注士伯先蔑讀本云士

按士會之不義士伯事無可考

其人曰能亡人於國疏證杜注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

不能見於此焉用之

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疏證檀弓我則隨武子乎

注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杜注俱有迎公子雍之罪

及歸遂不見

疏證

杜注責先茂為正卿而不能匡諫且俱

正卿下傳却言于趙宣子曰子為正卿也文洪案先茂將下軍非二年傳太史謂宣子曰子為正卿止卿始主國政杜責先茂為正卿而不匡諫非也權弓謀其身不遺其友疏文六年士會與先茂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茂及士會遂晉遂不見先茂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其友者彼謂其先茂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于己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道也毒曾曰觀士會非美之也語則平昔不與先茂為友權弓疏謂避禍非

狄侵我西部公使告于晉

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疏證

賈季在狄故杜注

晉

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疏證

以賈季述盾之言故問哀盾

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疏證杜注冬日可愛夏日

可畏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

于扈晉侯立故也疏證晉世家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以靈公初立故也世家脫也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疏證及與會故不書所會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敬也疏證

此會盟例杜注不書所會謂不具公侯及卿大夫疏傳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傳諸

侯會于扈以當之又云總稱諸侯皆是罪諸侯也後至不書

書所會謂不終不書與會之人渾言諸侯也後至不書

其國二句亦凡例之辭正釋此人渾言諸侯也後至不書

云此作還自釋凡例之意疏又云諱公罪而歸責於諸

侯若諸侯無功然杜以凡例當傳文已誤疏謂魯推罪

於諸侯彌文辭矣顧炎武云公既不及於會則不書所

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敬顧氏此說則不書所

命則是其然不當云不書諸國以辟不敬顧氏此說則不書所

蓋誤於杜注傳遂自釋凡例之說耳讀本云後至者謂此

及盟而不及會故經不具書其國名避不敬者蓋謂此

不周至之事避之不 深言義最明畫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疏證杜注

公孫敖也文伯殺也惠叔難也

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疏證杜注

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讀本穆伯老而更娶莒人不

肯乃為襄公娶

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

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

及鄆陵疏證

杜注鄆陵莒邑沈欽韓云此別一鄆陵應在城陽非潁川郡之鄆陵也顧棟高謂今沂州府沂水縣地

登城見之美

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

叔仲惠伯諫疏證

檀弓疏引世本桓公生倭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杜

注惠伯叔牙孫用世本說

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
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疏證穆伯襄仲
作於內謂內有兵則外寇乘之

公止之惠伯成之疏證惠棟云周禮調人職曰凡有闕怒

今二十石以令解仇文淇案調人職云凡過而殺傷人

者成之注成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

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曰惠伯成之

疏先鄭雖為兩說後鄭以後說為是引春秋者左氏文

七年傳注云平二子據彼一疏說則先鄭以成為和正用

此傳成之義杜用先鄭後一說也

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疏證杜注舍

苦女也讀本云穆伯既淫亂惠伯為平其事使襄仲不

娶穆伯亦還苦女也言孟孫叔孫二族相為此謀杜注

晉卻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疏證杜注日

年經晉信伐衛傳晉師圍戚取之疆戚田

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疏證

九歌然後卻言六府三事此章於偽古文之次第強為之說後辨又云離騷經云啟九辨與九歌注啟禹子也天問云啟稊竇商九辨九歌注啟禹子也伏生大傳虞夏傳歌大訓九歌六府九歌原而夏道興鄭康成注四章皆歌禹之功則九歌乃啟樂非禹樂明甚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疏證

卻缺先釋九歌謂九功之德再釋九功之為六府三事乃倒釋之文今偽大禹謨先云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再云六府三事非先綱後目之義補綴緝遺迹顯然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疏證杜無注大禹謨疏文七年

之德皆可歌也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詠其功用是舊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攸疏釋六府三事為歌辭題目當是舊說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注賈服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

厚生天德也大司疏證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疏此本文七年傳注云正德服與先鄭并見地德厚生天德此本春秋也此傳之言賈服與先鄭引春秋也此傳杜無注大司樂疏引注則賈服與先鄭說同也其云不見古文尚書先鄭注禮言之如賈服說則三事猶三才也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疏證行行六府引夏書蒙上務德言之讀本云以義行此德則曰德禮杜以德為正德以禮為制財用厚民生非本疏在上無禮則民不樂是叛之所由

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疏證杜注東猶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宣子說之疏證杜注為明年晉歸鄭衛一疏本疏言歸鄭歸鄭及歸衛田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杜氏非也邵煥云文九年傳衛孔達侵鄭伐縣及鄭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注轉有匡本衛邑中屬鄭之文卻不明言鄭地而八年注轉有匡本衛邑中屬鄭之文

宜劉炫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杜氏也按此傳杜注
未及匡戚田之別本疏謂晉歸以鄭所取衛田正謂鄭
以取衛之匡田也鄭歸匡田未歸其邑與戚田同故杜
云鄭衛田耳

經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疏證

年表周襄王三十二年崩周本紀襄王三十二年崩子頃王壬

臣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疏證

公羊雒戎曰伊雒戎釋文會雒戎本或作伊雒

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杜注暴鄭地十五傳楚侯鄭及暴故杜以為鄭地沈欽韓云蓋暴車公所封邑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注賈云日者以罪廢

命大討也

釋疏證公羊無而杜注未釋丙戌公羊傳解例疏證日者嫌教罪明則起君之故諱使

若無罪教梁傳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則賈所稱為左氏義教不至京師而復故曰廢命

各傳無疏證公羊曰塚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注服云解揚晉

大夫集晉世家疏證李昭德云揚晉世家作楊注引服義

范奉使為霍人解揚字子虎故後世言霍虎字亦作揚

杜用服說此謂以晉所疆之戚田并鄭取於衛之匡田

皆歸於衛詳七年傳疏證杜謂晉令鄭還衛匡邑非傳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注服虔以為致

之于鄭本疏證韓非子止微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是公

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中鄭地本疏云杜以上

言歸匡戚之田于衛又言且復致則晉亦致于衛劉炫

云服虔以為致之于鄭以服言是規則杜亦致于衛劉炫

曰自申至于虎牢此則鄭田也故杜于上年解云為晉歸

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衛地杜氏之闕漏耳按自

申至于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衛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

不言鄭言中虎牢則鄭可知矣按顧說是不也傳氏謂上

年杜注鄭言中虎牢則鄭可知矣按顧說是不也傳氏謂上

稱鄭田自謂匡田於此傳不用服注非關漏洪亮吉云
按杜注既言中鄭地則服說云致之於鄭方得事實豈
以有鄭地轉致于衛者乎劉炫以服說規杜得之沈欽
韓云按中與虎牢皆鄭地衛之國于帝丘在東郡濮
陽安得其境至虎牢傳言歸衛地遂并及鄭不言鄭者
以申虎牢易明也
皆中服雜顧棟高云申當在今汜水縣界按虎牢亦在
汜水境內詳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疏證年表晉靈公三
城今狐之戰秦本紀晉取武成成異文江永云漢馮
翊郡有武成縣顧師古云即秦伐晉取武城者也當在
今陝西同州府境沈欽韓云火記正義括地志故武城
一名武平城在鄭縣東北十三里華州志武平城在州
東十七里按華州今屬同州府江沈說同

秋襄王崩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疏證七年扈之盟
公後至

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遂會伊雒之戎

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疏證

文選薛綜東京賦注珍貴也杜

國家者專之可也杜用莊十九年公羊傳文按僖三十
年經冬公子遂如京師傳云大夫無遂事則左氏義不
與大夫遂事此傳珍之古誼無考杜用公羊義非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馬

疏證

杜注己氏

年傳穆伯三娶皆莒女戴已時已卒聲已尚存其三娶
莒女為襄仲聘者反于莒時聲已未必偕行蓋从三娶
之莒女也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疏證

杜注昭公

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

疏證

杜注昭公

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

疏證

杜注華樂皇皆戴族孔

襄公孫

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

疏證

杜注節國之符信也握之

之官異於周禮夏官大司馬其節則無考所敘之節當
是符節木疏周禮掌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小行人都鄙

用管節此司馬司城或食米地即都鄙之主此節或是
管節也亦是意為之說司節門關用符節注其商者通
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疏證淮南子注效致

子蕩之孫杜於府人無釋疏亦無說昭十八年傳使府
人庫人各微其市彼疏引周官大府內府外府玉府天
府永府胡匡表儀禮釋官云案春秋諸國有府人而無
大府內府外府之官則諸侯府人兼彼數職可知矣周
禮大府為府外府之官則諸侯府人兼彼數職可知矣周
諸侯之府人當士為之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疏證昭七年
從大夫杜注據以為說云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
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疏言宋復之
在十一年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

疏證六年傳春晉蒐于夷杜注登之於上軍也疏云清

之戰箕鄭將上軍先都佐新下軍七年令狐
鄭不失其登而亦共作亂者蓋先克之不登容可怨恨箕
鄭不失其登而亦共作亂者蓋先克之不登容可怨恨箕

策鄭先都及孤射姑始出奔策鄭位次宜佐中軍而先克
代射姑始策鄭守其故職蓋以此而恨也按先克之請退
策鄭先都傳無其說或夷蒐時策鄭未即將上軍令孤
之戰乃登之傳文不具後漢書梁統傳安定烏氏人晉
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注束記其先與秦同祖出於
伯益別封于梁
先克曰孤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疏證六年傳使孤射姑
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疏證風俗通蒯氏晉大夫蒯得之
杜注以軍事奪其田也後七年傳晉禦秦師及董陰
故策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疏證杜注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

夫人姜氏如齊無疏證杜注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注左氏說王喪赴者

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

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王制疏引左氏之

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弃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喪

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通典引疏

證杜注卿共葬事禮也此蓋用左氏舊說王制疏異義

行事葬畢乃還下引左氏說許慎謹案易下邳侍其容

說諸侯奔喪親也容說為喪千里外不奔喪者同姓千里

外猶奔喪親也容說為喪千里外不奔喪者同姓千里

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

薨王使使禁叔歸舍且昭又會葬為得禮則走魯於天子

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
自達其傳同姓雖于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
从公羊之義也又喪以左氏難許慎云千里外喪但說左氏者
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喪以左氏難許慎云千里外喪但說左氏者
與禮乖也按鄭駁左氏說所引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義
王制疏未備引鄭駁左氏說所引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義
鄭不存喪與許君所之左氏說里之內奔喪異義所有
同執畢至以下云赴引侍其謂千證之則亦許君異義所有
例云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遠近為差因為葬節又釋
不得越境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吊葬之禮既葬卒哭
而除凶魯傳無修服於其國卿共吊葬之禮既葬卒哭
平葬之經傳也杜預謂卒哭除凶是葬禮之野言自外
皆用古左氏說然杜預謂卒哭除凶是葬禮之野言自外
千里之內奔喪則二說已自異鄭駁左氏說謂自達其
傳莒昭三十二年傳鄭簡公在楚未弔靈王謂之喪為說
彼疏引鄭君說以爲簡公若君當自行耳非言君當親
由君在楚上卿守國故使少卿印段往耳非言君當親
行也此是疏駁鄭君說以爲簡公若君當自行耳非言君當親
周通無識文是左氏說異於公羊義穀梁傳亦云使大夫
則不可然彼蒙魯有喪言之亦與公羊說殊皆與左氏
說異詳後說諸侯命成王之奔喪則與公羊說殊皆與左氏
門左畢義說謬引顧命成王之奔喪則與公羊說殊皆與左氏

明文彼自是周威時禮且言東方西方不言南北容指
分陝東西十里侯國而言沈欽聲云按隱二年傳天子
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
言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葬叔之合
賈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
經書此遂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
士出求金求者固非而薄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
天子不逾顯侯國之意慢乎以義求金之來而伯主不
葬雖遺得臣亦非本意傳意微而顯而俗儒不察創為
謬說沈亦據鄭駁為說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無疏證

杜注告于廟本疏蘇氏云

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按如杜說則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國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

本疏證杜注與先都同罪也

疏證

杜注與先都同罪也

次序列傳刑得居下知其以位次也賈逵云箕鄭稱及
非首謀按襄二三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杜
云及史異辭無義例此亦然也洪亮吉云按箕鄭上
軍將士穀下軍將傳文亦先箕鄭而後士穀今顧於士

穀下言及箕鄭明非首謀故書法如此正義糾賁非也
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及慶寅亦同此例

楚人伐鄭疏證十年表楚穆王八年伐鄭以其服晉鄭穆公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疏證年表晉靈公王

夏秋侵齊無傳

秋八月曹伯襄卒疏證管蔡世家曹共公襄立三十五年

九月癸酉地震無疏證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本

能蒸於是是有地震注陰陽相迫氣動乎下故地震也本

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

於地動韋注用孔義此經無傳左氏義無以考外傳宋

伯陽父說則此經亦當陰陽為言與公穀說小異也內

傳陰遁史記作陰迫即孔晁所謂陽迫於陰也杜注地

冬楚子使椒來聘疏證穀梁椒曰秋釋文或作蔣公羊

古註通杜注椒不書氏史畧文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疏證釋文祿說文作祝云贈終

者衣被曰說以此祿為衣

死人衣祔下引春秋傳公親祔字正作祔其云贈終及
衣死人衣亦不知何以別段玉裁謂祝篆為淺人所增
也杜注衣服曰祔用億元年公羊傳又杜傳注云追贈
僖公并及成風惠棟云非也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
妾母以子貴故上經書夫人風氏母以子氏故此經書
僖公成風按惠用異義古左氏說詳四年經疏證
葬曹共公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疏證家八年傳箕鄭
不顯所使之人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疏證杜注乙丑正月十九日經
書二月從告貴曹曰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疏證年表襄王
來求金以葬非禮史公蓋謂求金即共葬事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疏證本疏士穀書經
則是卿也七年

今狐之戰三軍將佐無士穀十一年河曲之戰三軍將
佐杜注無代士穀者而士穀得為卿者先茂奔秦傳無
其代十二年樂盾將下軍注云代先茂者據傳成文言
之耳未必不是士穀代先茂藥盾代士穀也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疏證杜
范山楚大夫萬氏族畧案楚邑芊尹無字亦稱范無
字讀本不在諸侯謂志不及諸屬國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疏證沈欽韓云水經注潁陰城西
里左傳師于狼淵寰宇記狼溝在許州長水縣東北十
陰即今開封府許州江永云許州今為府附郭設石梁
縣

四公子堅公子蔑及樂耳疏證杜注三子鄭大夫

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卿不書緩也以憊不恪疏證杜注華耦華父督曾孫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疏證杜注壺丘陳邑顧
棟高云壺丘在今

河南陳州府南境洪亮吉云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壺
丘城北故陳地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克壺丘是
也江永云壺丘當時為陳之南部而地不在陳州沈欽
韓云一統志壺丘城在汝寧府新蔡縣東南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疏證杜注子朱息公也

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疏證此楚公子茂也
云按成十六年駟陵之戰四楚公子茂距此四十四年
疑別是一人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疏證校勘記五行志引傳文作
又作敖杜謂經文椒不書氏史畧文疑經奪越也杜注
子越椒今尹子文從子傲不敬

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疏
證杜注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
後有朝服釋幣于祠之禮彼注告為君使也授節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禮也國鄭康成云若以為緩按
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于游何得善

之箴膏疏證杜注本非方款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
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冒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
本疏何休膏增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既緩而
以之為禮非也下引鄭箴又云是鄭不非其緩也若識
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禮有含極賜何以一使兼行
知休言非也疏說不識秦禮之緩全據鄭義當是舊說
杜謂秦魯本非疏方歡同盟不識其緩傳無其義秦禮止
歸成風杜以為追贈信公并及成風亦用公羊一使兼
二喪之說辨詳經疏證玩鄭義亦不謂極信公也又案
禮記合者坐委於殯東而疏云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殯最晚不識者釋廢疾云云以其殺敗晉無休
時君子原情不責晚也鄭說殺梁亦謂經無識緩之文

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疏

證杜注送尸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沈欽韓云當事謂斂
服諸家無說禮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
弔主家深衣練冠以待於廟垂涕決注深衣練冠凶服變
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疏據此而言禭後始來弔者其
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
傳公之殯也按文公之受秦極在除喪之後服必異喪
平時將文公之殯也按文公之受秦極在除喪之後服必異喪

後受吊之服也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

夏秦伐晉

楚殺其大夫宜申注賈氏以為不書族陋疏證杜

宜申子西也謀弑君故書名杜不用賈說賈謂得臣宜

申皆辟陋未賜族也詳傳二十八年疏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注舊注周正月今之十一月

周七月今之五月御覽三疏證杜注義與二年同疏亦

雨君不舉注為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

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

之時而無雨則災成也疏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

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疏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為災者據周正言之既言秋至

月不雨云不為災明八月不為災者則據為災此據文十年自

正月不雨故云謂建子之月也按僖公三年傳云自十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此經直云至于八月不雨云初

不雨之月鄭必知自建子之月者以周之歲首陽氣生

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者以周之歲首陽氣生

其案文十年無傳彼疏所引乃僖二年傳文據而為說文

以玉藻八月不雨為建未之月與御覽所引舊注同說

舊注周七月建午之月也五行志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禮有炕陽之應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閏雨也不閏雨者無志乎氏也公羊無傳解詁公子遂之所則五行志所稱為左氏義及蘇子盟于女栗疏證經杜注女栗地名與盟疑有闕文

冬秋侵宋無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疏證厥公羊曰屈釋文二傳作厥貉

厥貉地名闕彙纂當在陳州項城縣江永云今按項城今城今屬陳州府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疏證年表晉靈公四年伐秦

年代秦取少梁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晉世家靈公四

九年梁伯伐曲沃卻芮曰梁伯近秦而逼是也水經注乃

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疏曰新里

後魏惠王日安邑徙都之是誤以少梁為大梁而不知

大梁不近秦也後漢東河南尹梁故國注引博物記曰春

梁伯好土功今梁多有成亦誤按顧說是也後入秦曰

少梁與圖梁國在陝西同州府韓縣南二十里後秦取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疏證年表取我北徵晉世家秦亦取

志京兆郡徵師古曰即今之澄城縣是也左傳所云
取北微謂比地而北注云未詳其處沈欽韓云元和志
同州澄城縣文十年春取■晉北微即此一統志徵縣
故城在澄城縣西南按澄城今屬陝西同州府志
初楚范巫商似疏證北魏書陽城今屬陝西同州府
文古之巫多疑陽氏所稱為古本也杜注商似范邑
之巫讀本巫能見鬼商似蓋有所見也杜注商似范邑
謂成王與子玉于西曰三君皆將強死疏證本疏強健也
被殺也

城濮之役疏證杜注在傳

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蒞而縣絕

王使適至遂止之疏證請本成王不

使為商公疏證杜注商楚邑欲二人強死

邑今商洛鎮地理志宏農郡商沈欽韓云商州志楚商
至商契始卦之鎮在州東八里皆承漢志為說江永云今按
傷二十五年商密杜注公或走商密之楚成王時地未
能

傳疏證內鄉今屬河南南陽府界湖北之西近漢水其東南行由今襄陽荆門以至荆州與傳沿漢沂江合漢志之商不云楚邑未可為證

公漢沂江將入郢疏證杜注公順流沂逆流疏商在漢水商邑間諺不敢居商北漢水東流而南入江子西既至逆上疏謂子西以間諺而入郢未知所据顧炎武云將入郢為亂探下懼而辭為說是也

王在渚宮下見之疏證杜注小洲曰渚用釋水文不詳渚

經江水注江陵縣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官兵鄧氏引春秋作渚官又蒙楚船官地為文疑作官非誤亦漢船司空之比後人以官室當之非沈欽韓云紀要今荆州府治楚之渚官地

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

也疏證杜注陳楚名司冠為司敗顧棟高云陳近楚設

茅尹蓋梁履繩云索唐有司敗亦近楚也如顧炎武說則畏讒來歸為子西歸辭杜注子西畏讒不敢之商縣非

王使為工尹疏證

杜注掌百工之官

又與子家謀弑穆王

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疏證

杜注仲歸子家則子家為仲歸之字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疏證

杜注傳十一

氏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謚法敏以敬慎曰頃讀本魯

不知何人與盟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疏證

經不書陳

侯鄭伯又下文宋公逆楚子麋逃歸經亦不書宋麋杜

注宋鄭半荀免麋子辭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

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疏云劉炆以

為告文畧故不書陳鄭宋杜但明陳鄭二國為楚僕役猶

麋者廢木與會不當書也疏謂宋鄭二國為楚僕役猶

如許蔡二君降宋楚軍許蔡既不當於經故知宋鄭失

位不書也杜規杜氏非也邵瑛云宋本楚蔡所謀伐宜

其不書息也杜駁疏說最為分明陳未失位杜謂陳侯

必同傳所不言杜何以知杜謂告文畧義或然也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

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于勞且聽命疏證杜注
華元父按誘謂楚挑兵釁勞謂至厥貉勞楚師也御事

遂道以田孟諸疏證孟諸詳僖二十八年傳疏證

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疏證杜注孟田獵陳名下左司

孟為甄也焦循云宋書禮志先獵一日造屯布圍飲軍

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晉書周訪傳使將

軍李恒督左甄許期督右甄又朱伺傳飲中軍又陶侃傳侃

擊杜茲今兄子與為左甄又朱伺傳飲中軍又陶侃傳侃

左甄而甄為晉軍中之稱杜氏舉當時事以證孟耳沈

欽韓云孟取迂由之義蓋固陳也魏晉時謂之甄文選

海賦注引鄭君云甄表也按焦沈說是也宋書禮志謂

大司馬居中正諸軍梁書裴邃傳魏衆五可挑戰遂

勒諸將為四甄以待之直同將李祖偽通四甄競

於魏眾大敗則甄為偏師或用以設復孟陳亦當然也

期思公復遂為石司馬疏證地理志汝南郡期思故城在光州

固始縣西北杜注復遂期思邑公志期思故城在光州

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疏證讀本子朱思公也淮南

主術訓楚莊王傷文無

畏之死于宋也奮袂而起呂覽行論篇注無畏申周楚大夫也論志氏姓楚大夫申無畏者又氏文氏氏族客中升稱文之無畏疑是文族楚文王之後也梁度絕云文蓋以謚為氏者中其食邑升字也之語辭淮南稱文無畏可見杜注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阮宋公為右孟無畏為左司馬而扶宋公之僕目謂當官而行明無畏當右子朱當左是其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使各掌一甄自然右司馬一人當中央也

命夙駕載燧疏證

夙駕早駕也釋文燧本又作燧杜注燧

本鄭義我素傳梅夙駕則是夜獵釋天宮田為獺注即今夜獵載燧照也載燧當是載火炬以照夜杜注非馬宗挺云蓋梓焚林而田

宋公違命

無畏扶其僕以徇疏證

廣雅釋詁扶扶擊也王念孫云說

扶其僕以徇杜無注十四年傳歌以朴扶職注扶擊也

或謂子丹曰國君不可戮也子丹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

疏證杜注子丹無畏字晉書劉喬傳東海王越轉喬冀

不受代劉宏與喬茂曰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

官而行同興王室橫見連代誠為不允梁書江傳兼

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海曰君為南司足以震肅

百僚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為志薄

不強謂不知何者為耳劉氏江氏引傳皆以當官為守官

何強謂不知何者為耳劉氏江氏引傳皆以當官為守官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疏證詩燕民文傳文引倒或所

堅彊也按方言茹食也食與吐相反讀本子丹引詩言

不吐剛不吞柔

母縱詭隨以謹同極疏證詩民勞文首章傳詭隨詭人之

云固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陳兵詩疏說文詭

貴也詭人之善即隨人之惡不得中正陳兵詩疏說文詭

說隨小惡也後漢書陳忠傳自順帝即但盜賊並起郡

縣更相節隱莫肯糾發忠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

者大之源故以清議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無微者

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也案忠言欲禁盜賊必先慎微

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案忠言欲禁盜賊必先慎微

引詩上二句以為謹小慎微之漸最合傳意又云以謹

同極猶首章以謀無良耳按陳說是也子丹引詩言宋

公違命雖是小惡所無中之漸未可縱也杜注用箋說

疏言小罪尚不敢則大罪不敢是也

是亦非辟彊也敢受死以亂官乎疏證請本日明不敢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注顧容曰麋在當陽御覽疏證顧本

今通行本異惠棟云麋杜注不釋其地所在按盛弘之

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麋至于

錫穴下引顧氏說則惠以此傳當作麋子也沈欽韓云

方輿紀要麋城在安陸府當陽縣東南六十里按文十

一年傳錫穴之文當在今鄖陽興安二府界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疏證公羊麇曰國釋文二傳作
作麇又與穀梁異洪亮吉云麇麇字近音同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成匡匡服云叔仲惠伯曾世家疏
證陸氏已謂仲不當有石經作叔彭生校勘記按漢
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行作夏叔彭生會晉卻缺
于成匡匡服云叔仲惠伯者據傳言之杜用服說李富
傳文而誤服云叔仲惠伯者據傳言之杜用服說李富
孫云傳稱叔仲惠伯叔氏仲字彭生名故經書叔彭生
而傳兼舉其字按李說是也服氏恐疑叔仲惠伯別一
人故於經解作叔仲惠伯匡各本作匡說文匡或作匡
則各本用或體今从石經水經陰溝水注谷水首受渙
水于襄邑縣東逕承匡城下引此年經傳文引京宋
地云今陳留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故棟匡城杜注承匡宋
襄陵承匡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
承匡城沈欽韓云方輿紀要承匡故城在歸德府睢
州西三十里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國服云魯地也魯世家

疏證杜用服說沈欽韓云續志東郡濮陽縣有鹹城或

鹹在今開州今秋與國謂在山東府曹縣境不知何據

年表魯文公十一年敗長狄于鹹而歸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疏證杜注

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地理志漢中郡房陵洪亮吉云

防即漢中郡之房陵房防本一字防渚蓋房陵縣之渚

也沈欽韓云元和志房州房陵關駟以為防陵即春秋

時防渚川之得名自此方輿紀要房陵城今鄖陽府唐

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疏證校勘記云按漢書地理志錫

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而後漢書郡國志又云錫陽有

鐵安陽有錫春秋時曰錫穴釋文又曰錫本或作錫星

服反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傳文示作錫穴似作錫字為

當沈欽韓云一統志錫縣故城在興安州白沙縣東方

與紀要錫義山在鄧陽府西北百八十里

夏叔仲惠伯會晉郟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疏證

杜注九年陝鄭反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國服云反不書者

施而不德疏證杜注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冀隆亦同服義而難杜云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

春秋所善不書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

傳即發文史失之即不書曰史失之義傳所類是也此既無

明疏何服說云諸侯之卿出奔而復歸者宋華元衛孫

林父之徒皆書其歸則蕩意諸之歸亦當書之杜必請之以

為史失者案衛侯也莊公與師而納之歸公納賂而請之

目我而歸之皆受也魯施莊公之何獨意諸施而不德

若意諸施而不德彼何故施而德之獨意諸施而不德

有禮義在可諱之意壽曹謂疏之取服所引經文皆諸

侯出而後歸之事其書卿大夫反國左氏舊疏容有不
同服氏此注施而不德指襄仲言故以樂氏施
而不德為例則不得以魯君復鄰國之君臣比李貽德
云晉語夫齊侯好示務施而注施惠也傳二十四年傳疏
荷其恩者謂之為德施而不德惠而不自以為恩也

因賀楚師之不害也疏證杜注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宋宋先下之故不害讀本楚師不害謂前年楚將伐

鄆瞞侵齊注服云鄆瞞長翟國名魯世家疏證杜用服說
說文鄆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在殷為汪芒氏
春秋傳曰鄆瞞侵齊按此則鄆為國號或稱其君之稱如
首稱也傳明云鄆瞞注並云鄆瞞國名疑非也文淇案淇說
非也傳明云鄆瞞注並云鄆瞞國名疑非也文淇案淇說
引傳鄆瞞注並云鄆瞞國名疑非也文淇案淇說
姓據魯語為說魯語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
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曰
漆字當漆之為聲也聲近是也方與紀安鄆瞞在山東
濟南府北境或云今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城古狄
邑即長狄所居段玉裁云按許以此篆厠涿郡北地之
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非在今山東也

遂伐我

注服云伐我不書諱之

疏證杜無注李貽德云

我不是火為本國諱也楚辭諍諫恐犯忌而干諱注所

隱為諱

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

叔夏御莊叔

疏證杜注莊

繇房孫為右

富父終甥駒來

注服云富父終甥魯大夫也

杜注駒乘四人共車周禮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疏

王與御者戎右已有三人今更有大僕則駒乘彼文十

一年駒乘四人共車與此同也彼疏未明引杜注疑四人

共車為舊說也

云駒乘四人共車與此同也彼疏未明引杜注疑四人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復長狄僑如

黃祥

注行

舊注狄長三大

御覽三百

疏證

釋文僑本作

公十一年十月甲午敗狄於鹹復長狄僑如字正作

喬李富孫云成二年經叔孫僑如漢五行志引作喬二

字古通杜注僑如下杜用舊注魯語仲尼曰僑僂氏

於理首子駒之北門下杜用舊注魯語仲尼曰僑僂氏

富

長丈三防尺短氏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倍之極也注十者三
云蓋則長三丈大魯語本言不極劉向以疑之言故云蓋也五
行志采此事屬人變之屬黃祥於傳當屬思之不廢
歌與黃祥未及人變之屬黃祥於傳當屬思之不廢
彼傳黃祥未及人變之屬黃祥於傳當屬思之不廢
釋歌與黃祥未及人變之屬黃祥於傳當屬思之不廢
貴凡歌與黃祥未及人變之屬黃祥於傳當屬思之不廢
父終甥為變皆屬黃祥未及人變之屬黃祥於傳當屬思之不廢
證杜用服義但服本元禮注杜本作從容云讀如富父無
春戈之史記作春注元禮注杜本作從容云讀如富父無
元帝紀合以下春注元禮注杜本作從容云讀如富父無
洪說亦是也今列經傳一從秋之石經學記鄭文之頸收正按梁書
鄭義亦同服李貽德云說文春秋學記鄭文之頸收正按梁書
器衛人亦謂六尺有寸武云長秋三丈之富父終甥信
考由記人亦謂六尺有寸武云長秋三丈之富父終甥信
何由以人共來魯不與秋亦於戰車皆有疑故云其兵終甥
乘皆三以人共來魯不與秋亦於戰車皆有疑故云其兵終甥
長其兵三以人共來魯不與秋亦於戰車皆有疑故云其兵終甥
寸也其兵三以人共來魯不與秋亦於戰車皆有疑故云其兵終甥
狄人也其兵三以人共來魯不與秋亦於戰車皆有疑故云其兵終甥

埋其首于子駒之門注賈云子駒魯郭門集解三百五十一引傳門上有其忠棟云王符潛夫論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人氏其門者猶哀十一年黨氏之溝管氏度地城外謂之郭沈欽韓云山東通志魯郭門與御覽西三門最西者子駒門壽曾謂通志北面郭門與御覽引傳合顧棟高云子駒之門魯西郭門非

以命宣伯注服云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

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集解世家疏證杜注得臣待子餘月服說服注喬如則服集解世家疏證杜注得臣待襄三十年傳說此事云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秋僑如及他也豹也皆以名其子此三子於未必同年而生或生訖侍事或事後始生欲以章已功取彼名而名之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功人與其功也今得臣以名其子亦

初宋武公之世鄭犇伐宋注服云武公周平王時春秋前

二十五年集解疏證年杜注春秋前不用服二十五年

武公即位十八年以魯惠公二年伐宋也。按年卒卒在春秋前
二十六年不知鄭瞞以何年伐宋也。按年卒卒在春秋前
力即位在魯惠公二年伐宋也。按年卒卒在春秋前
十謂二年正符二十五年之數。明年隱公元年入春秋矣。
一疏謂二年正符二十五年之數。明年隱公元年入春秋矣。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而班班御皇父充石疏證釋文禦本亦
父戴公子請本而石氏班名杜注充石疏此作御世本皇
為氏知皇父字充石名按疏知皇父子孫以皇為字者
襄九年傳皇服氏謂皇父充石之後也。杜謂充石為
皇父名亦用服說。王氏念孫周秦名字解故云說文充石為
也。詩大雅皇矣傳云皇大也。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皇大
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
以敗狄於長丘。疏證杜注長丘宋地不詳所在。地理志陳
關入羊里水過郡三留郡封丘濮水首受陳東北至都
狄于長丘。今翟溝是惠棟云張華博物志陳留封丘有
狄溝春秋之長丘也。洪亮吉同惠說則長丘即狄溝沈
欽韓云春秋水經注濟水又東逕封丘縣北。南燕縣之延鄉
在春秋為長丘方輿紀要長丘在開封府封丘縣東高
士奇云通志翟溝在封丘縣南八里即白溝也。音轉為

崔梁履範云縣今屬衛輝府按魯世家說宋敗狄事與傳同年表以宋敗長止亦在魯文公十一年誤獲長狄緣斯注賈云緣斯僑如之祖魯世家服云不言所

埋埋其身首同處於戰地可知本疏證杜釋緣斯用賈僑如榮如皆言埋其身首則身首異處矣於緣斯不言首埋何地是身首同埋於戰地故也

皇父之二子死馬注賈逵云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

鄭衆以為穀甥牛父死耳皇父不死馬融以為皇父之

二子在軍為敵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

如今皆死誰殺緣斯服虔云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

士卒獲之耳下言宋公以門賞彫斑斑為皇父御而有

賞三子不見賞疑皆死賈君近之本疏證杜注皇父與

皆死故彫斑獨受賞是杜用賈說服說亦同於賈也先

鄭謂皇父不死與賈服異由先鄭說則傳文之二子蒙

皇父而言不謂皇父同死於文為不詞或所據傳文與

賈服異王引之經傳釋云之猶與也文十一年左傳皇

父之二子死馬二子者公子穀甥司寇牛父也言皇父與此二子皆死也下引賈注為證又云成十六年傳潘尨之黨褒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謂潘尨與黨申鮮虞與傳摯也王說最得賈服虔之意疏以杜用賈服不加駁辭而云如馬之言於傳文為順沈欽韓云按馬說不是也若今右與驂來俱死則傳文當云皇父與二子死不當云皇父之傳本云皇父之不言三子人賞者主記門事耳顧炎武云傳本云皇父之不言二子解乃云穀甥牛父誤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形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沈氏未知其謂訓與其名駁賈說未是顧氏未明引馬說義與馬同其謂傳主記形門之賞則服義所已具也服謂役緣漸未必三子之手乃申馬說但不取馬皇父之子說

宋公於是以前賞酺班使食其征謂之酺門疏證杜注門
 稅也疏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稅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鄭立云征酺者貨賄之稅如疏
 說是食其征謂食征酺也梁書張纘傳作南征賦曰陋
 文仲之廢職酺酺門之食征洪亮吉云按酺班獨見賞
 或役緣斯者即酺班也故以門為酺門所以旌其功亦
 可備一說
 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疏證魯世家潞作路焚作
 焚杜注在宣十五年

非詳下文疏證

齊襄公之二年邾貜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

云王子成父齊大夫本疏齊世家疏證杜注魯桓公之

魯桓公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其詳齊世家云火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

既長且壽有異於人陸榮云火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

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曰惠公二年長往來王子成

父攻殺之十二年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成

父敗長翟之三年皆同按惠之二年即魯宣公二年也

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二年爾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

寫之誤顧炎武之不考也洪亮吉說魯同又云杜因有既

長且壽之說失之杜必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傳

此中如為焚如之事杜必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傳

稱榮如為焚如之錯綜不云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傳

伯季相次傳文錯綜不云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傳

獲焚如榮如皆在宣公之世後與傳文追叙之如陸說不合

朱駿聲云按呂覽宣公篇管子急謂桓公則王王子成父為

大司馬說苑異子桓公軍急謂桓公則王王子成父為

益齊襄公舊臣而桓公已用之者計齊襄元年至齊惠二年

九事以二載則成父必已役而官晉之滅潞當亦在春秋

前非宣十五年之赤狄潞氏也齊襄之二年蓋魯桓之

十六年也。鄆，由是遂亡。是者，指文十一年冬而言。史記宋左傳有誤。若果魯宣二年十三年之事，核傳文齊襄之非誤，最確以滅路為春秋前事，則無嫌於焚如後死而先說矣。讀本云：杜傳言王子成公，自是襄極時人，不得謂齊惠時人是也。杜注成父用服說。

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疏證：魯世家，王子城父殺之，埋

瑞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杜用京相義

沈欽韓云：一統志周首亭在泰安府東河縣東。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注：服云：復與僑如同時。魯世家疏證

杜注：伐齊，退走至衛，見復則以獲簡如為齊襄二年事。

不用服說。服說常據故書，恐使讀者繫於齊襄時，故特

明其與僑如同獲也。

鄆，由是遂亡。疏證：顧炎武云：杜云長秋之種絕者，亦非。

引蘇氏云：國語稱今日大人者，但逆居四夷，不在中國。

故云遂亡，是舊疏不謂種絕與杜異。疏乃謂當時呼

前長秋為大人，未必其時有之非。

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注：服云：自安猶處也。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卷之二十一 昭公二十二年

夫鍾郕邑循順也御覽一百一十卷疏證杜用服義但服本作
行順也李貽德云漢書注皆以循為順是循順通也
本言自安處於外邑國人亦不順之
讀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疏證公羊邾伯曰威杜注禮迎之據傳公以諸侯逆之義也顧炎武沈欽韓取劉原父說謂邾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卒於本年出奔左氏誤以為太子壽曾謂傳繫邾伯之卒於本年春下即云邾人立君則邾太子非即位踰年之君矣魯以諸侯逆則邾公之意成十年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伐鄭經即書為晉侯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疏證杜注既嫁或人雖見出棄猶以謂許嫁以卒之則杜所稱為左氏義

夏楚人圍巢疏證地理廬江郡居巢注應劭曰春秋楚人志居巢故城在廬川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疏證公羊術曰遂李富孫云月令富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唐韻止術去聲

則音逆古術遂二字通用杜注術不稱氏史畧文小行
人凡諸侯之邦交疏言諸侯邦交謂同方岳者但春秋
之世有越方岳相聘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
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此以春秋諸侯相聘異於邦
交當是左氏古義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注服云河曲晉地

秦本紀疏證晉語河曲之役注河曲晉地

集解疏證晉語河曲之役注河曲晉地

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杜

注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與馬融說合顧棟高云今蒲

州府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坂故城注江永云河南流至

華陰曲而東流河曲常在蒲坂故城注江永云河南流至

送公子重耳涉河曲是也亦謂河曲注江永云河南流至

云方與紀要河西經同州是也亦謂河曲注江永云河南流至

北東岸為蒲州城西又南過雷首山注江永云河南流至

亦謂之河曲此說河曲不為定地然傳文叙河曲之戰

次取焉馬下霸馬在今蒲州則以河曲在蒲境為合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疏證公羊鄆曰運地理志琅邪

及鄆者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也水經沂水注引宋

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

字非也與孟康說異杜注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負即
鄆也今在國城東北四十里猶謂之故東莞城山東通志鄆
亭城在沂水縣東北四十里十三州記云魯有東西二
鄆昭公所居為西鄆在東平宮魯所爭為東鄆是也
按沈說是也郡國志與孟康說同顧棟高亦謂此為東
鄆

傳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注國服云立君改立君不命

於天子御覽一百一十八疏證杜注太子自安於外邑不說立

不用太子也引御覽讀本今不取李貽德云周禮典命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

既命以為之嗣樹子為太子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為

戲見王王立戲注以為太子今邾太子在外而國人改

立君是既易受命之天子則其君之立不順故傳曰邾

太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注國服云邾邾亦邑名也一曰邾

邦之寶主太子及身父在而自安於夫鍾國人以為不

順故邾伯卒而更立君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

公也。御覽一百一十卷。公妻曰圭。八媽疑圭亦邑杜注。公以郕曰圭。成郕所別於秦武所伐之加邑為郕左傳繫國在兗州府寧陽縣一二邑當近其地與高說異。玩服注亦郕邑名則以郕邦家寶圭一邑高說不是也。惠士奇云服虔以郕在今山東寧陽縣文邾下云隴西上郕也。朱駿聲云郕今甘肅秦州故戎地漢志京兆又云有下郕安府臨古曰取郕後說人而為此縣則在今陝西西安府臨縣當從後說讀郕為壽曾謂服前訖以郕為邑斷不指郕甘肅之郕上郕陝西之下郕也。朱叔收非是然服或說郕來奔則服鼎賈鼎傳稱紀甌宮鼎此郕太主亦其例也。明堂位稱崇物之貴者恒以為非矣。說文圭瑞玉也。李貽德云古者器意不以圭。後說中云太于以其國寶與李昭古者服國寶如說文圭瑞王也。夷玉昭明堂位稱崇鼎賈鼎傳稱紀甌宮鼎此郕太主亦其例也。明堂位稱崇龍叛人非逆之非禮也。疏證禮逆傳意止如此。杜注非公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疏證本疏引劉炫云魯君新立鄰

來見晚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朝則曰公即位而

位而來見晚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朝則曰公即位而

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疏證杜注不絕昏立其姊

未歸而卒讀本成五年又有杞叔姬來歸是無絕昏之

證疏引釋例杞桓公以傳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一人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

書叔姬言非女也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疏證杜注若敖曾孫子孔

羣舒叛楚疏證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

龍舒應劭曰羣舒之邑郢國志廬江郡有舒及龍舒侯

國顧棟高云今江西南廬州府舒城其舒蓼舒庸舒鳩及

及宗四國為界在此兩城間

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注平舒君名宗
讀本宗國在今舒城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

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杜注不欲與秦為好故辭

執圭執圭者八告辭玉注云圭主贊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

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乃以固陋之見亂

之文洪案沈說是也聘禮擯者入告出辭玉鄭注擯者

上擯也襄仲辭玉則襄仲為上擯可知彼疏引此傳而

云彼主人一辭賈疏誤文不具亦當三辭按左傳下文

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疏證鄭元儀禮注腆善也杜注

言之

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疏證

杜注微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

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疏證玉也

杜注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疏

證

聘門所以要結好命故蒙行命析言之杜注藉薦也疏聘禮執主所以致君命君命致藉玉而後通若坐之有薦席然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疏證聘禮

行則重賄反幣注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

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為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

反幣謂禮玉束帛來皮所以投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

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也疏云秦伯使西乞術來

聘此特來非歷聘則吳公也札聘于上國聘齊聘

魯是也詳鄭注呂覽則襄仲厚賄西乞術亦以無行加禮

不言反幣文畧呂覽則襄仲厚賄西乞術亦以無行加禮

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名不徒立立四語當是左氏

舊說故高氏引此傳證之

秦為令狐之役故疏證七年經秦人晉人戰於令狐傳晉

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注服云羈馬晉地也秦本紀疏證杜

服說沈欽韓云元和志羈馬故城在同州郃陽縣東北

二十里寰宇記在蒲州河東縣城南三十六里未

孰是彙纂今蒲州南三十里皆用史說江永云今按一統

本今永濟縣南六十里謂秦取羈馬在此非也

志陝西同州郃陽縣有羈馬城謂秦取羈馬在此非也

秦取晉邑當在河東故晉人禦之戰于河曲羈馬不

在河成十三年傳云俘我王官翦我羈馬蓋秦遷其

民說於河曲是以澄城亦有王官翦我羈馬亦有羈馬耳按

伐晉取羈馬秦本紀康公六年秦取我羈馬秦康公六年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卻缺將上軍災駢佐之疏證杜注災駢趙盾屬大夫

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疏證盾杜注欒枝子甲杜注胥臣

范無恤御戎疏證沈欽韓云按此晉君不出而亦有御戎

亦是中軍之御與右耳

以從秦師于河曲

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疏證本疏壘

皆所處築上自衛謂之為壘深者高也高其壘以為軍之阻固案觀禮說為壇深四尺鄭注云深高也是其義也詳疏引禮注證深之為高則壘壁也以下疑是舊說

秦人欲戰

秦伯謂士會曰疏證

舊注 注會覽二百九十引注晉士會奔秦仕注會覽下多七年二字疑御覽所引為

若何而戰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

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疏證杜注例室夫子穿趙風

疏文王世子云公出有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太廟鄭立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知例室是支子言

此比文公若出趙氏
以疏證之公孫氏
事如中注公宮正
室適子

在適子之側也世族譜穿趙尺之孫則是趙盾從父昆弟之側也盾為正室故謂穿為側室穿別為邯鄲氏按疏謂側室對嫡子言是也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哀哀生宣孟盾以正世家共與世本行輩合杜謂穿趙夙庶孫正用韋說則盾與穿為從父昆弟疏以穿為盾從父昆弟之子非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疏證杜注又未嘗涉知軍事焦循云好勇而狂且急火駢之佐上軍也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舊注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

晉軍疏證杜注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突也杜謂肆為暫往而退也御覽引注退上有肆疾也杜謂肆為暫往而退也春秋傳使勇而無剛者肆之左傳隱九年云若使輕者肆焉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疏訂鄭謬是也兼行傳寫失之環人掌疏引此傳及舊注又引隱九年傳亦其比也舊注以肆為突與鄭箋同惠氏洪氏

皆引為服注禮疏止稱注別無所據今不從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疏證御覽二百九十引注云禱河求

河字非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疏證杜注上

趙穿獨追之

反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疏證杜

注疏中者所以集非常臨敵則被之於身未戰且坐

之於地疑舊注以坐甲為坐甲於地疏說其義也惠棟

云昭二十七年傳云吳王使甲於地道荀卿子庶士介

而坐道故云坐甲北周書太祖紀建德五年伐齊詔曰

甲唯敵是侯正用傳語又武帝紀建德五年伐齊詔曰

羸糧坐甲若赴私讐杜不注軍吏主師旅有軍吏而戒樂

軍吏曰將有待也疏證正注軍吏主師旅疏證穿之屬也穿非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疏證軍帥蓋其私屬

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疏證杜注傳三十三年晉侯

命卻缺為卿不

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沈欽韓云以趙
穿為公塔其貴重如卿故以見獲為憂趙穿此時非卿
按沈說是也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疏證杜注司馬法曰
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臨然則古名退
軍為綏秦晉志未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
綏文淇案魏志曹公今尺無卻一尺疏引魏武令而謂
魏書云綏卻也指此取以為舊注非也又按司馬法
舊說綏卻也指此取以為舊注非也又按司馬法
仁本篇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縱即從也
司馬法以逐奔從綏對言則綏當訓卻矣俞樾云綏與
退古同聲交綏即交退沈欽韓云李衛公問對綏者
御樂之索也非古誼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

疏證

洪亮吉云說文慙問也謹敬也一日說也一日且

誤甘也从玉篇廣韻曰兩君之士皆未慙按今本問誤問且
也止用說文此注慙缺也未知何據余按此慙當與問
同義故說范載此云三軍之士皆未息問義並通
又按方言訓慙為傷與此傳義亦通壽曾案戰事勞苦

當云未息今甫出而交卻馬用息為李富孫云說苑息
形近而為也洪氏以問訓愁非疏愁者缺之貌今人猶
謂缺為愁也沈氏云方言愁傷傷即缺也下云死傷未
收則是已有死者但未至大崩未甚喪敗故為皆未缺
也舊疏釋愁亦以為缺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注服云目動曰眴一切

義引通疏證杜注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說文
俗文

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疏證高誘淮南注薄迫也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疏證齊語執桴鼓立於軍門注軍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

止疏證不待期謂秦請以明日戰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疏證洪亮吉云郡國志河東郡解

即此按此陝州西南之瑕昭注以為解縣之瑕非也因
為秦所侵故明年春即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桃
林及瑕皆屬漢宏農縣地按洪說非也郡國志桃林之
是杜注謂此瑕在河東待氏亦非詳傳三十年焦瑕疏

證年表晉靈公六年與秦戰河曲秦師遁秦康公六年
晉怒與我大戰河曲通晉與傳合秦世家秦伐晉戰於
河曲大敗晉軍則史公駁文也晉世家大戰河曲趙穿
最有功
城諸及鄆書時也疏證穀梁成九年城中城疏舊解以為
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是也此涉左氏之說者文十二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疏證穀梁疏世本陳共公也陳

卒子靈公平國卒

邾子遯蒯卒

疏證公羊邾曰邾婁公穀遯蒯曰蒯蒯李富

蒯為二物

是經文當從竹从草隸體通杜注未同盟而

赴以名

疏遯蒯邾子項之子也僖元年與魯同盟于華

而云木

同盟蓋據文公為言劉炫以華別杜說非也業

傳例

同盟則計以名先君同盟例無區別杜說非也業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疏證五年行志先伯是費伯杞伯滕

遂來聘

李孫行父成諸及邾二年來朝邾伯來奔秦伯使

二邑

抗陽失眾一日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

夫始

盟會陰不孫救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下

雨而生者

陰不孫救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下

作福而私

自成一氣而私自侯行以象施不盟由于垂隴故不下

公救無傳

公羊解詰公羊子遂所致陰之罰君弱也始額盟意

同則志兼

公羊說然公羊子遂所致陰之罰君弱也始額盟意

七月志以

為上得大夫下得諸侯自十然一月不雨至秋

與說此經

界同則大夫下得諸侯自十然一月不雨至秋

大室屋壞注賈服等皆以為大廟之室也疏本服云太室太
廟之上屋也北史牛疏證公羊大室曰世室杜注太
廟禮祀周公於太廟注周公曰太廟魯公稱世室
宮疏此公羊文十年三年傳曰周太廟魯公稱世室
不毀也稱左氏經以為太室也謂屋壞服氏之世室猶與公世
羊及鄭達今所不取是謂太室也謂屋壞服氏之世室猶與公世
羊止明太廟世室之別未說鄭以此經之羊太室也謂屋壞服氏之世室猶與公世
三年太室謂伯禽之廟傳云書不恭也此公羊之義謂屋壞服氏之世室猶與公世
世室謂伯禽之廟傳云書不恭也此公羊之義謂屋壞服氏之世室猶與公世
與左氏義同可知鄭於此經以為太廟之義謂屋壞服氏之世室猶與公世
大室為太廟上屋視鄭賈為詳月令大室天子居太廟太室注以
大廟大室中中央室也五行志說此天子居太廟太室注以
室屋其上曰中央室也五行志說此天子居太廟太室注以
重屋即服所謂上屋尊高者也與鄭說事合其言屋中中央曰太
公之廟壞也謂上屋尊高者也與鄭說事合其言屋中中央曰太
制其簷四阿而下當其室中又拔廟出為重屋明堂位云
大廟是天子之明堂復廟重簷天子之大廟明堂位云
屋壞非太子之廟全壞也正說服氏是上廟堂中鄭云復廟重屋
象魯自是凌夷將墮也周公之祀也二傳以制五室又云
則志所為古左氏說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疏證公羊會下無公杜注沓地

狄侵衛傳無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疏證杜注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貴曾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疏證公穀還亦無公公羊棗曰

聲故可通假洪亮吉云郡國志河南范陵縣有棗林劉昭注左傳宣元年諸侯會于棗林杜預曰縣東有林鄉據此則棗即棗林或范縣史有棗鄉矣沈欽韓云水經注華水又東逕棗城北即北林亭是也與洪說合彙纂今開封府新縣東二十里林鄉城是也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注舊注桃

林在靈寶縣御覽一百一疏證杜注詹嘉晉大夫賜其瑕

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杜於此傳不言瑕所在顧

炎武云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杜注不言瑕所在顧

記大康記並言胡縣漢武帝改湖其北有林馬曰桃

林古瑕胡二字通用以轉為胡又改為湖今為閿鄉縣

以瑕瑣氏在永河所外見傳三就塞而道中元為
續志河東解縣有瑕城劉昭引前東入瑕是也沈欽韓注
河下水引此年唐嘉守之北逕處此城南北春秋文公十
年晉侯使東唐嘉守之北逕處此城南北春秋文公十
官守之故唐嘉守之北逕處此城南北春秋文公十
杜預亦云河曲外五城之二為積古之魏世家襄王五年
圍我焦瑕曲沃及後紀年惠王後六年秦歸我焦瑕曲沃
以焦瑕曲沃及後紀年惠王後六年秦歸我焦瑕曲沃
名皆在宏農縣於此明矣杜預注外曲沃及後紀年惠王
所侵及唐嘉守之北逕處此城南北春秋文公十
處亦然背傳荀瑕今賜采邑於晉注外曲沃及後紀年惠王
氏說合者杜注不瑕在河外之說故傳又何國志瑕瑣氏
焦瑕曲沃三目者為不瑕在河外之說故傳又何國志瑕瑣氏
一不與瑕沃同地也杜稱其目瑕為一地尤非前人以河外
陰攷元與瑕沃同地也杜稱其目瑕為一地尤非前人以河外
挑挑也陰攷元與瑕沃同地也杜稱其目瑕為一地尤非前
引注謂之地今其地廣與顧氏所引農郡道記在閭鄉皆一
引注謂之地今其地廣與顧氏所引農郡道記在閭鄉皆一

言之顧棟高云桃林今在河南陝州靈寶縣南十一里
即秦函谷關也江永云今按桃林即武王放牛之處
鄉今屬河南陝州壽寧縣今蒲州則桃林當在閬
鄉原唐所守不以桃林全境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杜注諸
浮晉地
今此閬晉世家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秦本
紀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疏證六
年
經狐射姑出奔狄

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疏證杜注中行桓子荀林父也
能外事且由舊勲疏證杜注有狐偃之舊勲賈季見狐
突之孫狐偃之子本是狄人能知
外竟之事

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疏證杜注殺陽處父故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注服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
可汙辱
疏證按能字係當屬下句能言才也顧炎武云

可使復賤也沈欽韓云按後漢書馬援傳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皆與服注俞樾云能與耐古字通漢書食貨志能風年旱電錯傳其性能定師古注竝曰能讀曰耐是也能賤猶曰耐賤李貽德云廣雅釋詁辱汚也二字轉相訓

柔而不犯疏證杜注不可犯以不義

其知足使也且無罪

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注服云魏壽餘晉之

魏邑大夫秦本紀疏證杜注魏壽餘畢萬之後李貽德

云魏國西接於秦北隣於晉故壽餘以魏叛入秦於秦易信晉世家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本紀晉乃使魏壽餘詳反合謀會壽餘與文

執其帑於晉使夜逸疏證杜注帑壽餘子洪亮吉云趙岐

妻子曰帑則此執其帑當亦兼妻子而言杜注止云壽餘子恐鑿觀下傳士會云妻子為賤而秦伯即云所不

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疏證杜注許受其邑

履士會之足於朝疏證杜注欲使行

秦伯師於河西疏證顧棟高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

晉強跨河而滅西虢兼舊鄭以汾澮河東故以華陰為界

河西至僖九年秦穆公援立夷吾夷吾請割河外列城為

五東盡虢界河外即河之西逮背約不與而戰韓見獲

僖十五年秦歸晉侯始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

大抵終為秦太子圉為質於秦後歸晉河東而河西五城

河為界此其證也孝公初立下令曰穆公東平晉亂以

魏人在東疏證讀本魏在河東今為城縣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疏證秦

晉西故晉其國之人曰東人讀本謂晉舊人為河東人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

無益於秦不可悔也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

乃行疏證晉世家秦使隨會之魏漢書司馬遷傳晉中軍

晉偽使魏奇餘誘士會于秦而還晉今此師古曰左氏傳

秋隨會奔秦其後誘士會于秦而還晉今此師古曰左氏傳

司馬自入秦則以謂自晉出奔魏耳但言奔魏未詳之公魏

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魏為言魏雖為邑

其說自按士會由魏歸晉故史公以奔魏為言魏雖為邑

繞朝贈之以策國服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本疏證杜注

秦大夫策馬過臨別授之以馬過立示已所策以展其

情疏引服說駁之云杜然者奔餘請訖士會即行不

暇書策為辭止事既密不宜以簡贈人傳稱以書相與

皆云與書此獨不為言蓋不從服之策知是馬過也案

杜既說策為馬過不從服之策知是馬過也案

其情雖是策為馬過不從服之策知是馬過也案

策二字又詞下為言然云示已所策又若兼取服說以展

曰繞朝贈之士會以策也惠棟云劉錡曰春秋用聘繁說韓非子

可不察是統朝因贈策之聖人於晉而為戲於秦也韓非

據秦史而統朝因贈策之聖人於晉而為戲於秦也韓非

見說疑篇劉策與書並稱可破本疏之感矣魯語

賦文仲開柳下季之言使書之以為三策韋注策簡書
三策三卿卿一不通沈欽韓謂三策古誥戒之辭荀子大
畧篇天子即位上卿授一策中卿授二策下卿授三策
此統朝所燭即位下文二語戒厲之辭秦人不察以為統
朝輪情於士會故放戮如沈氏說則策猶策也統朝被
戮亦用韓非說古今人贈言慮其遺忘故策猶策也統
邑亦大事壽餘之來請秦之議遣士會士會之行必非
一暇中可竟統朝請留士會而不得乃書策以詔之何
不留會之言可備一說收皆非李貽德云所贈之策當即

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舊注以有策而不用

也白疏證此舊注與服注意相承傳云蓋統朝曾言於

既濟魏人噪而還疏證五行志注羣呼曰噪年表晉靈公

隨會晉世家因執會以歸晉秦本紀詐而得會會遂

秦人歸其婦

其處者為劉氏疏證此傳賈服說佚杜注士會克後劉累

傳述奏云五經家皆無以別證國誠明劉氏為克後漢書賈彪
左氏傳有明文則杜注所舉士會克後蓋取賈說杜以

賈說最差於傳文無疑說因云蔚宗達傳贊言遠不能耐會文
致最差於傳文無疑說因云蔚宗達傳贊言遠不能耐會文
處秦者為劉氏未始知何意言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類深
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中劉氏引賈逵語又云竊謂劉累不
顯於世先儒無以媚於世之下引賈逵語又云竊謂劉累不
抽注此辭將以通洪亮吉云今考左傳則頗疑賈君此語世
籍此君所求道矣洪亮吉云今考左傳則頗疑賈君此語世
為賈君所求道矣洪亮吉云今考左傳則頗疑賈君此語世
十唐氏後劉累之語叔孫雲墨之考左傳則頗疑賈君此語世
也則疑賈氏增益傳文固已其明不藉于此語為佐證陶
漢書高祖贊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而不察耳按洪說也
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也魏秦滅魏
高頌云漢帝本豐公蓋自唐帝降及于豐故梁也魏秦滅魏
而東遂為豐公蓋自唐帝降及于豐故梁也魏秦滅魏
鮮焉及高祖即位不置祠祀官則有晉穎曰秦梁之墳墓在豐
天也范氏世祀於晉故祠祀注有文穎曰秦梁之墳墓在豐
者此范氏世祀於晉故祠祀注有文穎曰秦梁之墳墓在豐
劉氏故有秦也班氏引劉向都大梁語在秦作劉氏後復豐屬
荆故有秦也班氏引劉向都大梁語在秦作劉氏後復豐屬
合祠祀官有晉也班氏引劉向都大梁語在秦作劉氏後復豐屬
增明甚又序傳班彪又命是漢初劉制則此語非賈氏所
之世著乎春秋與同方曰謂之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族
彪為同文賈君與同方曰謂之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族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疏證必本疏文明卜筮知國遷君

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

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遂遷于繹

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疏證後漢書崔駰傳祖篆為建新大尹所至之縣獄

狂填滿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賁二千人蓋所願也按身疑作民此古說也北魏書陽固傳若譙賁賁文遷繹而身但分景守節而災移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疏證杜注書以見臣子不共之祀說則此不共責魯君也共據五行志梓賁周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疏證讀本尋盟者尋八年衛雍之盟

衛侯會公于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疏證讀本公之成鄭蓋在明年六月傳言之也案成衛亦是明年六月事即

新城之盟也

鄭伯與公宴于棠

子家賦鴻雁疏證

杜注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案傳之
章之子于征功勞于野爰及於人哀此鰥寡傳之子侯
伯卿士也功勞病苦也於情也老無妻曰鰥寡傳之侯
故杜云我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不謂賦言鄭國寡弱
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全據毛義故
首章說之亦未明傳稱賦詩例也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文子賦四月疏證

小雅四月首章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時思歸祭祀不欲還晉杜之所言傳箋所不具序亦
不謂四月為行役思祭還晉杜之所言傳箋所不具序亦
明王肅四月之說自云述思祭還晉杜之所言傳箋所不具序亦
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暑之闕一注云詩人
當復闕二月時也先祖匪人之往未得反已暑之闕一注云詩人
祭祀我先祖獨非人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侯之不
得修子道則杜用王肅說沈欽韓云按王制云虞夏之
約則不禘禘則不常常則不禘欽韓云按王制云虞夏之

制諸侯歲朝闕一時祭沈乃申王肅闕一時祭之說若然則朝事闕祭禮之所謂許文公已朝晉而返再往而缺祭則非禮故季文子據禮辭之也陳與毛詩疏云王說雖不得毛指然其言行役未嘗無据徐幹中論讀文篇以四月為行役過時刺怨而作徐偉長為漢靈帝末年人其解傳已與王子雍合文十三年左傳文子賦四月或取其下國構禍望晉安集之意杜預注用王子賦四月說序云構禍怨亂歎行役亦在其此非毛詩序傳之正解而義適足以兼咳爾按陳說是也以下文載馳服注證之則先儒釋傳每用三家詩行役思祭當是三家詩說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注服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閑

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言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

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于是許人不嘉

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

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疏載馳

證杜注載馳許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大國以救助疏此義取小國有急告大國文在

五章而傳言四章故云四章一以下言其并賦五章杜
蓋不用服說載馳疏亦云作賦一也賦詩所以鋪陳
其志故左傳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載馳驅也此實
五章故也然彼賦載馳驅鄭子家賦載馳驅之四猶
明其五章也杜預云並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乃
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並賦四章以下賦詩雖
有所主欲為引之杜預云並賦四章以下賦詩雖
度注又云欲為引之杜預云並賦四章以下賦詩雖
服虔以傳稱四章義收杜預云並賦四章以下賦詩
謂四章也因其以差次章數以當之而卒章論歸是
其所思之意四章也言為許大夫所尤而作之置首
以下別數為四章即此言為許大夫所尤而作之置首
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言為許大夫所尤而作之置首
接連未除首章定為次第三章是也杜氏此詩之章
據正以傳有去首章定為次第三章是也杜氏此詩之
也詩疏又載服說而中言杜說文洪案不如此杜氏
家詩本作為駢四章而中言杜說文洪案不如此杜氏
章故改為五章謂駢四章而中言杜說文洪案不如此
于周萬民所望疏云義除十首章殊失服虔意都人見
逸詩也韓都人士章有之禮記注亦言引服虔意都人
則此詩今韓都人士章有之禮記注亦言引服虔意都
立故以韓都人士章有之禮記注亦言引服虔意都
傳之稱賦詩為某章是皆一服虔之左傳杜預不用毛
傳立故以韓都人士章有之禮記注亦言引服虔意都

鄭伯拜公答拜

異其終誤不待辨大父以服氏章句用三家詩稱五章
為後人所改則唐以來無人指出今以服注覈之首章
章句與毛同其云許人不聽遂賦二章以喻思不返則
合毛之二章三章為第二章下云許人尤之遂賦三章
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即四章矣李貽德
云卒章無許人不聽遂賦四章卒章即四章矣李貽德
尤之衆釋且狂卒為三章字之誤也李說甚密則服之
三章即毛之四章也毛之五章云我行通野先其奏
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則採大君
子四句大邦之國一為說止即子家所賦之四章也
有急控告大國為君之疑使無詩疏用服注以三家詩
詐不謂無尤過我君之疑使無詩疏用服注以三家詩
則不必以與毛氏章次亦是五章謂服注四章五章錯
句甚非且謂服氏章次亦是五章謂服注四章五章錯
文子賦采薇之四章疏證小雅采薇之四章云彼爾維何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敢定居一月三捷杜注取其
定止也將帥之志往王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
也文子賦詩取此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部叔彭生帥師伐邾疏證

公羊邾曰邾婁讀本云叔仲彭生也

書叔彭生莖文闕

夏五月己亥齊侯潘卒疏證

杜注己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賁曹曰年表齊昭

公二十年卒齊世家昭公十九年五月卒視年表差一年年表與經合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

盟于新城疏證

郡國志梁國穀熟有新成杜注同沈欽韓云水經注淮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

新城亭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南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注劉歆以為北斗有環域四星

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網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

國網紀星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

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齊人弑懿公宣公三年晉

趙穿弒靈公志五行疏證杜注字彙也既見而移入此斗
按公羊傳字者何彗星也歌入北此傳字彙同公羊說
年表魯文公十四年彗星也郭注妖星也亦謂之字彙其形字
說釋天彗星也則字彙異名同實晉書天文志妖星一形字
彗星似掃帚也則字彙之屬也偏指曰彗彗氣出曰彗謂
字彗星微別也歌北斗七星有環域用穀梁說環域猶言國
統之界天官書北斗七星第一所環域用穀梁說環域猶言國
隱案春秋扶運斗樞云斗七星第一所環域用穀梁說環域猶言國
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徐整長林云北斗七星魁第五
至第七為標合而為斗徐整長林云北斗七星魁第五
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如星開相
麻說則北斗之環域廣矣石氏星經不列字彙星惟文昌
星條有若彗字流星入之語星官書於歲星下云其
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星生天樞長四尺末兌進而
東南三月生星頭兌謹視其大類彗星不可舉事用兵漢書
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大類彗星不可舉事用兵漢書
天文志歲星贏而東南石氏見之國星不出三月乃
生彗本類星末彗長二丈氣見東北石氏見西南石
不出三月乃生天樞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北三星生天
氏見欽雲如牛甘氏不出三個月乃生天樞長四尺末兌
丈縮西北石氏見欽雲如牛甘氏不出三個月乃生天
本類星末銳長數大石氏欽雲如牛甘氏不出三個月乃生天

書說歲星之數與史記異史記索隱案天文志此皆甘氏星經文而志文兼載石氏此不取石氏一條已佚歌謂校甘石之異同則字曰星當是宋石氏經也石氏經云天四星入其中則字曰星當是宋石氏經也石氏經云天悟去北辰二十八度唐書志李淳風算李星行度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三國當之昭十七年自本年至宣公三年共八年歌以近左十六年故引叔服不出七年之說詩中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歌用中須說

公至自會無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疏證公羊捷菑曰接菑疏捷

文莊公伐齊納于糾不言齊者與此同也又引劉炫云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得國為君皆舉國言之齊小白入于齊是也如炫說則經不書邾以捷菑已去邾不關有于邾之文子糾未成君故不繫齊亦不關有伐齊之文

九月甲申公孫款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疏證年表齊昭公二十年辛弟商

注舍未踰年而稱君先君既葬舍已即位疏公羊之例
既葬稱子踰年而稱公左氏則不然傳九年九月晉侯
諸卒冬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曰書曰殺其君之子
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
朝經書里克殺其君卓是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
年■始稱君也杜以成君是在於既葬不以踰年為限此
言未踰年者意在排舊說也玩疏說則舊說容謂踰年
乃稱君其義無考公羊未踰年所以成死而賤生為義殺
梁亦謂重商人之義似非舊說所據

宋子哀來奔

冬單伯如齊疏證

杜注單伯周卿士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注服云子殺身執閑之故言子為在室辭

本疏證杜注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據傳為說又云不
疏證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蓋用服義本疏亦不
知是何公之女魯是其父母家不言文公是其父下引
服注釋之云十二年子叔姬卒已被祀絕是並在室也
疏蓋以祀叔姬之書子為例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問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疏證

年表周頃王六年崩公卿爭政故不赴周本紀頃王六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禍不告亦不書愆不敬也疏證此

告例也杜注奔亡禍也歸後福也杜說禍福以出奔來

歸為言按檀弓赴車不伐索報注兵不載示當報也以

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于國疏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

告崩薨稱赴今軍敗為禍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

言之如郭說則軍敗為禍戰勝為福與杜異

邾文公之卒也

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部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疏證釋文妃本

富孫云妃止字配通以文齊世家舍之母無寵於昭公

國人莫見顧炎武云案傳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今

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為諡而經不書

葬無可考正疑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

昭公前後文同先儒無致疑者

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

之國服云驟數也宣三年疏疏證杜用服說又云商人桓公

司富者貸齊世家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疏證齊世家昭公卒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

立定公捷菑奔晉疏證讀本元妃二妃諸侯有三宮夫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疏證杜注從楚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疏證杜注書九月從

日誤貴曾曰齊世家商人即與衆十月即墓上殺齊君

舍釋文弑本又作殺校勘記云按傳文直書其事作殺

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畜憾疏證釋文

又作畜今从石經初刻作畜釋文又云憾本又作憾恨

將免我乎爾為之疏證杜注言將復殺我疏引劉炫云爾殺之慮已包於焉憾炫說得之

有星字入于北斗周内史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

死亂疏證

年表周史曰十年齊君晉君死約比傳文而

公七年晉我靈公杜注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但言事微而不謂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蓋不收歆斗為紀綱星及宋齊晉天子方伯之說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疏證

杜注八百

年表趙盾以車八百乘納捷菑

邾人辭曰齊出獵且長疏證

杜注獵且定公讀本明出齊出者謂元妃之子申言長者

謂嫡長

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

王叛王孫蘇疏證

杜注叛不與非也忠林云劉向九歌云

與背同王初與王孫蘇後復背之文七年傳云乃背先言不順傳特著之與桓王于執均為險辭

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疏證杜注尹氏周卿士聃啓疑聃季之後

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疏證年表趙盾平王室復謂復改使復和親未得傳意讀本時周弱依晉自立

楚莊王立疏證

年表魯文公十四年楚莊王侶元年

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變與子儀守而伐舒疏證

楚語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為師王子變為傅使潘崇子孔帥師以伐舒注子孔楚令尹成嘉也舒羣舒也變楚公子儀申公闕班之子大司馬闕克也

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疏證

楚語變及儀父施二

帥而分其室

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疏證楚語師還至則以王

廬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闕克及公子燮疏證黎今本黎

郡中廬注師古曰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以隋室

諱忠故改忠為次郡國志南郡中廬侯國注襄陽者

舊傳故廬戎也江永云一統志中廬城在襄陽府城

南今城址在南漳縣東五十里楚語廬戢黎殺二子而

後王注戢黎廬大夫杜同韋說又云叔麋其佐

初闕克四子秦疏證僖二十五年傳秦晉伐郤秦師四申

秦有殺之敗疏證僖三十三年經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

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疏證求成於楚也殺役之後秦

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與楚成經傳不具

穆伯之從己氏也疏證八年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

魯人立文伯疏證杜注穆伯之子殺也

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

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

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疏證盡室指所從己氏及二子

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疏證杜注子孟獻子

許之文伯卒立惠叔

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

將來九月卒于齊疏證目莒遠魯過齊也

告喪請葬弗許疏證杜云請以卿禮葬按此請歸葬于魯

望卿禮也

宋高哀蕭封人以為卿疏證杜世族譜高哀穆公曾孫此

升為卿疏蕭本宋邑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

者宋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賞其勞以蕭

邑封叔為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為附庸故稱

朝則杜注宋附庸以莊二十三年經知之經傳無宋附

庸明文

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疏證杜注出而待放從放所來

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疏證杜注出而待放從放所來

注責其不食汚君之祿辟禍遠也當是左氏舊誼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疏證杜注齊人不服

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以赴疏杜言此者排先儒日月

有褒貶之義按此則先儒日月之說多為杜所

刪汰其可考者今各於經下說之此傳明經書九月之

義義不繫褒貶杜欲以榮他經日月之例非也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疏證杜注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疏證杜注猶言某甲已氏供是名杜云猶

言某甲疏以杜說證杜注也然已氏非商人之名杜云猶

名者十干之名疏誤杜注也然已氏非商人之名杜云猶

之六公子商人第六以甲已次之而稱忠孝昭懿皆年傳

稱懿公公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無虧與忠孝昭懿皆年傳

君而公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無虧與忠孝昭懿皆年傳

為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稱之目有

貴賤故雍倒末耳非長幼之次焦循云齊桓之六子
並見僖七年為武孟即公子無虧為公子元即惠公為
公子昭即孝公為公子潘即昭公為商人即懿公為
于雍以元稱商人為夫已氏已昭公甲乙之次為第
商人行六故後於五稱之焦說則與叙同皆謂懿公
也雍不立故後於五稱之焦說則與叙同皆謂懿公
六人故稱夫已氏也洪亮吉引說甲乙之桓公如夫
六人說與危言不位合且傳明輕懿公之辭亦無舍
轉及其母位次之理洪氏引輕懿公之辭亦無舍
據惟孔焦說皆於十欽韓云稿而近塞顧炎武云夫
已氏猶言彼其之子沈欽韓云稿而近塞顧炎武云夫
其之子是也揚之水箋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
焦沈說也是也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疏證杜注昭姬子
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疏證舍子謂齊君
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又執子叔姬

焦氏說子叔姬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疏證

傳服注謂華耦舉其官屬從
誼不以為衰辭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舊
杜不用服義也疏引劉炫云或以為華耦貴之既深故
特書族詳炫說非完義其先一說當謂書族為貶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疏證

杜注大夫喪還不書善魯子
敬故特錄教喪歸以示義按傳云為孟氏且國故也杜
用傳為說

六月辛丑朔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劉歆以為四月二日

魯衛分五行疏證

年表魯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日蝕
志

單伯至自齊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疏證年表晉靈公九年我入蔡蔡莊侯三十四年晉伐我

秋齊人侵我西部疏證

年表魯文公六年六月齊伐我侵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疏證

杜注齊人以王故來送

文疏傳列出曰來歸是直出之文也齊人以王之故來送叔姬故與直出異文也

齊人侵我西部遂伐曹入其郭疏證

年表曹文公六年齊入我郭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注

服云華耦為卿侈而不度以君命脩好結盟舉其官

屬從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

疏證杜注

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勢幣賓主以戒敬為禮故傳曰
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
古與所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
貴而不名杜不用服說疏引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
貴者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也又駁服說云案經儀父與
魯皆言子哀不義宋公子貴之也又駁服說云案經儀父與
孫貴之何故惡而貴之也劉炫又難云此為不知其非
儀父豈亦不知其非而貴之也劉炫又難云此為不知其非
定其褒貶善惡彰於其篇臧否抑揚於春秋我其得失
亦善之勢何勞施用約之以理豈抑揚於春秋我其得失
筆削之勢何勞施用約之以理豈抑揚於春秋我其得失
空官也聘之官無闕當有留治政者豈抑揚於春秋我其得失
制禮乎疏之駁服即禮之劉炫說上介舉朝不盡行而公
儀父可證疏又云聘禮之劉炫說上介舉朝不盡行而公
誓於其境則史會禮重司馬執策賈介來至所聘之先國
從厚官多矣盟會禮重司馬執策賈介來至所聘之先國
多然傳文明云其官皆從之疏說蓋以拭玉有司展幣其
舉其官屬從之云其官皆從之疏說蓋以拭玉有司展幣其
舉朝而屬從之云其官皆從之疏說蓋以拭玉有司展幣其
人貴之而服謂魯人其官皆從之疏說蓋以拭玉有司展幣其
能達也李貽德云並聘文修一非與傳義乖隔非淺學所
傳凡君即位出並聘文修一非與傳義乖隔非淺學所

為文有位謂之官任事謂之職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

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疏證桓二年經宋督弑其君與
耦司以罪人于孫故不敢屈辱魯公對共宴會

請承命於亞旅疏證杜注亞旅上大夫也沈欽韓云尚書

又云按亞次旅眾釋次卿本疏亦據某氏傳為說又云成

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也按正亞旅受一命之服

皆卿後即次亞旅知是上大夫也服注合亞旅蒙卿為

魯人以為敏疏證杜注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

益言庸眾之人朱駿聲云非杜明君于所不與也蓋本疏魯

杜意朱氏以魯人為敏耳疏以魯人為敏疏說也傳稱魯人無

容居為徐國大夫而自稱魯人故注云魯人魯鈍其於禮勝學

此正義以魯人為魯鈍之人本檀弓注也乃檀弓言魯人不正此如云魯人欲勿賜重汪錡魯人曰非禮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皆指魯國之入固以其為罪言魯故曰魯國之人以為敬華耦之來魯人固以其為罪言魯故請承命於大將有以譏之耦先自言華督得罪於陽公魯人不命於其非反尊貴之亦謂魯國之人按焦說是也杜注及疏說皆非傳意願矣武云魯國之人以華為合禮解失之案服義亦不以華為合禮願說非

夏曹伯來朝禮也

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注鄭立云古者據

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

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

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本疏及王制疏

疏證明杜注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杜但

也無說本疏伯大行人云于世相朝也鄭立云父死子立曰世周禮諸侯邦文准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制此云古

[illegible]

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制亦據之謂此大聘與朝晉文霸蓋本彼傳為說鄭注王制五年一朝為文實時制其禮不周之朝禮則闕而不言文亦以五年再朝與世相朝之制仍存五十年應耳審以無說則由是尋求則五年再朝之制故傳特表著之其制周禮明矣曹伯何來天子六年一朝來朝者天子六年一朝侯朝者天子六年一朝侯朝者天子六年一朝為隱再相朝也為隱再相朝也戊辰即彼疏義核之云朝者此甲往朝君朝天子罷朝則乙之朝義甚丁辰朝戊辰朝戊辰朝戊辰朝為侯朝者天子六年一朝為侯朝者天子六年一朝禮注異然及殷侯六年一朝禮注異然及殷侯六年一朝而朝天子諸侯五年再朝而朝天子諸侯五年再朝僖公五年再朝僖公五年再朝云杜引此證公侯五年再朝云杜引此證公侯五年再朝法然則朝齊此證公侯五年再朝法然則朝齊此證公侯五年再朝之姓然則朝齊此證公侯五年再朝之姓然則朝齊此證公侯五年再朝之法沈氏又云非昭十主曹伯何遂言五朝之再謂相代之禮也朝說霸主之顯伯

之之法以問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但魯非曹之伯國而沈沈氏云朝牧伯之禮又昭十三年朝盟主之法亦明證與沈氏之言未可從也則所云或說即沈文阿說也沈說沈氏韓云按傳通論相知此傳五年再朝舊說當同鄭志沈氏之言是也

齊人或為孟氏謀疏證惠棟云魯三家慶父叔牙季友慶
 成論語注云慶父或稱孟氏按公羊傳慶父曰吾不得
 云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按公羊傳慶父曰吾不得
 入矣於是杭軒經而死疏云鄭氏云慶父軒死者正取
 此文又案禮文嘉曰文家稱叔質家稱仲嫡長稱伯
 庶長稱孟杜依此為說按先儒謂慶父為莊公母弟詳
 鑿為長庶之說惠氏引公羊證之過矣鄭氏論語注見
 檀弓疏詳稱孟氏當是左氏舊說之過矣鄭氏論語注見
 也

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阜疏證杜注歸喪大記鄭注飾棺者
以華道路及塘中不欲使眾惡其親也舊說當同此疏
引喪大記飾棺大夫畫帷畫荒火三列散三列素飾褚

之飾沈氏云紐二齊人飲之飾棺蓋依此大夫之制而為
索惟素錦以為屋而行大夫死於道其轎有綦為
行義或當然玩沈說不復大死於道以布為綦為
引喪大記非舊注義也彼目為國中喪杜之制齊人喪
孟氏當用大夫死於道之禮沈說為杜以堂卒在齊
魯境以上告則堂卒近下也杜注下人魯下邑大夫疏治邑
必取之下人以告疏證杜注下人魯下邑大夫疏治邑
魯大夫謂之鄰人知此下人是下邑大夫
孔子父為鄰邑

惠叔猶毀以為請疏證杜注教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
教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日月未匝不得稱期年今知
非者杜以傳云惠叔猶毀據日月未匝之久欲威言其遠故
云期年但首尾二年亦得為期年之義甚明杜規杜無十二
月而規杜氏非也教喪未期年傳文甚明杜規杜無十二
置喙杜氏短喪之說以惠伯之毀為過故謬云期年也
疏駁杜氏說更非馬宗說以惠伯之毀為過故謬云期年也
主喪者不以除穆伯踰年云喪服之毀為過故謬云期年也
服而毀者以不除穆伯踰年云喪服之毀為過故謬云期年也
哀可知馬說深得而為沈氏無稽之說沈氏亦謂惠叔未釋變
除之禮杜預不知而為沈氏無稽之說沈氏亦謂惠叔未釋變

哀

立於朝以待命疏證禮斬哀不入公門此蓋暫釋服而往

許之取而殯之疏證杜注殯於孟氏之寢讀本惠叔取殯

齊人送之

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

葬視共仲疏證杜注制如慶父皆以罪降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疏證杜注聲已惠叔母怨敖從莒女

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

之徹帷注帷堂為人亡之言方亂非也本疏引檀弓中

夕哭則不帷今聲已恨穆伯故朝夕哭恒帷堂雜記云朝

云帷殯非古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此相類也案雜

記則不帷鄭注孝子之心穆伯始也此相類也案雜

惟堂之義檀弓疏引鄭志張逸答陳鏗也云敬姜早寡盡

哭以避嫌惟殯或亦避嫌表夫之遠色也本疏謂至於

殯恒惟堂蓋取鄭志說其云大斂又惟堂則與檀弓小

斂徹帷義乖未知何據沈欽韓云惟堂惟殯其事雖一

而聲已歆姜則為二人當緣穆伯之謚同相傳者異耳
按檀弓疏云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
堂而哭公孫敖亦非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
聲已哭公孫敖亦非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
見其堂故惟堂敬惟堂敬惟堂敬惟堂敬惟堂敬惟堂敬
帷殯是堂惟殯也堂敬惟堂敬惟堂敬惟堂敬惟堂敬
惟殯是堂惟殯也堂敬惟堂敬惟堂敬惟堂敬惟堂敬
或用初喪禮故傳稱惟堂不稱之檀弓初公孫敖之喪自齊還
不惟則顯是惟殯其禮在敬姜以後也
記所云朝夕哭

襄仲欲勿哭疏證杜注怨教取其妻馬宗云襄仲於穆

踰年未葬則襄仲已以麻終小功五月而除喪久矣故以為無服則勿哭然本為兄弟之親且未葬者雖時已除喪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而可以勿哭乎勝杜說

惠伯曰疏證杜注惠伯叔彭生按惠伯為公孫之子襄

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疏證親指兄弟之親不

所聘莒女

史佚有言曰注服云史佚周成王太史疏證杜不釋

昭德云知史佚為周成王太史者書洛誥逸祝冊無逸
篇大傳逸作佚大戴記保傳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
王中立而聽朝史記晉世家成王削桐葉為珪以與叔
虞曰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皆史佚為成王時
人之證也

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疏證惠伯引史佚之
言惟主祭喪本
疏祭敬者謂助祭於兄弟之家盡其敬也喪哀者謂兄
弟死喪之事竭其衷也
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疏證此上皆史佚之言

子無失道何怨于人疏證道謂祭喪之道

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疏證沈欽韓云喪服傳小功以下
為兄弟士喪禮始死親者在

室眾兄弟堂下北面注眾兄弟小功以下又既殯後兄
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疏云大功容有
同財同門故喪服以小功以下為兄弟襄仲與穆伯為
從父昆弟既殯則哭位杜注在堂下也

他年其二子來疏證杜注教在莒所生

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疏證檀弓孟獻子禔疏仲稱孟者是
慶父之後義已說於齊人或為

孟氏謀下又趙而就子服伯子于門右疏世本獻子茂
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杜注獻
子殺之子仲孫蔑據世本也讀本時惠叔難已終文伯
子獻子茂繼立獻子愛此二子按二子獻子之季父將
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疏證殺譖詞謂二子將
子獻子之從季父

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

禮不如死疏證

此夫子蓋大夫之稱獻子輩下於二子
年或長之故稱其官

一人門於句鮑一人門于庚正皆死注服云魯國中小寇

非異國侵伐故不書疏本疏證釋文鮑又作鮑杜注句鮑

禦之而死用服說服明經不書二子死事之義傳云他
年其二子來則非此年之事傳終言之句鮑庚正今地
閏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疏證杜注得

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按莊二十五年傳六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本疏引釋例曰文十五

年與莊二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
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而
用牲為非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是
解二傳不同之意按據杜釋例之詞則先儒說此傳非
禮與莊二十五年非常意同皆以為審正陽之月杜謂
此傳止譏用牲非也疏又云彼云六月實是七月亦仍
杜長祿之謬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疏證膳夫掌王之食飲膳以養王及

皆有俎天地有災則不舉注殺牲盛饌曰舉杜注去威
餌用鄭說

伐鼓于社疏證鼓用牲於社疏證此明天子之常禮也本

疏孔安國尚書傳云凡日食天子伐鼓責羣陰義詳莊二十五年
則社以上公配食天子伐鼓責羣陰亦以責上公也然

諸侯用幣于社疏證莊二十五年傳凡天災有幣無牲則
異杜注社尊于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自明鼓幣之

伐鼓于朝疏證杜注退鼓則鼓合於禮傳非禮謂伐鼓于社
又用牲也

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疏證諸事神訓民斥天子諸侯事君斥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疏證杜注等威威儀之等差

齊人許單伯請而救之使來致命

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疏證單伯王臣為魯請于叔姬

其至以貴之杜謂貴而告廟則王臣不當公行例傳無其義是妄說也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疏證盟在十四年六月

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疏證杜注兼帥二軍

曰君弱不可以怠疏證晉靈公以七年立彼年傳穆嬴曰抱太子以于朝至是年蓋十歲以外呂覽注意解也

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凡勝國曰滅之疏證此滅例也杜注勝國絕其社稷有其滅

獲大城焉曰入之疏證

此入例也杜注得大都而不有大

日弗地曰入故杜謂得而不有彼傳例主用師互相備

秋齊人侵我西部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

疏證杜注齊執王使且數

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疏證

請本魯言有齊難者秋方

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疏證此不與會不書例

不會義事故為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詳杜意不國

謂經不以國立文列序他國諸侯也疏義事當與而不

與為惡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傳曰公後至

故不書所會又發例云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

不書其國避不敬也彼乃義事而公之後期諱君之惡故

總稱諸侯此亦總稱諸侯不書公之罪而經文相似

傳辨諸總故更復發例而以善形惡凡諸侯為義事聚會而公不與則不歷書諸國諱君惡也按傳為公不與發例與七年傳例無涉其兼稱與而不書推言之耳杜氏尚連此此意故注文止云無難不與疏牽於七年傳例以後至此比較為說不與後至灼然二事彼傳無諱惡之文此傳又非為七年危盟而發彼年經云公會諸侯及晉大夫盟于危亦不得云經文相似疏說皆非

與而不書後也疏證此重發七年後至例也蓋兼不書所明公不與不書不必蒙齊難不與之文杜云今貶諸侯以為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危盟以賄終亦非義事不得言為公諱杜說非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疏證讀本齊雖畏晉而終不肯辭國史因記其故以晉為辭故仍以王命為

齊侯侵我西部謂諸侯不能也疏證晉受齊賂故

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疏證本年經夏曹伯來朝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已則無禮疏證杜注執王使而討無罪

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疏證本疏言曰者原齊侯

曹曰女何故行禮謂責於朝魯也請本齊惡晉故並伐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疏證小雅雨無正文箋何為上

是不畏於天本疏胡何也用箋說陳與毛詩疏胡何也

不畏也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言何不各相敬畏畏於

天也文十五年左傳引詩釋之云君子之不虐幼賤畏

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疏證幼賤猶言小弱南曹魯

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疏證周頌我將文箋于於

是得安文王之道杜注言畏天威于是也早夜敬天於

與鄭異陳與毛詩疏保讀天保定爾之保保福祿杜釋保

言天常春右我周能保安天命之意陳說與傳其何能

不畏于天將何能保疏證孟子梁惠王篇樂天者保天下

畏天保國用傳義也

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
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疏
證 洪亮吉云石經本脫春字後旁增杜注及與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左氏以為此獨書公四不視朔者

以表公實有疾非詐齊也疏梁疏證杜注諸侯每月必
廟蓋據六年經閏月不告猶朝于廟為說又云今公
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
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
明氏說同彼疏不稱杜注其詞人異故定為左氏舊說告
朔朝廟之禮詳六年釋文疏證此經變稱視朔者從其
重者言之本疏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
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疏釋政
朔視朔政為分曉以告朔可也司行行之視朔之當聽政
必公自臨杜注直以告朔當視朔非也疏又引釋例
云史之所書當於其始不於二月書之而以五月書者
二月公始有疾未知來月廖否不得豫書其數至六月
公廖乃稱而數之闕故以五月書四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注**賈云公羊曰菑丘

穀梁曰師正公羊疏證今本公羊作屏丘彼疏云正本屏丘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屏丘校勘記臧琳云釋文作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為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實景伯合也釋文鄭音西李富孫云屏與師音相近師當亦同部字杜注鄭上齊地未詳所在顧棟高云鄭正當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境江永云鄭上其地當近國都豈遠在東阿而與之盟乎按江說也沈欽韓云續志宋公國周名鄭在潁州東八十里章帝徙宋公于此方與紀要新鄭城在潁州東八十里章帝徙宋然高大謂之鄭城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疏證杜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注服云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

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服注獵賦疏證杜注泉臺也杜注泉臺也不明泉臺所在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即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是也故服云魯莊公築臺使傳又云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此勿居而已矣服氏蓋約其文按傳有蛇自泉宮出出入于國則泉宮不在魯都左氏古誼或謂即郎臺與公羊同穀梁疏公羊以為泉臺者是莊公所

築■郎臺也左氏與此傳并不顯言或如公羊之說也然譏毀臺自是公羊之說左氏意不必爾知者服稱公羊譏毀是左氏譏毀泉臺則服不引公羊也以今服義已佚取羽獵賦注此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疏證年表楚莊王三年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疏證杵臼公羊曰處西

庶其經劉賈許義此稱國又稱人則杵臼急及國朝國人故稱宋人以弑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

君間疏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上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引此傳劉向以為近

蛇孽也泉宮在園中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家宮將

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國國將有女

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之象也此自泉宮以下

蛇孽為劉向穀梁義載梁無泉宮入國如先人之數也

恐是歌義矣以文未顯仍列於疏

疏證桓以上據魯世家魯公伯禽春秋自隱至僖五君

稱惠公弗皇凡十二君故杜云十七君也教懿公獻孝公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疏證杜注魯人以為蛇妖

之五行志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非

自見非見而為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而作非

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公之母將薨為言

而亦立宣公文公夫人歸于齊此蒙上公之母將薨為言

謂蓋經之書毀泉臺示識疏引釋例泉臺之事明其微

示義者君人之心一國之俗須此為安故不譏也非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疏證杜注戎山夷也

志阜山在耶陽府房縣南一百五十里

欽韓云一統

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正以侵訾枝訾枝楚邑本詳所在洪亮吉云御覽引伍子胥休江陵
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城春秋至于阜山師于大江陵
林即此城也
今按荆門州屬安陸府舊有長林縣以長林為大林未
知是石長林即大林也
陵記說長林即大林也
史記所云蜀伐楚取方按訾枝當是今荆州府名荆州府江縣按
縣古鳩茲地即無方按訾枝當是今荆州府名荆州府江縣按
春秋與國謂訾枝在今
伐其東南枝江正直楚都之東南沈說荆門州西與傳稱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疏證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疏證
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據此則庸在楚郢即今之江
國志漢中郡上庸本庸國顧棟高云庸今湖廣鄖陽府
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羣蠻在今湖廣辰州沅
州二府之境江永云今按庸國今鄖陽府竹山縣及竹
谿縣也

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疏證
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疏證
史記地名曰濮在楚西南沈欽韓云濮也惠棟云劉伯莊
地南至濮水周書王會篇伊尹為四方令曰正南百

漢通典邊防三諸漢之城皆出括天周書王會卜人其丹
砂注下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今按卜人蓋漢人也其
名有尾漢木綿漢文面漢折腰漢赤口漢黑漢按沈
說是也漢乃西南夷種類非有定地口漢黑漢按沈
南土也繫巴於漢可證高士奇云百濮種族非一約言
其地當在楚境之南而迤西矣張平子蜀都賦於東則
左縣巴中百濮所充此漢時以濮之所居疏引釋例建寧
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則
又晉時濮夷之所在荆州府江縣南春秋之百濮與國
於申息之北門不啓疏證國有寇必從北來故二邑北
門不欲開也

楚人謀徙於阪高疏證杜注楚險地未詳洪亮吉云蜀志
當陽之長坂今長坂在當陽南去江陵城百五十
里地形高險或即楚人所欲遷也荆州記亦云當陽縣
東有採木長坂沈欽韓同其說引與地紀勝長坂在荆
門軍當陽縣東北二十里按當陽今屬荊門州
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廩與百濮謂
我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難居

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疏證離居猶言散處也謀人人

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疏證傳終言百濮之事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疏證洪亮吉云此廬當即南郡中廬注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按十四年傳廬戢梁下已釋杜

次于句瀝疏證杜注句瀝楚西界也唐廬潘同食館辨引此注作楚境也顧棟高云句瀝當在襄陽府內州西

使廬戢黎侵庸疏證杜注戢黎廬大夫

及庸方城疏證江永云此與僖四年方城異地沈欽韓云

里項上平垣四面險固山在房州竹山縣東南三十里城亭在鄖陽府竹山縣東南方城周十餘里一統志方

庸人逐之四子揚窻疏證杜注甯武黎官屬

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疏證杜注遂復句瀝

且起王卒合而復進疏證是時楚子不在軍

師叔曰不可疏證杜注師叔楚大夫泄也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疏證釋文可克

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疏證蚡冒李之孫若教之子

熊率與楚世家世次異世家作李洵李洵子熊霄教霄子熊

是為蚡冒索隱青率則熊率即史之熊昫也杜注蚡

冒楚武王父疏引劉炫云按楚世家蚡冒弟熊達弑蚡

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則蚡冒是兄不得為父今知

不然者以世家之文多有不紀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

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劉以世家規杜氏非

也壽謂韋注雖與世家異却不言蚡冒為武王父內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疏蓋駁杜說顧棟高云荊州府以東多山川之險因名

時木至中國不應已能越中息遠服潁川之邑疑蚡冒之

百陸縣南古淫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

不地名疏引本史記熊達作熊通達形近而故杜注淫

傳舊說當亦同以■為武王父者乃杜氏冒為武王父

足據今本史記熊達作熊通達形近而故杜注淫

百陸縣南古淫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

時木至中國不應已能越中息遠服潁川之邑疑蚡冒之

疏蓋駁杜說顧棟高云荊州府以東多山川之險因名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雖裨條魚人實逐之疏證杜注裨條魚庸三邑魚魚腹縣

庸國馬宗云水經江水又東逕魚腹縣故城南復古

曰故魚國也是魚乃岸蠻之一非庸也劉昭城謂元凱

之誤按馬說是也沈韓云方輿紀要魚腹故城在夔州

府奉節縣城東五里裨條今地關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

楚子來馬會師於臨品疏證即古驛字釋地驛傳也本疏

璞曰傳車驛馬之名也彙纂臨品當在襄陽府均州界

分為二隊國服云隊部也文選子疏證杜用服義廣雅釋

燕云隊為義道之通稱襄十八年左傳風沙衛連大車

以塞隧是也文十六年傳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漢子貝

以伐庸隊與隧同謂分兩道以伐庸也哀十三年傳

越子代吳為二隧是也杜預以隊為伍之隊失之按

傳此言分兵下言分道服解未誤故杜依用之王義可

備一說

子越自石漢子貝自以伐庸疏證釋文漢本又作穀杜

石漢依當在均州界

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疏證年表楚莊王三年滅庸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遂滅庸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疏證杜注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世鮑革賢而下士鮑革異文

宋饑竭其粟而貸之疏證貸字杜不注說文貸施也廣雅傳為證釋詁斂歛句與也王念孫引此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疏證御覽三十作饋餼羞如羞以含桃之羞養老禮也請本謂加進珍

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疏證本疏言參請不絕也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

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疏證據宋世家桓公卒子襄公立襄公卒子成公立成公卒弟疏證宋人殺禦而立昭公由桓至昭凡四世謂桓襄成

公子鮑美而豔

襄夫人欲通之注服云襄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宋世

解疏證

八年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服據彼傳為說杜注鮑適祖母宋世家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

子鮑

而不可注服云不可鮑不肯也宋世家疏證李貽德云釋

釋可為肯轉相訓

乃助之施疏證

宋世家乃助之施於國正義襄夫人助公

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

於是華元為右師疏證

世本華督生世子家華孫御

孫蓋

世本宋世家作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杜注元華督曾

鮑因

華元請得為右師此火公駁文誤傳之夫人為大

夫也鮑為

昭公弟不假右師之官為重

公孫友為左師

華耦為司馬疏證八年傳襄夫人殺大司馬公子卬十五年經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則此傳記宋命官非一時事

鱗雖為司徒

蕩意諸為司城疏證八年傳司城蕩意諸來奔其歸國不審在何年

公子朝為司寇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疏證讀本司城蕩公子蕩也杜注壽蕩之子按此溯八年前事

請使意諸為之疏證杜注意諸壽之子

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

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疏證卷耳傳姑傳紆緩也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

蕩意諸曰孟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

國人疏證

杜注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沈欽

之稱杜預以為

韓云喪服適母為君母則君祖母是適祖母

也本疏哀十六年

荆瞞告周云得其不學如此案沈說是

為君母則祖母為君祖母矣以證杜說然彼傳君母即

指嫡母也

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

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疏證

廣雅釋

行去也

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句

攻而殺之疏證

檀弓疏帥句引作句師杜注帥句邵句

句師然疏引載師以公邑之田任句地帥則杜本或亦作

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言帥句無以相明故類言之

云邵句之帥則唐本已作帥句矣沈欽韓云周人帥句

之官其徒三百人文王世子公族有罪啓於句人帥句

即此官也。沈蓋以帥向常向師也。年表襄夫人使衛伯殺昭公。宋世家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殺昭公。杵臼。

蕩意諸死之疏證

杜注不書不告。

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疏證宣四年傳例曰。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詳彼年疏證。弑君稱其君無

文公即位疏證

年表弟鮑立。宋世家弟鮑革立。是為文公。

使母弟須為司城

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疏證虺意諸之弟。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疏證年表宋文
晉率諸侯伐我杜注謂陳侯常在衛
公孫寧後至富位非上卿疏云檢春秋上下亦有後至
無傳而杜云後至者則系小子懸是也案彼則公孫寧
未必非後至疏蓋駁杜說則舊說不謂
卿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疏證公羊聲曰聖

齊侯伐我西部注服虔以為再來伐魯西部書北部不書

諱仍見伐疏證杜注西當為北蓋經誤不用服說疏
侵我西部冬齊人侵我西部皆仍見侵二書六年春秋齊人
諱而不書齊人伐我北鄙皆仍見侵二書六年春秋齊人
諱而不可諱何以諱其仍伐國惡也齊侯無道而伐我非有
誤者魯求與平即盟于穀知是濟北穀城縣也耳知非傳
此知者北鄙是也壽曾謂十五年經北穀城縣也耳知非傳
鄙下云遂我曹入其郭或謂十五年經北穀城縣也耳知非傳
之役承西鄙之役也傳二十五年經北穀城縣也耳知非傳
下有公退齊師至北鄙及氏於此經稱諱仍見伐必於
定書見齊人伐我北鄙及氏於此經稱諱仍見伐必於

彼經詳不諱之義惜使不可考服知此年齊再來伐者以傳於葬聲姜下有齊難是以緩之文也請本云經書西部傳言北鄙服虔云再伐魯也四月葬聲姜前有齊難則前魯來伐可知疏駁服說非也李貽德云廣雅釋詁仍再也漢書注皆以仍為頻年表齊伐我齊懿公三年伐魯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危

秋公至自穀無傳

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討

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疏證宋

家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還則舊說謂此討宋之役晉主之杜注卿不書謂稱人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疏證上年秋八月聲姜薨至是已九月杜注過五月之例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侯蒐于黃父疏證

杜注一名黑壤晉地顧棟高云宣七年會于黑壤傳云盟于黃父杜注黃

父即黑壤蓋一名為一地矣後周宇文泰小字黑獺諱之改曰烏顧沈欽韓云方與紀要烏顧在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里即黃父與平陽府翼城縣接界

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疏證

年春晉靈公十一年率諸侯平宋杜注傳不列諸國

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

公不與會齊難故也

疏證

按傳本魯有齊難時公在穀也按

書曰諸侯無功也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疏證

子家公子歸

訊言也正月傳訊向也杜注執訊通訊問之官請本

言執物問訊宣子安否即與執訊人書以告宣子

曰寡君即位三年疏證

年魯文公二年為穆公之三年

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疏證年表
侯之二十一年謂將召蔡侯至鄭共朝晉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疏證傳三

傳初鄭公子蘭出奔晉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杜注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因彼傳為說

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疏證杜注滅

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王引之云上文云敝邑以侯

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若難猶未盡亦不

能朝于晉矣滅謂滅絕也管子宙合篇曰滅盡也說文

滅也從刀尊聲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簡子曰帝

令主君莊熊與肅皆死簡子曰是止何也當道者曰晉

國且有難帝令主滅二卿是滅為滅絕也甫滅侯宣

多而即朝于晉言不敢緩也案王說是也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疏證杜注夷太子名按
文公之十一年即靈公也年表魯

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疏證年表陳共公之十六年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注賈服云歲敕也疏本疏

證年表魯文公之十三年杜用賈服義本疏云歲之為

晉以從諸本皆作歲偏檢字書并無歲字方言廣雅歲

字亦從人追改今考字當為荷通作歲形相近而誤也

說文荷目急敕也正用賈義洪氏所云荷通作歲而誤也

說其義李始德云說文無歲字新附字有之鈕氏樹玉中

曰歲疑古作歲據晉語陽畢曰序成歲國以待之韋注

歲物也此可證洪說方言歲勅或備陳之朝事耳王念孫

也字誤而訓木誤傳謂朝而戒備陳之朝事耳王念孫

云說文勅訓也鄭注曾子問戒猶備也飭勅敕古通用

戒說古文勅誠也鄭注曾子問戒猶備也飭勅敕古通用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疏證年表魯文公之十四年陳共公

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疏證往年即文之十六年杜

夷之朝往也往絕句

八月寡君又往朝

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疏證明
蔡之朝楚鄭使之來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在位之中疏證猶言及位以來

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疏證本疏鄭穆公以僖三十三年

一朝于襄三年十一月也再見于晉襄公以文公六年卒

八月也或者十四年七月也再見于朝又朝成陳事再見于

君謂往年正月月燭之事武往朝夷八月朝寡君又朝也按再

見不數太子夷朝之事疏前一說是月寡君又朝也按再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疏證杜注孤之二三臣謂燭

鄭二二三臣前後相及在晉絳都言事晉恭本疏小國之

君自稱曰孤臣與他國之人言已君為寡君此歸生對

對晉或自稱孤歸生曰即以孤言其君也蓋鄭伯身自

雖我小國則茂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
亡無以加焉疏證言無以加於亡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疏證杜注言首尾則身
南說山訓皮將弗視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注
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帝畏也惠棟云高注
較杜注尤明晰文洪案杜即用高義特不若高之明顯

又曰鹿死不擇音注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

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本疏證杜注音所據陰之處古字
陰不用服說疏杜意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已不擇
所從之國欲從楚也下引服注又以劉焯從服說以為
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而難杜今知不然者以傳云
銀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其怖急
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靜深陰之所傳文所論止言其
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杜不依服義劉以為音聲
而規杜非也願炎武云鹿死不擇音言其鳴急切莊子
獸死是不擇音郭象注獸之窮野地意急情盡則和聲
不至是也常小服皮之說洪亮吉亦引莊子注又云劉
凡獸皆然非惟虎也皆主音聲而言杜注以音作蔭義
轉過曲而無所承劉焯規規之聲得正義非也文洪案後
漢書皇甫規傳中外雖汗移康潔無聞今見覆沒心痛寶
免上書皇甫規傳中外雖汗移康潔無聞今見覆沒心痛寶

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界上亦是讀從本字顧洪
說是也毒曾謂疏駁服說蓋据下文挺而走險杜釋為
如虎赴險此為杜氏新說非古義所有李貽德云鉞而
走險是言因迫將死之狀非論其依止之處傳明云
走險孔氏乃云得險則停更與傳意相違是也鹿鳴傳
鹿得華呦呦然而相呼服約傳意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德則其鹿也

鉞而走險急何能擇疏證

杜注鉞急走貌洪亮吉云說文
鉞銅鐵朴也挺拔也按此似當
从手廷高誘呂覽注挺猶動也蓋云動而走險耳杜注
非義訓文淇案皇甫規傳注引傳正作挺說文訓拔亦
動義李貽德云急何能擇仍言不擇音也

命之罔極亦知亡矣疏證

杜注言晉命無極

將悉歎賦以待於儵惟執事命之疏證

杜注儵晉鄭之境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疏證

杜注鄭文二年六月壬

申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是公丑
六月二十四日顧棟高云魯莊二十三年六月是公丑
朔壬申當是六月貴曾曰

四年二月壬申為齊侵蔡疏證杜注魯莊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貴曹曰

亦獲成於楚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宜其罪也疏證沈欽韓云此追

時鄭國从齊而亦間成於楚所以然者介于兩大急於救患也齊于爾時未嘗見罪晉胡為苛求乎

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晉鞏朔行成於鄭疏證朔即士莊伯

趙穿公婿池為質焉疏證杜注趙穿卿也公婿池晉侯女

女婿故以為質朱駿聲云趙穿名池一趙穿與池皆晉侯婿立文不順按之三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此顧說所本朱駿聲其鄰此公婿之證

秋周甘歆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也注服云邲垂在高都

南水經洛疏證杜注甘歆周大夫讀本蓋王子帶之後

文國名亦姓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于沈即汝
南平與沈亭是也服說最詳郡國志亦云新城縣有高
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京相璠亦引舊說言沈垂在高
都南而又以為上黨有高都縣此之至立其為道
元所啗矣按水經洛水注邲垂亭在高都城南七里遺
基存焉即用服說郡國志新城注即引此傳文春秋與
邲垂在河南汝州伊陽縣境

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於晉疏證杜注石楚鄭大夫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復曰臣聞齊將食魯之麥疏證夏侵魯也言將以來年

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疏證杜注偷猶苟且

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疏證
請本薨于
路廢魯世家十八年二月文公卒

秦伯瑩卒無傳
注賈氏云穀梁傳云秦伯瑩
公羊昭八年秦伯瑩卒傳解詁據秦伯瑩
字者誤也文十八年秦伯瑩卒之下賈氏云穀梁傳云
秦伯瑩不道公羊曰嬰知公羊與左氏同皆作瑩字
矣按賈氏於經文下例著二傳異文今本穀梁傳作瑩
乃後人以左氏改之非賈氏所見之舊矣瑩雙聲字
秦本紀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索隱名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疏證
年表為齊懿公之四
年齊世家同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疏證
杜注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
預既葬稱君之說至是而辭窮矣
夜之稱惠士奇云杜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傳無

莒弑其君庶其注劉賈許穎以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

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釋疏證杜注稱君君無道

疏既引釋例又云釋例不辟辨國之與人而傳云莒

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太子僕國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

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別而事同也壽謂劉賈許

穎知此稱國以弑者正從傳稱多行無禮於國鈞得書許

國書人之例杜引於釋例燕用其說疏以注所未具駁

之非也宣四年傳引劉賈諸君說亦謂國之與人言別

而市一誤與此傳疏同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疏證讀本齊於春戒師

醫曰不及秋將死

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疏證杜注尚庶幾也欲令

惠伯令通疏證沈欽韓云令龜即命龜也周禮大祭祀大

龜按卜法有六事陳龜也貞龜也命龜也命龜也命龜也

也龜作龜也其卜立居卜大卦事史大於祭祀則宗伯

命龜故小宗伯職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鄭司農云
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小宗伯尊於大卜此惠伯命
龜亦因事大以御命卜史也賁疏云以大貞事大故大
卜身為夢事則大宗伯臨卜其餘陳龜貞龜時小宗伯
為之小事則大宗伯臨卜師命龜也其命龜之辭曲禮
曰假爾泰龜有常
卜楚正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今龜有咎

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公子為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
而刑之疏證風俗通邴歆齊大夫楚語注亦以歆為齊
與丙戌之父獵爭獲不勝則同洪亮吉云史記齊世家曰
按洪說是也史公約傳文以獵代田則釋田為獵也世
家又云及即位斷丙戌父足杜注斷其尸足杜以傳言
掘故云斷尸足也邴丙歆我異文銜世家作邴邴索隱
云齊世家作一尸足也邴丙歆我異文銜世家作邴邴
孫云戌歆一聲之轉邴歆亦形近致異故號邴戌李富
而使歆僕注賈云僕御也集解家疏證云杜用賈說李貽德

車者車攻傳御馬也古佐綏之執人或稱僕或稱御健
記曲禮僕人執策儀禮疏文御者執策是也
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疏證齊世家庸職之妻好公內

侍作閭職此言庸職不同者傳所云閭姓職驂乘索隱左
庸職庸非姓蓋謂受顧織之妻史意不同字則異耳此文

洪案閭庸一聲之轉壽曾謂詳索隱受顧織之妻則史
公叙事作庸一庸後漢書楊秉傳秉奏事約此傳二思篇正作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疏證杜注齊城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
參驂無文證也後漢書楊秉傳秉奏事約此傳二思篇正作

齊二數多竹木故
云約諸竹中若道在
城南不須言歸舍
齊也惠氏辨中也
在海隅

是案水經淄水注時水出齊城西北門內世謂之寒泉東北
流匝中門池西京相璠杜預並言中門即齊城南門西第
一門矣今門池無復勢亦未有竹木遺生詳鄭氏引京杜
說止群中門池所依京相璠說亦云此傳之申池申杜
惠氏辨中也
在海隅
故其數淮南子不可證鄭元示知楚中池之竹木非在海隅
以京杜之說為非言北極于海楚中池之竹木非在海隅
說襄十之說為非言北極于海楚中池之竹木非在海隅
懿公游於中池集解左思齊都賦注中池海濱齊數月

德傳德以安謨从至漢成陽景王廟德父老于申池北
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日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
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止陵賢哲之舊事此
尤中也在海濱之經
二人浴于池歎以扑扶職疏證釋文朴字宜从手作木遺
本杜注扑無也扶擊也段上載云扑者唐已有作朴之誤
才即人也擊之曰扑因名其器曰扑按小督巡舞列而
捷其急慢者注此則扶也扶轉相訓捷猶擊也扶擊廣雅
職是扶為捷此則扶捷轉相訓捷猶擊也扶擊廣雅
釋詁文

職怒歎曰人令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

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疏證二年表
共殺公齊世家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
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
竹中而亡去火公謂游竹中而弑懿公於車可補傳義後
漢書楊東傳東本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之惡目取禍
滅覽固知豫必有自疑之意至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
昔懿公刑邢邠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來卒有
竹中之難人參伏焉為非故東引以證侯參不宜在帝側
公之使二人參伏焉為非故東引以證侯參不宜在帝側

也

舍爵而行疏證

杜注飲酒訖乃去沈欽韓云告奠于廟而出與此同杜預謂飲酒訖者鄙詞也

齊人立公子元疏證

年表立桓公子惠公齊世家懿公之元子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其母衛女曰少衛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注服云襄仲公子

遂集解疏證齊世家引服注次私事襄仲下於傳文叔謝齊來會葬傳無此意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疏證杜無注讀本二妃敬嬴元妃

然傳共元妃二妃對文之例魯世家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乃視次妃敬嬴嬖愛文公有二妃長妃

杜傳文敬嬴上似有奉句傳於此宣明慈視所出也

欲觀嬖而私事襄仲疏證私事謂結襄仲為援也此亦險

魯世家侯私事襄仲則謂宣公與襄仲親傳意不如此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疏證請本私事襄仲故襄仲奉其屬

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注服云叔仲忠伯魯世家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

服說据世本忠伯名彭魯世家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疏證魯世

仲作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本疏惡是齊

侯許廢惡者惡以世適嗣立不受齊恩宣以此非分得國

冬十月仲殺忽及視而立宣公疏證杜注

視不書賤之沈欽韓云母弟豈為賤顧炎武云殺視及

叔仲忠伯不書亦諱之耳壽曹謂惡為嫡長有君之道

宜書於經經諱惡之被弑則視亦不得書矣顧說是也

書曰子卒諱之也

仲以君命召惠伯疏證讀本詐子惡之命召惠伯按子惡此時未成為君而言君命者詞窮也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疏證廣韵公字下以公冉為複姓

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

非君命何聽弗聽

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疏證沈欽韓云說文茵糞也韻會云通作矢莊子人間世

夫愛馬者以筐承矢杜注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文淇案殺惡既諱則惠伯之死自不得書杜說非也

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

既而復叔仲氏疏證世本桓公生倭叔牙叔牙生武仲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疏證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魯

世家哀姜歸齊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

人謂之哀姜疏證年表襄仲殺嫡立庶子為宣公魯世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由是公室卑三桓強索隱此哀非謚蓋以哭而過市國人哀之謂之哀姜故生桓哀與止桓夫人按上大夫齊蓋不制謚惡視之母出姜也出亦非謚夫人卒於齊蓋不制謚
莒紀公生大子僕疏證紀地名詳成八年疏證今地闕
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疏證魯語注引作季宅
且多行無禮於國

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疏證讀本納其實玉命與之邑魯語注授玉也

季文子使司冠出諸竟曰今日必達疏證朱駿聲云按說也日是古訓書顧命用克達殷吳語寡人其達王於爾室夾室所以此達字同放達之意禮記內則左右達為夾室過之而更其書曰為我流之于夷今日不通通即達

達義注謂疾之非請本季文子蓋矯公命杜預云未見公而出之故來不書恐非當日情事壽曾謂傳例崩薨不告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苦未告魯以君裁則不得書也

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疏證魯語謂里革易公命以逐苦也幸里革魯太火克也僕故季文子即使里革對公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疏證後漢書鄭興傳興與水歸葬愧焉不聽入見第曰禮未以周旋弗敢失墜注周旋遵奉也左傳季文子語按與為左氏學故引傳以對愧也隊墜也文字當從隊隊古墜字周旋杜無注章懷注或是為說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疏證杜無注釋鳥鷹鷂之誤耳左傳作鷂鷂是也本疏引釋鷂作來昭十七年傳引樊光云來鷂夾鷂也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鄭

注鷹學習謂獲也也孟秋之月鷹乃祭鳥鄭注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皆說鷹逐鳥在義釋鳥又云晨風鄭注鷩屬也又引陸璣詩晨風鷩鷩似鷩青黃色鷩鷩一名鷩鷩故傳與鷩連言之即晉語云鷩為鷩類是也漢書翟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鷩鷩之逐鳥雀也翅翼難傷不避也蓋據傳義為說翅翼雖傷不避句乃翟氏說傳取喻之意

先君周公制周禮曰疏證讀本周禮誓命史克引則以觀德疏證魯語則法也杜用韋說又云合法則為吉

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

功以食民疏證杜注處猶制也度量也食養也

作誓命曰疏證杜注誓要信也疏云此非周禮之文亦無著於九刑之書耳按詳下文所稱誓蓋周公刑律之書杜注疏說皆非

毀則為賊杜注語臣開之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疏證魯語臣開之毀則為賊

府云藏字杜不注疏主謂藏匿罪人之杜用韋說黃生義

誤也古藏字皆作藏後人轉寫誤加之草耳考國語正

作賊故曰主賊之名賴姦之用盜賊藏其俱為凶

謂故曰主賊之名賴姦之用盜賊藏其俱為凶

則義不佻意不明矣按黃說是則藏藏二義皆具作藏

竊賄為盜盜器為姦疏證杜注賄財也器國用也魯語竊

在內為軌謂以子盜父財賄也外傳文與內傳異義則

同盜器謂用盜之器上賊藏以人言此盜姦以物言觀

賄謂之為盜盜人器可用明杜注既不了晰疏遂云竊人財

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疏證杜注以掩賊為名用姦器也其

謂恃為姦所得之財用也猶今律窩主分贓矣

為大凶德有常無赦疏證杜注刑有常

在九刑不忘注賈云正刑一加之以八議

疏司刑服云正刑

一議刑八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瀆附刑罰一曰議親之

議刑八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瀆附刑罰一曰議親之

議刑八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瀆附刑罰一曰議親之

議刑八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瀆附刑罰一曰議親之

議刑八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瀆附刑罰一曰議親之

議刑八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瀆附刑罰一曰議親之

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
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
辟木疏證杜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止
周書常參解太史公說杜說九篇以升援大正謂周作九
刑之事忠氏蓋以此杜說杜說九篇以升援大正謂周作九
作九刑疏此八議者載此云周公作誓命六年傳周有亂政而
服說云此八議者載此云周公作誓命六年傳周有亂政而
更作何所復加者且所議其刑一等也人得謂之八刑杜知其
不可故不解之者所議其刑一等也人得謂之八刑杜知其
皆誓命篇中語不當以九刑已引誓命毀則八刑杜知其
者正中有常無赦之意此謂凡情為書名傳言在九刑刑不忠
不救也賈服之義止如謂此未言以四者加於八刑議周禮
於八議明言議某之辟即有九刑也何得謂不此傳名九刑
疏駁皆非其引昭六年辟即有九刑也何得謂不此傳名九刑
之証知者司刑疏案文十有八年刑亦不足為制禮則九刑
觀德作誓命曰毀則案文十有八年刑亦不足為制禮則九刑
刑者鄭注克典云正刑五加之之流宥在九刑公制禮則九刑
謂九刑作者九賈服以正刑五加之之流宥在九刑公制禮則九刑
亂政而作者九賈服以正刑五加之之流宥在九刑公制禮則九刑
世受命之作者九賈服以正刑五加之之流宥在九刑公制禮則九刑

刑之書不合大中故叔西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
人之書說以神其書耳若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
周公其寶非周公也據此則昭六年傳之九刑非周公
所制不得用以釋此傳之九刑也本疏引服注作正刑
一議刑八又云即引小司寇八議鄭君注云為補之賈服謂正
賓之辟則服注本備列小司寇八議鄭君注云為補之賈服謂正
刑者今律所謂正條也八議鄭君注云為補之賈服謂正
附猶著也議所謂正條也八議鄭君注云為補之賈服謂正
是也議所謂正條也八議鄭君注云為補之賈服謂正
議能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德行者
者議之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德行者
議勤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德行者
二代之後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德行者
義謂四者之罪不以八議減之杜注還猶周旋
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疏證杜注還猶周旋
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疏證蒙上文則以觀
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
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疏證由莒來兆域也謂寶玉
保而利之則主藏以訓則昏民無則焉疏證此言魯不當

馴字通訓猶順也孝經以順則逆

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疏證
傳度居也
讀本言不居善
而行凶不可留也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注先儒舊說皆以顓頊帝學為帝
之身號高陽高辛皆國民土地之號高陽次少昊高辛
次高陽堯承高辛之後疏證五帝本紀文同先儒舊
少皞氏服注少皞金天氏帝號帝鴻氏服注帝鴻黃帝
則此當云高陽顓頊也杜注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
苗裔即先用先儒舊說疏約舉其詞又兼引進周考史故
與下意服注文與也五帝本紀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
而昌意之子也索隱引宋衷云顓頊名高陽有天下
號也張晏云高陽所興地名也紀顓頊名高陽顓頊而
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學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集
解張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
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其地名顓頊與學皆
以字為號上高辛故也索隱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為
號學名也皇甫謚云帝學名後服注蓋取史公書為說
諸家又用服氏意說史公書也身號即名上古名字之

稱未定其謂魯名友者廣異說耳本說高陽高辛兼及少昊高陽高辛堯之世次者傳錯舉其事不次世之先後因表明之更當云少皞次黃帝繫高陽之上今文佚矣紹雲氏亦當然洪亮吉云史記索隱引賈逵亦以左傳高陽才子八人謂其後代而稱為子杜取賈義今考索隱木引賈說不知洪氏何所據

蒼舒隕數禱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注服云八人禹

垂之屬也疏證夫論作隕凱禱戲古今人表作禱戲

龍降王符作龍降皆異文廣雅釋詁臨巨大也王念孫

云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自庭堅以上皆以二字為

名尔氏虎洪大也洪與降古同聲大臨龍降或皆取廣

大之義與杜注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

杜於服注外增出益皋陶二人疏中之云司馬遷采帝

系世本以為史記其夏本紀稱禹是顓頊之孫秦本紀

稱皋陶是顓頊之後伯益則皋陶之子垂之所出史無

其文意說相傳亦出顓頊故云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

也五年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云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

知庭堅皋陶為一人其餘則不知誰為禹誰為益壽曾

謂服謂垂禹之屬其垂禹連言者書堯典帝曰俞咨垂

汝共工馬融注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堯馬說則垂禹

同掌百工之事矣杜增益皋陶非服說所有水經洛

水注外顯靈碑以益為即隕數其說益不足據惟庭堅

之文有六年傳可證古今人表庭堅正作魯
彼傳改庭堅為魯也木疏又云古今人表
為九等之次雖知為益必在八愷與卑陶禹
識知其人不為不知故也疏謂人表知八愷
出其名亦為不知故也疏謂人表知八愷與
說異其說別有釋為禹益之屬者杜但增卑
人表以各縣易庭堅非並出其名疏亦誤然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疏證
篤厚也

釋言齊中也
傳淵深也釋詰允信也
聖通也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注賈云愷和也
紀集解疏證杜用賈

其和於物也愷訓為樂樂亦和也五帝本紀作世得其
利謂之八愷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疏證五帝紀文同高辛氏已說於上
高辛帝學之號八人亦其苗裔蓋用舊說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李狸疏證洪亮吉云
人表作伯奮伯虎作相虎仲熊王符作仲雄人表作季
熊皆異文惟人表李熊下注師古曰即左氏傳所謂季

經也則人表李程作季熊洪說誤此傳服注無考說文
人部俱高辛氏之子為堯司徒當是用賈君說俱即契
杜注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前八愷疏契之屬其朱
知稷契必在■八元則左氏舊誼止稱稷契之屬其朱
虎熊羆為杜所加或舊說又自不同如八愷之屬其朱
阮契後為股稷後為周史記稷契皆為帝嚳之子而止
句注云其當裔者大德之弟久而不學之子則稷契堯之親
弟以堯之聖且有世濟其美必應累世不容高辛之下
測理必不然且云世濟其美必應累世不容高辛之下
即至其身焉遷傳聞於人未必盡得其實壽曾謂疏駁
史記者以高陽氏才子杜注謂八人其苗裔疑此傳亦
當然此傳杜注卻不言言苗裔杜意以高辛次高陽其子
得為舜舉耳疏不能達言苗裔杜意以高辛次高陽其子
為舜子記載無異說生民杜意大戴禮以堯與契俱為
子劉歆班固賈逵服虔王肅皇南謚等皆以為然則此
傳舊說以稷契為一人之書中不知誰為稷誰為契疏
苗裔也但八人之書中不知誰為稷誰為契疏
言伯虎仲熊尚書有朱虎熊羆二其字相類尚書更
有堯之徒亦應有不在元愷內者但更無明證名字又
殊不與誰為一應有不在元愷內者但更無明證名字又
義但謂其字相類則不以杜說為諱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疏證
宣釋訓肅敬也釋詁懿美也釋言

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注賈云元善也五帝本紀疏證杜用賈
其善於事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此十六族也疏證五帝本紀作者杜無注疏謂之族者
各有親族故稱族也與疏說同疏又引劉炫云各有大
功皆賜氏族故稱族也此劉氏述義語則舊說謂有賜
族疏說非古族今人表於八元八愷外別有禹禹垂朱
柏舉柏益龍夔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自禹至夔即
書所謂九官者也與加隆字而朱虎熊外有父斯伯與
熊人伯與受斯伯與加隆字而朱虎熊外有父斯伯與
二熊人伯與受斯伯與加隆字而朱虎熊外有父斯伯與
熊人伯與受斯伯與加隆字而朱虎熊外有父斯伯與
也可存備一說九官之數而為十六此所謂八元八愷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疏證杜注濟成也隋隊也五帝紀索
字義生民傳后稷之母配高辛氏成前代也即釋杜成
是學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
以紹承父業而稱焉世不安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
春秋命厥序言五帝傳之世世紀謂其後世者皆所以
鄭云堯之序言五帝傳之世世紀謂其後世者皆所以
但以姜嫄為世紀則高辛之世世紀謂其後世者皆所以

以為高辛之妃也。據詩傳及彼疏說，則八元為高辛氏親子，世濟其美，蒙十六族為文，則八愷亦高陽氏親子。杜預以八愷八元為顓頊、帝嚳、高陽、高辛世之說，推得之。知高陽氏亦當然也。高陽氏下疏春秋要命麻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注於八愷，無苗裔之文，疑从毛傳也。親子即用鄭說服。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疏證。五帝本紀不作，未是史公意謂。

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注王肅云：君治九土之宜。五帝

集疏證堯典：僉曰伯禹作司空，鄭君注舜舉禹治水土，蓋

注后土地官為司空，亦以禹在八愷中與服注同也。杜

疏：后土地官為司空，亦以禹在八愷中與服注同也。杜

蓋舊疏辨王肅九土之詞，王說與杜地官說也。書堯典：馬融說謂禹平水土，置九州，舜分置也。

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疏證釋言：終度也。釋詁：成古文大為誤，有此文杜注不云逸書。也。地官天成，今偽。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疏證

教在寬傳言布五教者布猶敷也鄭君書注五品教父母

兄弟子也春秋傳曰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杜

注契作司徒司徒見帝子即用下文父義母慈兄弟共

孝義五品司徒敬敷五教是事之大者故舉以為言非是

表為作司徒敬敷五教是事之大者故舉以為言非是

或助而為之共主一事故主土唯禹主契餘常別有所主

父義母慈兄弟共子孝內平外成疏證

國亦治也杜注內諸夏外夷伏傳無其義外成言家治而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注賈云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

驩兒也五帝本疏證杜注帝鴻黃帝用賈說大荒東經

畢沅據帝王世紀定為帝嚳與賈注皆不相應以賈說

註山海經則帝俊黃帝之父也五帝本紀索隱云又據

左傳亦說帝鴻氏即用賈說賈云苗裔驩兒者大荒疏

云此傳所之後世稱苗裔杜注賈說賈云苗裔驩兒者大荒疏

絲也此傳四山乃謂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檮杌其事以

識其人先儒盡然更無異說皆以行狀驗而知之也又
舜典疏惟三苗之行先典無文鄭玄引左傳之文乃
云命驩兜共工則驩兜為渚敦也共工為窮奇也
為禱杭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
是三苗為饕餮也據本疏及書疏則左氏先儒及鄭君
皆以書之四罪當書之四凶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疏證

五帝本紀德作惡正義言掩義事陰為賊害而好凶惡
俞樾云掩義與隱賊一律掩猶隱也義猶賊也大戴禮
千乘篇請居室家有君子曰義此傳義字正與彼同古
書義字不作姦邪解者管子明法解雖有大義主無從
知之是大義也杜注醜亦惡也王氏念孫曰義與俄通
按俞說是也杜注醜為惡則此語不屬杜解非廣雅釋
言此類惡事以醜為惡則此語不屬杜解非廣雅釋
比近也釋文云心下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
言為黨蓋引年傳文杜解於告之頑口不道忠信之
亦用彼傳文魯語注周密也杜用韋說本疏克典帝求
賢人驩兜共工應帝是與共工相此傳述渚敦之惡
云醜類惡德相與比周知渚敦是驩兜也
天下之民謂之渚敦注服虔以為驩兜人面馬喙渚敦亦
為獸名本大而無形曰倮倮一切經音義疏證五帝本
紀天下

謂之渾沌正義一本云天下之民謂之渾沌玉篇人部
引作混化與通俗文同則服氏本作混化矣渾沌
與混皆字之異聲杜注謂混渾沌不開通之貌蓋用
大而无形義服氏傳注混渾沌為海經今本山海經
無混混人面獸身之文陸西山經云有神焉其狀如
黃囊赤如丹穴云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
江也畢沅云江讀為鴻春秋傳曰帝鴻有不才子天下
之民謂之渾沌此云帝江猶言帝江氏子也案惟西
經末以渾沌為獸畢說其甚諱神異經云崑崙有獸
其狀如犬有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無五臟
腸直而不旋食物經過人有德行而往來觸之有凶
則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為渾沌服以視聽食息此
下服注傳枕蓐餐食皆引神異經則此亦當引彼為
莊子中央之帝曰渾沌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
無有服氏大而無形之說蓋用莊子
少暉氏有不才子注服云少暉金天氏帝號五帝本
杜用服說又云次黃帝當亦是服注高陽氏下先儒
明諸帝之次今不能條析矣疏云金天國號少暉身
亦是舊說與先儒說高陽高辛同例也又引譙周云
次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暉也疏不明少昊年歷
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索隱云元氣帝嚳之祀案
皇

毀

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說菟惡以誣威德注服

度以菟為隱隱隱謂陰隱為惡也疏證五帝紀作毀
惡言威德疏作威德云威德謂成就之德定本威德為
威德校勘記云威威古字通公羊皆以威為威釋詁崇
充也廣雅釋靖安也傳庸用也威為威釋詁崇
說文云威邪也段玉裁尚書撰異靖譖庸回即靖言庸
達也古曰達通用則一亦達矣呂覽高注服行也亦
杜訓也為廣雅釋詁廣雅釋詁廣雅釋詁也王念孫云方言

甫謚及宋衷皆云玄囂青陽即少昊也今此紀下云玄
囂不得在帝位則大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宋衷又
云玄囂青陽是為少昊繼黃帝立者而史不叙蓋少昊
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叙五帝不數之也壽曾謂高陽
氏下先儒說高陽次少昊與史公叙世次合帝王世紀
少昊是為元囂降居江水也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
是少昊非不立為帝降居五運之次耳乃登帝位史公
謂不得在帝位者拘於五運之次耳律歷志少昊帝考
德曰少昊曰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其子孫名摯
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師古曰考德者
考五帝德之書也服以少昊為金天氏蓋取班說昭十
七年傳吾高祖少昊摯之立也則少昊名摯班氏謂子
孫名摯與彼傳異以帝鴻氏賁注例之此下宜云不才

廖隱也文十八年左傳服說意隱服虔注云意隱也意
與廖通本疏充典帝言共工之行云靖言庸違傳說窮
奇之意云靖譖庸回二文正同知窮奇是共工也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詘服云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

五帝本疏證杜川服說周語昔共工棄此道也注賈侍
紀集解疏證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
哀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
諸侯為高辛所滅諸侯與高辛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
又堯時共工與比叚也孫星衍書疏左傳說窮奇為少
皞氏之不才子少皞已姓又非一人壽曾說此傳賈為
雖伏疑不謂共工在少皞時又非一人壽曾說此傳賈為
義謂共工言毀敗信行惡其忠直有惡言異語高粉飾之
故謂之窮奇案常行終必窮極好詭譎奇異於人也此
蓋張守節引舊說今依伏其所出舊說謂窮奇異於人也
之惡言則粉飾之與服說少異未得正義則申服說也疏
云行惡終必窮故云其行窮也未得正義則申服說也疏
釋渾敦持杙皆援獸名此注疑已伏也西意李貽德云服
獸渾敦狀如牛犢毛名曰窮奇音如獬豸也山海經有
北經云窮奇狀如牛犢毛名曰窮奇音如獬豸也山海經有
從足案李說也狀如虎有翼又云神異從首始所食獸其
虎有翼能飛使正義又云神異從首始所食獸其狀似
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

窮奇案言其工性似故號之也服或采以證傳故正義

備引之案言其工以下疑是服注顓頊氏有不才子疏證杜無注此服注當云顓頊高陽也

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

天常疏證小爾雅話善也頑嚚義渾敦條也說讀本言

云堯典言堯行云弗戢方命圮族之傳說棊机之罪云告

後頑舍知案棊机是是鯀也即是是弗是戢是方是命是圮是族是之是狀是且是鯀是是是顓是頊是之是

天下之民謂之棊机注賈逵云棊机凶頑無疇匹之貌謂

鯀也正帝本服虔案神異經云棊机狀似虎毫長二尺

人而虎足猪牙尾長丈八尺能鬪不退本疏證洪亮吉

獨斷木也从木易聲春火傳曰棊机按說文無机字當

以作杜為是李富孫云易干號新說李文作棊机是出聲

與元聲古通按李說是也杜用賈說李貽德云机从元

聲从元聲頑从元聲云頑凶以同音字釋机義也棊壽

机木獸名無正訓故賈以音義相近為訓如李說是凶

頽為椅無疇匹為杌五帝本紀正義椅杌謂鯨也山頽
而不可教訓不從詔令故謂之椅杌案言無疇匹言自
縱恣也詳正義蓋申賈注即以凶頽當椅杌其無疇匹
乃極凶頽之情狀李說非正義又云神異經西方荒中
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一人而虎足猪口牙尾
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椅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言
鯨性似故號之也其引神異經視服引為詳故備列之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疏證
五帝本紀此三族世變之至于堯堯未能去

緡雲氏有不才子注賈云緡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

黃帝時在緡雲之官也五帝本紀集解服云夏官為緡雲氏疏
疏證說文緡帛赤色也春秋傳曰緡雲氏禮有緡緣釋
義今括州緡雲縣蓋其所封也杜注緡雲黃帝時官名
蓋用賈說晉語炎帝為姜故賈云姜姓昭十七年傳黃
帝以雲名官夏官緡雲氏服取彼傳為說此服注當及
三苗之說堯典釋人寬三苗於三危傳融注三苗國名
緡雲氏之後為諸侯饗餐也馬氏援此傳蓋据服說矣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

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疏證杜注冒亦貪也洪亮吉

薄謂之讓反讓為冒正可作此冒字訓解杜注乃隨文

生義耳按洪說是也周語國之將亡其君貪冒注冒抵

冒也亦不讓義釋文引鄭注周禮云金玉曰貨布帛曰

尚書無三苗罪狀既甄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

天下之民以此三凶疏證

謂以此渾敦窮奇檮杌也杜注

帝本紀作天下惡之以此三凶其上也云貪于飲食冒于

貨賄天下謂之饕餮正義此以上四處皆左傳文或本

有竝文次相類四凶故書之惡本錯脫耳如張說則傳

當作以此四凶文在饕餮下

謂之饕餮注賈服云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本服又案神異

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本疏證說

引傳作饕餮洪亮吉云按餒字本从珍省故亦可作饕

玉篇亦云饕與餒同李富孫云餒从珍省聲今不省後

人加耳沈欽韓云高誘淮南注一作叨餒杜注貪財為

饕貪食為饕疏此無正文先儒賈服等相傳為然則杜

舜臣克賓于四門疏證

賓于四門克與文書疏云鄭元以

正製賈服說廣杜禪詰饕餮貪也王念孫云說文饕餮貪也引左
也多方云有夏之民叨嚮叨與饕餮同說文飡貪也引左
傳謂之饕餮索謂曰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
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是貪
財貪食為饕餮也呂氏春秋先識篇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
身食人木咽害及其身蓋饕餮貪也傳二十一年左傳秋固
貪因謂貪食無厭者為饕餮也愛財曰貪愛食曰饕餮
貪之通稱楚解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饕餮
食分訓此特明饕餮義文或舉服不與社同今無以考
五帝本紀正義謂三治也言貪取飲食冒貨賄故謂之饕
義又云神異經云西南有人身多毛頭上戴豕性很
惡好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強者奪老弱者畏
而擊單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號之此引神異經與服
所引詳畧互補其所云積財存穀物亦貪財之證故
賈服兼貪財食為說也李貽德云北山經云鈞吾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腹下虎齒人爪其音
如嬰兒服名曰鵩鵩是食人而郭注像人在腹下
狀是也服亦以山海經之鵩為饕餮故所引即鵩鵩

流

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注四門四方之門諸侯云四方之門者
舜賓明堂宮垣四方之門也古者朝諸侯必于明堂太
者謂明堂百三十二引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
平衙覽五明堂三十二引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
雉門外八蠻之國南門外六戎之國西門外五狄之
國北門外蠻蠻之國南門外蠻蠻之國南門外蠻蠻之
堂謂古文尚書注關四門所達四門也如孫說則本亦
裁謂古文尚書注關四門所達四門也如孫說則本亦
文尚書說則尚書本謂四門考明堂制四牖八窗杜蓋
四山族疏證五帝本紀疏上乃儒杜注以書之四罪而
傳之四山已說放之按本疏引先儒說以書之四罪而
南子脩務訓放驩兒于崇山下竄三苗于危高誘注帝
鴻之裔子渾敦故謂之吳之裔子窮奇緡雲氏之裔子
三族之裔子渾敦故謂之吳之裔子窮奇緡雲氏之裔子
工于幽州貴遠云窮奇共工也放驩兒于崇山下竄三
渾敦驩兒也如高氏之羽山貴遠云窮奇共工也放驩
子證之不當也如高氏之羽山貴遠云窮奇共工也放
裔則亂三危者當即指饕餮也然文淇獨缺饕餮復闕
放三苗國名於三危則高說亦不定以前說為然壽曾
謂洪氏以饕餮為三危則高說亦不定以前說為然壽曾
孟子謂四山流放舜之事與傳合也五帝本紀分北三
苗集解引鄭注云流四山者卿伯子大夫為男降其

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此鄭說流四凶族。義四凶流。放竄。強不同。傳獨言流者。約省其文也。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投諸四裔。國賈云。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五帝本紀作遷于四裔。

陸架云。說文。裔。衣裾也。徐鍇云。裾。衣邊也。杜預注。訓裔為遠。

傳中言裔。夷。秋。之。總。名。荒。柳。居。以。凶。義。皆。視。此。按。陸。說。是。也。

謂四裔也。疏。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謂四裔也。

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

文。彼。疏。不。引。書。注。或。是。裔。左。氏。先。儒。舊。說。先。儒。既。以。四。凶。常。援。僞。孔。傳。四。罪。則。解。云。案。括。地。志。古。用。堯。典。文。矣。江。永。說。四。裔。援。僞。孔。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在。此。故。堯。典。文。矣。江。永。說。四。裔。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在。此。故。堯。典。文。矣。江。永。說。四。裔。東。北。塞。外。地。崇。山。舊。在。湖。廣。州。慈。利。縣。順。天。府。密。雲。縣。一。百。六。十。里。慈。利。一。百。八。十。里。明。定。衛。今。改。置。永。定。縣。昭。七。年。屬。江。州。崇。山。在。其。縣。三。危。元。年。三。苗。不。顯。山。詳。危。羽。山。所。在。按。三。危。在。今。甘。肅。安。西。州。燉。煌。縣。羽。山。在。

今山東登州府蓬萊縣胡謂禹貢錐指云崇山羽山與
幽州三危皆在荒服之中胡氏指四者為荒服最知
者卑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與義引古文作輔成五服
至五千比安國古不同與義引古文亦云
說謂中國方五千里者不同與義引古文亦云
萬里亦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融注西五里為
里要服之內四千五百里除荒服故云四海此禹所用
受則服五服止二千五百里云地記書曰崑崙合五
古文方五千里說也又云百里除荒服故云四海此禹
里名曰神州者禹封焉去王城五百里為甸服
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去王城五百里為甸服
其弼當侯服去王城五百里為甸服
去王城五百里為甸服
外服五百里為甸服
衛服五百里為甸服
相當去王城三百里為甸服
之內也王城三百里為甸服
五里為甸服
面相去王城三百里為甸服
五里為甸服
面相去王城三百里為甸服
之五里為甸服
者鄭注禹貢云堯之是服五服百里與方九千里說禹貢
後每服吏以五百里堯輔之是服五服百里與方九千里說禹貢

為差至十五千也此可申五服殘數亦每服合五百里
之義今文言主禹治水前言古文主禹治水之後言不
妨歧說也服注四千五百里之遠者四凶罪重屏逐於極遠之
水而五服得有限也服氏不以四裔當荒服正
區不以時制荒服為限也服氏不以四裔當荒服正
其詳言之害

以禦螭魅罔兩賁服云螭山神獸形成或曰如虎而啖虎或曰
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
家宗人疏五疏證五帝本紀御作御正義崇御螭魅罔
帝本紀集解疏證五帝本紀御作御正義崇御螭魅罔
也故下云無凶人也如張說則魅人故亦喻惡人或舊
說杜注使志無凶人也如張說則魅人故亦喻惡人或舊
禹云山神獸也獸形廣雅釋天如山神謂之禺說文引歐陽
喬說禹山神獸也獸形廣雅釋天如山神謂之禺說文引歐陽
徐廣注離與螭同皆禹字如假借若然則字當作禹本不
从虫从離與螭同皆禹字如假借若然則字當作禹本不
云老精物也或作鬼亦當周禮地示黃若者也鬼說文作
鬼則此傳亦當周禮地示黃若者也鬼說文作鬼是也秋傳
文鬼則此傳亦當周禮地示黃若者也鬼說文作鬼是也秋傳
皆異字矣杜注皆不引春秋傳疑賈氏本不生為人害者即
用賈服說宣注其狀年傳云螭魅質性澤山無微洪亮吉云
彼傳為說也其狀年傳云螭魅質性澤山無微洪亮吉云

神異經文王篇感述也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

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疏證八元八愷謂之十六相讀

以族氏言之則八元八愷三凶及夔稱十六族三族俱

儒言焉在八愷之列橋机是鯀鯀為父子而八愷言世

濟其美橋机言世濟其凶于改父行兩者俱非世濟傳

文以族言之知此是二十族也

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疏證

此引堯典文詩傳慎誠也書釋文引馬注微善也

五帝本紀乃失序慎和五典集解引鄭注五典五教也

蓋試以司徒之職孫星衍云五典五教者釋詁云典常

也五帝之數春秋左氏文行云五典五教以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又引此經云無違教也如孫說則鄭君取傳

文以說書也杜注此經八元之教也如孫說則鄭君取傳

四方義本統也無違教也史克解虞書之意每引一事以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疏證亦堯典文孫星衍

詰叙緒也叙其序同按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使主

后土以揆百事說文冬時水上可揆度也鄭既以慎

徽五典為試以司徒之職此試以司徒之職司空總領
百事又東家軍也後漢百官志注引古史考曰舜居百
於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於克初別置於周史名冢軍王
氏引之云時叙爵承叙者承順也孫氏以百於
為百事則無廢事即斥百於承叙之政事傳云地平天成是
其義也杜注此八惟之功用傳以於百事莫不時序義
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疏證亦克典文五帝本
母凶人也賓于四門已說於上本紀又云賓于四門言
門穆穆諸臣遠方賓客皆敬馬融注以為諸侯羣臣有
美德德孫星衍云史公以穆為敬者釋訓文馬氏云有美
德者釋詰云穆穆美也鄭上云試以司徒之事則此試
以司馬之事也劉昭注百官志引明帝詔曰謁者克之
尊官所以試舜下引此經也如孫說明則舜兼三公官矣
免闕四門賓迎有美德之人意不主屏退惡類史克援
以說流四凶族故云無凶人杜注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疏證杜注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

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疏證後漢書李膺
理膺曰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于舜之二十
之一此東漢人稱述傳義不以史克說為非本疏何休

以為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為君唯天為大佐堯則之今
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能舉養育凶人
凶人以為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左氏為
短此何氏膏肓之辭鄭箴今不可考疑當舉堯典為說
杜注史克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
惡有過辭蓋事宜也恐鄭意不如此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疏證武氏之
族本或作武穆之族者後人取下文妄加也道即導也
杜注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
文弟按宋世家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穆戴莊桓
之族為亂是其事也惟傳稱戴莊桓之族皆攻武氏者
不應同於作亂之列此史公駁文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疏證宋世家文公盡誅

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疏證杜注戴族

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也司馬子伯華耦也諸本
戴族皇樂三氏莊族仲氏桓族向魚蕩鮮四氏也視杜
注為核

遂出武穆之族注賈云出逐也集解宋世家疏證宋世家出武

穆族黨於武氏故讀本宋所以無武穆成昭四公支裔

使公孫師為司城疏證杜注公孫師

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疏證杜注樂呂戴公

本云戴公生樂甫街街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此疏駁杜說梁履繩云禮記檀弓正義引杜本街街生石甫釋釋生夷父頃則文又不不同或傳寫之故杜豈以命氏者為祖不數戴公乎按禮疏視本疏所引止文字小異戴族自以戴公為始祖梁說非也

宣公疏證

魯世家文公次妃敬嬴生子倭是為宣公集解徐廣曰一作倭謚法善問周建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疏證年表魯立宣公不正公

公子遂如齊逆女疏證

桓三年傳於大國則上卿送之故逆女亦卿行文四年傳逆婦姜於

齊卿不行非禮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注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

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

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畧賤之也本疏證杜注稱婦有

氏史闕文不用服說本疏引服說駁之云杜不然者女

之出嫁事由父母夫來娶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

拒逆婚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當有夫人之號減一氏字何

以貶責夫人若其貶責夫人當有夫人之號減一氏字何

復何所明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也舍復安可

而去子稱公可乎亦知遂不可去子稱公子也舍復安可

以去氏稱姜也逆婦姜于齊以卿不行變文畧賤此經

是宣公男行不由禮使其爭訟之辭述其軍貞之意此謂

詩行賁露暴人之許男嫁用毛詩而行露序意韓詩外傳曾子仕篇
夫行備守節貞理守死然往未往也見韓詩外傳不篇
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汗道之行乎詩曰
雖速我訟亦不爾從家禮女傳貞順欲迎之者中人之
女也既許嫁于鄰大夫家禮女傳貞順欲迎之者中人之
家訟于理致之於獄終雖速我獄室家不禮不備守節持
義必死所據三家詩魯韓說也我獄室家不禮不備守節持
詩則服公淫三齊女守貞古者不嫁之謂貞彊暴何
得謂公淫三齊女守貞古者不嫁之謂貞彊暴何
禮則女當守之文四年喪經逆婦姜疏謂變文可知經書是也
青則夫為人過也文四年喪經逆婦姜疏謂變文可知經書是也
逆則夫為人過也文四年喪經逆婦姜疏謂變文可知經書是也
來則夫為人過也文四年喪經逆婦姜疏謂變文可知經書是也
謂與書公初子畧則則此備禮而姜疏謂變文可知經書是也
子則文例初子畧則則此備禮而姜疏謂變文可知經書是也
姜氏則文例初子畧則則此備禮而姜疏謂變文可知經書是也
內無恥於公之體也喪也梁傳無恥於公之體也喪也梁傳無
夫與人與公一體也喪也梁傳無恥於公之體也喪也梁傳無
傳皆以去氏為恥也文六年梁傳無恥於公之體也喪也梁傳無
左氏古義如氏為恥也文六年梁傳無恥於公之體也喪也梁傳無
是魯史之義如氏為恥也文六年梁傳無恥於公之體也喪也梁傳無
文之說亦不氏反說言止王姬氏不一稱王姬氏不一稱王姬氏
稱姜去姜稱氏反說言止王姬氏不一稱王姬氏不一稱王姬氏

夏季潞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于衛疏證五十凡放例佚襄二十九

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是書放書出

公會齊侯于平州疏證杜注齊地沈欽韓云一統志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疏證年表齊惠公元年取魯濟西之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率師救陳注服云趙盾既

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本疏證年

莊王六年伐宋陳以倍我服晉故鄭穆公二十年與楚
侵陳遂侵宋宋文公三年楚鄭伐我以我倍楚故也晉
靈公十三年趙盾救宋宋史公兼采經傳言救陳宋經

無宋字蓋缺杜不用服說本疏引服注駁之云按經傳
皆言侵陳遂侵宋陳在宋南是楚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
若不及楚也若言欲救宋而猶及楚師北迴救陳之時楚師
已向宋矣陳可書救陳也蓋以陳既放則侵方始告晉晉
人已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北至于鄭楚師既已
去矣故與諸國會于葉林同共伐鄭葉林鄭地明晉師至
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宋者皆明致其至
意耳李貽德云案晉言晉師但趙盾率師救陳宋而經但書
款陳知楚師已去宋晉言晉師在宋南然陳當後於楚鄭之
非是案李說宋而侵陳矣晉師救陳當後於楚鄭之師
遂侵宋則越宋而侵陳矣晉師救陳當後於楚鄭之師
楚鄭北回侵宋宋之役宋以晉師宜其不及事不以告故不書於
各國來告故陳宋皆是致其意非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葉林伐鄭疏證公羊葉曰
穆公二十年晉使趙盾伐我以信晉故沈欽韓云一統
志葉城在鄭州東南方與紀要林鄉城在開封府新鄭
縣北二十五里

冬晉趙盾帥師侵崇疏證釋文崇本亦作密李富孫云密
崇字同漢地理志即古注密古

左傳
卷之六

崇字公羊崇曰柳臧恭壽云崇訓聚柳亦訓聚古以詩
聲為訓詁是崇與柳音義皆同杜注崇秦之與國之與
沈欽韓云詩地理考通曲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
紀鯨封崇伯國在豐鎬之間周有崇國晉趙寧侵崇江
永云今按殷之崇侯虎國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雖
已滅後又別封崇國也

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疏證

宣伯如齊逆

女稱族尊君命也如以夫人至舍族尊夫人也與此
傳說同杜注云公子當持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
族蓋依彼傳為說傳之重發例者亦以公子非族之比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疏證

杜注宣公纂立未列於
會故以賂請之壽

曾謂賂即斥濟西田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疏證

文十二年河曲之
戰也本疏按彼傳

胥甲與趙穿同罪放胥甲而舍趙穿者於時
趙盾為政穿晉君之壻或本罪輕于胥甲故得無

毛氏傳人

罪讀本不計趙穿者十七年穿質于鄭當以是免壽曹謂晉甲時將下軍趙穿木有軍行也子辛甲之屬大夫而立胥克先辛奔齊疏證杜注克甲之子辛甲之屬大夫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疏證杜注纂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沈欽韓云此非傳意也春秋時君同見篡弑之禍敵國以上莫不并己死之舊交而貪秋時樹

之私恩于是觀釁之徒以為與于會盟己結鄰援國有亦欲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隣國之罪也與之會盟者有罪矣纂竊之君豈謂罪惡便可除乎時無討惡之人儼然目之曰公曰侯則經亦不能不與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氏身為魯史記魯之惡而開以避罪之方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教人為惡而開之執晉之討也哉其深痛而慨責之可見矣杜預執彼辭便成義例緩逆令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辭便成義例其後經而証傳多矣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宋人之弑昭公也疏證文公十六年經宋人弑其君杵臼傳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疏證文十七年經春晉人衛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疏證文十七年經春晉人衛

文公而還即此傳受盟之事也公受盟之事傳云猶立

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疏證本疏取賂

或云取齊賂而還檢勘古本及杜注意并無齊字是別

本有齊無皆也文十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而復合

諸侯于扈平宋也杜彼傳注可傳不列諸國而復合

則如上年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傳不列諸國而復合

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可知也故傳注云復合

而還必有二事乃得稱皆受賂指二本疏杜以傳言皆取賂

何當座傳數事言皆取賂宋弒昭公前扈之盟以充皆義劉

討齊取齊賂也案十七年會扈謂宋及晉平之盟取宋賂為魯

先齊人賂晉而規仕非也經傳妄指十扈尋檢經傳全無為魯

年齊人賂晉而規仕非也經傳妄指十扈尋檢經傳全無為魯

壽曾謂晉取宋賂之事則為魯計所謂前扈之盟是然外文及五

傳文頗倒非傳中多自旁出補叙之文此類是也扈謂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疏證文十七年傳伐楚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疏證文十三年經夏五月壬午葬陳侯荆卒不禮謂會喪會

陳靈公受盟于晉疏證文十四年經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同盟于新城是其事也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柴林以代鄭也

楚為賈救鄭過于北林注服云北林鄭南地也水經渠

證杜注說水經渠水注引服說又云京相璠曰今滎陽南

浚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案林鄉故城

據是為北林最為富美江永沈欽韓皆從劉說春秋與圖北林在河南開封府中牟縣西南

四晉解揚晉人乃還疏證杜注解揚晉大夫

晉欲求成於秦
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疏證釋文秦急崇絕句本或作崇急秦必救之

是後人改耳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疏證讀本秦知穿謀故但救崇而不與晉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疏證將仲子疏引哀十二年傳吳公子慶忌驟諫服注驟數也傳競強也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年表鄭穆公二十

元呂覽察微篇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

之大棘注大棘宋邑今陳留襄邑南大棘是也高氏以

大棘為宋邑當是舊說郡國志陳留已吾縣有大棘郡

則比經大棘漢人有襄邑已吾二說顧棟高云今河南

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宣陵縣西南七里

大棘城亦與非相近江永云今按曲棘與大棘當是二

地火記梁孝王世家正義引地志大棘在寧陵縣西

南七十里非七里按江說也經稱大棘則曲棘非蒙

大棘而稱常依漢志方輿紀要大棘城在歸德府寧陵

縣西南七十里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志曰大棘鄉故安

平縣也其地為楚莊所并此疑即漢志已吾之大棘但

陳留無安平縣侯考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疏證晉靈公十五年趙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疏證年表周匡王六年匡王崩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疏證釋文無受字

于楚非也臧琳云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
作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洪亮吉云今
按杜注不當有受字按宋世家文公四年春鄭命楚伐
宋亦無受字與釋文合可證臧洪說命楚猶言命于楚
也阮氏校勘記云呂覽察微篇引作受命于楚

宋華元樂呂御之疏證杜注樂呂司寇御猶禦也宋世家

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四華元獲樂呂疏證宋世

敗宋曰華元杜注樂呂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鄭
經言獲華元故傳特獲之曰四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
而還奇曾謂四復對異通傳以經不書樂呂之獲故
不云復華元樂呂特異其詞杜又云樂呂獲不書非元
帥也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疏證釋文或

敵百者人衍字甲車杜無注武德云下文宋人以兵車
百來案淮南子高氏注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衛於敵城

也故稱甲車為兵車為一

狂狡輅鄭人注輅迎也年疏十五疏證杜注狂狡宋大夫輅

服蓋謂輅為以迂田祖之迂請本輅鄭人謂以戰迎擊

鄭人入於井

倒戟而出之獲狂狡疏證杜無注邵實云倒戟猶倒戈也

鄭人入井狡乃倒授戟柄接出之而鄭人反獲狂狡沈欽韓云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沈引此者明戰長可接人於井御覽三三九引鄭人此當此是疑傳文狂狡執戟不當被獲其義今無考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注鄭康成云狂狡臨敵拘

于小人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識大明疏引疏證文

一本作宜其禽也杜無注禮即下文果毅也命君命也
大明疏引此傳文又云何休以為狂狡近於古道蓋膏
盲之辭下引鄭箴鄭用傳義駁何小仁者攸疏引雖師謀
狡之仁與宋襄公同其謂義合於識者攸疏引雖師謀

說太公受兵鈴之法云踐兩兵革審權矩應詐縱出無
孔注云當親行汝兵革審其權謀之法應敵之變詐縱
己之謀所謂出無常道鄭意謂傳譏狂狡不知引兵權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疏證杜注聽謂常存於耳著於

戴禮論四代之政刑云祭祀昭昭有五官明燕食昭有慈愛

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

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疏證杜注聽謂常存於耳著於

也下四句乃左氏並之耳杜注戎為句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疏昭明也請本戎事當昭明果毅之命而以聽從是也本

為禮亦用大戴記為說晉書劉琨傳琨上書曰臣聞晉

文以卻穀為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

王業咸有款詩閔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失其句讀由

杜注不分明耳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說也疏證郭注陵犯夸奢果毅

皆得勝也左傳曰殺敵為果蓋謂果毅皆訓勝然在傳

文有別畢陶謨強而毅疏宣二年左傳致果為毅謂能

致果毅人殺敵之心是謂強毅也此釋致果之義本疏能

殺敵人是名為果致此果敢乃名為毅與書疏義同杜

注易改易請本狂狡不致果是改易軍禮軍命

沈欽韓云司馬法定非篇居國患以信在軍廣以武力

上尺以敦居國和在軍法刀上察沈引此者明居國在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其不與疏證杜此不釋羊斟

叔詳羊斟也用鄭眾說呂覽察微篇將戰華元殺羊餐

士羊斟不與焉注與及也以羊斟為人姓名此鄭賈服

說所出淮南與鄭戰殺羊食士不斟而宋國危此斟非人名

注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斟而宋國危此斟非人名

不說斟字義張氏列傳人進斟是也文淇案小司馬治因

名義曰斟故左氏羊斟不斟是也文淇案小司馬治因

淮南語誤局左氏也壽曹謂淮南益采稭說故不與傳

文合宋世家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

故怨史公不羊斟姓名故寵易傳文耳年表亦云華

元以羊羹故陷於鄭耳錢云淮南云羊羹不斟則

斟為斟酌之義常以羊為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為句

兩羊斟皆後人妄加按錢張說與左氏舊注違今不取

及戰曰時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疏證檀弓時

鄭注時昔猶前日也杜注用鄭說呂覽察微篇明日戰

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今日之事我為制注今

日之事御事也洪亮吉云按政作制並回秦始皇名政

而改也

與入鄭師故敗疏證淮南繆稱訓注及戰御馳馬入鄭軍

宋師敗得四華元下文非馬也鄭衆注謂羊斟趨入鄭也皆用淮南說御覽七百五十八引李尤夢魁銘曰羊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詩所

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疏證釋文憾

感杜注憾恨也殄盡也人之無良小雅角弓文人作民

箋良善也杜又云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樹起以亡壽

曾謂此引詩斷章以譏羊斟之快私病國不關詩刺骨

肉相怨義殘猶殄也讀本謂敗大軍而逞小恨呂覽察

微篇

變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蓋專責

華元之不能治兵雖與傳意不蒙或是古說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注賈云文狸

文也王肅云文馬畫馬也宋世家疏證說文駁馬赤鬣

吉星之乘周成王時犬戎獻之以馬从文文亦聲春秋

傳曰馮馬百如畫馬也西伯獻紂以金其身許君稱春

秋傳則賈氏本作馮馬矣惠棟云周書王會大戎馮馬此馬當畫赤龍編身之形非真吉黃之來也然玩賈注不謂畫馬沈欽韓云按周本紀求驪戎之文馬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龍雞目者若是則借畫為文則不須遠求洪亮吉云叔重既言駁馬赤龍編身目若黃金又云畫馬也則意亦不言馬之文宋似畫耳沈洪二說頗疑許君說駁馬前後不相承沈說尤辨段玉裁云許引春秋傳當作文馬此言春秋傳之文馬非周書之馮馬也恐人惑故辨之又云自春秋傳以下恐皆非許語按段氏後一說是也知然者賈君既以貍文訓文是謂馬之文宋似貍丘光庭云文馬馬之毛色有文宋者蓋從賈說李貽德云禮記檀弓乃貍首之斑然三國志管輅傳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是貍獸之有文章者李以文章釋貍亦得賈君義許君朱龍編身金目之說亦謂馬有文章釋貍亦得賈君義訓文馬為畫馬杜注亦同說文春秋傳曰以下乃後人取王杜說竄入之而不知與賈許義違也宋世家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賈華元

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疏證宋世家宋未盡入華得賂而緩華元之四元因逃歸杜注告宋城門而後入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注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

曰子見獲于鄭者是也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

自奔也其人為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謂宋人

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衆云叔牂即羊斟

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

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汝驅之

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

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

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

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杜注叔牂羊斟

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叔牂知前言已顯故不

敢讓罪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杜蓋以子之馬然

為華元之言非馬其人以子為羊斟之言於三說皆不取本
疏云服虔載三說皆以子為羊斟之言於三說皆不取本
下為華元之辭下皆為華元之語不杜以傳文見叔祥而
即以言曰則曰下皆為華元之語不杜以傳文見叔祥而
以華元與賤人交語而稱對曰謂歸國而配故不來奔皆於
文不順又羊斟與叔祥對曰謂歸國而配故不來奔皆於
而別為之說不得謂鄭氏來奔魯之文耳按叔祥即羊斟杜
用先鄭說不得謂鄭氏來奔魯之文耳按叔祥即羊斟杜
羊斟是始於鄭眾而杜預用之當是又無別緣據第云羊斟與叔祥
當是始於鄭眾而杜預用之當是又無別緣據第云羊斟與叔祥
羊斟是始於鄭眾而杜預用之當是又無別緣據第云羊斟與叔祥
面既明言今日之事我為政則無不得更字與氏相配又
為飾詞杜說亦非貴遠也斟前既有言則元亦不必反然
確服虔載或一說亦云叔祥宋國人與賈誼合也夫其義最
南縵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是斟又訓斟之斟其
御羊斟不與謂御不斟而宋國危是斟又訓斟之斟其
人姓斟名得之謂文固洪羊斟誤矣左傳明言羊斟非人又
言羊斟則文固洪羊斟誤矣左傳明言羊斟非人又
儒異說常不引服虔注洪氏則服虔於此主先鄭亦第采先儒
載三說而常不引服虔注洪氏則服虔於此主先鄭亦第采先儒
已意可知又案服虔注體例今無可傳亦第采先儒
則解意可知又案服虔注體例今無可傳亦第采先儒
子春也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注舊注植主巡行城也街覽八百疏

證杜注植將主也御覽三百五十五引注與杜注同八

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屬其植注

聚會之也元謂植築城才也屬賦大尺與其植巡功屬謂

葉宣二年左氏傳云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注植將主也也

先鄭云植謂部曲將吏屬謂聚會之也後鄭功注植將主也也

十一年晉士孫年營成周計大數揣高卑度厚薄侯溝

泗又云以令役於諸侯屬賦大尺與人數也彼疏主後鄭說

人之數以此知屬謂賦大尺與人數也彼疏主後鄭說

杜從司農沈氏欽韓謂當從後鄭壽曾謂先鄭訓植為

巡功謂巡城檢作功也與舊注合舊注當即先鄭說本疏

城者謳曰睥其目睥其腹棄甲而後疏證說文睥大目也

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注賈云于思白頭貌本服虔以于思

為白頭貌疏證杜注于思多鬚之貌御覽三百五

引注于思多鬚之貌釋文于思多鬚貌又云鬚修于反

字又作鬚則唐本杜注作鬚作鬚者誤杜以于思為多

使

其駢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疏證釋

兕似牛犀似豕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此謂取牛犀兕皮為甲也
疏云偏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
及晉國必不能多言尚多者以答詎者耳釋詁那於
也注左傳棄甲則那猶今人言那也沈欽韓云按
六朝多言何那沈意謂阿那猶則那也按那猶言奈
歎辭杜注那何也洪亮吉云廣雅奈那也武億云奈
何也邪晉涵云那者奈何二字之合聲也

鬚不用賈服說疏云成十五年華元為右師距此三十
二年計未得頭白故杜以為多鬚貌亦是意言之耳
鬚亦當作鬚疏駁賈說亦不以杜注為然華元官右師
年數無考眉以知此時頭木白也洪亮吉云杜以于思
為多鬚之貌恐非當以賈義為長亦無所申證惠棟云
按毛詩狐裘云有兕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
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正義我曰服虔也後漢書
頭貌字多與蓋亦以斯須也按惠氏兼取服虔說非古
焦傳咸多髯者疏于八根注近引杜注為白頭也此則
須思為石于思為白須也按惠氏兼取服虔說非古
沈欽韓云按說林鬚為宣髮廣韻曰為白故宣宣鮮聲
同故宣亦為白此申惠氏思為白之說卻與賈服義合
竊謂御覽兩引注皆與杜注小異疑亦是舊注白頭多
鬚鬚師說有異

亦不盡出南方詩吉日篇墜此大兕汲郡古文夫王六年獲犀牛一以歸則東周畿內有之國語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墜以為大甲則晉地有之

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疏證制甲必施丹漆謂如爾致

華元曰去之夫口衆我寡疏證陳樹華云林兕叟夫讀如連文夫作語助辭為允也校助記云按以下六字為句是也左傳凡云夫已氏夫先自敗也已言夫者皆指其人言也按阮說是也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疏證元年經冬趙穿平

遂圍焦疏證傳三十年傳取君焦瑕江永云實一地也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疏證杜注陰

南山北自洛以東至陸渾顧棟高云哀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即此晉上洛今陝西商州洛南縣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其地南沮終南北臨大河所謂河南山北也又陝州盧氏縣有陰地城即命大夫屯戍之所猶夫南

陽為河內之總名而別有南陽城則在修武也江永云
今按盧氏今屬河南府陝州陰地當以盧氏陰地為是
哀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又云使謂陰地之命大大士
蔑是陰自有其邑按江說是也沈欽韓云方輿紀要陰
地城在河南盧氏縣東地

以報大棘之役疏證讀本板今年春

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

師疏證杜注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

趙盾曰彼宋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疏證彼宗

斥若敖氏也杜注競強也

晉靈公不君注賈云不君無君道也御覽五百疏證杜注

失君道也用賈義呂覽過理論晉靈公無道此賈所本

吳語昔楚靈王不君注不得為君之道亦以不君為無

君道趙世家靈公立十四年益驕後漢書王符傳潛大

論曰昔晉靈公多賦以彫墻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舉

厚葬文公以為不臣

厚斂以彫牆國賈云彫畫也

集晉世家疏證彫監毛本作雕

彫與賈注合晉世家靈公壯修厚斂以彫牆

讀本厚斂

蓋在常賦之外杜注彫畫也用賈說李貽德云說文彫

琢文也彫之本義與彫玉之調同然从夕夕毛飾畫文

也詩行華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疏證

杜無注晉世家

呂覽過理論與傳同無臺字然注云從高臺上引彈觀

其走而避凡以為樂也則正文宜有臺沈欽韓云元和志晉靈公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

罕夫肫熊蹯不孰注服云蹯熊掌其肉難孰

校勘記云呂覽過理篇作肫熊蹯李善注魏文帝名都

篇亦引作肫枚乘云熊蹯之膳注引傳文亦然說文

云而煮熟也則作肫者俗字本作膳則更俗矣按晉世家

亦作肫說文廣雅釋詁肫熟也方音自關而西秦晉之

同說文徐揚之問曰鮒趙世家及食熊蹯而西秦晉之

曰肫徐揚之問曰鮒趙世家及食熊蹯而西秦晉之

煖義杜無注蓋已釋於文元年傳李貽德云蹯掌足通

稱故云熊掌

殺之實諸番使婦人載以過朝疏證說文春蒲器可以盛

器若今市所量殺者也齊人謂之鍾何休公羊注番草

傳謂用番戎尸則為亦非小杜注謂鍾似管非也呂覽過

理論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本疏過朝以示威人

令果懼已與呂覽合呂覽蓋古義也晉世家靈公怒殺

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世家殺宰人持其

尸出

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疏證釋文其手一本作

死人手則史公所見本作手杜注士季隨會也

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疏

證本疏謂盾責卿會卑卿故會請先往諫晉世家趙盾

前數諫不見於傳史公蓋采他書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疏證杜注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

也釋文雷屋雷也惠棟云熊氏經說雷者屋有後六開

其上以取明雨則雷之因名中庭曰中雷沈欽韓云溜

即雷有門內之雷燕記居陪閣縮雷是也傳言三進及

有陪閣之雷鄰飲酒記居陪閣縮雷是也傳言三進及

雷門乃階間之雷也按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此一進也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二進也始時入門繼而當庭及至升階當雷則三進矣

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疏證大雅蕩文箋民始時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引者明改過之難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豈惟羣

臣賴之

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

廢矣疏證引詩大雅烝民文今本惟作維傳云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杜注

衮君之上服川毛義陳與詩疏云經言衮傳言衮冕衮為衣冕為垂九旒是君之最上服也又引此傳釋之云案晉靈公繼文襄之業主盟中夏為周之上公是靈有衮矣故云能補過衮不廢傳所本也衮職謂臣職也

猶不改疏證自衮不廢矣隨會一人之辭

宣子驟諫公患之注賈云驟疾也引衆經音義疏證宣子諫

季諫同時傳古他之事也呂覽過理論趙肩驟諫而

不聽公注賈云驟疾也引衆經音義疏證宣子諫

使鉏麇賊之注賈云鉏麇晉力士集解疏證鉏麇呂覽

麇說范立篇作鉏之麇古今人表作鉏麇李富孫云沮

晨往寢門闕矣疏證晉語晨往則寢門辟矣注辟開矣外

以辟為開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疏證晉語盛服將朝蚤而假寐

杜用韋義晉世家居處節括傳義為詞

麇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疏證命罪一也晉語賊民

之可證

主為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論於此不若死外傳易
敬民之鎮杜亦不擇主字呂覽過君之命不信事云於此恭
若死注大夫稱主因曰民之主棄高氏以主為大夫之稱
當是舊說高入云不忠不信若行之必有其一也

觸槐而死

觸槐而死疏證晉世家槐作樹杜注槐趙盾庭樹惠棟云顧炎武
觸庭槐而死外傳六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惠棟云顧炎武
槐三公位馬則諸侯之朝廷三槐歸于君也馬宗棟云蓋
當且侍處退而觸槐公之庭槐歸于君也馬宗棟云蓋
案晉語范獻子董給於外庭之槐是槐為三公也馬宗棟云蓋
卿執人於此足證杜注以為趙盾庭樹矣按忠馬說也是也洪
亮吉從忠說謂杜注以為趙盾庭樹非杜不釋觸呂覽
觸高也畢沅云高疑植字之誤

秋九月

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疏證晉世家九月晉
伏甲將攻趙盾

其右提彌明知之

疏證杜注右車右案此謂趙盾之車右
助記云後漢郡國志引作祇史記晉世家作示昧明索
隱曰鄒誕生音示昧為祁彌即左傳之提彌明蓋字異

而音同李富孫云案史公以示昧明即桑下之錢人
已而為晉宰夫與左氏異通合二為人為一非也錢氏
云說文昧即提彌明之彌案李宣六年傳說文則傳宜
作提昧明其作補彌明者公羊宣六年傳公羊字與
左氏異

趙登曰君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疏證登杜為登階而呼詳
以下疏證沈欽韓云玉藻君若賜之爵禮已三爵而油
以退疏證即引此傳為證小雅應急之爵者獻也酬也按此
謂三爵則禮成可退彌明應急之爵非所論於說屢無
算爵也幸曾謂小雅三爵是燕禮玉藻之論於說屢無
云言侍君小燕之禮唯已止三爵顏色和悅而油悅
敬故春秋左氏傳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則油
三爵非止燕禮沈氏謂當有無算爵三爵明應急不俟禮
畢非也本疏此飲趙盾酒是也非正燕禮燕禮
獻酬之後方脫此飲趙盾酒是也非正燕禮燕禮
說則舊說不謂正燕禮疏亦引玉藻謂三爵禮訖自當
退也而又云提彌明之言此之時未必已過三爵假此辭
以悟趙盾耳亦意為之說晉世家趙盾今先母及難
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今先母及難

遂扶以下注服云趙盾徒跣而下走疏證釋文遂扶服

度注作洗云徒洗也今杜注本往有作洗者此傳杜
無注詳釋文則杜本亦有杜注本往有作洗者此傳杜
下引服注駁之云禮本亦有杜注本往有作洗者此傳杜
提彌洗則是常何須云禮本亦有杜注本往有作洗者此傳杜
故公羊傳也宣臧琳云紫遂什為洗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無
遂一洗以下乘正言明肩雖云已踏階而走又言雖降階本作快言扶趙
階一何從下容不迫乎公羊傳如猶未納云有起於甲中者納履趙
入放乎堂下而立又言公羊傳如猶未納云有起於甲中者納履趙
出据此則大夫侍宴若所御僕立於堂下左傳所謂趙則
登者言此登階大夫侍宴若所御僕立於堂下左傳所謂趙則
洗是也襄三年晉悼公不得竟上堂快肩也盧文昭云謂趙則
急迫不及襄三年晉悼公不得竟上堂快肩也盧文昭云謂趙則
也戴望謫磨堂文集然趙肩禮登未至醉何暇於扶出皆是是
無不脫屣而洗者也文褚師聲子機而坐於燕飲侍坐於明洗是是
之此其不洗者也文褚師聲子機而坐於燕飲侍坐於明洗是是
飲有禮下洗而上皆坐者謂之宴肩引韓詩其君戰手而怒者
知有變遂洗以下皆坐者謂之宴肩引韓詩其君戰手而怒者
履井就席則就席乃脫屣正者謂之宴肩引韓詩其君戰手而怒者
臧虛等說是也說文乃脫屣正者謂之宴肩引韓詩其君戰手而怒者
上無洗燕則有之注燕則足親屣在堂上不得謂堂上無履脫及
少儀為說則有之注燕則足親屣在堂上不得謂堂上無履脫及

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注服云嗾取也夫語辭獒犬名

公乃嗾夫獒使之噬注盾也本疏證釋文服本本作取本

本疏作嗾取也段上載云正義當云服虔本嗾作取宋

云取取也段直以爲經文字誤臧氏云業釋文取即族

字取讀若取與嗾聲相近故文異依正義則服本亦作

嗾但訓嗾爲取耳說文嗾字口部嗾使犬聲从口族聲

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則左氏古文部嗾使犬聲从口族聲

俗字不正義是也玉篇嗾則左氏古文部嗾使犬聲从口族聲

作取不義是也與釋文更無說文至集韻始收服毛本注疏

字按臧洪說是也集韻取亦爲使犬聲獒爲狗四尺

爲獒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杜注獒猛犬也

晉世家獒人用犬雖猛何爲疏證晉世家獒人用狗雖猛何

搏殺狗作教史公異文士木會先縱齧同名教明爲盾說

闕且出提彌明死之

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疏證晉世家獒人用狗雖猛何

初宣子田於首注馬融云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郡

志劉昭疏證校勘記云按李善注朱叔元爲幽州牧與

舍

宇地理志河東郡蒲坂注有堯首山祠有雷首山在
南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注有堯首山祠有雷首山在
記趙盾田首山又云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
又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下引馬融說今蕭客錫沈以
為融三傳異同說也劉氏別出歷山首陽山括地志云
雷首山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數百里隨地異名則不止
蒲坂一縣所當水經水注云雷首山北去蒲坂三十
里昔趙盾田首山食祁繭明翳桑之山下即北蒲坂三
注首山在蒲坂之南與祁繭明翳桑之山下即北蒲坂三
叙此事云趙盾將上之絳蓋宣子由蒲至絳過首山
則宣子所田首山在蒲坂南四十五里欽韓云一統志雷
首山在蒲州府永濟縣南四十五里欽韓云一統志雷
舍於翳桑疏證委桑畢沅云後漢書趙壹傳注云翳古委
字翳桑之餓人也為我桑下之家作見桑下有餓人又改
傳翳桑之餓人也為我桑下之家作見桑下有餓人又改
桑樹杜注翳桑下意本史記王引之云翳桑首陽近地此
地杜注為桑下意本史記王引之云翳桑首陽近地此
說是也公羊傳云子與公羊氏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地
左氏云公羊傳各異公羊氏云暴桑下者地也其
左氏云舍于翳桑又云翳桑之餓人也皆用左氏文而
改翳桑為桑下則翳桑以見地名史記晉世家為左氏
氏之誤亦與史記同按馬說是也趙世家亦云嘗所食

桑下餓人亦采公羊說江永云翳桑常是首山間地名
沈欽韓云一統志謂飢飯在絳州北六里即食翳桑餓
人處

見靈輒餓問其病疏證呂覽報史篇見輒桑之下有餓人
靈輒晉人

曰不食三日矣疏證呂覽報史篇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
行乞而僧自取故至十此

食之舍其半問之疏證晉世家以餓者為即示昧明與傳異
其問答之辭仍未傳文

曰宦三年矣注服云宦宦學士也晉世家集解疏證晉世
無矣字曲禮宦學事師疏熊氏宦謂學仕宦之事宣二
年左傳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為宦也熊
氏釋服義最為分明禮疏學下脫士字服謂學職事為
宦之士耳杜注宦學也用服說而夫服義本疏釋曲禮
遂謂宦者學仕宦學者尋經義禮記說不如此

查此力
漢疏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疏證杜注去家近晉世木知母之存不願遺母

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疏證本疏引鄭君論語注
簞筭也杜用鄭說疏又云鄭立由禮注云圓曰簞方曰筭然則俱是竹器方圓異名耳讀本索謂橐之無當者晉世家盾義之益與之飯肉

既而與■為公介疏證讀本謂與為公介士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疏證倒戟猶回戟也晉世家已而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史公以傳靈輒事屬示昧明反擊用傳倒戟意趙世家盾素愛人常所食桑下飯人反扞救盾

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疏證晉世家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

問其名居不告而退國服云不望報晉世家疏證晉世家
弗告杜注問所居杜免史云問其名反所居也視杜義為完杜注不告用服義讀本其後乃知其人名靈輒也

遂自亡也疏證明晉世家明亦因亡去史公以出亡為示昧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疏證杜注乙亥九月杜注輒亦去

為哀祖穿為夙之曾孫按盾為哀子則穿於盾為從父夙

哀祖之記弟亦云夙生共孟共孟生哀即穿於盾為從父夙

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戎車哀生宣孟盾後引世本

傳趙夙夙弟均與夙夙為哀祖之說不合古籍流傳轉

寫多誤趙夙之孫趙盾從父夙弟武子穿也杜注趙穿晉大

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夙弟武子穿也杜注趙穿晉大

從父夙弟之於盾用韋說韋杜所見世本或本誤哀兄

夙弟晉語亦與內傳同本疏及索隱而引世本皆不

信也晉世家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

注舊注以桃園為游觀之所不謂地名年表趙穿殺靈公

宣子未出山而復疏證杜注如衛反過寧王引之云晉語陽

還韋注韋注曰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反然則木

出山亦謂未出溫山也注詳考且是時晉境南至河

而山在其內傍二山也注詳考且是時晉境南至河

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據此則始及山尚木越竟不

得以為晉之境誤與杜注同按王說是也晉世家盾遂

注曰山晉之境誤與杜注同按王說是也晉世家盾遂

奔未出晉境晉世家盾復位趙世家趙盾復反任國位則後謂復正卿位也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疏證晉世家晉太史董

君以視於朝與傳同示今注疏本作視忠棟引趙盾弑其

筴視古示字士昏禮注視正字今文作視示俗誤鹿鳴鄭

視為古文洪亮吉云漢書趙元國傳注師古曰漢書多

以視為示古通用字說文列為部首則非俗字可知北

史柳虬傳虬以史官密書善而己蓋未足為勸戒也上書則古

者人君立火官但記事而已蓋未足為勸戒也上書則古

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善而己蓋未足為勸戒也上書則古

節表在好之罪重狐書之法明趙盾之德是知執筆於朝

其來久矣而漢魏以來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

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入密書縱能直

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與諸史官一氏造晉史

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其魏者非史官記事者皆

者至數家後代紛然莫知詳的伏惟諸史官記事者皆

常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官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

隱使聞善者日修自過者知懼事遂施行此說蓋釋示

諸朝之義

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疏證

晉世家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趙世家

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

君子譏盾為正卿也。不出境反，不計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時用傳說。趙世家以重狐語為君之辭，為異也。故春秋在殺無款，疏謂理合得殺，若力所不能示不責。也。力能計而不討者，則書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為正卿，亡不入境反，不計賊書，以弑君見也。當是古左氏說。

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

此邶風雄雉之詩。晉世家疏證：杜注逸詩，惠棟云：今邶威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為衛詩。按惠說，是也。雄雉詩，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難如其朝。而說則宣子引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卿位，非去自遺。鄭君說，則毛傳以為阻難為難，難指軍旅。此安於卿位，則非去自遺。矣。鄭君以阻難為患，難或采三家詩說，而不用其字。詩疏引此傳，伊感伊作繫，威或釋云：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疏證罪。杜注：不隱盾之

王說乃忠注
引書一處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國服云聞義則服家晉世

解王肅云為書法受弒君之名疏證晉世家作宣

惠棟云按聞義則服第于職文李貽德云管子良大夫也
服謂屈服杜注善其為法受屈也亦用服注義王肅說
蒙書法不隱而言

惜也越竟乃免疏證晉世家越竟可作出疆杜注越竟則君

傳公山不佞云君于違不道雖出奔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

馬元之可也如彼傳文雖則出奔臣義未絕此注云越竟

竟則君臣之義絕者以仲尼云越竟乃免出絕此注云越竟

明其義已絕也義絕者三十二年鄭人殺良霄傳曰不稱初大夫

言自其義已入也去國不為大夫是為義絕之驗不稱初大夫

謂乙巳以外他故出奔非是君欲殺已聞其宗國宜還救之言

昭二年十一在宋公于城以晉師救宋是其宗國宜還救之言

七年是公得免死者皆國而反君服豈復責無罪而將見殺公

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

王謂越竟則君臣之義絕不論以何事去國其義也杜注但殺

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

已釋於桓年疏引服注駁之云杜雖不注義似不然
若驪姬身為此誑姬死即應服常何得至于今國無
公族豈復文實之霸遂踵驪姬法乎蓋為奚齊卓子以
庶纂適晉國創其為霸不踵驪姬法乎蓋為奚齊卓子以
國語文公之子則他國是秦樂不踵驪姬法乎蓋為奚齊卓子以
公語文公之子則他國是秦樂不踵驪姬法乎蓋為奚齊卓子以
故傳本其初也若驪姬為國內因驪姬而亂乃設此誑非驪
姬其創驪姬也若驪姬為國內因驪姬而亂乃設此誑非驪
知齊為始為令國無公族焉正與此傳相符合度本之立
孔氏云為奚齊卓子以庶纂適晉國創其為霸不踵驪姬
畜羣公子此說極得至云庶纂適晉國創其為霸不踵驪姬
姬目為誑此說極得至云庶纂適晉國創其為霸不踵驪姬
也疏謂創其為亂不及外傳云因驪姬而亂乃設此誑非驪
說達晉語注羣公于獻公之用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傳
曰獻公之子九人幸氏亦用服說及先君之支庶也傳
自是晉無公族注云公族大夫集晉世家疏證杜注無公
族之官用服說晉世家約傳文止稱賜趙氏為公族集
解繫服注於下服解傳文當從其先者故移於此讀本
其後因而不改諸公于皆在異國惟悼公弟楊于于慈
在晉亦不成族故無公族之官按上無畜羣公子在異國
云疏不畜羣公子在異國故無公族之官按上無畜羣公子
本疏不畜羣公子在異國故無公族之官按上無畜羣公子

及成公及位

弟也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餘子屬
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注國語云公族
大夫之官稱自是晉大夫以前公族之官明是卿以前適子
也據孔晁義則獻公以前公族止有公族大夫以前適子
子庶子皆掌之故但云公族止有公族大夫以前適子
子公行之官下利又官其行餘子亦無餘子此自成公立制後
行晉於是公族餘子行明餘子此自成公立制後
增也疏謂適子屬公族餘子行明餘子此自成公立制後
事疏未分明

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疏證

今注疏通行本適

適二字校勘記云昭二十八年正義詩汾沮如箋引作
宦卿之適以為公族亦無子字洪亮吉云一切經音義
引左傳作適仕也杜用鄭說又云為置田邑所據本適嫡
古字通注宦仕也杜用鄭說又云為置田邑所據本適嫡
大夫因加置字以足成之非也為猶與也杜不解為字之
義因加置字以足成之非也為猶與也杜不解為字之
田也襄二十三年傳齊侯將為臧紇田義與此同按俞
說是也傳不言邑此田謂宋田也餘子之政則為餘子謂餘
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疏證治餘子之政則為餘子謂餘

子之官疏云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也沈欽韓云
餘子即周禮國子之倅諸子掌之于民在鄉為羨卒于
遂為餘夫也書傳畧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入大學
其周傳云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之稱猶
沿于後世呂覽報火篇張儀魏氏餘子也又離俗覽齊
楚相與戰平河之餘子田基獨後至皆謂支子也沈氏亦謂
中年時戍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皆謂支子也沈氏亦謂
餘子對適子言之杜注庶子為公行疏證杜注庶子為公行
其庶子為公行疏證杜注庶子為公行疏證杜注庶子為公行
釋公行用鄭說上文文餘子疏下云庶子為公行掌率公
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妻亦餘子
子之官教之矣按公族之官教則公行疏證杜注庶子為公行
則公行之官當教庶子觀下文文趙盾為軺車之官教餘子
掌庶子之政也杜注木斲言耳疏說非木阮又引汾沮
如公族公路公行不主路車公路當與公行為一主車行
餘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當與公行為一主車行
列謂之公行
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疏證杜注庶子為公行
同樓嬰后仕為餘子

趙盾請以括為公族疏證杜注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
子屏季也

曰君姬氏之愛子也疏證杜注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沈
妄言之謂之女君自妾沈說之謂之下文君亦云微君姬氏
子猶以姬氏為君母按沈說也趙姬下沈氏以微君姬氏
下乾車之故使云原同長而此舊疏明不沈氏以原同為公
族氏之交子故使之非正通也

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疏證杜注盾狄外孫也按
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
人必逆之因請許之來以盾為內子而巳下之公以何使
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巳下之公以何使

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注服云乾車戎車之倅汾沮如疏證
釋文一本作乾汾沮如疏引傳亦作乾乾車之倅汾沮如
君之乾車庶子讓公族而為之疏趙盾既自主
以為庶子讓公族而為之疏趙盾既自主
乾車服虔云乾車戎車之倅汾沮如疏證
車公服虔云乾車戎車之倅汾沮如疏證
戎路華注華猶副也戎路王在軍所來也春秋傳曰
公長戎之謂盾本卿適其子常為公族辟季故史掌旄
也杜人謂盾本卿適其子常為公族辟季故史掌旄

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疏證
杜預意謂盾自掌旄車疏云自旄車之族而云子故使其子
為要子之官知非盾身自為旄車之族而云子故使其子
旄車之族賤官耳盾身自為旄車之族而云子故使其子
蓋以正卿兼執車傳未言使其子也疏說非
族謂趙衰以來之族屬也大宗有收族之誼故韓云按故
非謂趙盾室內之事盾為中軍帥亦自族為小宗何能以
中軍官屬與室老貴臣益屏季乎按沈說是也傳止云
故屬不云衰之官屬左氏舊義譏晉世家成公元
年賜趙氏為公族蓋左氏舊義譏晉世家成公元
也請本趙氏為公族蓋左氏舊義譏晉世家成公元
以與卿族與古義合族強威乃請於成公假公族之官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疏證

傳三十一年傳牛卜日曰牲杜注牛不稱牲木卜日据
役傳說也卜日杜謂卜部之日考舊說卜郊兼月日言
已釋於傳三十一年傳又按定四年經牛死改卜牛則
牛傷亦當改卜則經不以改卜牛為識

猶三望

葬匡王

無疏證杜注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疏證

公羊陸曰賁公殺戎上皆無之年
表楚莊王八年代陸渾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無傳

宋師圍曹疏證

年表宋文公五年圍曹曹文公十二年宋
圍我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疏證

鄭世家繆公二十二年卒子
鄭立是為靈公杜注再與文

同盟本疏蘭以傳三十三年即位文二年盟于垂隴七
年于危十四年十新成魯鄭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
者以危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莊規之非也按
恒規過說無考据疏則謂魯鄭三同盟也

葬鄭穆公

無疏證曰公羊穆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

皆非禮也

疏證

杜注月年冬天王崩

事廢天事按王制喪三年不祭不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此杜所本天王喪不葬不廢郊二傳無此義則杜所述為左氏古義也

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疏證

杜注已有例在僖

嫌牛凡與卜不從異

晉侯伐鄭及延鄭

及晉平士會八盟

疏證

晉世家元

故也此史公采舊說延今通行本作鄭杜注鄭地未詳其所在江永云今按十二年楚子北師次于鄭杜水經注廩延邑下有延津今滑縣嚴可均謂字當从延又云鄭地之延以延津得名通檢史傳有延津無鄭津矣洪亮吉亦云鄭即廩延按沈履諸說延是也晉在鄭南不當繞道出鄭北境十二年傳之鄭當為楚地詳彼傳疏證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服云陸渾在洛西南疏證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服云陸渾在洛西南疏證

僖十一年傳揚拒眾舉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即陸渾戎
居伊雒之間者二十二年傳秦馬遷陸渾之戎於伊
川其部落蓋乙東徙故服謂陸渾在洛西南也地理志
客眾上洛禹貢洛水出冢嶺山南北至鞏縣入河杜注
用漢志說江永云今按上洛陝西商州也鞏縣屬河南
府古洛口在鞏縣近世乃過開封之汜水縣北入河
據江說則楚師所次為今河南府鞏縣也年表楚莊王
八年伐陸渾至雒楚世家伐陸渾戎遂至洛
觀兵於周疆注服云觀兵陳兵於周也楚世家疏證杜不
據服說則觀需訓陳讀本觀示也觀兵於周近郊之地
世家觀兵於周郊史公益謂楚子觀兵於周近郊之地
也詳下疏證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注賈云王孫滿周大夫周本紀服
云以郊勞禮迎之也楚世家疏證杜用賈說不謂勞為
諸侯今惟見觀禮其朝宗過三禮已亡大行人上公之
禮三問三勞侯伯再問再勞子男一問一勞楚為子爵
則宜一問一勞也彼疏云司儀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
三問注問潤則問行道則勞其儀皆使卿大夫致之積
子于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問之使卿大夫致之積
逆勞于幾親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

近郊其遠郊亦應使大行人也但近郊詳觀禮惟言使小行人勞則
遠郊勞亦應使大行人也但近郊詳觀禮惟言使小行人勞則
詳往勞之官彼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勞不
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送勞于幾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故
禮疏謂近郊有之勞屬大行人胡公培輩云竊謂近郊之勞
五等諸侯皆有之以遠郊勞人三公加三勞侯伯再勞子男
一勞或侯伯加以遠郊勞人三公加三勞侯伯再勞子男
遠爵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公如胡氏說則王孫滿之勞
楚子在近郊也楚世家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疏證年表楚莊王八年問鼎輕

輕重周本紀使人問九鼎江永云楚世家楚王問鼎大小
南門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為鼎中楚
子問鼎於此點則楚子觀兵於周疆而問鼎在王城東
南鼎中之地也近王城矣按江說楚子問鼎在郊
勞禮成之後故近王城

對曰在德不在鼎疏證北齊書文襄紀侯景報書曰輕重

昔夏之方有德也疏證杜預注禹之世沈欽韓云墨子耕

陶鑄之于昆吾使難乙卜于目若士之兆之言曰
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金履祥通鑑前編曰諸家多謂禹

鑄九鼎觀方有德之辭似非指禹當以墨子之說孫星衍云夏之方有德謂啓之世杜注禹鑄文洪案楚世家見墨子是此鼎無疑後人誤傳為禹鑄鼎象物百物而為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之說當有所本壽之備使氏知神效則仍當指禹杜預之說當有所本壽曾按後漢書孝明紀永平三年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象物示以為禹時事

遠方圖物疏證

貢金九牧注服云使九州之牧貢金楚集解疏證杜王制服

州有伯鄭注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疏按左

下曲
選禮
諸九
侯州
之之
賢長
與者入
以於
為天
同之子
收之
也國
志曲曰
為禮收
言注
凡周每
故制一
之故州
金鄭之
主君中
師謂天

解古虞
衣曰夏
篇九周
文牧種
王九牧
監州服
于之與
般牧薰
付也新
故亦同
主用方
其服在
心義熱
而牧世
慎是北
治統力
之尹物
熨之之
以稱人
能簡法
長子歸

養其民則謂之九牧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李也注

德云禹貢荆揚也
州厥負惟金三品
詩津水疏引鄭注
是常貢

此以錫鼎之故今九牧皆貢

鑄鼎象物注賈云象所圖物著之于鼎楚世家疏證杜用

圖物即謂山川奇異之物管子立政注著標著也郊祀

志叙此事云鑄九鼎象九州則鼎數九也畢沅云山海

經海外經周秦所述也禹鑄鼎數九也畢沅云山海

姦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

圖也鼎今於秦故其先時人猶能說其圖以著於冊沈

欽韓云今山海經所說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象也與畢

說同又云呂氏先識覽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象也與畢

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史審勢篇周鼎著象謂其理未

之通也又離篇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象也與畢

巧之不可為也又通咸篇周鼎有竊曲狀先王有以見大

曲以見極之敗也又達鬱篇周鼎有竊曲狀先王有以見大

陽也所謂周鼎即夏鼎也觀其大畧則夏之鑄鼎非獨

燭照神姦亦燭垂法戒矣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疏證後漢書宣帝紀詔書氏

杜注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疏證文選劉逵注引傳

云張衡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爾雅釋詁云若

善也郭璞注左傳云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

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氏曰逢過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
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
之訛當從張衡郭璞本作禁集不若按惠說是也後漢
書宣帝紀詔張衡郭璞本逢是氣乃體括傳文為辭或後人
用漢詔改傳文矣杜注若順也

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注服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木

石之怪者疏證說文鼎字下引作螭魅罔兩
在公部作禹云山神獸形螭字亦作螭釋文魅本又作怪
謂之螭魅又作木石怪謂之螭魅罔兩
鬼兩本又作木石怪謂之螭魅罔兩
文鬼或作魅字同說文罔引螭字亦作螭
俗別題題非是傳作罔兩從有山川之精物也徐鉉曰今
日致地亦物三鬼年注服氏注之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
木石之怪文宣公八年注服氏注之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
或曰魅人而獸牙而四足好惑人獸山形或曰如虎而
害如貴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螭為一異氣所生為物
之語木石之引春秋螭魅罔兩以証之經無題為連物故云
國神曰魅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螭為一異氣所生為物
賈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螭為一異氣所生為物
賈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螭為一異氣所生為物

服同說之證疏又云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罔雨
 賈逵語云罔象雨罔象言有夔龍之神杜預以水神者魯語
 雨罔象皆是虛無當總義非神名也上句言山
 林川澤則螭魅為罔象四神文十八年注螭魅山林異氣
 所生螭魅既為山林之神則罔象宜為川澤之神故以
 為水神也文洪案外傳云木石之怪則非水神韋注亦
 云罔象山精好效人聲而迷惑人也與服注同說文引
 淮南王說罔象狀如人而迷惑人也與服注同說文引
 則非無形質本疏由為之說非也疏又云罔象兩為
 四神亦非杜義又按周禮疏引宣三年注顯言服氏引
 文十神八年注不言姓氏而承以賈服義則文十引
 注蓋賈注也以此奇曾例推之周禮疏引左傳注不
 姓氏者賈注也說已采附於彼傳逢之張衡東家賦
 集解正引作賈服說也
 作逢旃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疏證
楚世家

載祀六百注賈云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云載祀者

猶言年也
楚世家
集解
疏證
杜注載祀皆年杜用王
祀皆年之別名複言之
說疏載
耳武億

集解

疏證

杜注載祀時年杜用王說
祀時年之別名複言之耳
武億

云載當記載之載謂記年六百與卜世三十十年七百
句義同賈逵以代為辭不云皆年我可據按武說是也
釋天商曰祀周曰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箕子用商人稱
經傳多稱商書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疏證楚世家

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疏證大

重以德言楚世家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
大必輕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疏證柔石經傳多借訓為辭

成王定鼎于郊廓疏證地理志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也

王城至平王居之說文廓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也

秋傳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傳言廓許君止釋廓者水

經載水注京相璠云郊廓山名厚地邑也楚世家索隱相按

周書郊廓北山名音甲廓謂田厚地邑也楚世家索隱相按

說合用木紀正義引帝王績志紀王城南縣西有郊廓陌與班

志稱官陌地合沈欽韓云績志紀王城南縣西有郊廓陌與班

唐六典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定鼎縣東城門名鼎門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疏證本疏律曆志云周三

年過卜數也古人卜世之禮歷見此傳晉書裴楷傳武

帝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即用周卜世卜年意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疏證鼎以下楚

世文同又云楚王乃歸周本紀王使王孫滿應說以辭

楚兵乃去傳不言楚師即去史公宋史也梁書隱遜

傳何所謂王果曰鼎者神器有周國所先故王孫滿斥

言楚子頃盡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疏證鄭即晉謂鄭附於晉

宋文公即位三年疏證讀本宋文公以魯文十六年立魯

年為宋文二年即位之三年也

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

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疏證事已見文十八年

戴莊桓三族此少莊族佚文

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疏證

讀本曹師伐宋不知其年傳

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鄭穆公卒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注賈云姑南燕姓鄭世家
杜用賈說說文姑黃帝之後子貽德云姑或作吉詩都
人杜用賈說說文姑黃帝之後子貽德云姑或作吉詩都
姑事於文公二十四年當魯僖公十一年

夢天使與己蘭注賈云蘭香草名也鄭世家疏證杜用賈

夢天使與己蘭注賈云蘭香草名也鄭世家疏證杜用賈
既言天使與己蘭注賈云蘭香草名也鄭世家疏證杜用賈
得自稱為天使明已祭余者恍惚之言耳又引成五年傳晉
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者恍惚之言耳又引成五年傳晉
識而妄稱天使謂已祭余者恍惚之言耳又引成五年傳晉
釋為上帝命正變云說則此傳及成四年之天神使皆
道也燕姑初夢一不識之使而祭之乃自言伯儵趙嬰亦夢
云爾舊說以為上天之事使而祭之乃自言伯儵趙嬰亦夢
虛篇宋景公夢星事云使而祭之乃自言伯儵趙嬰亦夢
為天使則謂天使是左傳之義也左傳燕姑夢天使謂

已昭九年傳武王邑姜則云夢帝謂已卽左傳天使非
天帝之証按俞說是也說文蘭香草也从草闌聲用賈
義易繫辭其具如蘭虞注亦以蘭為香草鄭君注同詩
澤陂溱洧之閒傳皆訓為蘭陸璣義疏云蘭卽蘭香草
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疏中赤高四五尺可
箸粉中藏衣等書中辟白魚陸氏以詩所詠為澤蘭陳
與詩疏云炮炙論云大澤蘭卽蘭草小澤蘭卽澤蘭按
澤蘭有此兩柱與今之山蘭不同物本草綱目以為卽
今省頭草是也

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注賈云伯儵南燕祖鄭世家
伯儵說文姑字引作伯鯀又黃帝之後姑姓洪亮吉云
按儵卽鯀但移傍居上耳惠氏譏釋文誤字非也鄭
世家而作爾杜用賈說李貽德云紫黃帝之子得姓者
十二姑其一也伯儵當是受姑姓者鄭世家
以是為而子注王肅云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集解
證杜注以蘭為女子名與王肅義同

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疏證國香香甲於一國也猶
愛也杜注欲令人愛之如蘭

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疏證鄭世家以夢告文公蘭為符如史公說是燕姑告文公以夢蘭之事乃賜以蘭而進御

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疏證讀本妾不子者言此得幸必有子將不信敢徵蘭者蓋言其夢以文公人與蘭其事相符為徵杜言計賜蘭為懷子月數是木幸而先有孕亦進証也

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國服云鄭子文公之叔父子儀

也報復也淫親族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雄

疏證杜用服說雄難疏桓十六年傳衛宣公燕於夷

注也下引此傳此及服注曰燕則燕進也自進上而與之

訪報也王念孫云祭報者進也樂記禮減而不進則

銷樂也而不返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報讀曰

記所謂三夫人

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疏證僖二十四年傳鄭子華其年以子華事核之亦僖十六年事也

誘子華而殺之南里疏證僖十六年傳十二月乙卯鄭殺年傳入南里墮其城當是一地彙纂今新鄭縣南五里有北名南里

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疏證僖二十四年傳鄭伯使盜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疏證誘之八月盜殺之陳蔡之間

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疏證惠奇云楚滅江惡其所出為害故酖之地理志南陽郡葉楚葉公邑也顧棟高云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

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疏證鄭世家瑕作既李富孫云瑕與既亦音之轉
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疏證僖三十一年傳

鄭文公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鄭世
家文公寵子五人瑕以罪早死則子瑕奔楚後即死也
五人謂華威士瑕俞彌

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疏證傳三十年
午晉侯秦伯圍鄭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請無與圍鄭
許之使待命于東蘭之奔晉俾未明何年鄭世家公慙
既逐羣公子于蘭奔楚後左氏叙子瑕奔楚於僖三十
年未必其年事也

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疏證據傳三十年傳石
夫也杜注姑姓宜為姬配耦

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疏證即光庭曰石癸所言是論
後代改之从女安得吉人之語乎按石癸明吉字之義
不言於文為吉人猶言祥女也耶說非杜注姑姓之女
為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鄭世家鄭大夫石癸曰
吾聞姬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
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疏證鄭

家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以死餘庶子無如蘭賢
史公明傳必將為君義故詞與傳異
先納之可以元寵疏證廣雅釋詞元極也鄭世家今圍急
與孔將鉏侯宣多約之盟于太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疏證
僖三十年傳鄭石甲父侯宣逆以為太子以求成於晉
晉人許之即此傳盟太宮立蘭事也彼傳文畧杜注大
宮鄭祖廟請本穆公即位在三十二年

足列是後

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列蘭而卒疏證
語注芟草曰列又曰列錄也讀本穆公蓋愛蘭草
多植之至此病將卒乃列蘭說文繫傳案本草蘭入藥
四五六月采鄭穆公以十月卒彼時十月今之八月非本
草採用之時者蓋常人侯其華實成然後列取之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疏證地理志東海郡邾故國少昊後盈姓盈即

城縣西南二十里與江南邳州接界齊策注肯猶可也
杜注向莒邑江永云向本近莒之國隱二年莒人入向
遂為莒邑詳攸經疏證

秦伯稻卒

無疏證穀梁疏引世本秦共伯也秦本紀共公

穀年表作和皆與經異李富孫云和與稻或字形相涉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疏證元年表鄭靈公夷

以龜故殺靈公取傳稱臣臣之罪義

赤狄侵齊

無傳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無傳

冬楚子伐鄭

疏證九年表楚莊王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

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疏證典瑞穀圭以和難注穀善也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如鄭君則平莒及邾為和難之禮和難而繼以兵故傳譏非禮也

楚人獻鼃于鄭靈公疏證說文鼃大鼃也淮南時則訓漁為作鼃傳曰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呂覽季夏覽注亦云鼃可為羹鄭世家楚獻鼃于靈公

子公之食指動注服云第二指鄭世家俗所謂曉鹽指也

公子宋與子家將
見注賈公彥二子鄭
也其家疏證
杜注子公也子家疏
證凡則不待言子家
家子家公行則其家

本疏證杜注第二指用服說大射禮右巨指鉤弦注右疏證巨指右手大臂也又曰設決朱極三指猶放也所以輜指利攸強也以朱亦為之三指食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本疏拈鄭說謂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將指無名指小指則食指為第二指矣一切經音義八引字音覽喋也蓋漢時語也

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疏證鄭世家謂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疏證」清本解龜殺利也鄭世
子公笑曰果然

公問之子家以告「疏證」鄭世家靈公問其笑故其告

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疏證」食大夫龜謂召大夫

靈公獨不與公子宋龜羹蓋記傳意杜注欲使食動無

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疏證」淮南時則訓注作公子

其指嘗之而出

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疏證」鄭世家文同沈欽

不懸怒怒則且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台

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龜之羹鄭君怒而

不誅故子公殺君注有怒不及行謂之慈沈氏引此者

見左氏古義以靈公怒子公而不誅為非讀本謀先謂

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疏證」杜注釋畜為六畜

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疏證杜注譖子家於公讀本子家懼而從子公

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

仁而無武無能達也疏證此明經書子家弑君之義杜

自序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達

君子曰仁而無武無能達也疏證靈公之詞也韓非外儲

子夏曰春秋之記曰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

日之債也自漸而至矣凡姦絕之以前尤氏引難四篇懸

多力之多則能殺故明主蚤絕之誅臣貴在蚤絕不能

怒之義正與子夏之言相發能誅其罰臣貴在蚤絕不能

絕即所謂仁而無武也左氏弑例其罰臣貴在蚤絕不能

韓非謂公穀原出子夏也左氏弑例其罰臣貴在蚤絕不能

將述君無道之義未顯故於傳例之先明靈公不能察微

不誅無道之義未顯故於傳例之先明靈公不能察微

兄遠無果決之義未顯故於傳例之先明靈公不能察微

試君之罪不討子家雖止子公武也弑然以盲比其君此

凡弑君稱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疏證也此書狀君例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意悖謬致說左氏者集矢此例謂出漢人附益皆杜說所召也疏謂兩見其義稱君收無道也劉恭亮春秋說申其說云左氏傳凡弑君稱君未明其義故近世通儒若顧氏棟高焦氏循皆疑其悖理實則左傳說不誤也蓋無道者謂不知禮義失其為君之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曰察其所以弑君者皆失其本也故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有國者不可不以不知春秋前守經而弗見後有賊而不故有為國者不可不以不知春秋前守經而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名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穢弑之誅父不罪之子名又云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則誅父不誅臣父不孝君不君則犯天之臣則誅父不誅臣父不孝君不君則犯天之臣則誅父不誅臣皆失其本又言人大宗不也史公此文言弑君受而弗收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以天宗不通春秋此文言弑君受而弗收辭故君則犯父不父則無道子不父之子則不孝此四行者而此義又明見易傳言臣弑君左氏弑君無道之旨乎皆不能責為人君父易傳言臣弑君左氏弑君無道之旨乎以道不能失亦謂失禮義也故史公引易傳義不謂之失之毫釐差乎

左氏傳所載各凡皆本禮經即史公所言禮義也若然
春秋之傳不獨治亂臣賊子而亦以戒為人君父當守
禮義然孟子但言亂臣賊子惟不言無道之君父亦惟
者孟子自舉所重言之蓋君父雖無道非臣子所得加
戕呂氏春秋行論篇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
惠臣敢不事君乎語收歟倘禮所謂君雖不君臣不可
以不臣者此也按劉說足也史公以禮義責君父臣子
即疏所謂兩見其義矣所云為人臣者遭變事而不知
其權即此經書子家戕君之義故傳以權不足譏之子
家書法兼責君臣故傳例在此年鄭世家鄭人欲立靈公

鄭人立子良

疏證

杜注穆公庶子鄭世家鄭人欲立靈公

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疏證

釋詁順叙也鄭世家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
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
立子堅是為襄公庶兄今本年年表作庶弟後人用世家改
曰年年表云靈公庶兄今本年年表作庶弟後人用世家改
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疏證公于故襄公欲去穆族而
獨舍置子良

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

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

疏證傳明若教

椒先述椒生時事子良子文皆闕伯比子也杜注子文

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

疏證沈欽韓云漢書王莽

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侍詔曰莽所食沈引此者以侍詔之聲者也故以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沈引此者以侍詔言王莽狀同越椒明凶人之不終

弗殺必滅若教氏矣

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疏證楚語萊公子高

子野心蓋楚人相傳有是言

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

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

疏證文子

之死傳不皆其年懷莊三十年傳子文為令尹偕二十三年乃授氏子玉其為令尹凡二十八年至是年已老

壽其死或在傳公木矣沈氏謂之小爾雅廣註乃涉也

經註

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疏證樂記幽則
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
教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者知之情氣謂之
鬼疏言聖人氣強能引生萬物故謂之神氣劣於神但
歸終而已故謂之鬼括鄭君說則鬼之情氣不如神之
強必求食也杜注而語助

重述

般班班有

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疏證杜注般子文之子子揚

繼子孔之復傳言子文卒者叙次相連及之按沈說是

也據傳子文以伐陳之功讓令尹於子玉其後為呂臣

子上大孫伯相次為令尹大孫伯卒子孔乃為令尹中

間相距凡二十五年漢書叙傳記子文虎乳之文事又云

楚人謂虎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注師古曰子文之事子

聞班亦為楚令尹般班異文哀九年傳使皇郎命工正

子越為司馬薦賈為工正疏證出車彼疏云周禮司馬之

屬無主車之官小車車僕僕皆掌車乃為宗伯之屬昭

四年傳云夫子為司馬與工正皆服是諸侯之官司馬

之屬有工車主車也詳彼疏說則宋之工正為司馬屬

譜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

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圖伯贏於轅陽而殺之疏

證惠士奇云月令省罔罔蔡邕章句云罔牢也罔止也

焦氏答崇精云罔罔蔡微恐未然按月令罔亦周時之獄

守繫者若今別微也詳鄭君說則罔猶為輕繫與罔異

也惠引焦氏說乃鄭志之文見禮疏杜注罔罔也伯贏

萬賈也轅陽楚邑江永云漢武帝延和二年封江喜為

轅侯即此北欽韓云水經注潯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

鄉西北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一統志潯水在德安隨州

東北魏志賈逵傳也潯口蓋其處矣又有潯河一統志

源出南陽府西馬峙岬南流至新野縣合潯水紀要潯

河南在南陽府鎮平縣東四十里以下文處蒸野此是

遠處蒸野疏證杜注蒸野楚邑北欽韓云即南陽府之新

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申受疏證楚世家相若敖

恐誅反攻王與傳解聲由子越異杜注三王文成穆

師于漳澨疏證杜注漳澨漳水邊沈欽韓云水經漳水出

南漳縣流入境東南流經麥城東又南合于沮水本疏
猶渙也說文溪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以滋為水邊者按滋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訥疏證杜注臯訥楚

水經沔水東逕萬山北山下曲之隈云漢女肯游處

也張衡南鄭賦曰游山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漢女肯游處

之異名也名勝志萬山在襄陽府城西北十里怡沈氏說

子越師行之路蓋由今河南邊進次安陸南出襄陽也

伯林射王汰軒疏證

注伯林射王汰軒疏證注伯林射王汰軒疏證注伯林射王汰軒疏證

兵車前轉為軒惠棟云說文秦滑也從十兵車也讀本

銘云音他達切今左傳作汰非洪亮吉云說文大故大衆

字云古文秦說文大字解云天大址大人亦大故大衆

人形也此則此汰從水大聲為古秦字之有文大故大衆

通按惠洪說此是也杜注汰過也箭過車轉上杜訓汰為

過亦足消義昭二十六年年傳齊子淵射洩聲于中櫓瓦

及鼓跗著於下宵疏證六亮吉著當從竹杜不釋鼓跗疏

作附若殷之極鼓也如疏說則鼓附謂鼓足梁履繩云
吳語載常建鼓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為極而樹之此
鼓置車上蓋即晉鼓也梁說可證本疏極鼓之說晉語
戰以編千鈺鈺鏡鈴也王氏念孫云小雅謂鈺也杜注用韋義
廣雅釋器鈺鈺鏡鈴也王念孫云小雅謂鈺也杜注用韋義
傳云証以靜之鼓以助之司馬疏引司馬法云十人
之長執鈺百人執之長執鈺百人執之長執鈺百人執之
人以金鈺節鼓鄭云六鈺鈺也形如小鐘軍行以為鼓
節即丁寶故先儒皆以鈺為鈺之別名則舊說或引
鼓人之鈺以釋丁寶也莊二十九年傳例凡師有鍾鼓
曰伐無鍾鼓曰伐古者師行皆載鍾鼓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注服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

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

笠轂疏本舊注兵車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下以禦寒暑

御覽三疏證說文轂輻所準也輪人轂也者所以利轉

百八引疏證說文轂輻所準也輪人轂也者所以利轉

笠制諸書不詳服注三說杜不承用注云兵車無蓋尊

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

過車轂及王之蓋御覽所引舊注與杜義同而文字小

異杜水注古王下則以蓋從注以蓋從表尊疏蓋

五精非乾利

自二焦一貴樂而一者衣車此舊注違人執笠所本北
周書吏信之我本江商試引候注無所申釋而云杜車尊者
邊人執笠之我本江商試引候注無所申釋而云杜車尊者
為不安故改之而為此說亦是也吳子周國篇革車為
乞耳沈欽韓云按服前長轂故須龍防擊杜預謂以
戶設輪麗轂蓋兵車皆長轂故須龍防擊杜預謂以
策為蓋然矢已次解豈止言其是未加引申沈氏證服第
說甚詳而於第一說止言其是未加引申沈氏證服第
之蓋如笠則已解豈止言其是未加引申沈氏證服第
舊注言禦寒皆耳轂在輪之中中央笠何所從則服注與
以為轂上禦寒皆耳轂在輪之中中央笠何所從則服注與
舊注同說杜已有取合沈說矣矢之服氏注例起先次解再
貫蓋於情事亦取合沈說矣矢之服氏注例起先次解再
其所取云火記田單傳今存車轂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
李貽德云火記田單傳今存車轂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
鐵籠足證鐵籠之制自昔兵戰時已中之按軸所以持
轂非即轂或謂說蓋謂以鐵籠戰車輪之有之按軸所以持
云或曰兵車旁慢輪其轂當作慢轂考工記心也李氏又
其服也進而軼之欲其轂之當作慢轂考工記心也李氏又
曰轂必貞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謂以革覆轂也可
備一說

師懼退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王使廵師曰疏疏證洪亮吉云廣雅廵徇也按廵師即徇師也

吾先君文公克息獲三矢焉伯林竊其三盡於是矣疏證
讀本王假辭以安鎮之

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疏證年表楚莊王九年若敖氏為
敖之族

初若敖取于鄖鄖疏證沈欽韓云釋文鄖本作鄖杜注鄖國
有鄖鄖關沈欽韓云前志漢江夏雲杜縣應劭曰若敖
娶于鄖今鄖亭是一統志漢雲杜故城在安陸府沔陽
陽州西北鄖城今德安府安陸縣治鄖鄖同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鄖疏證
傳畜養也

淫於鄖子之女生子文焉

邠夫人使棄諸夢中疏證江永云書地理今釋云漢書地
今荆州穀縣有雲夢宮又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
水經注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又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

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

王中下澤多故陸西南自州陵東界通於雲杜池陽為
雲夢之楚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五關
然其包勢廣矣元和志雲夢澤在安陸縣西七里漢華容
云雲夢澤在雲夢縣今安陸府門州西陵今黃州府石首
利二縣地細縣今安陸府門州西陵今黃州府石首監
及黃岡麻城二縣雲杜今安陸府門州西陵今黃州府
教諱作黃岡麻城二縣雲杜今安陸府門州西陵今黃州府
沔陽今漢陽府漢陽縣枝江今屬荊州府今安陸府門州
屬德安府然則東抵蕪湖西抵枝江今屬荊州府今安陸府
皆為古之雲夢正義所稱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
右釋雲夢所在甚詳其稱杜預枝江安陸之說安陸見
本傳注枝江見昭四年疏引土地名沈欽韓亦從元和中
志安陸之說又云左傳邳子之女棄於夢中無雲字楚
子濟江入雲中無夢字以此推之則雲澤二澤本是別
矣漢陽志云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今巴陵枝江荆
門安陸之境皆云有雲夢蓋雲夢本跨江南北為一處
廣而後世悉為邑居散落故地之以雲夢名者非一處
而安陸之雲夢尤最著云今澤已湮按詳版沈說則雲
謂夢之稱有別然此傳之夢中在安陸則是江北地志
謂夢一在江南非也雲夢縣北有於菟鄉蓋兼令尹子文
疏證一統志雲夢縣北有於菟鄉蓋兼令尹子文之處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關穀於菟疏證上謂今

作為非二謂虎但比乳虎絕句今從宋本石經作楚人
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釋文乳穀中間無為字洪亮吉
謂宋本補刻非唐石經是也漢書敘傳班氏之先與楚
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蔀中而虎乳之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穀於菟釋字子文注如清曰
穀音構牛半乳汁曰構師古曰穀讀如本字又音乃
荀反擇或作菟並音塗據敘傳則班固所見左傳本止
菟作擇餘與今本同止如音穀為構者梁履繩云案今
黔蜀人呼穀樹為構樹以樹汁如乳也可知當時方音
亦如是梁說證如音甚確然廣雅釋獸作穀於兔校勘
記云穀當為穀說文音展轉證之釋字玉篇擇棹棹也於
作穀無待以方音展轉證之釋字玉篇擇棹棹也於
虎無涉或是借字今不可詳惠棟云說文楚人謂虎為
烏起漢書又作於擇方言注云今江西南夷呼虎為
音狗寶鄭康成尚書注曰於者鳴聲則於為古文鳥洪
亮吉曰今按魁字係說文新附惠氏補注為說文誤也
按新附水廣雅穀於魁之文或相傳異字菟本從兔
止卒富稱云菟魁古今字王引之曰於菟虎文貌說文
於黃牛虎之續書塗菟徐聲義並同虎有又謂之於菟
於牛有虎文謂之於菟聲近而義同單言之謂之於菟
文虎虎文於菟與虎聲近也於亦發聲于文之謂之於
之謂之於菟安王說虎也於亦發聲于文之謂之於菟

以其乳於虎焦備按義縱傳乳虎引爾雅熊虎乳其子
狗尸子虎豹之駒謂以白之字與人聲相近證殺
為小虎之稱非傳意

以其女妻伯比

實為令尹子文疏證杜注闕氏始自子文為令尹

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舊注箴尹官名御覽四疏證

杜注與御覽引注同以御覽連其人注引定為舊注呂覽注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杜注克黃子揚之子

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注舊注其人克黃從臣

御覽四疏證舊注蓋謂克黃家臣也百十八

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

遂歸復命而自持於司敗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疏證秦也高誘曰治猶相也

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司敗見之十年

使復其所改命曰生（疏證）復其所復（杜注易其名惠士奇云劉向改名更生本此）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經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疏證

公羊作子叔姬洪亮吉云

子字疑傳時脫也杜固注高固齊大夫疏據僖五年經公孫蒯如卒傳云娶焉謂年以聘為文此高固以逆為文不言聘者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則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書聘按彼經高固不稱聘於宋此經亦不稱齊高固來聘傳止以娶女逆女為內外之辭不關聘禮疏證非與小敘故不叔孫得臣卒傳無疏證書曰杜注不書日公不與小敘據彼疏示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疏證

年表鄭襄公元年楚伐我

傳五年春公如齊

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疏證桓二年傳例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勛焉禮也則

公出入告廟經乃得書杜注公既見止連昏於隣臣之
臣厭尊毀列果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
過杜用傳例為說言不可告於廟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疏證嫌為齊侯逆故析言之

冬來反也注鄭康成云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

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據士禮無反馬蓋失

之矣

此二句帖士昏禮增

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從者畢

元端

五字帖士昏禮增

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四字據士昏禮疏增

婦車亦如之有袞

二字據士昏禮疏增

此婦車出於夫家則

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

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

自乘其家之車也何彼穠矣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言齊侯嫁女以其母始嫁之車達送之何彼穠矣以下

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

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

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義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

婿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

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本疏引鄭箋膏疏證杜注禮送女

不收自安三月廟見造使反馬與鄭說同惟杜云遣使

鄭義所不具其所云禮似出逸禮然鄭云禮散亡則反

馬之禮在漢時已無嚴杜氏安得據而引之或杜所取

義更出康成之前為先儒說反馬義與本疏云儀禮昏

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之法下引鄭箋歲其引膏肓之辭不

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下引鄭箋歲其引膏肓之辭不

詳按士昏禮婦車亦如之疏案宣公五年冬左傳云齊

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休以爲禮反無反馬而左氏

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

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休以爲禮反無反馬而左氏

無反馬又譏叔姬來反馬也休以爲禮反無反馬而左氏

羊不與左氏同第休以爲左氏以爲得禮則左氏舊說止

明反馬為得禮於高固叔姬無譏辭杜注乃云高固與
叔齊姬俱宵故經傳具見以示譏則用公羊說非左氏
說傳但言反馬不云歸馬宵杜於經注云叔姬宵固反
馬亦非傳義疏謂法當遣使止儀禮疏引鄭茂合親行
亦不言當遣使止儀禮疏引鄭茂合親行本疏此有詳
補其文以成完義士昏禮疏乘行匹至下有士昏禮
皆異也四字亦鄭茂之詞疑本疏所引天子諸侯大夫
異也鄭大夫下有士字今據鄭君義當通言士以取士
馬也鄭稱士昏禮與今本同惟主人將弁纁裳緇衣蒲
鎧括今本改衣為往士昏禮疏正作纁是也鄭引士昏
禮明士昏禮用夫家之車連引服飾之文不顯證傳今
不具疏士昏禮注云士妻之車引服飾之文不顯證傳
女則自以車送之與儀禮疏引之大夫以上證鄭
必謂士昏禮用夫家之車者引儀禮疏引之大夫以上
禮以取何休也鄭引儀禮疏引之大夫以上證鄭
德止首章之子歸百兩御之次章之子歸百兩御之
之傳云諸侯之嫁於諸侯百兩御之次章之子歸百兩
良人迎之車皆百兩乘象有百官之盛將送也則毛氏
謂百兩有送車鄭君從之何彼穠矣序謂美王姬下嫁
人之嫁自乘家車是也何彼穠矣序謂美王姬下嫁於
諸侯皆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王姬車無說箋
王姬往來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王姬車無說箋
送嫁之車與歲宵自合毛氏不言送車者括諸侯嫁女諸
侯有送車則王姬嫁於諸侯得送車可知惟毛詩謂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疏證
年表鄭襄

謂王姬下嫁亦言王姬往來平蕘膏自計得齊侯嫁
女者陳與毛詩之詩云鄭志答張逸以爲魯詩是魯詩以此
爲齊侯嫁女之詩云鄭氏說則鄭君爲魯詩自魯詩說
王姬嫁女師說其然皆可証引大夫以上嫁女自乘其
車鄭君爲詩又云其說耳鵲巢疏引鄭君爲魯詩自魯詩
儀禮疏今思來以歸是義水云按車言遊葵女思歸也嫁
於諸侯父母之終思歸而實而不得則亦大夫以上留車
之證留車之終思歸而實而不得則亦大夫以上留車
杜注所謂謙不牧自安也反馬爲禮則反馬在三月以後
也鄭君以三月祭行反馬爲禮則反馬在三月以後
服舊疏皆謂大夫以上三月祭行反馬爲禮則反馬在三月
馬以三月祭行反馬爲禮則反馬在三月祭行反馬爲禮則
鄭謂三月祭行反馬爲禮則反馬在三月祭行反馬爲禮則
大以三月祭行反馬爲禮則反馬在三月祭行反馬爲禮則
謂助祭也故杜以三月祭行反馬爲禮則反馬在三月祭行
謂無舅姑者曾子問篇端稱孔子說本疏杜言三月祭行
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鄭玄云謂舅姑沒者
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反馬也據疏証則無論舅姑在
否皆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

伐我晉來救陳靈公十年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
桓子距楚救鄭伐我晉成公三年中行桓子荀林父救
鄭伐陳鄭世家哀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
鄭背楚與晉觀晉世家成公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
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疏證年表晉成公四年與

二年與晉侵陳靈公九年晉衛侵我孫免杜無注免止

夏四月

秋八月螽無疏證公羊螽曰螽

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疏證蒙上年傳陳及楚

夏定王使子服來后于齊疏證杜注子服周大夫讀本昏

命之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刑邢丘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

為一地理志河內郡懷平泉平泉下注應劭曰邢侯

自襄國徙此當齊桓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

晉號曰邢丘巨瓚曰春秋狄人伐邢邢遷于夷儀不至

此也今襄國西有夷儀城邢是丘名非國也帝曾謂瓚

駁應說也是也邢侯未遷夷儀之先國于邢丘應云自襄

璣謂非國亦誤
按春秋宣公六年伐晉閭邲丘皆晉侯送女送之邲丘
即是此處也非無城之言後漢郡國志縣有邲丘故邲
國周公子所封矣邲氏亦不取璣注非國之說顧棟高
云懷卽周之懷邑邲丘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東南
七十里有平皋故城懷慶府可知界固相連耳沈欽韓
懷為今武陟縣亦隸懷慶府可知
云一統志平皋故城在懷慶府溫縣東卽古邲丘按
說統志與顧說小異河內溫接壤溫尤近武陟當以統志

晉侯欲伐之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

疏證

杜注為民所疾愈俞樾云為

民乃言病其民也象上傳出入無疾王弼注疾猶病也

以盈其貫

疏證

杜注貫猶習也本疏盈其貫者杜以為盈

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
貫不紂為習也今知不然者以詩稱射則貫兮先儒亦
以為習故杜用焉義得兩通劉直以尚書之文而規杜
過非也杜以貫為習蓋据猗嗟鄭箋盈其貫豈可通乎
劉引商罪貫出偽泰誓朱駿聲云偽書蓋用左傳惠棟
云劉允伯律梅賾泰誓其說是也而所据之書非也案

韓非子曰有與悍者欲賣宅而避之人目足其貫將滿也或曰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此說與劉合可以規杜過矣沈欽韓云按說文貫錢貝之貫母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云貫穿也今滿貫之稱雅俗通字本訓也故滿張弓亦謂之貫弓今滿貫之稱雅俗通行不得為習也此謬顯然而疏猶曲為庇護不知其何得也按惠說說是也

將可殪也義
疏證
殪死也說文同又云古文作壺杜注殪盡也非古訓顧炎武云殪殺也用爾雅

周書曰殪戎殷康誥文杜注義周武王以兵伐殷盡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文故其字在上沈欽韓云中庸壹戎殷鄭注云衣殪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杜注以殪為盡非也文王豈盡殷之類哉壽曾謂釋詁戎大也康誥之戎不當訓為兵疏从杜說知盡兵之殷之解不詞遂欲移易康誥之文謬矣

此類之謂也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疏證杜注召桓公王卿士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疏證〕杜注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疏證〕杜子王子鄭大

子疑非鄭大夫文洪來漢書五行志注師古曰曼滿伯
廖皆鄭大夫杜注王字疑二字之誤俞樾云襄八年鄭
有王子伯翬見於傳

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

其在周易豐之離〔疏證〕傳言占筮多援易文或孫討此口

弗過問一歲之文無所蒙永疑有軼脫杜注離下震上
豐豐上六變易為純離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
戶闔其無入三歲不覲以杜備引易文知所據本與常
今本同矣五行志注張晏曰離下震上六變而之
離曰豐其屋蔀其家也與杜義同虞翻豐上六三注豐大
蔀小也三至上體大壯屋象故蔀其家闔空也四動時
動成家人大屋見則家人壞故蔀其家闔空也四動時
坤為闔戶闔故闔其戶坤為空虛三隱伏坎中故闔其
無人四五易位僅虛月為闔人者言皆不見坎為
三歲坤其在上為象不見故三歲不覲凶服虔注左氏
傳易用孟氏虞仲翔易出孟氏故備此伯廖稱豐之義
又按豐上六爻辭解豐其蔀位不當止此伯廖稱豐之義

謂德不待其位也

弗過之矣疏證杜注不過三年

間一歲鄭人殺之一釋文間間則之閒五行志注師古日閒一歲者中間隔一歲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證此經及成二年經孫良夫杜無注良夫當

是衛卿

夏公會齊侯伐萊疏證禹貢萊夷作牧地理志東萊郡注師古曰即古萊子國也屬縣有黃

江氏南齊書萊夷入五所
以爲史策黃
也

班氏自注有萊山松林萊石祠則春秋之萊漢爲黃縣
沈氏欽韓云元和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
里古萊子國齊萊子城地名龍門若山峽間
通遠極爲險隘俗名萊子關按元和志記即今登州府
黃縣也梁履繩云萊入齊亦謂之邾

秋公至自伐萊無傳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疏證黑壤即黃父已釋於

文十七年傳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疏證讀本公七年衛始來故曰始通謀謂謀冬會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疏證）讀本不與謀謂以兵從

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注）賈許穎以經謀諸及

字為例（釋）疏證（此師行書及書會例也杜注與謀者謂

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

皆據而言杜釋傳例謂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

而出則以經諸及字為例亦用劉賈許穎說本疏引釋

例云公親會會齊侯伐宋而傳以師出示例所以通卿

大帥即者止此蓋相傳例義然劉賈許穎之義杜注引

不完今釋考其辭蓋即據此傳例為說例云師出則書

及書會皆繫於戰伐劉賈諸儒不當有異釋例乃云傳

以師出為例是惟繫於戰伐而劉賈許穎以經諸及

字為義本不在例今欲強合之所以多錯亂也杜注以劉

賈諸儒說及字為濫不實引其文今無以考惟莊二十

九年經城諸及防賈君於彼經之文及別為說不舉此例也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木（疏證）杜注此無秋字闕之文晉用

顧棟高云晉向即周之向邑沈欽韓云蓋西河茲氏縣

地方與紀要向陽水在汾州府西三十里一名懸泉水

泉出向陽峽下流合於原水今涇

鄭及晉平公于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

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疏證杜注王叔桓公周卿士讀

本王叔桓公不書但臨之不與會盟也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疏證襄九年傳例

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是魯於晉不修朝聘之敬非禮也

晉人止公于會

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疏證杜注黃父即黑壤

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

與桓十六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于遂如齊至黃乃復傳無疏證江永說桓十六年

盟于黃據此年經謂黃為魯至齊所由之地近青州府之博興按博興在臨淄之北非魯至齊所經謂與齊紀盟于齊都之北不當繞出齊都北沈欽韓云按史記正義黃為近魯地不當繞出齊都北沈欽韓云按史記正義黃城在兗州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冠縣南按冠縣在魯之東南由魯至齊當西北行非經由之路下文卒于垂垂今為泰安府平陰縣境則黃當平陰之西臨淄之東其地無考江沈說皆非也沈氏又云杜預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按以尸將事謂至彼國而死則有以軀造朝之禮堪其使者可也春秋邦交又與平世修玉帛之好異擇堪其使者可也春秋

辛巳有事于大廟疏證杜正凡邦之事祭也不言何等祭按宮

春秋傳曰有大事于太廟又曰有事於武宮鄭君舉武宮為比蓋謂此有為禘祭本年疏云有事於武宮鄭君舉武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禘祭於武宮傳稱禘於武公則知此言有事亦非禘也釋例用鄭說禘在六月者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釋例有事于上廟帝七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事于祖注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

以始和後稷配之獻于欽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
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夏季
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疏云魯之宗廟猶以夏季
孟月爾者以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己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
辛巳有事於太廟謂禘祭也是用建己之月案春秋宣
九年鄭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乃禘君于會王人于
者鄭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于會王人于泚六
禘而書之者為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七月而禘
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于經以示譏獻子
以後之禘而用七日不書於經而不譏者鄭釋廢疾云
宣八年六月有事於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為卿佐卒
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
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
詳禮疏說則鄭君以魯六月禘合值周六月夏四月也
故疏云夏之孟月春秋書禘禮自此經外無書六月者
廢疾執不可考詳鄭君之釋豈何休以僖八年經禘在
七月此非禘月歟餘詳僖八年疏證
仲遂卒于垂疏證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
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杜注仲遂卒與祭同日用鄭君
說又云不言公于月上

疏引衛氏難杜云云其間有平己有事于太廟何得為是
無一事云秦氏釋云有衛事于太廟是為仲遂卒起文只是
辭則服氏說仲遂不書公子不關省父惜其義無考地
理東萊郡陸洪亮吉云按雅音齊地遂自黃復故
卒於垂也沈欽韓云垂即隱八年遇於垂之垂按垂已
釋於彼年經

壬申猶繹萬入去籥疏證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

明日尋繹又祭也杜注繹又祭陳昨昨日之禮所以賓尸
用孫炎說壬申為辛巳次日杜云賓尸者祿衣序繹賓
尸也鄭君箋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
尸與祭同日是繹不得當賓尸然楚茨為天子祭詩彼
傳云繹而賓尸杜用毛義也鄭君說郊特牲繹祫云其
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繹皆主
賓尸詩箋乃未定之說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祫之於
東方失之矣注枋之二者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
室神位於西也此二有同特而大者曰繹是鄭君說繹
當在廟門外西室之堂絲衣自堂但基傳基門塾之基
與鄭說廟門外其陳與詩疏云有司徹基傳基門塾之
新之此繹祭賓尸事於堂也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一
門凡四塾門塾之基廟門內塾之基也焦循官室圖云
明日之祭在廟門內繹在庫門之內為失在庫門不在

門內也。索禘在正日。禘在明日。禘必先索神於廟門內。
禘一祭。故禮祭為禘。乎外。注引詩自堂。但基在外。鄭以禘。
基為堂。基堂。基指一處。而箋詩亦然。非毛義也。按陳說。
是也。絲衣疏。禘是接神之。名。禘是接尸之。稱。以禘。禘為。
二祭。義尚明。畫又云。凡禘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
祭於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祀祭於禘。二。
義。以禘。禘為一祭。又知禘外西室亦謂之禘。則牽於鄭君。
二非也。左氏先儒說。禘當括絲衣。故列毛義如此。簡兮。
方將萬舞。傳以干羽。為舞。用之。宗廟山川。彼疏云。萬者。
羽之總名。干戚與羽。簫皆。是杜注。萬舞名。亦為萬。為干。
羽之舞。已釋於隱三年。傳。釋樂。大。禘謂之。產。其中謂之。
仲小者。猶之謂之。簫。說文。簫。三。孔。碩。人。傳。簫。六。孔。廣。雅。
釋樂。簫。七。孔。鄭。君。禮。注。趙。岐。在。于。注。並。云。三。孔。郭。璞。注。
亦同。與說文合。像爾雅。簫之大。小。非。一。孔。之。多。少。隨。之。
故說各不同。上碩人。經。文。謂。簫。長。三。尺。一。孔。之。多。少。隨。之。
舍簫。執。翟。也。經。書。猶。有。司。徹。疏。云。宜。八。年。左。氏。傳。辛。巳。
曰。非。禮。也。卿。卒。不。禘。有。司。徹。疏。云。宜。八。年。左。氏。傳。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逆卒。於垂。卿。佐。平。輕。于。正。祭。不。合。廢。但。
鮮祭。禮。輕。宜。廢。而。不。棄。故。譏。之。云。士。午。猶。禘。萬。入。去。簫。仲。尼。
沈氏云。索曾子問。嘗禘。郊。杜。籃。籃。既。陳。天。于。崩。后。之。喪。
舊說。則。卿。喪。不。廢。禘。正。祭。禘。不。廢。正。祭。也。杜。注。猶。故。當。可。止。之。辭。也。

魯人知卿佐之受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祥當是舊說北
紀省禮志房崇先曰君之於臣本無服體但思滅和威
致存隱惻是以仲子卒垂筮為不入知悼在殯杜黃明
言則但以去為合禮非經書猶義卿卒不緦當出古
古禮經故孔子述之彼注云明日而緦非也此鄭君釋
不緦之義据卿卒不緦則緦而去樂非矣昭十五年經
有事於武宮晉入叔弓卒去為卒事與此緦失禮同公
羊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詳檀弓說則公羊說非孔
氏義矣但緦祭輕於正祭故孔子言不緦不言不祭

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疏證公穀疏曰熊段玉裁云熊嬴二

公羊解詁熊氏楚女据杜注則左氏說為秦女

晉師白狄伐秦疏證年表晉成公六年與魯伐秦秦桓公
經不書會晉師其義未聞

楚人滅舒楚疏證殺梁夢曰邠年表楚莊王十三年滅舒
國名蓋轉為誤當云一國名劉炫以杜為二國而規之
非止陸梁云雖泌云夢與舒夢別夢阜陶之後偃姓若
舒又是一國僖之三年滅矣杜氏分舒夢為二國名孔
氏以為即文五年楚所滅之夢皆臆說也文洪梁陸氏

鄭注例有說五
舒舒當立二條
舒舒引入故例下

桓十一年有舒

引羅泌之說固未足信然正義謂與文五年滅蓼同滅
後更復楚今更滅之說亦無帖壽曾曰顧炎武亦引羅
泌說又引傅遜云此蓋蓼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傳
氏以舒為大名穎容釋例謂舒有五名舒庸舒龍舒蓼
舒鳩舒城則傳說可括此年傳云楚為羣舒叛故代舒
蓼滅之明舒蓼乃羣舒之一也杜於此經舒蓼成十年
舒庸襄二十二年舒鳩皆不明在何地止上文十二年
舒楚釋為舒城而文十四年舒蓼則此注云即羣舒亦不
能實指舒蓼在羣舒中當晉何地但此經注謂二國則
非耳江永云此舒蓼與五年之蓼不同彼蓼在安豐此
蓼在舒城疏合為一誤安豐在河南汝寧府固始縣
東北與吳越地懸隔又桓十一年傳之蓼江氏亦謂在
河南南陽府也邵瑛云按文五年傳楚子變滅蓼不冠
以舒者別自是蓼國亦如文十六年滅庸與舒無涉也
按江邵說是也江謂文五年之蓼在安豐據杜注顧棟
高云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注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野

五行疏證年表魯宣公八年七月日餘城恭壽云是年
志八十七閏餘十七正春分閏在四月積月一萬二千八
百八十六十四小餘二十大餘四十四正三月戊辰朔小
五百六十三四月小餘二十二大餘四十五三月丁卯朔小
餘六十八四月丙申朔大六小餘三十三閏月丙寅朔小
餘六十八四月丙申朔大六小餘三十三閏月丙寅朔小

人
之
事
也
月
日
之
間
也
注
疏
證

餘七十三五月乙未朔大
小除七十八七月甲午朔
大除二十九八月甲午朔
小除二十九八月甲午朔
日甲子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二
以十九乘小餘四十五并之滿
萬三千八百六十六滿統法而
餘一千三百六十六命如法得
五度二日甲子任角六度在
分尾楚止壽星鄭也故曰楚
鄭分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藏疏證
公穀敬藏日頃熊李富
法風夜劫市曰敬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疏證
庚寅後已丑一日雨不
克葬士以上禮也詳傳
文疏證杜注克成也

城平陽疏證
沈欽韓云地理志秦山郡東平陽水經注云
為新泰縣元和志晉武帝太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
人也表改為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
陽故城在秦安府新泰縣西北然此所城未知其為南
平陽東平陽也南平陽在兗州府鄆縣西顏棟高云此

東平陽也西平陽本邾邑為魯所取見哀二十七年按
顧稱西平陽即平南平陽也在曲阜南顧云西誤
楚師伐陳疏證年表楚莊王十三年伐陳陳靈公十三年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疏證秦本紀桓公三年
役拜秦之將也年表晉成公六年與魯伐秦獲秦謀殺
之絳市六日而蘇秦桓公三年晉伐我獲謀宋傳訖晉
世家代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柳即斥謂斥候之人也
按宣八年左傳晉伐秦獲謀殺諸絳市謀即此赤也晉
成公六年為魯宣公八年故知然亦曾謂以秦本紀證
之則晉獲秦將又獲秦謀世家兼言之釋文謀間也今
謂之細作

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楚子疆之

及滑汭疏證杜注滑水石沈欽韓云今之丹陽湖元和志
丹陽湖在深陽西南二十八里與當塗縣中

流分界當塗今屬太平府如沈記則楚既滅舒蓼渡巢
盟吳越則楚師可至塗也梁陽當塗在彼時屬吳境下文
考

盟吳越而還疏證地理志會稽郡吳故國周太伯所邑具

王句踐本國顧棟商云吳國於梅里今江南常州府陰越

錫縣東南三十里有太湖伯城諸與南徒吳國廬築大城無

都之今蘇州府治是越國于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治山

陽陰縣按吳境接楚者得至今當塗越之北境僅至今

湖州沈氏釋滑泊為丹陽湖則吳楚盟於界上越會吳

而東盟也疏引杜譜謂吳壽夢元年當魯成公之六年

越九年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吳世家於句卑世記晉滅

號之事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晉滅號在

僖五年僖五年至此已五十四疑當去齊之世矣越世
家於九年常以前不紀其世此主盟當何君無以考也
晉胥克有盛疾疏證讀本胥克胥甲之子昭元年晉侯求
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盛非鬼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
如盛則晉侯非盛疾與此傳言有盛疾或履癸云按漢仲
彼傳非鬼非食則盛為鬼疾食疾也梁履癸云按漢仲
景云狐惑之病狀如傷寒厥欲眠目不得開起臥不
食此與今俗所云色華相類按梁說就是也狐惑鬼病
矣其盛由食者今有食盛之稱杜注但云惑以喪志未

晉書

分明

邵克為政

邵克為政疏證當即此年事杜注注代趙盾世子本邵氏缺生

秋廢背克使趙朔佐下軍疏證杜注朔盾之子代背克

冬葬敬嬴

早無麻始用葛

早無麻始用葛疏證本疏葬字禮或作絺或作絺杜注葬所引松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注左氏說卜作

士人云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

不為雨止王制疏疏證王制葬不為雨止疏異義公羊

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叔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左

氏說士葬先遠日避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

行事廢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从公羊左

氏之說鄭氏無與許同文洪案據吳義則左氏舊本
作士不作卜葬先遠日之長先遠日謂卜日有雨先
明士者不通天子卿大夫言之皆卜雨葬日庶人則
庶人不為百止也則左氏古義不獨與穀梁雨葬異
亦與公羊說天子諸侯之禮不同陳壽祺云王制曰
人縣封葬不為雨止與公羊左氏說禮合鄭注王制
猶葬以其體儀少此鄭以左氏說禮不行庶人之葬
鄭廢疾又云難庶人庶為雨止與公羊左氏說異而
義引公羊說卿大夫巨賤不能以雨止則不止謂庶
雨葬陳氏謂王制與公羊說合非也鄭君不取異義
釋發疾謂難庶人葬為雨止者廢疾之辭今無考何
蓋括公羊天于諸侯之禮以取穀梁鄭君之辭亦不
殺梁卻又達於左氏非定論也既人君張設筮以證
注謂備雨服殺梁徐邈此條之謂人君張設筮以證
不為雨止義則鄭君又主穀梁說矣既人君張設筮
左氏說蓋不取以釋傳也曲禮喪事先遠日注孝子
心喪事葬與練祥也疏謂葬與二祥是有衣之義也
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示不
急微仲卒心也鄭君說葬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示
不汲汲葬其親義合釋詁懷恩也

城平陽書時也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

六一四

陳及楚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注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

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通典九十三疏

證此經二傳無說

公自至自齊無傳

夏仲孫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無傳

秋取根牟疏證昭八年傳大蒐於紅自根牟自于商衛華

有年臺江永云在沂水縣南寨字記謂根牟國在安邱
安邱在青州府東二百里其地非屬莒即屬齊必非魯
所取之國大蒐陳車來亦必不能至此樂史誤顧炎武
引樂史說不能辨正亦誤按江說足也沈欽韓云一統
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南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疏證晉世家成公
與楚莊王爭

復會諸侯于扈晉楚爭疆火公採舊說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疏證年表晉成公七年使桓子以諸

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疏證杜注九月無辛酉日誤疏

辛酉

月癸酉杜以長歷推之癸酉是十月十六日辛酉在前
十二日耳貴傳曰

年表晉成公七年楚晉世家成公卒于景公據立杜謂
四與文同盟本疏晉侯二年始立不于文公之世而云
四與文同盟是後寫之誤蘇州亦以為然劉炫以此規
杜非也詳疏此則炫謂晉成不當文公之世也五年盟
黑壤今年盟也蓋再同盟杜又云卒於竟外故書地疏
劉炫云襄七年鄭伯死頑卒於邾昭二十五年宋公佐
卒於曲棘竟內亦書地非竟外按炫規是也諸侯非葬
於國外皆以地計以地則書之不關竟內外也公羊傳
謂未出其地殺祭傳謂未斃則杜竟外之境三傳皆
無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疏證）衛世家成公鄭立三十五年
同盟（疏）云鄭父燬以僖二十五年鄭代立其年盟於洮
二十六年于向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于扈十四年
於新城惟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
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非也据
疏說則炫以再與文同盟規杜

宋人圍滕

查楚子
始於何年

楚子伐鄭（疏證）年表楚莊王十四年伐鄭鄭襄公五年楚
莊也南征不還齊桓排其顯難孔子定其文注張晏曰其
孔子作春秋大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文洪
案捐之為賈預曾孫當是左氏舊說

晉郤缺帥師救鄭（疏證）年表楚莊王十四年郤缺救鄭鄭襄
公五年晉來救
陳殺其大夫洩冶（疏證）公殺洩曰泄洪亮吉謂作泄唐時
洪說或然也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疏證）周禮也讀本王使來不書於
注徵召也杜注言

經蓋不成禮又不顯致命

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秋取牟言易也疏證襄十三年傳例凡書取言易也又昭

注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則書取有所例也矣根牟非通叛而來則亦用帥徒故傳止云言易也

滕昭公卒

會于扈討不睦也疏證杜注謀齊陳按晉之會扈蓋卜諸

侯向背之心而討其不睦也晉世家謂晉楚爭疆最得傳義傳亦未斥不睦者何國杜說非

陳侯不會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疏證晉世家陳畏楚不會晉

不書師林父帥之無將帥

晉侯卒於扈乃還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通於夏姬疏證

引傳宣作寧洪亮吉云儀高誘引作義周昭注靈公恭

公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

殺其大夫陳世家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

姬皆近於則二千是大夫非卿波伯諫公卿宜淫者公

卿儀言君臣律注謂卿非杜用韋義列女傳陳女夏姬

者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楚語強陳公子為

夏為御叔收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杜預鄭穆公

女括韋我按詩輯夏徵舒則御采於夏故稱夏姬也陳

周語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注南冠楚

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疏證

當是賈君說衣為衷衷衣之稱別乎衷衣之日所常衣此

以夏姬袒服為衷衷衣也釋文亦引說文云字林同沈

云婦人近身內衣也杜注相與通詩無衣笑釋衣

飲韓云袒服中帶之類也相與通詩無衣笑釋衣

近汚垢釋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止詩謂之澤作之

用六尺裁足履胸背沈氏蓋謂相即澤澤即汗衣括劉

熙所說袒即今之單牛臂也陳世家衣其衣以戲於朝

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疏證

亂民何效也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疏證釋詁今善也文王今聞不已箋同此謂名聲聲不善也杜注納

藏相服

公曰吾能改矣

公告二子疏證洩治之陳盛在他日故二子初不聞也陳世家靈公以告二子

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疏證陳世家二子請殺洩治公弗禁遂殺洩治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疏證釋文

多僻本又作僻引詩板六章文傳辟法也杜注言邪僻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杜注顧炎武云以上辟為邪下辟為法當時有此解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引此詩亦同漢張衡思玄賦覽蒸民之解今畏立辟以危身正用此也按顧說是也杜注蓋用舊說傳引孔子論洩治蓋惜其事非其主非深疑之詞杜注援論語國無道危行言孫以明洩治仕無道之國不能明哲保年意未甚誤其於經文注云洩治直諫於淫亂之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疏又引釋例云洩治安昏亂之朝暮匹夫之直志遂氏可卷之

同罪者之文則非孔子義矣春秋五十凡無鄰國殺卿大夫者名示罪賤之例此類書法皆以告辭不闕褒貶解推於文七年宋殺其大夫見例曰不稱名卑也且言非其罪也又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見例曰大夫傳言貶得童蓋傳以不書名也又例非以書名見例也此經公羊無傳殺祭則云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杜說於三傳皆不合自杜謂經罪賤洩治宋儒乃謂此非聖人之言杜氏之罪也知孔子惜洩治者家語是與此于貢曰陳靈公君臣宜淫於朝洩治諫而殺之是與此于元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此于於糾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宗報之當悔悟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莫身死之後耐當悔悟存志存於仁者也洩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恨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稍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家語雖為王肅撰集之書惟南傳左氏學又多見古籍其紀孔子論洩治事即括此傳不無附益然不謂書名為罪賤於古義未遠故錄存之沈欽韓云賈于新書雜書事曰陳靈公殺洩治而鄧元之去則惜洩治之元引此者以賈誼傳左氏其嘉鄧元之去則惜洩治之元賈誼取此傳孔子論洩治義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疏證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傳楚人代鄭取成而還未及會厲鄭伯逃事蓋張六年

一年也晉世宋成公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

鄭

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疏證

年表晉成公七年

年晉卻缺救鄭敗我鄭庚公五年晉來救敗楚師鄭世

宋襄公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詳傳文晉師為救鄭

而出不闕伐楚年表謂晉伐楚非也杜注柳林鄭地今

地闕

國人皆喜唯子良愛曰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疏證

讀本

戰勝是激大國之怒故曰災周語注無日無日數也

經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無

齊人歸我濟西田疏證元年經齊人取濟西田杜注不言
在齊歸田義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注**劉歆以為二日魯衛分五行

疏證年表魯宣公十年四月日蝕城恭帝云毛本漢書

年積月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二閏餘一十二積日三千四百四

一千三百二小餘四十二大餘二正月丙戌朔大九餘

四月乙卯朔二日丙辰又置上積日如積日八十九以

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九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

二萬六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七十八度餘二十二

如法得四月乙卯朔合辰在奎七度二月丙辰在奎八

八度

己巳齊侯元年疏證年表齊惠公十年公卒齊齊世家惠

齊崔氏出奔衛疏證年表崔杼有寵高國逐之奔衛又云

在竹此史公校文

公如齊

五月公自至齊傳無注劉賈許云不書奔喪諱過也釋疏證

李貽德云傳曰公如齊奔喪君親奔喪非禮也經祇言如齊所以諱其事

查陳世家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平國疏證年長陳靈公十五年夏徵

明年楚立成公午陳是年五月以後無君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注服云歸父襄仲之子魯世家

疏證歸父初見於經杜用服說周語注東門子宋莊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疏證年表晉公據元年與宋

秋天王使王季來聘疏證字季子按十七年傳例凡大子

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季子

審是周天子之弟又非匡王之弟則宜書天王使其弟

公孫歸帥師伐邾取繹疏證
公羊邾曰邾婁繹曰巖杜注
邾遷於于繹則繹為邾之都矣更別有繹邑今營伐取
之非取邾之都也馬宗植云此非邾文公所遷之繹杜
注非顧炎武云蓋文公雖遷後復還其故都耳案舊合杜
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益縣治徙山北也嶧與繹通

大水無

李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疏證

子先儒或有說杜謂沈葬成君故稱君命使非也周語

楚子伐鄭疏證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卒

崔杼有寵於惠公

高國畏其逼也

疏證

杜注高國二家齊正卿

公卒而逐之奔衛

疏證 齊世家文同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注鄭康成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

王之命有所不絕

文王疏引 **疏證** 本疏何休嘗育以為

氏蘇氏釋云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

獨責又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紀功且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誨世卿之文其義

何在案本疏但引青奇不引鄭箴今括詩疏所引外其義為注鄭箴與取與我說同蘇氏說則云卿即鄭君義也公羊

世卿報祭舊說亦同左氏說則云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詳隱公八年傳有齊崔氏以取蘇氏說是中公羊

義未達左氏無幾世卿文也

且告以族不以名 **疏證** 本疏云知以族行故齊人以族行告

以旅告也非傳意讀本其後崔衍還齊不告不書

凡諸侯之大夫速疏證書傳速奔亡也走速為去國

故見逐於其國

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疏證杜注上某出者姓下某

之中臣竹也守臣言宗廟之臣也禮謂族人為庶姓故
云上某出者姓其實正是族也按傳云某氏謂氏非姓
疏謂族是也

失守宗廟敢告疏證此告辭稱守臣意也宗廟謂大夫之

所有玉帛之使則告疏證杜注玉帛之使謂聘事疏杜意

於彼國唯告奔者常將之國餘不告也劉炫以為玉帛之使
之使使國國家有文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按周
語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于家奔齊注來
告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速奔齊也王桓使如晉未返宣公
薨三桓逐于家還于家速奔齊也諸侯大夫以君命使
出出必有禮私親之事以通情結好書凶相告子家常
使於出故以禮告也杜以玉帛之使為奔者之身蓋用
韋義然規杜之辭疏無取則兼用炫說矣即煥云如聲

與魯未嘗交聘而書其大夫出奔按邵說是也傳例為

崔作而發行亦未聘魯

不然則否疏證如劉炫說則非定奸之因不告也右大夫

公如齊奔喪疏證沈欽韓云按天王崩終春秋經無奔喪

私恩傳出奔喪二字著其無心此傳之顯於經者也顧

陳靈公與孔靈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

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疏證杜不釋夏氏請衡

陳大夫夏徵舒之家陳靈公與二子飲于夏氏公

戲二子曰微舒似女二子亦似公徵舒怒此家以公戲

辭屬二字與傳小異杜注微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

子蓋以夏姬淫故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

公出自其腹射而殺之二子奔楚疏證陳世家靈公昭酒

射殺靈公孔靈儀行父奔楚靈公大子午奔晉徵舒自

正為陳侯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

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疏證

九年傳鄭伯收楚師於柳林今結好也

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疏證

經首言晉人晉主兵謀

秋劉康公來報聘疏證

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杜注即王

師伐邾取郕

季文子初聘于齊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疏證

蓋遣使告以伐邾之事

國武子來報聘

楚子伐鄭疏證

以晉水鄭成也

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疏證

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

蔡入淮水經

水篇潁水出潁川

潁城縣西北少室山

又東南過陽

潁縣北注云又逕上

棘城縣西北楚師伐

鄭城止棘以涉

潁者也潁水又逕

陽潁縣故城北潁林

高云陽潁今禹州

潁北當在禹州之北

成十六年諸侯

諸侯之師戍鄭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疏證法動靜亂常曰幽

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疏證杜注斷薄其棺不使从卿禮

不

才屬六寸然則于家上大夫棺當八寸今斷薄其棺不使从卿禮
使從卿禮耳不知斷薄之使從何禮也疏亦蓋疑杜說非
傳廷斷薄其棺或謂非與杜注甚謬然疏亦未明斷棺
何解案三月魏志王凌傳胡載或為春秋之義齊桓鄭
子家皆如追戕陳尸斷棺載在方策凌罪應如舊與
晉書劉牢之傳牢之喪師外從桓元今斷棺斬首暴尸
于市魏書韓子熙傳元又書清河王曄子熙等上書謂
戕禍之木足由劉倫合斬棺斬骸沈其五族遂剖禱
信詳王凌傳稱春秋之義則此傳舊說謂陳子家之尸
追戕之也以陳尸而斷棺斷謂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
同今律猶有戕尸之條亦世家謂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
以其弑靈公也

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疏證殺梁丘曰炎水經消水

經書齊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辰陵在長平有故辰亭杜預云有辰亭今北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在東南或杜氏不傳書之與并詳鄭注杜用京相注又云陳地沈欽韓云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六十里洪亮占以說梁謂當作辰陵為今詳府治當陽荆門之宛地城則非陳地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橫函

疏證杜注橫函狄地沈欽韓云即橫

在會之故用殺梁丘為狄地詳傳稱晉大夫欲召狄

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

作疏證年表楚莊王十六年率諸

沈欽韓云二百四十年之中正武吉之罪而得討昭也

丁亥楚子入陳

疏證杜注楚子先親微舒而欲陳陳不有其地故

書入在殺微舒之後本疏引劉炫云楚子入陳乃殺微舒經先書殺微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陳及殺微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陳於內不有其地入陳之文為下納張本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殺於陳而復封之君于善其自悔故退入陳為討賊無心滅陳之過案此炫述義語與杜注合則杜注於下隱其原陳之過案此炫述義語與杜注合則杜注用舊記也

納公孫盩儀行父下陳注賈云二子不係之陳絕于陳也

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疏本稱納者內難之辭

本疏疏證杜注二子淫和人也若滅之既能外起楚以

故楚莊王平步而討陳除其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據蕩

於晉之正君之州靈成公成其賊計以復功足以彌過

故君子為之復之壽公成其賊計以復功足以彌過

乃以賊討國復為二子之功非難書納之義晉書刁協

傳協惡心盡力元帝甚信任之王敦構逆上書晉帝帝

勸令避禍協行立江乘為人所殺追首于敦敦平後周

計查不為私晉北家儀行父從節宜願贈以明忠義特

度也。過經。民之不能決於其功。輕過重者。不免於絕。功足。賈注。罪者。無。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紀之也。孔。宣。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于。朝。君。殺。國。滅。由。此。二。且。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可。分。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詐。說。所。未。言。公。羊。傳。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何。休。注。本。以。助。公。兄。絕。則。殷。蔡。所。稱。公。羊。義。也。賈。謂。善。楚。有。禮。亦。止。則。楚。納。二。子。為。有。禮。不。謂。二。子。有。功。於。陳。杜。不。用。賈。此。疏。引。賈。說。敬。之。云。案。于。糾。捷。皆。不。得。與。公。孫。甯。儀。例。之。常。賈。此。非。止。于。糾。捷。皆。不。得。與。公。孫。甯。儀。行。父。比。例。疏。取。非。是。沈。欽。韓。云。按。賈。謂。二。子。之。惡。絕。於。陳。是。也。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于。糾。捷。皆。不。得。與。公。孫。甯。儀。功。足。以。備。過。夫。身。為。貴。臣。朋。淫。婬。婬。難。通。杜。又。舉。二。子。之。稱。義。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目。二。豎。子。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義。自。充。何。為。不。殺。而。納。之。納。之。實。得。為。禮。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且。何。以。立。國。春。秋。時。世。且。與。其。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其。世。非。若。後。來。之。政。臣。新。故。相。乘。不。愛。乏。材。蓋。積。貴。之。繫。於。世。人。心。大。矣。楚。之。納。也。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權。耳。若。便。起。二。子。之。心。思。是。飛。廉。可。也。定。武。王。之。妹。也。後。儒。深。責。楚。莊。又。不。揣。彼。神。之。勢。情。矣。沈。氏。既。信。賈。注。絕。二。子。於。陳。之。說。

不詳已

則賈說本不與杜同取杜而牽連賈說非也矣傳稱楚有禮兼復陳納二子為說賈注未誤沈謂無貴戚世臣無以立國積貴使然即殷氏蔡氏所引君黨之義雖未引晉書我聞合也然楚公義疏謂其依攷穀梁又云言昔有禮不可官內難賈止云善楚有禮止用本傳義意不取公羊洪亮吉云按左氏之義賈為得之賈氏又說納為內難之辭本疏謂其依攷穀梁又云言書有禮不可言內難也詳穀梁云納者內弗受也此賈所本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者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疏證讀本楚已盟于陳地此年十月始殺微舒知討亂非其本

志

楚左尹子重侵宋疏證杜注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引

謂焉矣說文焉焉參差參差不齊也差與重一聲之轉重疊亦不齊也嬰則古字通說文則頤飾也从二貝

王待諸郕疏證杜注郕地今考隱元年至於

楚子北師次于郢注又云鄭北地前從不同如此自當以說文為正也武億云子重侵宋楚莊留為聲援必不遠返歸於楚境疑郢地幅員廣倍他邑自郢國城之北以連康郢皆為其地故有延名下文十二年傳楚子北師次千郢蓋侍諸郢者楚之南境次于郢郢之北境也一地而前後兩見傳特以北師標之杜氏不達其旨注前郢為楚地非也按洪武說是也康延已詳於隱三年

令尹為獵艾獵城沂注服云艾獵為賈之子孫叔敖也此

年云為艾獵明年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疏證云服

杜皆云為賈之子孫叔敖案世本艾獵為叔敖之兄又孫叔敖碑云君石鏡字叔敖以艾獵為叔敖名此服杜德說襄十五年傳萬子馮為大司馬注云叔敖從子案世本馮是艾獵之子此明文可括者洪亮吉云杜用服說按世本為艾獵為叔敖之兄今年艾獵即叔敖不知何括襄十五年杜注亦云叔敖從子也明艾獵非即叔敖杜注一依世本一又取服注可云前後失据沈敏韓云漢遼韶孫叔敖碑出漢人妄傳不足信諸子書但官其為朝思之郢人世本云艾獵為叔敖之兄惠洪沈敏韓服注皆据世本叔敖教兄之說世本轉寫有失矣其襄十五年本多誤本必不然則疏謂世本轉寫有失矣其襄十五年本所引世本為艾獵子則西即叔敖子矣呂覽情狀

篇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過莊荊莊王為幸注
 孫叔敖楚令尹尹筮賢之子也盧文弨云宣十二年傳為
 教為主之前一年令尹南轅反旆是為教即今尹孫叔敖軍
 皆主之又文弨山札記云呂氏春秋注遠賈遠即為也
 左氏傳按盧氏筮取以為為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
 如信傳按盧氏筮取以為為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
 令尹明為艾獵孫叔敖為一人也漢人撰孫叔敖碑不
 艾獵名故顧炎武謂其人似不曾見春秋史記者梁顧
 繩云叔敖本出為氏更稱孫氏者叔敖係王予為之
 後不忘故族以孫為氏即王孫氏之意杜注沂楚邑沈
 欽薛又云吳志計逆傳注劉勰乃投西塞至沂通鑑作
 流沂一統志黃石城在武昌府縣東二十里一名流沂

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注舊注封人司徒之屬官大司疏

證大有大役大司馬大役與慮事注大役築城邑也鄭司農云因
 于有役司馬與之疏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蒍艾獵城沂
 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注封人司徒之屬官是封人慮
 事司馬與在謀慮中也據彼疏則後鄭說與左氏舊注
 同杜氏封人其時主築城者不收司徒屬官之說按封
 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成者亦然此城沂蓋
 斥造都邑封邑封邑片人官半於司徒而先慮事者蓋如

土木之役屬官估計工需上於所司也杜又云慮事無
慮計工需上於所司也杜又云慮事無慮計功顧炎武
云慮籌度也解非惠棟引大司馬先鄭說以釋慮事杜
釋慮為無慮用十二年傳前茅慮無義詳攷傳疏證

杜注命作日數案謂計三旬之旧

分財用疏證計財用之多寡也築版工役四面各有主之
非

證說文幹築牆木也釋詁胡翰儀幹也是幹即

檣正也築牆所正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鄰土者也
 舍人用許莪本疏以板當翰云板在兩旁卧郭土者
 卽彼文翰也按貫誓峙乃偵餘魯世家集解引馬融云
 偵幹皆築具偵在前幹在兩旁又折偵幹幹為二事與
 舍人說不合姑舍人說則板在兩旁幹在兩頭以幹東
 板防土之傾也今制猶然鴻雁傳一大為板本疏平板
 幹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

證，喬梓於二年此春蓋以盛土周語其語其時

具汝登人解曰
司馬法輦車所載二祭是也稱登祭者重其輕重均
注登器名土簠之

負土與築者之力也

程土物疏證春釋於二年此春蓋以盛土謂藉其時微曰

命日杜說非傳意土物謂築城之土也計城之丈尺而

為作程服備豫止上已云稱春築不當復舉杜意亦不

議遠邇疏證議城之廣袤也杜注均勞逸非

略基趾疏證杜注畧引也趾城足案此蒙上言之遠近既

具釐糧疏證杜注畧引也趾城足案此蒙上言之釋言釐

糧食於案囊之中

度有司疏證杜注誅監正讀本揮督視之人也

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疏證杜注十日為旬不遇素所慮

經也素漆也同鄭元儀禮注刑法定為素

晉郤成子求成於眾秋疏證顧若解虞公云眾秋係白秋之種

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疏證杜注赤狄潞氏最強故
秋會於欒函眾狄服也疏證順棟高云晉蓋狄攝赤狄之
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

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
疏證釋詰勤勞也無言德以服遠則當勞以求遠杜注
其從之疏證顧炎武云言往而會狄

詩曰文王既勤止疏證周頌文傳訓勤為勞

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疏證楚世家莊王十六年伐
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陳世家成公元年冬

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疏證王引之云動謂驚懼也
無驚是其證矣杜注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流徵舒
以夏為氏則傳稱少西氏猶言徵舒家陳世家楚謂陳

曰無驚吾誅微舒而已

遂入陳殺夏徵舒疏證楚世家殺夏徵舒微舒弑其君故

輟諸栗門疏證說文輟車裂也人也春秋傳曰輟諸栗門

車輟謂車裂也上已云殺夏徵舒則已殺而車分其尸

城門傳輟輟起於四境亦謂分其尸杜注栗門陳

因縣陳疏證杜注漢陳而為楚縣惠士奇云廣韻縣郡縣

始然古天作宰亦非無本而說文無寔字似縣即縣即

寔也集韻云寔通作縣按惠說是也下云諸侯縣公則

楚有縣不自莊王始楚世家已破陳即縣之陳世家已

誅微舒因縣陳而有之淮南人間訓莊王以討有罪造

申叔時使於齊注賈云叔時楚大夫陳世家疏證杜無注

反復命而退

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

陳侯在晉疏證陳也
亦重事也皆主
不具

之疏證

本疏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

傳云唐侯為左桓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

云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未有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

告耳按淮南人間訓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不以

討之征恭亂誅罪人用傳以諸侯討義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疏證淮南人閒

畢賀注楚僭稱王守邑大夫皆稱公杜注楚縣大夫皆

僭稱公用高記楚世家韋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

王問陳世家文各同淮南人間訓韋臣皆賀而子不賀

何也

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疏證

辭猶言也問猶可進言以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

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抑人亦有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疏證

禮記注抑辭也

楚世家郢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陳世家郢

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之蹊並作徑史公以徑結

蹊也縣行道兒矣傳兒成蹊也疏說丈蹊徑也宜十一

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徑行道初無

為徑路之名兒是成蹊之貌遂人凡治野夫聞有遂遂
上有徑注徑容牛馬疏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
步徑是以春秋有牽牛蹊蹊即徑也皆以蹊為徑李將
軍傳批率不言下自成蹊唐書李傳率下無蹊亦謂
樹木下之路為蹊也淮南人間訓中叔時曰牽牛蹊人
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此因楚殺微舒以殺人取
牛為蹊非傳義所有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疏證楚世家

下至其收之牛不亦甚矣陳世家徑則有罪矣奪之牛
不亦甚矣公以不左記有罪難淮南人間訓則有之
罪則有之罰亦重矣

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

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疏證楚世家且王以陳之亂而

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陳世家今王以微舒為賊
殺君故微舒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
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疏證以此說進者且無

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疏證說文儕等傳曰吾儕小人樂此注儕猶輩類與許君說同梁履繩云宋吾儕猶今人云我輩也杜注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水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

乃復封陳疏證疏證是世家莊王乃復國陳陳世家杜注莊王如故是為成公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注舊注言取討夏徵舒州長疏證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注鄭司農曰二千五百家為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曰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疏引春秋傳已下者左氏傳曰公十一人以歸注云言取討夏徵舒之州蓋引左氏舊注洪亮吉謂是服注非鄉大夫注萬二千五百家為鄉杜云州鄉屬用鄭君義詳先鄭義五州為鄉也楚蓋伴陳之氏鄉各一人於楚地別立夏州以旌武功也惠士奇云車武子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盛宏之荊州記曰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東有夏州今江陵夏口城有州名夏州惠引桓溫集見蘇秦列傳集解沈欽韓云一統志夏州在漢陽府漢陽縣北江永云夏州蓋在北岸江漢合漢流之閒其後漢水遠有夏名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疏證)

陳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家語篇畧同又云非申叔時之忠不能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此左氏之申叔時之義淮南人間訓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義後而霸天下亦是舊說

厲之役鄭伯逃歸(疏證)厲役不見於經傳杜注蓋在六年指六年傳楚伐鄭取成而言

自楚未得志焉

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微事于晉(疏證)辰陵盟在今春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

楚子圍鄭疏證年表楚莊王十七年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疏

證說文邲晉邑也春秋傳曰晉楚戰于邲疑是賈君說
將晉干河邲之閉注莊文吳淮南人聞訓昔者楚莊王既
雍地也則高氏亦謂晉地於亮吉云公羊傳獨以為邲河
水今邲水經注此亭水自亭東南注流于濟濟水於此
人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二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即此
水也晉六據此則邲有六音可備陸氏之缺道元又引
京相璠云邲在楚北按教謂教山即漢之教倉也沈欽
韓云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六里管城縣明初
省入鄭州壽曹按教山在鄭州之西舊屬河陰方輿紀
要邲城在鄭州東六里顧棟高云邲水亦名汴水楚漢
時謂之鴻溝三國時謂之官渡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疏證蕭已釋於莊十二年杜
十一月九日賁曹曰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注賈氏許氏曰盟載詳

者日月備易者日月畧釋疏證公穀有經無傳賈許所

二月之後又不日故云日月畧杜注清丘衛地郡國志

東即濮陽有清丘沈欽韓云水經注鄆清丘東南運清

丘北京相潘曰在今東鄆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

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方輿要丘高五尺唐

置清丘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疏證公羊本年疏宋師伐陳者按諸

此一經疑杞耳盧文弨云賈氏所闕當并衛人救陳亦

閔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按盧杞是也公羊疏稱缺

此一經則此經八字均杞年表宋文公十四年伐陳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疏證楚世家十七年春

宋襄公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因鄭

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於大宮注賈云臨哭御覽四疏證杜用賈此又云大
云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以檀弓哭於寢
門列之則臨亦哭也馬宗植云鄭祖厲王此祖廟蓋厲
王廟

且巷出車吉注賈云巷出車陳于街巷示雖困不降必欲

戰也御覽四疏證杜注示將見還不得安居不用賈說
戰也百八十八疏證思棟云按下鄭從修旅則賈說良是

洪亮吉亦從賈說李貽德云巷說文作巷里中道也从
紀其音在邑中所共也古之巷今之街故賈以街巷連
文經傳無街字疑即遠之變文說文降下也
云卒服也此正字作降通字也公羊莊八年傳曷為不
言降吾師注降者自伏之今出車則示欲戰之狀不肯
為自伏之外矣壽曾按伏服義通

國人大臨守陣者皆哭注賈云埤城也御覽四疏證傳守
國人大臨守陣者皆哭注賈云埤城也御覽四疏證傳守

賈注作埤說文埤城上女牆埤倪也埤增也埤無城牆
訓許作埤是晉語反其埤亦後人所改御覽三百十七

注陣者城上辟兒也皆哭者告楚窮也字正作陣杜注
 畧同疑即賈注四百八十引有脫字耳杜注辟兒作僻
 倪辟古辟字兒古倪字辟兒即僻倪也一切經音義引
 碑舊碑倪城上小垣也廣雅倪倪女牆也釋名釋宮室
 城上垣碑於北中倪倪非常也亦同牌牌裨也言裨助
 城之高也其釋牌皆云倪倪與說文同釋名據本疏引
 今本倪倪作睥倪倪倪倪倪倪倪倪倪倪倪倪倪倪倪
 門篇倪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今制猶然又云守法五
 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廿人老小十人小司徒注引司馬
 法六尺為步則每二牌以一人守之漢書王莽傳崔發
 言周禮及春秋左氏閭有大災則器哭以厭之師古曰
 周禮春官之屬女巫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敬哭而請
 哭者所以告哀止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鄭
 人大臨守牌者皆哭故發引之則鄭遇災而大臨用周
 禮也

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疏證
御覽三百
哀其窮故退師尚不報故復圍九十日杜注畧同以守
陴注證之疑亦是賈注杜取之也李疏杜以三月克之
謂圍經三月方始克之故云九十日也知非季春克之
者下云六月晉師救鄭若是季春克之不應比至六月
而晉人不聞以此三月非季春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
知國以何月為始圍經句有五日為之退師即聞其修

城進閏三月方始克之則從初以至於克凡經一百二十許日蓋以三月始克至六月乃克也此疏明為舊注國九十月之義楚世家三月克之鄭世家三月鄭以楚降史公以三月為季春惠棟云時鄭石制為內閏故楚得克鄭

自皇門注賈云皇門鄭城門楚世家集解是世
門公羊何休解詁皇門鄭郭門二傳說皇門異高士奇
云皇城南門也諸侯國各以所向之地為名皇周邑蓋
王畿之道也

於遠路疏證杜注塗方九軌曰遠與說隱十一年大遠
云杜以為九軌於爾雅不合九軌也詳彼傳疏證惠棟

伯肉祖牽羊以逆注賈云肉祖牽羊示服為臣隸也鄭
家集疏證楚世家文同鄭世家作肉祖拏羊以逆李富
解孫云案易牽羊子夏傳作拏祝文拏固也三
蒼云拏亦牽字說文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杜注
示服為臣用賈說廣雅釋詁隸臣也年表楚莊王十七
年鄭伯肉祖謝

曰孤不天

注賈云不為天所祐

楚世家

疏證

杜用賈說李

有又辭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繫辭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鄭伯言不為天所助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敕邑孤之罪也

收不唯命是聽

疏證

卷八所疏左傳言唯命皆謂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括詩疏則傳唯舊皆作唯

也

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

疏證

杜無注疏亦無說釋

王別記云此句具有兩層楚文王滅羅徙羅子於長沙故長沙有羅郭若滅得徙於楚之南微為江南此一義也實海濱楚世家作實之南海古以與通用言不得徙楚境內即填實於丁越之域地為海濱之民此又一義也高士奇云楚徙耶都荊州府居江北自荊州以南南皆楚所謂江南也楚遷羅於枝江遷許於華容在江南鄭欽自此此屬耳春秋時未知有南海屈完對齊桓公云寡人處南海不過沒為侯大之辭實非楚境按閩禹說同括同說則以實海濱猶言與實海濱也楚鄭世宋皆刑以實海濱句非得意

其肅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疏證
先謂此分載其衆

傳十七年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

若惠顧前好疏證御覽三百十七引注世有盟誓當是舊

微福於厲宣桓武疏證而宣王庶弟也友初封於鄭幽王

治多邪諸侯或昨之於是桓公東徙其民離東而號鄭

干桓突是為武公杜注周厲王宣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

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杜用史公說其謂桓武皆始

封之君則未核桓公所封之鄭索隱謂鄭縣名屬京北

此西鄭也當桓公時即遷維東鄭語注今河南新鄭北

東鄭也桓公已由東鄭遷西鄭不得以武公當東鄭始

封之君本疏云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亦與鄭

世家連楚鄭世家記鄭伯語均作若君王不忘厲宣王

桓武公史公曾王公字以釋傳

不泯其社稷疏證杜注使社稷不泯楚鄭世

使改事君疏證楚鄭世家使復得改事君王改謂會晉以

矣於九縣疏證曲體在醜夷不爭注夷猶儕也御覽三百

用之而不數九國之名本疏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

王克惟德五年滅，位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康七年滅，見於
年滅江五年滅，六年滅，莖十六年滅，康七年滅，見於
傳傳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
多矣。言九縣者，申息是其一，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
權是小國，唐先為楚，自外為九縣也。據蘇氏沈氏何說，
則舊注九縣，謂申息鄧弦黃夔江六縣也。釋文歟。子一
國與本疏同云：此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不主蘇沈記
傳遜云：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願付比之。言服事恭謹如
其縣邑耳，非必遽記其所滅之國也。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君實圖之。疏證：《六府之總》詩曰：公侯腹心。

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總詩曰：公侯腹心。左傳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疏證：《楚世家》：羣臣曰：王勿許。

至此士大夫亦久勞，今得國，言之何如？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疏證：《楚世家》

作：絕杜無注。釋文：音莫。本疏：庸用也。幾讀如莫。言用
可莫幸而得之乎？何必遽其自沈歟？韓云：桓弓子張曰：

吾今日其庶幾乎疏云幸也幾其也其幸其為君子乎
沈氏謂可幾作幾幸解史公易幾為紀未得傳意鄭世
家莊王曰所為幾伐伐不服止今已服尚何求乎則仍用
傳意

退三十里而許之平疏證楚世家莊王自平旗左右麾軍

遂許之平鄭世家莊王為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八年楚莊圍我卑辭以解

潘尫入盟注賈云楚大夫師叔字也御覽四疏證杜用賈

吉引賈注問出楚世家集解非集解所引乃杜注也下
子良注同李貽德云案下文樂武子曰師叔楚之榮也
故知尫字師叔

子良出質注賈云子良鄭公子御覽四疏證杜注子良鄭
穆公子去疾也

夏六月晉師救鄭疏證鄭世家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

荀林父將中軍疏證八年傳卻缺將中軍

先穀佐之疏證晉世家先穀先穀也十二年荀林父佐中
軍杜注厥季介林父疏云勸晉亦以滅子

藏李為一人劉炫云傳文皆稱藏千何以知是藏李以穀非藏李而規杜知非然者李之與子是得通稱沈欽韓云彼誤以士魴之字為先穀也朱駿聲說同藏李見成八年傳

士會將上軍疏證

晉世家士作虺 八年傳士會已代趙盾將上軍

卻克佐之疏證

文十二年傳與駢佐上軍

趙朔將下軍疏證

文十二年傳藥盾將下軍

樂書佐之疏證

八年傳趙朔佐下軍朔今為帥故書為佐晉語注晉卿樂枝之孫樂盾之子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疏證

杜注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二年傳趙盾請以括為

公族

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疏證

朔釋於文十七年穿字謚無考當是諸韓之族

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疏證

杜注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按世本荀元與智氏同祖

近趙近趙生莊子首

韓厥為司馬

注

服云韓萬玄孫疏證杜家用服說本疏云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

十

十

初

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文厥是韓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韓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洪亮吉云索隱引世本一條云萬生賕伯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所引與世族譜世次同則知史記及孔疏所引世本皆脫一代當以服氏所據之本為是知必有賕伯定伯兩世者僖十五年韓簡視師下杜注云簡晉大夫韓萬之孫章昭國語注亦同章杜皆當用服氏服注雖無可攷然亦必據世本可知案漢說洪說服氏服注雖注并杜注言之非完大旨語注獻子韓萬之元孫子與之子厥晉世家書晉三年之師與傳同卻克榮書先穀韓厥佐之若止書軍佐不當及韓韓也

及河間鄭既及楚平疏證鄭世家晉救鄭其來恃兩端故

桓子欲還疏證杜注桓子林父

曰無及於鄭而剿民焉用之疏證說文剿傷也春秋傳曰杜用之許引傳我非有異同廣雅釋詁剿削勞也

楚歸而動不後疏證杜注動兵伐鄭案不後謂不後於事

隨武子曰善疏證

杜注武子士會

會聞用師觀釁可動注服云釁問也

釋文疏證杜注釁罪也

疏釁訓為罪者釁是問隙之名今人謂瓦裂龜裂皆為釁既有問隙故得為罪也疏說問隙義是舊疏釋服注者服杜說不能合一疏謂有問隙得為罪非也晉語注釁隙也李貽德云文選東京賦巨猾問釁釁即釁之俗字薛注釁隙也陳問義通沈欽韓云若武王觀兵孟津是也當從服說動釁上楚歸而動為義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疏證

傳舉六事之目疏云

不為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

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疏證

君通行本作軍非文選

引傳舍作赦怒其貳而伐刑也哀其卑而舍德也伐叛柔服申怒與哀義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能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疏證

洪亮吉云說文諸痛怨也春秋傳曰民無怨讎今本作召無怨讎昭元年傳又作民無讎讎杜注此云讎也昭

元年傳又作民無防詰杜注此云防昭元年注又云非也
也非謂傳明楚民役不告勞於君城怨也許君約引傳義非有司五行志注師古曰康病怨之書也杜以
也為罪亦謂民有怨言與許君義合杜又云經常

荆尸而舉疏證釋詰口尸陳也杜注楚武王始為此陳法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疏證杜無注疏云齊語云成民之事

處公曰處士民工商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離
士就閒燕處工商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四
民謂士農工商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
舉兵動眾四者不收其業發兵則以士從征不容復就
閒燕故不云士而分商賈為二行曰商坐曰賈雖同是
販賣而行坐異業發兵征伐四者皆不與故杜用高就

而卒乘輯睦疏證呂晚兵征伐四者皆不與故杜用高就
步卒蓋以護車輯睦謂和也

事不奸矣疏證杜注奸犯也

萬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疏證杜注宰令尹為教孫叔敖
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王令尹為長故從他國論之謂
令尹謂令尹為宰楚國仍別有太宰之官但位任卑耳

傳稱太罕伯州犁是也釋詁云令善也

軍行右轅左追舊注右者挾轅為軍備左者追草蓐

為宿備

御覽三疏證杜注右上加在車之軍左上加在

則此亦舊注杜又云傳曰令尹南轅又曰度乘轅楚陳以轅為主此釋轅義為杜增也疏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不共役所云左右分步卒為右左也步卒被分在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為戰備其應在左者追求草蓐今雖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薛謂臥上之草故云為宿備也此是在道時然至封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據疏說則步卒七十二人戰時當分左右各三十六人楚於軍行時以車右之三十六人分左右十八人挾轅而行以備不虞以車左之三十六人為樵兵也

前茅慮無舊注如今斥候持緋及白幡見騎賊舉緋幡

見步賊舉白幡備不虞有常處茅明也或云楚以茅為

旌幟也

疏證杜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踣伏皆持

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幟蓋襲用舊注刑增之迹顯然其與舊注異者舊注但謂斥候

杜預云茅昧之明也謂昧而使明也郭注即引此傳本疏引
舍人云茅昧之明也謂昧而使明也郭注即引此傳本疏引
御枉以茅昧之明也謂昧而使明也郭注即引此傳本疏引
往韓非外諸說以茅昧之明也謂昧而使明也郭注即引此傳本疏引
庭中有漆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廷理舉父而擊其馬
敗其駕說苑至公篇楚莊王之法時太子車立千茅門之
外少師慶返之然則楚軍之之法以茅昧之明也謂昧而使明也郭注即引此傳本疏引
之旄頭在前約尼車在後故少太子車不得近之也光
解前旄在茅昧之明也謂昧而使明也郭注即引此傳本疏引
為說其引或說謂以茅昧之明也謂昧而使明也郭注即引此傳本疏引
之不足據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前有車將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驚獸則
載龍旌疏云行宜警衛善惡必先知之故備設軍陳行
止之法軍陳卒伍行則並衛收無喧譁若若有非常不
能傳道且人取廣遠難可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
之故宣十二年前茅慮無是也彼疏詳載旌之義與舊
注合通典李靖兵法曰校營當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
旄見溝坑掘黃衢路揭白水湖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
赤以鼓五數應之令相聞靖用候騎持旌蓋師古大載
旌之意故舊注以斥候言之斥候前行正以告變異故
箋於行攻伐可用為策不意之臣使之慮無不慮者宜
十二年左傳文謀慮不意之臣使之慮無不慮者宜
今謀之出其奇策也鄭君以慮為慮事故疏引傳文釋

之禮運非虛之也注意心所無慮也疏謂於無形之處
用心思慮即慮無也宣十二年冬傳云前茅慮無是備
慮無形之慮疏謂無形之慮計功後疏云築城之事無則慮
不慮之禮人慮事無慮形之慮二文相足皆詳鄭君義十
一傳使封人慮事無慮計功後疏云築城之事無則慮
之用鄭君說也然慮無仍有一義廣雅釋訓揚雄樛樛
地封無慮都凡也王念孫云無慮亦大數之名宣十一
年左傳釋文云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無慮疊韻字也
或作止慮恤訓事物謂之無慮總度事亦謂之無慮
皆都凡之意也今江惟開人謂揣度事宜曰無量即無
慮之轉文洪案無則慮謂無則慮之乃第一義轉而為
都凡之訓乃第二義禮運注及左傳皆不自當以初義訓之
亦曾謂鄭君禮注及十一年杜注皆不以慮無為都凡
王氏疏證乃引以為證又取禮疏及十一年疏非也前
茅都凡甚不訓矣此傳舊注未明釋慮無杜注慮有無
也與鄭君說慮無合沈欽韓以慮無為夜中扞衛蓋緣
杜注踰伏義然杜稱踰伏然杜踰伏乃增舊注斥候為
說非以慮無為踰伏也
中樞後勁疏證欽韓云尉繚子兵令常陳皆向敵有內向
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
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立止也坐立之陳相參
進止將在其中所坐之兵劍斧大軍之兵戰弩將亦居
中又

日燕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長合表乃起踵軍卒士使
為之戰勢沈引尉繚兵令詳中權也引踵軍卒士令釋
後勁也如尉繚說則中權為督坐陳五陳之將杜謂中
軍制謀非也傅遜云右膝左追蔣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後勁者楚分其三軍為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疏證杜注物猶類也本疏
按御覽三百四十引象物而動則象物即指裸帛之為
物隱五年昭文韋服注引疏證司馬仲冬教大閱兵辨旗物
之用為說已釋於彼傳注疏證司馬仲冬教大閱兵辨旗物
大司馬治兵旗物不同用鄭君說謂治兵大閱亦與彼
疏合據鄭傳象物當與用中秋治民之旗物君說出軍
之旗則如秋則此傳象物當與用中秋治民之旗物上
故晉書成帝紀咸和八年詔曰九賓充庭百官象物

能用典矣

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疏證本疏內姓謁
以支系之近言舊謂世臣也

舉不失德疏證杜無注此謂無德而不舉者本疏於親內

賞不失勞疏證無勞而不賞者

老有加惠疏證杜注賜老則不計勞本疏引劉炫云老者

賜之矣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者則不計勞

劉炫不計勞而規杜氏一何煩碎邵璞云此謂年老者

有加牌恩惠賈山所謂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

立書

旅有施舍疏證孟子載葵邱之盟云三命曰無忘賓客

之臣火胡將戎與公也旅以無言舍以館言杜注施之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疏證杜注威儀有等左後漢書東平

卓賜有等威高卑列叙上下以理注左傳隨武子之辭

止等威儀有差等也亦快記等威同杜注馬宗德云等

禮不逆矣

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類順「疏證」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類順「疏證」總上六事言上言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類順「疏證」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類順「疏證」

若之何敵之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疏證」此疑出古兵家言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疏證」魏志陳留王紀紹曰夫兼時

將異之應棟云周書武稱解攻我而衆不正武之善經也洪亮吉沈欽韓並以爲說按周書衆不正即攻昧義廣雅昧冥也杜注昧昏亂經法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疏證」葛覃傳姑且也軍武象上言

猶有昧弱而昧者何必楚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疏證」定元年傳仲虺居薛以爲湯

曰仲虺書序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中虺作誥書疏引鄭君注仲虺之誥亡此取亂侮亡蓋逸文也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作亡者侮之亂者取之襄三十年傳鄭子皮引仲虺之志作亡者取之亡者侮之此隨武

子引節約其文故與彼二文異也魏志辛毗傳毗對太祖曰仲虺有言取亂侮亡今二袁不務遠畧而內相圖之則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辛毗說亂亡之別當是舊說也宣十二年仲虺之誥兼弱攻昧昧成語次即引閻若璩疏證云宜十二年上引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各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誥也

兼弱也

疏證

兼弱也

洵曰於鏢王師遵養時晦

疏證

詩的序疏的左傳作為古

取晦昧也受養是謂林之君以老其惡鄭釋養與毛異杜注言養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惡積而後取之蓋兼毛鄭說然既以養為惡積則養不容再刻取養之取訓取舊訓無微陳與詩疏引孟子告子篇舍其梧櫨養其楸殊養其一指而失肩背為其養小以失大養與舍失對文又云於已取之而已矣趙注皆在己之所養養為取則取為養按陳說是也毛傳率取時昧隨武子引洵證者昧義

者昧也

疏證

武者定雨功傳者致也政計於昧用毛義致

然後計之則用鄭詩箋說釋文肯老也非杜注有致也致

計於以用毛義致猶取也與毛傳訓養為取合疏謂養之使昧然後計之月鄭詩箋說陳與詩疏云者昧即攻昧傳訓晦為昧義本左傳韓詩外傳兩引此詩而釋之云言相養者之至於昧也多當用韓詩義案疏未達毛詩義取之義訓合傳從箋非

武曰無競維烈疏證武傳烈常也杜用毛義按執競亦有發聲烈文詩傳烈強也詩是武王兵力之強以成大業杜謂成無疆之業非毛義

撫弱者有味以務烈所可也疏證撫弱猶兼弱也釋文以所者功烈之處所也猶民知義所之所

臧子曰注服云食於臧本疏證杜注臧子先殺疏引服注

下服卒之具然服氏自為傳或于而釋今移於此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地志河東郡臧郡志永安故臧縣乃流王於臧注管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安樂從紀云宋先殺族戎後士飭食邑於莊故稱執恭子見成十八年其子莊喪即以此邑為氏見襄十四年服說危止永安今山西霍州
昔所以甯師武臣力也疏證師尚父疏謂軍師之武臣也猶言

有夕非

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疏證晉世家曰凡米穀鄉不至不可括傳有敵不從義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疏證晉語注知莊子荀首也杜用韋由我失霸不如死疏證訓自文襄以來晉霸諸侯

且成師以出聞敵退而退非夫也疏證杜注非大夫

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聖子能我弗為也

以中軍佐濟疏證杜注佐莊子所帥也濟渡河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疏證晉語注知莊子荀首也杜用韋

博物記河東解縣有智邑則氏於邑者從漢書郡國志引為今山西解州惠休云案世本晉大遊遷生桓伯林父及莊子荀首姓荀自休父將中行氏知邑名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大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博物志云河東解縣有智邑

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注服云坎為水坤為眾又互體震震

為雷雷鼓類又為長子長子帥眾巡水而行師之象也

臨兌為澤坤為地居地而俯視于澤臨下之義故名為

臨疏證杜注坎下坤上師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

用之比初稱稱臨內外卦之象者知莊子引易說杜多

事不則皆通故為明其取師臨之義也坎為水坤為

眾震為雷雷鼓類者眾難上鼓之舞之以盡神慮細注神易也陽息震為

鼓從惠言云雷聲動萬物故以故言坤下震上豫並

衆難曰雷出地為五三行志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並

氏易豫訟盛革其值三月惠棟云豫內卦主春分二

月中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革而出故曰

鼓則服氏謂雷鼓類用服義孟義也虞氏學出孟氏

師六五又辭長子帥師也服又云師六五之師

長子師在師中故師也故服謂巡水而行兌為澤坤為

地亦說卦文臨象辭澤上有地虞義缺張惠言云地

大容澤澤大浸地故曰臨張說不見臨下之義荀爽

曰澤卑地高下相臨之象也收義說與荀義合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疏證曰師初六爻辭虞義已凶荀九家

晉涵云晉書郭璞傳璞上書曰坎為法律釋言坎律銓也耶

坎卦主法易家之舊說也杜注律法用荀義張惠言補

虞義云師之同人二初息復為坎為震震為出坎為

法律故云師出以律初失位不變是不用律張以同人

為說者師旁通同人也又注象解曰初不正二之五坎

象不見是失律傳明師初又變又坎以二五為言者姚配中

云否臧凶謂地初化為兌初又變又折坎律二壞故凶二者軍之

將初當奉二而行自化為正是不從二也故凶二升居

五初乃可化則知莊子說易之義以二當荀林父初當

先穀注厥善也

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疏證杜注分釋臧否義謂逆撓順也

應否臧之凶

眾散為弱疏證杜注坎為眾今變為兌兌柔弱疏云文晉

雷也傳主師初又言故杜不引坤為眾為說疏云兌為

眾也傳主師初又言故杜不引坤為眾為說疏云兌為

少也故為柔弱沈欽韓云按說卦兌為眾為說疏云兌為

曰兌剛為柔弱也師初九二一陽為眾為說疏云兌為

謂為天下而民從之今初變九二挽二之權則坤眾散而

為弱矣二為初撓故下云有帥而不從焦循云上坤眾散而

惠說與魚

也二行於五則駁而為強二不行故散為弱也沈焦說

川壅為澤疏證川壅為澤本又作雍說文川害也春秋傳曰

君引傳為難則賈氏本作川壅見雍疏云又多云杜注坎為
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壅注坎象云坎為川虞氏通象受於
孟氏孟易即括傳文焦循云澤故壅為澤也二行於五則通
而不塞塞不行而初來成兌澤故壅為澤也

有律以如己也疏證岳本有律句律謂法已釋於上釋詰

也如己謂自歸本位也杜注如從也五本陽位二宜往者
敗則法從人疏云往是相從之義按傳未及不從意下
丈律竭乃謂不從杜說非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疏證岳本故曰律句杜注竭敗也

能使其下如己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者
則律且竭而敗矣按故曰律乃申以己從律意非謂其
使其下如己志傳氏未達杜意又失己意句讀呂覽音
律注且將也焦循云二不往則五空虛如墮之洞故云

盈而以竭疏證焦循云二先往而後初初來成屯為盈不

夫且不整所以凶也疏證杜注水過天塞不得整流則竭

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為凶

不行之謂臨疏證杜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會然遠義尚有年而可解者如知莊子舉師之臨是也

師二宜進五成比而後同人四來之初成屯則順師

不出而之五而同人四來之初成屯則順師

云不行之謂臨臨大也無不行之義以二不行成臨

就初之不以二明之非釋臨之義也

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疏證焦循云二行之五

之是從帥也初不以二而先來成臨故云有帥而不從

臨孰甚焉

果遇必敗

燕尸之注服云主此禍也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

與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佐之

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與

尸本疏證作言尸主也宋實為難口無非牛後杜注主

此謂尸收說其尸杜所不取疏云按下句云雖見而歸

則謂此尸不當在陳而死師卦有與尸之語其言尸之或

容有此尸但尸字不可不詳故杜若大之按服氏所採本

謂三三體坎次震之二震為長子在師中故帥師也弟子

詳虞氏易有貞沈欽韓謂從大說易多與虞翻合則服

所稱引當有貞字或奪佚也衆惠古云與尸言貞明三

之同人折有按師六三師或與尸凶虞翻云坎為尸為

車多善同人凶為兵為折首失位乘剛無應尸在車

上故與尸凶矣故謂三求義同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

謂二弟子謂三荀爽宋求義同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

于與尸使不當也師六五衆辟飛惠古云震為行以師

互體震言也佐之於元帥以下或說中師卦義義以荀

林父為長子先殺為弟子以師濟初爻為殺以中軍佐濟

也然知莊子謂在師之臨止舉師初爻為殺以中軍佐濟

解荀爽注五處中應二受任帥師當上升五執肥中

謂二升居五乃可化實不謂先殺應六三之弟子也

與尸義為或說則服處不謂先殺應六三之弟子也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韓獻子謂桓子曰疏證杜注獻子韓厥

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疏證洪亮吉云大遜注引作罪

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

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疏證先穀為中軍佐屬猶

曰失屬非傳也

事之不捷惡有所分疏證杜注捷成也

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疏證杜注三軍皆敗則六

林父不能禁止先穀則不如以大敗渡河

師遂濟疏證晉世家將率離心卒渡河鄭世家晉將卒或

楚子北師次于郟疏證即十一年王待諸郟之郟杜注郟

沈尹將中軍疏證杜注沈或作寢寢縣也洪亮吉云郟因

沈尹之

子重

子重將左子反將右疏證

杜注子反公子吳

將飲馬於河而歸疏證

晉世家楚已服鄭欲飲馬於河為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疏證

武億云孟子嬖人城倉者注嬖人愛

夫注十行十人嬖下大夫也又子產謂子南曰子哲上

大夫汝嬖大夫蓋此嬖人當為嬖大夫之屬括武說則

此嬖人亦是嬖大夫其位次於大夫矣潛夫論氏姓

楚伍氏芊姓也古今人表伍作五李富孫云衣二十六

伍舉漢叔教碑作五昭十九年傳使伍奢為之師二十

年傳伍尚歸庸顧十姚並作五杜注參伍奢之祖父

令尹孫叔敖弗欲疏證

呂覽知分孫叔敖教三為令尹而不喜居顧棟高楚令尹表孫叔敖為

令尹始宣五年終宣十八年顧氏謂聞椒殊於宣四年叔敖當為令尹別無顯證其三為令尹除罷之年亦不可考

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疏證不猶非也戰而不獲參之肉其足食乎

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

得食乎疏證

括武億說則伍參為下大夫統千人亦與戰

令尹南轅反旆疏證

杜注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疏證

王應麟因

謂荀林父也問若據云林父從政在本月

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疏證

廣雅釋

愎狠也

愎狠也

其三帥者專行不獲疏證

此總三軍之帥言杜注欲專其

倅所謀杆格也

聽而無上取誰通從疏證

取謂三軍之士也軍士聽命於帥三卿謀不齊一是無上也無

上則不知所從杜預聽于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非傳意

此行也晉師必敗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疏證

晉侯未親行

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疏證

鄭世家楚王還擊晉

次于管以待之疏證

釋文管城管叔所封也管武作管非也即國志河南郡中牟有管城杜注

榮陽京縣東北有管城與漢志合水經注八家溝水自梅山北溪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顧棟高云管城在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北二里

晉師在教部之間疏證

書序仲丁遷於陶殷卒紀琨作微車攻薄狩於于教箋教鄭地今近

榮陽即國志榮陽有教亭劉昭注晉師在教部之間秦立為教倉與鄭君說合水經濟水注濟水又東遷教山北詩所謂薄狩于教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則謂教特音聲之轉洪亮古云國經榮陽有礪礪

晉書劉裕留向彌守碣磧即此按碣磧即教部也洪意以碣當教以碣當部據水經漢水注河水北經碣磧城西北述征記曰碣磧津名也城與津蓋皆以山得名詳與城之書多舉教山而不及部杜注教部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釋文部山名陸以教為山名書傳多有弟明部也方輿紀要教山在鄭州河陰縣志教山沿河入境約二里許縣析置沈欽韓云河陰縣志教山沿河入境約二里許岑巖特起兩岸壁立中僅容輪蹄蓋懷河之門戶也據沈引縣志則教山中有山路部乃故之文山矣江水云部縣是邑名非河陰縣今并入開封府滎澤縣鄭皇戌使如晉師疏證通行本戊作戊非浦鑑云凡人名之戊鄭之皇氏世本無考杜亦無注

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疏證從楚鄭請與楚未有貳心於晉

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疏證驟勝謂圍師久年三月圍鄭六月乃克故曰師老

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疏證楚師也傳承繼也鄭許以

訪晉

臧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樂武子曰疏證杜注武子樂書

楚自克庸以來疏證文十六年傳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疏證馬融論語注討治也

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疏證箋于

曰也民生以下楚君訓國人之辭

心平氣和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疏證勝之以下楚君申儆軍中之辭

杜不釋百克律書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

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是紂有戰伐之事

故引為軍誡書傳亡佚今無以考竹書紀年載紂伐有

訓之以若教蚡冒疏證杜注若教蚡冒皆楚之先君據楚世家若教為蚡冒之祖文十六年

算路藍縷注服云華露柴車素木輅也藍蔓言衣敝壞其

萼藍藍然
 楚世家
 本疏
 疏證
 杜注
 筆路
 柴車
 藍樓
 昭十二年

傳再見楚世家采昭公傳故集解引服義釋之然注例

藍藍然即此年有服注當在是年本疏引服虔云言其縷破

破洪亮吉嚴蔚李貽德皆為昭十二年傳注今移此年

車露路莫皆本與字本以荆竹謂之車故謂單路為柴車則唐本作單疏

以草从竹強以荆竹釋之故取服注柴車之文不謂木

止服本之從華義亦無孝楚世家集解徐廣曰華一

作疑即暴露其車無憾惟屏蔽故謂柴車中車五路

五曰木路。注革路。鞅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至木路則

不輓之以革漆之而已。版以木，路無飾，故曰素木。路猶

禮記集說卷之六十一

無之
學伯
敬真
而未
殊之
胡甘
之進
禮不
懷片
又作
云云
楚胡
無云
錄之
言以
衣日
檻檻
統而

衣謂之褻按然謂縫也壽曾按方言又云凡人貧衣敝

肥為監硯詳服衣敝壞當庫無餘及敎而秩之義李貽

逸云藍藍當是漢時方言按文以狀衣之鮮然也

據疏引服故解縵為縵波縵非古義服注其其指衣之絛者言之

以啟山林疏證方言引傳啟作启昭二十年傳以處草莽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疏證杜注箴誠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生如生於憂患

之生梁履繩云案勤不匱即上年傳節成子所謂能勤有勉也

不可謂驕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我則不德而傲怨於楚我曲楚直疏證杜注微要也

不可謂老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疏證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注

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疏以時楚雖僭號為廣故知餘諸侯兵車并以廣車為之避天子不得以戎路也括鄭君注及疏說諸侯不得有戎路但有廣車楚雖僭王用廣車顧失武云其君之戎謂戎車是也二廣杜注謂君之親兵傳遞云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曰二廣

其君之戎卒偏之兩國服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為卒

廣有一卒為承也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

一卒為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大司或解云

兩屬於偏云卒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本疏證五乘為

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

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惠棟

云案禮說言杜氏據司馬法以釋偏兩之法司馬根其

不合當以服虔之說洪亮吉云杜注括司馬法與周制

不合當以服虔之說洪亮吉云杜注括司馬法與周制

不合當以服虔之說洪亮吉云杜注括司馬法與周制

不合當以服虔之說洪亮吉云杜注括司馬法與周制

不合當以服虔之說洪亮吉云杜注括司馬法與周制

為廣事
訓杜氏謂以
二十五人為
乃是小訓卒

卒偏之兩言卒指杜意偏即廣耳疏謂卒之外有十五
乘之偏更不分明謂之蛇詞足句或可也卒不與之
例若如疏說則傳之成辭蛇詞耳又引新煒云兩廣之
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從之
兵法十五乘為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
此為偏家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
之此蛇說當是述義語其謂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
五人從之即杜注二十五人為承副之說由義語不知
釋何家注疏所引或解兩偏之外則仍與服說同炫或誤會也或
或解未別兩於偏之外則仍與服說同炫或誤會也或
解兩偏於偏知兩即偏中之人猶慮讀者不明又申之
云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可謂昭將之至疏牽於杜
說乃云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為兩語意茫昧
人駁之云按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宜又是兩
家之卒沈彤云卒偏之兩謂卒為偏法之兩也兩之一
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又卒偏之兩者分其一卒為偏
法之兩者四也偏兩之一則一偏四兩中之一也兩字
皆指法不指數故此處文義當云廣別有一卒一卒又
四分之為偏法之兩如此而已非謂一卒外有二十五
人之兩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與桓五年鄭魚麗之陣
先偏後伍承彌縫者數雖異而法同彼云先偏後伍
則此云先廣後兩也彼云伍伍承彌縫則此兩承彌縫也
陳用之禮書云先偏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
偏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以待變亦以為一法也按

沈說可解疏引兩之一卒之疑其駁杜說卒之外有二
十五人尤為歸確惟未括服注五十人為偏之義故釋
偏仍用杜說既謂偏是法非數因謂兩亦指法不指數
杜謂二十五人為兩則以兩為數杜與服同於服杜兩
無所據矣且所云一卒四分之二為偏法之兩既云四
非數乎謂與先偏後伍數異法同非以數推較乎沈說
與服義合惟準於偏之非數致前後說小有矛盾也李
貽德云卒百人外復有偏五十五人偏外復有兩二十五
人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七十五人從之其說甚誤又云
必云卒偏之兩者猶文十一年傳皇父之二子死焉以
之為與也則深得服義與或解尤合卒偏之兩謂卒之
中有偏與兩之制耳傳義非隱與誤於杜注致多糾紛
之訓為與見賈氏文十一年注服虔亦云賈君近之至
引之據成十六年潘允黨復三十三年中鮮虞之傅摯
二之字亦訓與詳彼傳疏證此左右廣每廣用卒百人
乃戰陳臨時所制不能與出軍之人數合知然者孔于
用居冢富不過百乘疏諸侯或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
車一來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
人為伍五伍為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
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過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
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一車步卒七十二人
梁燠絕謂禮疏說出賦乃畿外邦國法與畿內異則出
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特也牧誓序疏視
禮疏為詳疏云千夫長百夫長不足則徵兵千邦國則司馬法

六十士三四人步卒七十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陣之法則
依六卿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一卒卒偏之兩非直軍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南六廣有
會車之伍鄭云車亦有卒伍疏引鄭說見司右合其車
之卒伍彼疏引此傳釋之又引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備
以百二十五乘為伍注伍重故百二十乘是其車之卒
伍也六卿法者謂伍當比兩當閭卒當旅旅當黨黨所當
州軍當卿以家出一人料算之也恬書疏則楚廣止是
在王左右之兵車其全軍之兵車數亦用卒偏兩伍之
制故云謂車數亦然比如有車百乘則亦分為五十再
分為二十五五二十五之中又分為五使各有統攝若然
則五乘為伍司馬法謂一百二十五乘為偏以服注五十為偏例
秋以後軍制其稱二十五乘為偏
之亦不合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疏證

杜無注後云右廣雞鳴而駕日
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按

此釋駕車暇備也為宗健云五經要義昏開也日入後
三刻為昏

內官序當其夜疏證

釋文一本作序當其次李富孫云案
杜注序次也則作其次與上序字義

複沈欽韓云內官若中射之士見韓非子邵寶云若今宿直特持更也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疏證杜注師叔清心為楚人所崇貴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

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疏證勸我謂鄭

卜卜筮疏云猶人謀筮看卦善惡而卜其去之與否也

鄭不可從

趙同趙括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

克敵得屬疏證杜注得屬服鄭

又何俟必從彘子

知季曰原屏谷之徒也疏證杜注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

季謂彘子雖免而歸必有大本原屏從彘子說主戰

趙莊子曰樂伯善哉疏證杜注莊子趙朔樂伯武子

實其言必長晉國疏證杜注實猶充也言樂書之身行能

聲云杜讀長少之長謂執國按云晉國長長安也按朱說

楚少宰如晉師疏證杜注少宰官名

同話

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疏證杜注閔憂也按楚莊王為

十二年而卒莊王立三十一年乃卒則莊王即位年甚故曰少遭閔凶謂無文德也

聞二先君出入此行也疏證杜注二先君楚成王穆王疏

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自是以後復從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出入此行唯成穆耳今之莊王成王孫穆王于出入此行猶往來於鄭按行指軍行也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

二三子毋淹久疏證杜注淹留也

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父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

王命疏證

文侯名仇穆侯小太子年表晉穆侯二十七年

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仇

攻殺殤叔立為文侯殤叔四年當周幽王之元年文侯蓋

一年當周平王之元年亦鄭武公滑突之元年文侯蓋

令鄭不率疏證

杜注率遵也

寡君使羣王問諸鄭

蓋侯人

豈敢辱侯人疏證

侯人若有力致則率而致於朝及師送

陳與許疏云序官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彼王

敢拜君命之辱

臧子以為諂

使趙括從而更之曰疏證臧子以趙括主戰與已同故改

行人失辭疏證士會上軍將蓋攝行人之官如楚軍也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疏證杜注遷徙也沈欽韓言欲遷退楚師之迹無在於鄭遷或當作迂玉篇迂且堅切行近也佩鵠解正曰集韻●撫謂之迂一曰伺候也進也表也言使羣臣候視大國之迹猶在鄭否字與遷別後人疑迂為遷改之按沈說遷是也杜謂徙迹非使命之詞

曰無辟敵羣臣無逃命所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疏證楚師止書三軍挑戰則軍帥不親行三千軍大夫之屬矣環人棠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鄭

未釋致字義從漢書荀武傳振與或議欲遷許以致致紹師注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則致晉師謂使晉師至也魏志陳留王紀詔曰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客晉書蔡豹傳尚書令刁協奏曰書云實致人而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壘固壁則以守城為致師與傳言挑戰具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服云兩飾也掉正也

鄭康成引兩為柄注環人舊說柄猶飾也掉猶正也疏環人

疏證杜用服義以御下車故車左代御執轡兩掉杜用

為然也惠棟云鄭康成引作柄徐仙民曰兩或作柄按此則兩本柄字故服注引古文省故作兩耶實以為掉兩馬之鞅非也宋惠棟引作柄即括環人注徐仙民音見釋文亦云飾也禮疏引舊說作柄則服本或與鄭同釋文誤本柄作柄玉篇柄引舊說作柄則服本或然說文無柄字集韻柄整飾也用服義說文飾也釋名釋言語飾杖也針人飾其牛柱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本疏謂隨宜刷刺是也年貽德云掉為正者正即整說文整以正正亦聲整亦同候故報旅亦曰整敬文選西京賦振天雕薛注振整理也按隋書虞世基傳陳主

嘗于幕府山校獵今世基作講武賦于坐奏之曰或倅
鞅而直指或交綏而弗傷則倅倅鞅而還謂正鞅而出
又還於軍也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戟執倅而還注舊說死者

取左耳曰截生者曰倅執取之疏人疏證釋站職獲也

古田一應百語

攸賊安安傳不服者殺而棄其左耳曰截杜注折戟斷
耳用舊說舊說本毛傳杜不釋倅則不謂截倅有死生
之別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伐國取人曰倅則賈君
以倅為生者也文倅因也泮水在泮縣縣在泮
泉因倅因拘也陳奐詩疏此因訓拘者因與截對文截
謂已死因謂生者生拘之間其辭也如陳說則截倅亦
對文

皆行其所聞而復注舊說云皆行其所聞之事而後反人

疏疏證環人注引倅復下有之杜無注據舊說則復猶

言有致師法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疏證三人致師蓋一時事已反其軍

火攻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疏證）以晉人從左右來故左右射

角不能進

矢一而已（疏證）讀本矢盡餘一矢

麋與於射（前）麋麗宛（注）服云麗著也宛背之隆高當心者（疏證）本

疏證杜用服義廣雅麗著也王念孫云麗者附之著

疏證也說文麗草木相附麗土而生也字通作麗亦作

離本疏謂適之形背高而前後下此射麋麗宛謂著其

處但猶不知其射法之精也北史斛律光傳美及光

並工時射每日今出田還即數所獲光復少必適達此

美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美或被掩人問其故

云時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去

矣聞者服其言詳先傳義凡獵獸必俯射故以中背為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疏證）癸遂樂伯故云當

下車奉康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敗膳諸從者〔疏證〕獸人夏獻

六月云非時者以有戰事非田獵時獸人不獻禽也與下獸人不給於鮮意同膳羞也

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疏證〕止之

其軍士也杜注止不復逐焦循云既之言盡也承上其左其右言之其右善射宜免其右有辭亦宜免故盡免之也既免二字鮑癸止其眾之言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注〕服虔以為犇子〔疏證〕杜注錡魏

說疏云世本以為魯孫世本多誤未必然也杜又云欲為公族大夫

而怒欲敗晉師

請致師弗許請戰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及焚澤〔疏證〕杜注以黨為虺子焚即榮也地

德入河軼出榮陽北地中宋武德屬河內郡又河南郡

榮陽云有狼溝渠首受汴東南至陳入潁注師古曰汴

本汴水字帖禹貢導沔水出河東垣縣東又云又南當犇

澤得水經濟水注濟水出河東垣縣東又云又南當犇

主始行

縣北入於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
縣北之東至滎陽縣東南與濟水合是濟水在滎
陽北境轉流而東乃為滎澤滎澤實有在滎陽之東
志云滎陽故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今治與隋治
在其東北故此澤舊在滎陽縣東隋唐至今則在滎
澤南也自東漢時已塞為平地故周經里數志家其
言之今滎澤南有相傳為古滎澤即此也案胡說是
也滎澤今屬河南開封府分滎陽城地置縣江水云
滎澤今屬河南開封府分滎陽城地置縣江水云

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玃****證** 玃為潘黨逐見麋射而獻之

傳詳其事不謂視樂伯有優絀杜注見六傳內言其不
不如楚非傳意頗反顧止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疏證** 獸人掌野田獸
某氏傳為獸新段曰

鮮杜注同

敢獻于從者

叔黨命去之**疏證** 杜注叔黨潘黨

趙旃求卿未得疏證杜注旃趙穿子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

請挑戰弗許疏證杜無注惠棟云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

挑也二可保中廣為也
挑也挑也挑也挑也挑也
挑也挑也挑也挑也挑也
挑也挑也挑也挑也挑也

求戰古謂之致師惠棟所引見漢書高帝紀注李薛說不
同薛釋挑也楚必挑戰以廣民心注挑皆求戰以廣大民
心示不懼也楚策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則挑戰亦成
軍以出與致師以一乘往者不同其謂獨戰為挑戰蓋
楚漢之際書矣

請召盟許之疏證召楚而為盟也

與魏錡皆命而往疏證杜注魏子卻克傳已稱錡為潘黨

卻獻子曰二憾往矣疏證杜注魏子卻克通本本憾作憾

本憾古憾字南史武陵王紀傳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
史不得紀以為潼州刺史二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
得以為沙州刺史

弗備必敗

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

師無成命多備何爲疏證成猶一成不易之成

士季曰備之善

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注賈云乘陵也注國語

疏證杜注乘猶登也與賈異惠棟云陵亦侵也洪亮吉

不如備之

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疏證此當出古諸侯相見

之制無改

彘子不可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疏證士季上軍將故使

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水經濟濟水注礫石谿水出潁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流厯敖山南春秋晉楚之戰設覆於

教前教山已釋於教部之閒

故上軍不敗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疏證」據使其徒

各有所統顧炎武云傳因士季語竟言之

潘黨既逐魏錡

「疏證」

杜注言魏錡見逐而退棠錡之退晉

趙旃夜至於楚軍

「疏證」

錡已逐不得達命故惟明旃至楚

不相隨趙旃以後至非也

席

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疏證」

杜注布席坐亦無所畏

達召盟之命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

「疏證」

此卽上稱楚君之戎

各十五乘與偏法無涉傳聚云兵法十五乘爲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蓋用杜注卒偏之兩義非傳義上疏證已具

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疏證「疏證」典路與其用說注鄭司農

雞鳴而駕日中而說此注注化台也用先鄭義猶上稱以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疏證「疏證」猶上解以至於昏也

許偃御右廣餐由基為右疏證班固東都賦田作游注游

其幸富孫云詩風使基命宥案孔子問淮南說山訓基作

徙省通案淮南注由其楚王之且養姓周策注亦云養

姓山基名楚之善射人也水經汝水注引京相璠云襄

成郊縣西南有養水由基之邑梁履繩云昭三十年楚

逆吳公子使居養疑由基即食邑於此故以邑為氏襄

十三年稱養叔即其字梁氏蓋括京相說與高誘以為

養姓與

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疏證杜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疏證乙卯即趙旃至楚軍之夜

讀本楚王追趙旃時為日入乘左廣

趙旃棄車而走林疏證讀本趙旃以昏時走

屈蕩搏之得其甲裳疏證考工記疏引傳得作棄杜注下

甲介鎧也王念孫云釋名鎧猶垣也壘堅重之言也或

謂之甲似物有乎甲以自禦也凡甲聚衆私為之謂之

旅上旅為衣下旅為裳考工記函人云櫜其下旅而重

各一宜十二年左傳云得其甲裳按王氏聚私為旅義

本考工記疏云以札衆多故言旅隋書虞世基傳世

基作講武賦曰中小枝於戰及微躡札於甲裳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注舊注魏錡趙旃御覽七百七

使輶車逆之注服云輶車屯守之車本疏證車僕五戎無

兵車也杜用許說疏云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

輶車消十五乘甲兵備甲兵從之是兵車明矣疏疑版

屯守說非然詳服意亦以輶車為兵車但是守車非戰

車耳李貽德云服以字以屯故云屯守之車以指事之

義文選東都賦陳師按屯注臣瓚引律說勒民而守曰

潘黨望其塵疏證惠棟云孫子行軍篇塵高而銳者車乘

輶車之塵

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疏證黨使人告楚王於左廣

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疏證引詩六月文傳云元戎先良也夏后氏鉤

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鉤車

鉤擊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

敗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與同未聞陳兵詩疏史記三

王世家裴綱集解引韓詩章句元戎謂兵車也車有

大戎十乘謂車殿輪馬被甲衝扼之上畫有鉞戟名曰

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敗敵家之行伍也箋云先前啓

突敵陳之前行鄭從韓詩義按杜注元戎戎車在前也

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

余用鄭義陳氏明鄭用韓詩詳傳以元戎為先良良即

邁鋒韓蒧與毛同傳楊先為先人謂先敵而敗突之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疏證杜注奪敵戰心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疏證之乘猶陵也如晉人乘我

桓子不知所為

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

中軍下軍事舟䟽證

江永云今按水經注爭舟之處在今北卷縣故城在今懷慶原武縣北

舟中之指可掬也䟽證

說文在手曰掬非許義晉世家晉軍敗走河爭度

从舟杜注兩手曰掬非許義晉世家晉軍敗走河爭度

晉師右移上軍未動䟽證

杜注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左中軍

在中下軍在右言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者皆移唯上軍未動疏釋右移杜注為分明

工尹齊將右拒以逐下軍䟽證

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宋

哲作矩之木右矩為方陳也此時晉中軍下軍已敗謂下軍者以右移者言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䟽證

杜注二子楚大夫

陵縣有上唐鄉故唐國杜注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

唐楚之屬按晉世家周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

滅唐索隱唐平亮後封在夏墟及成王滅唐之後乃分

徒之於許邱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據傳宜傳數此唐

患唐氏之疏也地理志南陽郡唐縣有上唐鄉故

唐國杜注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與班志小異江

永云今按晉義陽安昌縣今河南南陽府鎮縣也又今

南陽府唐縣本唐之唐州蓋亦古之唐州按江說走也

漢志春陵今襄陽縣一統志故唐城在德安府隨州西北九十五里唐侯景今湖北之隨州河南之新鄧皆古唐國也

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

然楚不克君之羞也

敗藉君靈以濟楚師疏證服云藉借也

漢書

注疏證藉猶

假借也用假說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疏證

車僕注引傳率作帥游作辟

惠棟云游闕游軍闕車也外傳曰戎軍待游軍之製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倖惠氏以游闕為兩種車其引外傳見齊語彼注云游車游戲車韋義他無所證車不可蒙游戲之名疑其不然蓋游軍猶今游擊之師臨陣有旗於以濟正軍之不足故名游闕也杜注用周禮闕車義沈欽韓云闕車僕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六韜軍用篇大扶等所車三十六乘堽邲武士共載可以擊敵橫敗強敵沈氏謂游闕即闕車是也晉書載記呂光傳光伐通涼諸將咸欲每營結陣索兵以距之光曰彼取我旁恐又相連勢分力散非良策也于是還營相接陣為

鈞之法精騎為游軍領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亦

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疏證從猶逐也

駒伯曰待諸乎疏證杜注駒伯卻克上軍佐也息棟云卻

父於軍耶陵之戰范句從文子於軍此其證洪亮吉云此亦不必遠引即此傳知瑩知莊子之子從其父在軍為楚所獲又逢大夫與其二子乘皆足顯證杜氏以為即克疏矣王引之云待諸者禦之也時上軍未動故卻克欲禦楚師魯語帥大儼以懼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假何力以待之韋注並曰待禦也按王氏釋待諸是也其謂駒伯即卻克仍沿杜注之誤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疏證杜注萃集也

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疏

證王引之云士會以寡不敢眾故收兵而退也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疏證戶之各本作尸之非

嘉傳注文進范莊宗宦者傳論注引並作戶錢大昕跋宋仁仲校刻左傳卒云家藏這照九經及長平游御史

本中箱小年俱作戶字惠棟云周雅戶止也昭十七年傳也民無淫是古皆訓戶為止也清熙正義亦云作戶也洪亮吉云戶處通用沈欽韓云蘇轍樂城集次子驥石之新詩亦引此傳戶之可知宋本不誤也顧炎武云古人之字戶之人謂之戶者收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解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關兄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收前文洪案宋書沈文舉傳父處之為景和所殺兵杖闔宅收捕諸子文揮曰杜馳馬去收者不收戶遂得免亦以戶為止義壽曾曰杜注戶止用小爾雅義壽說文繫傳臣部引作處則宋又有作處之本與昭十七年傳處民字同處止為義戶為處省門戶之戶引申義止說文戶處也宋牧聲云所以限限故轉而訓止非

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疏證文選宜者傳論注引作必以人思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疏證終言之也乘左得勝故疏云枉謂里車尚左故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疏證杜注廣兵車杜謂晉之兵車亦名廣也疏云下云按旆投

衡蓋是晉人在軍之前載旂之車說文舉下引隊作墜
釋為廣車陷則賈古本作墜墜本時晉敗軍有廣車墜
陷者

楚人基之

疏證

惠棟云說文引作楚人非之云舉也黃穎

杜氏所據本與許所始不同傳遜謂楚人將毒害之而
晉人乃脫局按旂投而武從傳說引定四年管蔡啟
者也此傳遜說所出顧炎武從傳說引定四年管蔡啟
或基聞王室為證顧棟高云基字當從說文作毒字解
皆不知舊本傳文是弁非基也若審是毒害義則下不
如大國數奔之說意何取乎許君所見本既作楚人弁
之賈若本亦當然黃穎說蓋出左氏先師矣沈欽韓云
玉篇收部弁渠記渠其二切舉也亦用許君訓杜注基
教也本小亦推疏云脫局投旂皆是教人之語知基為
教也詳疏意則杜訓基為教以意言非用舊說顧棟高
謂兩軍相敵無教教人出險之理是也然詳黃穎說則
楚人助晉人舉其車但無口語杜氏以舊說有助舉車
遂謂脫局投旂皆楚人教之朱駿聲云基讀為誌
亦不察基為誤字

脫局

注

服云局橫木

校輪開一曰車前橫木也

釋文疏證

本疏疏證

杜注車上兵蘭流引說注云局橫木有橫木投於輪間
一日局車前有橫木係文單行本投於作校我長今從之

游記以元

注疏本引釋文作投輪間亦誤沈欽韓云士昏禮注局
 所以此下典張所西京賦旗不脫局薛綜注局所以止旗
 然此下有投飾投衡之事則脫局不併為櫛木也服云
 輪間橫木是也此氏取薛綜止旗之說本疏正據之
 以訖杜注兵蘭義謂服注各以意言皆無明證又云杜
 云兵蘭義橫木車前以約車上兵器慮其落也陳坑則
 橫木有礙故不能進則杜注蓋取服注後一說也疏未
 分析竟若杜自為說沈氏亦缺引服注之例凡稱一曰
 多廣與開服義仍主橫木投輪也曲禮入戶奉局注奉
 局敬也鄭君不釋局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
 謂體有鼎局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
 稱局則關鼎關戶之木皆謂之局以木橫持門戶也又云
 沈氏引鼎局為證是也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又云
 橫間木也此校輪之木與人等職未詳雜記叔孫武叔
 朝見輪人以杖其杖關而輪者種族其用杖則關寂
 當有木服言投輪即關而輪也小雅父也蓋災午之義
 少進馬還又基之疏證杜注還便旋不進文洪案存亦當
 拔飾投衡乃出疏證黃承吉云杜解拔飾投衡上謂拔
 使便臥衡上則飾愈備掩通為首勢更阻於帆風豈能
 反便登陀茲拔飾投衡自是兩事謂拔去飾又拔去衡
 投者投之車外與後飾衡互文拔者亦投投者亦投去此
 兩物於車外則車輕易傾乃可得出車陷而不能進正

須多人助力移舉車上機礙重物以為釋卸輕便之地
即今道路陷車之情狀或謂衡既投去何從縛轅按皇
侃論語疏云即時車轅用曲木駕于牛軀仍縛兩頭
著兩轅古時先取一橫木以駕牛軀是則無橫木時
亦不自轅上皇侃又引鄭注云軼穿轅端著之軼因
軼故是時雖去衡而軼逆著於轅俟既出然後復衡耳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疏證讀本舉車出陷此楚之
晉乃反諸之曰出陷多智大目數數奔也乃如此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疏證范照蔡云二人名
趙左廣奔還晉軍時事故下云以他馬反也

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疏證旃入楚軍後已
傳欲明達大夫二子死事故再及

逢大夫與其二子乘疏證杜注逢氏
謂其二子無顧

顧曰趙使在後疏證惠棟云使與史同見無極山碑此史

文字云使與史同見春秋傳按說文史老也孟子趙注史長老之稱猶父也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疏證杜注無注殺梁僖三十三年

授趙旃綏以免疏證車乘載重則不能馳故下其子而授

明日以表尸之疏證表所必尸我於此注表標也杜注凡

皆重獲於木下疏證大車祇自重分傳重猶果也杜注凡

言得也謂二千皆得在木下加其重字明其尸

相果若曰皆得之而重在木下云皆重獲於木木下古

人局文之得也正義以獲為被殺之名非按

楚熊負羈囚知瑩疏證杜注負羈楚大夫知瑩知莊子之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疏證杜注族家兵反還戰朱駿聲云

中軍公族成十六年傳中軍王族同介僖云族者部屬

也字從於從夫於所以指麾也夫所自衛也楚語曰皆

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曰族部屬也此說得之文二

借字凡親屬字皆當作屬今相承作族部族皆當作族

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疏證杜注武子魏錡洪亮吉

傳十六年傳秋侵晉取孤厨杜注平陽臨汾縣西北有
孤谷亭則厨又別一地可知彼注云孤厨受鐸昆都晉
三色亦以意定之或不止三也

每村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注服云敢好箭既夕疏證廣

抽拔也惠棟云既夕注古文敢作驕漢書見錯傳云材官
發矢道同的如滴曰驕矢也小顏曰驕謂善夫左氏傳
作敢字其音同牛則知古敢字作驕校勘記云驕自是
假借字敢正字文洪案既夕禮云御以蒲敢鄭注云蒲
敢牡蒲莖也賈公彦云括左氏傳蒲非直得簞馬亦為
大幹是鄭以敢為大幹如蒲依鄭說非也服鄭義同服
注凡既夕禮卑孰本所引毛本作杜注下蒲注同杜又
云房符舍

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注服云蒲楊柳可以為箭

既夕疏證杜注用服說此欽韓云楊之水筭蒲柳陸璣疏
記注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曰
董澤之蒲可將既中於鄭注云牡蒲者赤楊也其幹凡

堅直者沈引鄭說見既夕注揚之水傳云蒲草名陸璣疏以為似柳則亦以為草名惟服氏與鄭君合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舊注董澤名在河東聞喜縣御覽

二疏證郡國志河東郡聞喜有董池皮古董澤與舊注十疏證同頭陳云今山西絳州聞喜縣東北三十五

里有董氏陂中產楊柳可以為箭又名秦龍池即禹封董氏秦龍之所也據頤說則蒲為楊柳葉以今地目驗者

知之與鄭君說合葉陰禮遠志西樓有蒲瀨水叢生一幹葉如柳而皮不迥尋丈用以作箭不矧作而堅左氏

傳所謂道澤之蒲是也葉氏所以稱蓋非蒲而強名為蒲地壤又所不足證董澤本疏云董澤不可舉者謂之不

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其事疏說可勝意不誤其謂既為盡則用杜注葉廣雅既投也今本作

孫云玉篇既取也許氣切列召南探有梅傾筐投之今本作雙毛傳既取也宣十二年左傳董澤之蒲不可勝既乎杜預

注既取也按既亦與既通言董澤之蒲不可勝既取也洪亮吉云此既既古字同王氏洪氏皆謂既當訓取則石勝

既乎猶言不勝取也杜就既本字訓為盡非胡謂云董澤之蒲中天牛馬時在旬服故無貢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疏證謂知瑩

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疏證楚語注連尹楚官名洪亮吉云連楚城名襄老

當為此北之尹故以官稱之也楚語有雲連徒洲漢書地理志長沙國連輝唐時為連州

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疏證晉語獲楚公子穀臣與

羽知莊子之子瑩之字也據外傳則知瑩以戰時逃歸可補傳闕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疏證楚世家鄭新附

楚攻晉邲世家亦云邲反助楚傳文不具

宵濟亦終夜有聲疏證杜注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顧史武

丙辰楚重至於邲疏證杜注言其軍器無復部伍杜解物

至於邲也沈欽韓云曹操孫子注革車重車也杜牧曰革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按軍行輜重所謂與軍

孫子軍中篇委軍而爭利則輜重相射燎子所謂與軍

遂次于衡雍疏證楚世家晉救邲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

河上沈欽韓云韓非子莊王既勝鄭世家楚大破晉軍於

穽水水自河出為邲邲晉邲爾雅正義楚莊之河雍也

濟楚莊出之河即是處也馬宋桂云街雍在卷阿縣故鄆
元云祀于河在卷縣也案卷縣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
縣北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疏證不敬取其解脫築武軍封以為

大茂于是乎有京觀以懲強惡乃者反虜程義詐逆作
亂于東而此竹竿趙明霍洪造逆西土進武將征討
成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淮陽結姦無鹽殄戮于周
趙明依阻樞里環從霍洪負倚藍屋芒竹或用破辟止
有餘類其收反虜逆賊之醜醜聚之通路之旁漢陽無
以爲大辱薦樹之棘建衣木高丈六尺書曰反虜逆賊
醜醜在所長吏常曰秋值行勿令壞敗呂德涵惡焉括
并召書其祭武軍封當米劉故說京觀即在武軍之上
也杜注築軍營以車武功分武觀軍京觀為二非古義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疏證杜注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耶也觀謂如閼形也軍書之亦曰京呂覽不廣篇齊攻
原邱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
元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走淮南覽冥剗掘
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東則京觀亦可上稱京掘杜
注謂其積尸封土淮南謂掘墳墓揚人骸者廣唐太宗
今諸州剗剗京觀詔云車葉馳就恃力肆威鋒刃之下

志情蕭然血流漂杵方稱快意尸如亂麻自以為武露
微封土多崇京觀徒見安忍之心未宏掩骸之禮靜言
念此州數良深但是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刻
削加土為墳掩骸枯朽勿令暴露是京觀之志制露骸
封土也杜注未盡其義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

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文止戈為武疏證

杜注文宇說文武楚莊王曰夫武定

二年傳文此昭昭楚莊王以解武義莊王曰夫文止戈
為武會頤所造古文也祇取定功戡兵者以合於止戈
之義也文之會意已明故不從止戈案段以武為會意
字者許君序云會意者比類合誼呂氏指攝武信是也
段氏又云凡會意之字曰从人言曰从止戈人言止戈
皆稱人成文按漢書武五子傳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
武聖人以武集乳整乳止息干戈非呂為戡而與縱之
也全據此傳義以武為倉頡書當是左氏舊說晉書都
說傳說對策曰止戈而武義實在文惟任賢然後無患
耳蓋取得集乳義為說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千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

夏承王保之疏證

詩功成乃作此傳言武王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世頌
追為作頌頌其克商之功非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世頌
周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括疏說則周語引此云
追頌武王克商之事後漢書所行之此三家詩其說書序武
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遺而行之此即韓詩章句謂美
王伐殷往伐歸歐議其政事歸歐即歸韓與詩序合周語
引此頌與內傳同注我則也干盾也樂輻也言天下已
定聚然其干戈輻藏其弓矢示不復用懿美也陳其功于
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其德故陳其功于
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信也信哉武王能保此
是夏之美也按章注戢聚樂輻夏大也用毛傳說則懿
是肆陳允信用鄭箋說杜用章義惟訓肆為遂與鄭箋
遂陳允詩疏云見天有成命傳肆固也凡肆字亦當訓
為周時是于時于是也宣十二年左傳夫武樂暴戢兵
保大又云暴而不戢安能保大周語使務利而避害懷
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即永王保之論即肆於
時夏故傳訓夏為大正本內外傳說又鹽鐵論倫肆篇
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
聖人法之厭而不臨其下亦引此詩陽典楊通久長亦
保世大之意此皆西京舊說宋夏為樂章章用鄭箋說
傳止刻夏為大此傳箋異者杜云故遂大而信王保天
下亦不取鄭箋樂章義又箋云王巡狩而天下咸服兵

不復用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據傳武王克商作頌之說

又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疏證周頌武文疏云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

之句也據下引卷三為武之三章祖六為武之六章則此武為武之卒章此明疏云終章之句未詳傳者致也又云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受者老也與毛異

其三曰銷時繹思我祖惟求定疏證周頌資文合今通行本惟作維校勘記云

按引詩占多從小今依宋本杜注其三三篇詩鋪作敷廣雅鋪布也等六款猶偏也則敷亦訓布毛傳鮮陳也杜用毛義又云時是也思李富孫云釋文敷鋪徐音敷聲近字通毛傳鮮陳也杜用毛義又云時是也思解也箋謂是是文王之詩杜用其訓陳與詩疏云傳云解陳者陳讀如陳鈔所引之陳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與序言鈔予善人合祖往也往伐殷也定安也與武者定爾功之定義同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疏證周頌桓文杜注其六六篇詩

字當從毛詩作婁今詩亦有作屢者俗作之洪亮吉云毛詩漢書皆以婁為屢箋云綏安也婁亟也綏安釋詁丈杜以為婁為數武王數致豐年陰陽和也與傳和眾豐無道安天下則必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與傳和眾豐

卷

夫武集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

疏證此杜注

財義合杜人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樂
歌之次第疏云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故
為疑討蓋楚樂歌之次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別為
次第劉炫以為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詩鋪時輝
思第六引詩萬邦今刑定知非者此傳若是舊文及傳
家敘事容可言楚子第三引鋪時輝思第六引續萬邦
此既引楚子之言明知先有三六之語故楚子引之件
有其三其六若楚子始第三引詩第六引詩豈得自言
其三曰其六曰劉以其三其六為楚子引詩次第以規
杜過何辟之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篇次
不同杜云仲尼未刑定此亦不同而同云楚樂歌之次
者襄二十九年雖少有第篇次不同而略不甚亦越故
云仲尼未刑定以前此之三六與詩次不同故云楚樂
歌之第今周頌篇次桓第八賁第九也按疏駁炫說楚
也沈文何亦難炫而從杜楚樂歌說胡承珙毛詩後漢
云杜謂楚樂歌次第亦未必然楚子明官克商作頌自
必用當時周頌之次其與後世不同不必推及未刑定
以前即如左正義引沈氏難云今周頌篇次桓第八賁
第九而周頌譜疏所次則桓任二十九賁在三十是六
朝篇次又與鄭譜不同況木經泰火時乎所可與頌論
難與精悉者也詳胡氏意則三六是當時周頌之次洪
亮吉云梁履繩謂此蓋未經孔子刪定似為得之

七德疏我干戈紫乃大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
者定而功定功也我徂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眾也履
屢豐年豐財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疏證杜注者之篇章使子孫不忘疏

然者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劉炫
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為
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過非也按無忘其章即詩不
忘不忘率由舊章義炫謂章明功業是也原不謂京觀
武功疏服非即炫云詳玩上下文義光伯解義自確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疏證暴

謂京觀釋文本或作暴與下暴別

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

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

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疏證危也杜

注兵動則年荒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何以示子孫

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疏證杜注祀先君告戰勝疏云

以遵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為先君宮為此還
主作宮於此祀之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典於牧室亦是新作室而與祭也據疏說則楚
以遵廟主行諸侯五廟若用左氏兄弟其昭穆義當莊
王得祀武王文王堵敖成王穆王其蚡冒以上已在還
主之列疏引曾子問無還主奉祖稱義未合

武非吾功也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注大魚喻

不義吞食小國御覽三百疏證杜注鯨鯢大魚名以喻

御覽所引小異御覽引注不出鯨鯢字與杜注在以懲
淫愿下不同故定為舊注說文鯨鯢海大魚也春秋傳曰
取其鯨鯢或从京則賈君本作鯨鯢與今本異漢書薛
宜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小顏云鯨古鯨字
王莽傳莽下詔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築武軍封以
為大戮字亦作鯨王莽傳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築武軍封以

覽其訓鯨魚死而彗星出注鯨魚大魚長數里死於海
邊眾經音義引許慎注淮南子注鯨魚之所改矣五經文字
同疑淮南子作鯨魚許注皆後人所改矣五經文字
並收鯨鯢二字注云同廣雅釋魚鮪鮪也本疏引裴淵
廣州記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鮪北周書庾信傳哀
江南賦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為象為橈皆用小國鯨鯢三
訓杜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鯨鯢三
百三十五引注大魚有鯢不義吞食小國與杜注小異或
楚舊注程義傳注師古曰鯨鯢大魚為害者也呂氏
人之勇桀者與杜注義又不同荀子王霸篇身死國亡
為天下大戮特也注引此傳大戮為證則鯨鯢喻不義
之人通古注言之非盡忠死鯨鯢杜無注程義傳注師古曰
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疏證杜創人也慝惡也
今罪無所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

又可以為京觀乎疏證通行本可作何宋本洪亮吉云

可其从人者則為僭何之何此傳可字當訓作何本單作
竟改為何又誤校勘云記云石經無觀字後旁增爾雅
疏引亦說宋本觀可省為京見上疏證又以為京乎
或疑古本無如此宋本有觀

祀于河疏證

謂祀所雍之河

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注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本疏

杜注無注疏引服說又云此石制引楚師入鄭按疏本證得服意服謂石制入楚師言其國可圖故云使楚師來入鄭楚師未與而謀已泄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疏證本疏將分鄭國以平與楚

卒未鄭殺僕叔及子服疏證杜注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

古字通襄公三十一年左傳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馬定公九年皆幘而衣狸製衣公二十七年成子衣製杖戈然則製衣服之通稱也

君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疏證杜注言恃人

之亂以要利

詩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疏證引詩小雅四月

文傳離憂療病適之也箋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之所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歸之於亂疏宜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仍云歸于怙亂者是之歸於亂也據彼疏說鄭君箋即用傳歸於怙亂義疏引傳脫夫字杜注訓爰為於不云言亂憂病於何所歸乎與傳箋義皆不合

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疏證晉世家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之今桓子將軍師敗故請死

晉侯欲許之

士貞子諫曰不可疏證杜注貞子士渥濁說范尊賢作士會之辭史公采異說也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疏證事見唐二十八年夏四月事也彼傳云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憂而喜乎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疏證〕杜注歇盡也

困獸猶鬪況國相乎〔疏證〕淮南齊俗訓獸窮則羣時子玉

之詞傳二十八年傳未及此傳互補

又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疏證〕十傳二

年傳得臣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大司馬已釋於彼傳惟文十年傳謂子玉自殺此稱楚殺子玉者傳謂楚成止子玉之入雖自殺意由楚成也晉世家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文公乃喜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疏證〕杜注成王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疏證〕杜注警戒也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而不競乎〔疏證〕殺林父

再勝晉世家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

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疏證〕杜注無注洪亮言云孝經有此二言當屬古

語按二語見事君章鄭注已佚聖治章進退可度釋文引鄭注難進而盡忠易退以補過蓋以進思為服官時退思為致政時其注事君章注義當亦如此彼疏引韋注進云進見於君則思盡其忠節退安居私室則思補其韋年過與鄭君言進退器本疏又云或當以此二句據臣心為文用隋人偽古文本也疏又云或當以此二句據臣心則稱退盡忠者盡已之心以進獻於君則稱過者內脩己心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為退耳進補過為退耳非謂曲當從鄭君說疏敢孔說然以補過為補之過義亦迂

杜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疏證論語季氏篇子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皆仰即何損於明義

晉侯使復其位

冬楚子伐蕭

宋華椒以蔡人救蕭疏證問子椒本云蕭宋附庸國程公說云

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疏證梁履繩云案哀十六年

此熊相是氏特名同耳昭廿五年熊宜僚相彼以熊為氏

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

王怒遂圍蕭蕭潰疏證本疏實未潰史以實王之意故言

云此處疑衍若此言蕭潰下使不得言遂傳於蕭也洪

亮吉云顧說是也正義殊屬曲說

申公巫臣曰疏證荀子亮問篇注巫臣楚申邑大夫也梁

實見襄二十六年

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疏證文選馬汧賢誅注引

也撫安也杜注拊撫慰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疏證說文纊絮也春秋傳曰皆如纊

亮吉云水經注引作皆同挾纊杜注纊絮也本三倉按

無綿皆蕭之通稱玉藻纊如蕭注纊新綿也淮南經稱

絮今謂之絲綿

遂傳於蕭疏證

杜無注沈欽韓云傳肉薄園之也墨子備

從上先斷以為強程斬程為基屈下為室前止不止後
財既疾為之奈之此傳城之事也蛾同蟻注蓋法訛孫
子謀攻篇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

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疏證

還無社蕭大夫司馬
也無社素蕭叔展故因卯呼之釋文號呼也

右錢說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賈云麥麴鞠

窮所以禦濕疏證

錢文祥文蔚起弓反則鞠有音音
云說文營窮即鞠窮之異

芎壘載字杜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遠泥水
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收正書故誤語本疏麥麴
角窮所以禦濕賈遠有此書則相傳為此說御覽九百
九十外注與杜注同無社不解以下則杜注欲使無
社遠泥水中疑亦用賈注也賈君但謂麥麴鞠窮禦濕
未言二者是何藥品本疏云尚書說命若作酒醴爾惟
味成則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麥窮者是藥草之名說

省帛故以參堅藥之成簡擇名祿敗食題打也鬱之使生
夜朽敗也濕而窮便解困雅窮究窮是也說文營窮者
草也司馬相如說營一名山內窮此藥行卓治頭腦之疾
本藥題止而如說營一名山內窮此藥行卓治頭腦之疾
此為洋氣引出四川者為川芎辛溫沉沈安麴精窮視此
注藥濕之說當今漢人醫經今藥品神麴之麴即麴有
方辛溫年笑川芎藥止其氣野人治濕亦用之則賈君
說乃可信矣焦循云神農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芎藭能
本經二物皆不藥濕證頗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芎藭能
去卑濕風氣此不知何人之注卑即指痛痺以痺由於
淫故連云痺淫注當今此而刪去痺字若夢火麴則母
升不治痺淫注當今此而刪去痺字若夢火麴則母
霍詳所本參麴芎藭正指左氏所出醫經藥性之外
本詳所本參麴芎藭正指左氏所出醫經藥性之外
此云反止反之云者本不止此疾也然簡文所括即由
仕注而千百年來實無以參麴芎藭治濕者則叔展之
隱語東如杜所測乎蓋叔展取於聲音假借非取義於
藥性還無杜所測乎蓋叔展取於聲音假借非取義於
藥也麴者曲也欲其隱而局曲也無杜曰無者無處
藏也非不解也叔展曰有山麴窮於山中無杜曰無
者言山中無處可藏也亦非不解也參麴爾窮其屈

身藏隱使其辭於藥疾之中本非言藥言杜氏望文生
義意按焦說甚新昇然又引石附刻溫消穀止利則麥
越為藥濕之藥已明不待以神農經未載為疑矣考證
證類本草宋人所編金人字文虛中跋稱於經史諸書
中得藥名方論集為此書其所引春秋傳注又與賈杜
注異則所引注或走古注神農本草亦云芍藥重寒痺
筋牽緩急與古注合焦氏謂麥麴附窮不治濕非也
此無社逃於泥水其傳藥名已足隱語若再以藥名寓
隱霍曲司之義轉迂曲詳簡文醫論蓋六朝人以藥名
寄意已與賈出典同文并非用杜說

河魚腹疾奈何疏證

奈石經作奈从宋本杜注叔展言無

無未解叔展意故叔展再以為河魚腹病杜意謂無社兩答
又防水濕疾故以藥濕無藥為疑疏云何如似河中魚久
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注瑜云孔疏殊
未明晰河魚腹疾言如河魚之腹大也內經本神篇云
脾氣實則腹脹故以此為類化水清消滯按注說非也
魚腹疾蓋當時有此疾名猶今蘊濕中滿也焦循云謂
山無慮藏可曲感於水也傳文無曲感意焦說非也
薛云以上所謂隱語也藝文志雜賦家有隱書十六
篇列女傳藏文仲拘于齊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
其詞亦六韜所云亡陰書也

曰目於睥井而拯之疏證杜氏謂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拯

舊注

之亦用舊說所雅釋詰焉終按慈也王念孫云玉篇慈
敗也慈慈止說文習目無明也宣十二年左傳目於習
井而極之作文云習井無水也唐風山有樛篇宛其死
矣毛傳云宛宛貌義與慈並相通按習井無水也是釋
之引字林語傳傳日無明義當廢井今人猶況井為泉
與極古字並通沈氏洪亮吉云元和志晉井在徐州蕭縣北
二百步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疏證杜注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
之言也無社既解其意今從視井極已但廢井必多不
可知處故教無社令結茅為經置於井上人恐無社錯
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向井則是我之已身已叔展
自謂也詳杜注須哭為信則杜讀與疏說異釋文已音
紀舊音已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疏證杜注
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疏證杜注原穀
上文稱為子服虔以為食果於職今復稱原原其上
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者也

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疏證

杜注宋伐陳

貳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讀本不實其言者今年宋以陳貳討之而衛救陳則衛言不實明年楚為陳伐宋晉不救則晉不實按晉衛不實其言故經書人經不書宋卿者與晉衛同辭十三年傳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則左氏說宋卿者人非貳

宋為盟故伐陳

疏證
杜注陳貳於楚故

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疏

證
杜注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辭晉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羊莒曰衛毛奇齡云伐莒不可考趙以云莒與衛古音部不通公羊作衛方音之時

夏楚子伐宋

秋螽無疏證公羊螽曰綠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疏證穀梁穀曰穀釋文云一本作穀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疏證十二年傳宋華椒以蔡人

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疏證杜注宋討陳之貳

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貳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免即實云清丘晉與宋衛盟既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唯宋可免責晉衛也按鄭說此上年清丘之盟三國之卿皆書人傳明宋華椒書人非貶之故杜謂嫌華椒累及其國傳無其義疏云盟之不信惟椒身合貶更貶非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疏證杜注清一石清原清原已釋於僖三十一

年晉世家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殊乃奔程與程殊伐晉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邲之敗見前年晉世家晉覺乃族殺

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疏證此傳者

證先穀之事惡猶禍也杜注晉滅其族為殊已甚疏云君子既嫌晉刑太過又尤先穀自招按傳無幾晉失刑義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疏證讀本清丘盟言討

貳按計謂遣使責問救陳之罪非加兵也

使人弗去疏證沈欽韓云晉使來責衛者不肯去欲得要領止

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

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疏證以我說猶言以我為解也釋文說如字又音說

仕注欲自殺以說晉故有二音

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尤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疏證王念孫云尤當也大國之討謂晉討衛之救陳也
人也十二年宋伐陳衛孔達救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死
之是其証也杜注訓元為樂以元大國之討為樂宋討
陳皆失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無疏證年表曹文公二十三年薨

宣公繼立索隱按左傳宣公不履

晉侯伐鄭

疏證

年表晉景公五年伐鄭鄭農公十年晉伐鄭為助楚故也楚

世家莊王十年晉宋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疏證年表楚莊王十九年圍宋為殺使

我

葬曹文公

無疏證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

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疏證杜注以殺告

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

證構諸本作構嚴可均校文云構磨改作構岳本作構

既伏其罪矣敢告

衛人以為成勞疏證

杜以成勞為平國之功疏云釋詁以正義云左傳孔達無初衛成公復國之事杜案孔悝鼎銘云叔舅乃祖莊亦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鄭莊叔七世之祖衛大夫孔達也括鼎銘是孔達實有佐成公復國之勞故衛人難告其背盟之罪于諸侯而復使其得聞教為卿杜注平國之功未詳佐成之事夫元大國之仇豈反以為功乎按馬說也是也成勞猶言佐成公而有勞

復室其子疏證

杜注謂以女妻之疏云言衛侯以女妻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速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今知非者孔忠速忠於衛國本實無罪疏蓋收煥規過訖惠棟云周禮司勳云事功曰勞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謂之宅田注謂以女位自一室至千室卿之祿也周禮謂之祿謂之宅田注謂以女妻之非是世本曰莊叔速生得聞叔殺殺生成叔蒸鉏蒸鉏生項叔殺也沈欽韓云惠服公卿大夫之貴臣曰室者

襄十七年傳華且弱卑比之室是卿大夫之家為室也
邱瑛云孔達絕不見為成公壻之文光伯說得之楚語
變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韋注室家資也是也右三
說皆得炫義朱敬聲云復還也

使復其位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疏證）

杜注晉敗於邲鄭遂屬楚

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中行桓子之謀也

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

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疏證）

杜注子張穆公孫高士
奇云公孫黑肱字子張

亦曰伯張子印子十二年傳子良出質

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疏證）

杜注有讓國之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疏證）

召覽行論篇楚莊王使文無畏
于齊注申舟楚大夫校勘記云

按舟周古字通杜注申舟無畏

曰無假道于宋疏證淮南主術訓注不假道于宋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疏證讀本楚不假道志在伐宋鄭籍為兵端

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疏證文十年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疏證為右孟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呂覽行論篇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

曰鄭昭宋聲疏證馬融尚書注昭明也說苑上無聞則謂之聲說文聲無聞也與說苑上無聞則謂

修務訓馬聲也注聲無知也無聞則無知二義相足杜注聲聞也與淮南高誘注合洪亮吉謂非義訓非也申舟之意謂鄭解事宋不解事故下云晉使不害也疏云鄭昭言其明則宋不明也宋聲言其耳聞則鄭不聞也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反宋言宋不解事必殺我目耳有耳疏說不渾然傳不專主耳目言亦不謂宋無

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疏證淮南主術訓注無畏曰宋必襲殺我

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疏證淮南主術訓注王曰殺女伐宋見犀而行杜注

及宋宋人止之

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疏證杜注以我

是與亡國同類矣武云鄙我猶輕我文非案顧說非也
呂覽引行路篇楚莊王使文之無畏于齊過于宋不先
假道還元華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宋不假道是
以宋為所鄙也高注欲以宋為鄙邑是也杜解為邊鄙
亦非薛曾謂顧氏用陸榮說見傳遜解誤陸云鄙當作
薄之意昭十六年傳夫猶鄙我注云鄙賤是也傳云此
當從杜無疑下云亡也可見傳又引呂覽謂與杜說同
按傳取陸說極歸呂覽鄙野義與杜注邊鄙義異傳氏
謂與杜說同非也昭十七年傳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
為縣鄙即野鄙義故高云鄙邑也傳謂申舟往齊宋即
止之呂覽謂往不假道宋不假道是宋止申舟在聘齊
還從此別宋其說

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疏證淮南

川注以亡殺其使者亦亡也遂殺之呂覽引論屬華元
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楊梁之陸宋世家文公十六年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疏證杜注投袂也袂袖也洪亮吉云

樓及於室皇疏證呂覽斤斤辭作履及諸庭宋書毛修之傳

名以高不於闕經疑
 寢門注知寢惟皇則
 門之中承古門指一
 之中央為闕門而沈
 間安得闕杜迂曲沈
 有闕杜迂曲沈欽韓
 闕杜迂曲沈欽韓云
 杜迂曲沈欽韓云室
 迂曲沈欽韓云室古
 曲沈欽韓云室古作
 沈欽韓云室古作室
 欽韓云室古作室見
 韓云室古作室見漢

韓勃碑後卓室中即是室皇即室皇亦猶漢書坐堂皇
上郎古曰室無四壁曰皇是也括楚子當時聞申舟被
殺心在路寢之室投袂而起故履及於室之皇呂氏春
秋履及諸庭庭即室之皇也杜預沈武皆用呂覽說
以室皇為庭沈氏謂寢門無關尤誦矣梁書皇后傳高
祖丁貴嬪薨張纘為哀策文曰道備物於營寢掩重關
於室皇此亦室皇為寢庭之洪氏知杜寢門闕之誤而
釋室皇為寢庭此千隧道義道則仍用杜說非釋文室
皇門闕也亦以杜說不安改之是舊說但門闕之訓則
經典無他證俟考

解及於寢門之外疏證此寢庭外之門也

車及於蒲胥之市因舊注怒也御覽三百九十一疏證惠棟云呂

注云蒲胥之市在蒲城內有市名蒲胥故南蠻校尉府也一說志在荊
州府江陵縣北郢城內舊注就釋此上三句也即寶云
寢門之外遠於室皇請胥之市遠於寢門之外履人逃
履追及於室皇前此未及履也解人進解追而及於寢
門之外前此未及解也車人駕車追而及於蒲胥之市
前此未及車也蓋與師之速如此杜預云及者追而及
之也陸子木納履未帶解未車車急遽而走左右奉履
曳及于室皇舉解追及於寢門御者駕車而追及于蒲
胥之市此猶宋武帝往西州幸徐楚之宅便步出西掖

御覽

門羽儀結節追隨已出西閭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疏證呂覽行新篇述舍于郕與師圍宋使也宋世家九月楚莊王圍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疏證讀本歸父仲遂子也

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疏證杜注桓子晏嬰父宰宇記

六山東通志晏城在齊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嬰采邑疏云樂謂樂居高位也

桓子告高宣子疏證杜注宣子高固

曰于家其亡乎懷于魯矣疏證杜注于家歸父字懷思也

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

聘而獻物疏證杜注物玉帛皮幣也疏云聘禮賓執圭以

聘束帛如琮其享幣又有皮馬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人引則云得而衆物則衆其國內之物詳此意

朝

而獻功

疏證

劉炫注云禮有百言其多不必有百言也下

據此則聘實有庭實此伯克歟使大夫告慶之禮下云

如求幣無方亦是禮實旅百言春秋特言則

禮成以二周之尊禮有加百言其多不必有百言也下

如求幣無方亦是禮實旅百言春秋特言則

如求幣無方亦是禮實旅百言春秋特言則

如求幣無方亦是禮實旅百言春秋特言則

如求幣無方亦是禮實旅百言春秋特言則

如求幣無方亦是禮實旅百言春秋特言則

如求幣無方亦是禮實旅百言春秋特言則

云按據晉而晉如傳二十八八年公朝於王所王中公如
朝於王所成十三年至昭二十七年冬凡十又公如晉
公如齊自僖十年至昭二十七年冬凡十又公如齊
自文三年冬至定三年春王正月凡十一又其次則
如楚襄二十八年十有一月昭七年三月十一二皆為牧
伯而朝也車服文章皆賂幣帛無一非其土地之所出
未嘗不可見其治國之功至征伐之功則魯固小國如
襄十一年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
功賦武仲以為非隨且曰計功則齊之兵作林鐘而銘
則魯實無征伐之功可歌也故莊三十一言魯力也
提乃齊桓耳僖二十一年使宜申來獻捷乃楚成耳非
小國之所收與也按邵說也是也諸侯以征伐相告經
傳獻捷不云獻功疏所舉鄭獻捷於齊亦是獻捷此
解征伐之獻功所謂言各有當也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疏證杜注容貌為顏也

嘉淑令辭稱讚也言往往其則來報亦備括杜報債義則
傳明主人報實以禮疏云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
所有玄璫戲組羽毛燕草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為
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賂之多方皆
實所獻亦庭實於得總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於君
居於此也亦庭實於得總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於君

言與杜氏又云劉炫云按此彌君行聘惟當論聘之義
深不宜言主之禮備也應是而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
無時可舍豈待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
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此疏又引炫
規過辭也疏又云按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
庭實又定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
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為主人之物今知劉說非者傳
二十二年楚子入享於鄭庭實旅百加蓬豆六品又昭
五年燕有奸貨煥有陪鼎傳二十九九年介虞葛來朝禮
之加燕奸此傳云嘉淑而有如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
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如貨之文故杜
為此解劉荀進杜義以為庭實旅百及容貌采章嘉淑
加貨之等並為賓物按此疏今知劉說非者以上皆主
炫說又案如案字則非炫說容是舊疏之疑其據莊傳
謂朝有庭實可補朝禮之闕疏駁炫說皆主燕享禮禮
禮傳不謂燕享也秦慈田云庭實旅百容貌采章以上
下文義求之劉說為長疏家曲護杜氏殊未安朱駿聲
說同

謀其不免也疏證本疏引劉炫云多獻賄賂以謀其不於

誅而薦賄則無及也疏證釋訓薦進也杜注見責而往則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汪賈云稱人取辭善其與衆同欲

本疏證穀梁傳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賈用賈說疏取賈云然則彼不稱人者豈惟國君欲平而在此下不欲平乎按賈之取穀梁義者以兩國書人唯見此經非疏取非

杜注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疏證李富孫

本足利本無潞當為脫誤惠棟云潞漢書劉寬碑陰作潞杜注潞亦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曰潞氏子嬰兒也沈欽韓云按杜用公羊州不若國國不若氏之語疏謂其俗尚赤良自衣故有赤白非也赤狄白狄猶肥年之赤夷白夷今之范苗紅苗黑係係白係係各自其種類耳一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沈謂杜用公羊國不若氏是也疏昨之士而命之上者即以國名爲氏單國不從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卑落氏皆是也疏不以書氏爲通秋與杜異此年潞子始見經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注夷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既俶齊秋月潞子之爵許其慕行也注應劭曰潞子廢秋內附

春秋嘉之稱其辭列諸盟會也文其案公羊傳雜於夷
秋而未能合於中國解詁疾是秋之俗而去雜之故曰
予班應似皆用公羊說

秦人伐晉傳無疏證年表晉景公六年秦伐我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疏證杜注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

捷捷札一人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
云天子之庶兄也左傳言札為王孫蘇所使非是尊貴
不得為王之庶兄此疏明左氏與公羊義異札子文例
杜亦意為之說三傳同辭異義者多矣杜注又云稱殺
者名而札不相殺之古今人表亦作王札子杜注又云稱殺

秋僉傳無疏證公羊僉曰豫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疏證公羊無曰年杜注無婁杞

杞新取之邑此時已為杞也欽韓云無婁即年當小我
之轉也案案蓋即隱四年莒人伐杞所取之邑此時已
為莒邑矣杜注疑有誤

初稅畝疏證年表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舍貨志故魯宣
公初稅畝春秋漢焉此疏義三傳所自注也

康外穀梁注非左氏義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
人履其餘穀稅十收其一故康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
為常故曰初是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傳稱穀不過
公年傳古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傳稱
不遇藉多乎什一大禁小禁寧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
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傳皆謂什一而藉傳但稱藉則亦
皆什一而二傳同什一為稅正法而我師云凡任地近
是什一而二傳同什一為稅正法而我師云凡任地近
部十一連部二而三稍繁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
二上有一左者本疏云王費之內所供多故賦稅重諸
所書十一皆謂穀外之國指疏院則自王費以外皆什
一矣此注不詳稅田之法其傳注云周法民耕百畝
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則初傳穀不過藉
為說其云民耕百畝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孟下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繳其實什一也繳者繳也助者藉也傳明周人當云
繳而六傳者知孟下貢助繳皆什一之說所出則傳謂
用助法矣孟下趙注云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
畝貢以七畝助六家耕百畝者繳收于畝以爲賦雖異
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趙氏釋助為七十畝之助
法三傳之轉則足百畝之助法以趙氏說助義近之於
繳是年尺授田百畝在百畝內繳十畝為公田也本疏
云孟平曰方里而百井井九百畝其內為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收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

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
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八百八十畝餘一百二十畝為
舍諸儒多謂鄭公田為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
千外稅一其意民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疏引漢志取
稅一其意民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疏引漢志取孟子而
之說諸儒多謂鄭公田為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
一十畝與趙注年大畧別左氏舊說皆謂每夫授田一
云宋耕百畝儼然十畝以疏賦也亦同趙注義與漢志
不合疏引鄭君箋云十畝以疏賦也亦同趙注義與漢志
稅一成方十里或稅井十畝其田萬畝疏云其田千畝
為成者九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
助助者九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
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
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同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
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公田不稅大夫采者自治其所
受田貢其稅較助者借氏之夕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
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
稅一國中什一也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也
為什一之串也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也
一以入公也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也
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然其因
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
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用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
助自而鄭之言邦國亦用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

助者以諸侯之內之邑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為助
其於內之邑其為什一而畿為通外內之邑之法惟古子為
明鄭氏其言以什一而畿為通外內之邑之法惟古子為
此言由是生儒遂與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注穀梁趙
歧之注各不同何則言井之述樂碑成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
不可通何則言井之述樂碑成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
其為公田不得家私以二十畝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
畝皆屬公田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公田則中與百畝
是八家共理公田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公田則中與百畝
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也若家私十畝為公田則家
二畝亦未入私矣則家別私有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
私百畝也此亦謂諸儒之非鄭於此注云野九夫而
稅一此稅六牛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別公田十
畝及二畝半為公田舍之半俗以鄭此注用於諸儒是又火
鄭有公田詳疏鄭氏內注通其半以十一為正義謂
善合本疏諸匠人鄭氏注通其半以十一為正義謂
言鄭氏內注通其半以十一為正義謂
一則人與於鄭氏注通其半以十一為正義謂
為疏也其注通其半以十一為正義謂
得也三代化民其制其田未改助之月於保者助是通
力合作微是各家甘治其田公田之在中央無異也特
疏泥於助法合作之義以家取十畝為疑非也信南山
云中國有履經傳云謂公田為層井霍慈在直取區

此廬舍在公田中之證廬舍二十畝乃公田之給民者是劉公田所有不得謂私若謂家無二畝半之廬舍則公田百畝須十夫治之不得謂八家矣彼疏駁漢志皆為一片廣三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畝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一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愛患難相助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公田十畝更有廬種塲有瓜右解詩說亦謂家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更在漢志之前注小司徒九夫為井司馬法亦云畝百為夫夫三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為公田與鄭君注田法九夫為井井稅一夫注九夫而稅一似合然注始漢志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以地言之楊言九百畝耳鄭氏注亦當如此本疏乃以九而稅一解鄭注田等義其甫田疏亦然致近儒誤鄭注義與漢志不合注穀梁則傳文注然云井田者九百畝公田百畝否注一集解云出除公田八十畝餘二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片八百畝餘二畝注穀梁各二畝半亦必以八畝為一里廣舍則傳文已明家役一百十畝之制也注疏謂何休范甯趙歧宋均說同漢志而不察為穀梁傳父注息注是注則謂家井百畝依取十畝為公田與漢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于干宋

餓疏證

括劉敬義則無承殊含殺杜注風雨不和五稼不

劉劉敬義說異釋蟲稼稼陶本疏引李巡說稼蝗子也郭
注注蝗子未有翅者用李說本疏劉敬義以為此蝗有翅
者非也上云伏螽秋而生于地至冬其子復生遇寒
而死者傳云幸之也此年既飢若使稼早生更為民害甚
之者冬生故書之杜以稼說乃提括之辭故與五行志釋文
其冬生故書之杜以稼說乃提括之辭故與五行志釋文
小異五行志蝗蟲孟康曰音此蝗釋文大蝗說文
蟻大蝗也蝗復陶也劉敬義說蝗也于盤有為燒
池人省為此許右為正字也許君謂稼即此蝗賈義或
當然釋蟲又云蠶飛蝗郭注有翅即用敬義之說則
蟻即蠶也敬云食穀為災則正以爲災而書與傳合疏
蟻不為災而書非黑青者五行志甚則異物生謂之貨
自外來謂之祥又云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時則有
黑青黑祥敬以飛蝗為黑青者體色玄小正十有二月
玄駒賁玄駒蝗也敬屋釋稼木及微驗五行志又云董
仲舒劉向呂為稼始生也一曰蝗始生以稼為蝗乃公
叔義杜舍敬左氏說而承公叔義非也釋文先引敬義又
引董仲舒云蝗于明左氏與公羊異說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疏證杜無注宋有

宋公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鄭世家十一

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梁公欲發兵救宋

伯宗曰不可注賈云伯宗晉大夫集解世家疏證洪亮吉云

引世本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疏證杜注言非所舉北

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呂雍涇岐三

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趙成則遣冲表諫曰西道險阨

罕徑下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亟攻不

可卒後貪虛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南鄭於國實為難也括李冲引傳意焉腹喻宋距晉

遠中開大河太行也杜說非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疏證晉世家伯

方開之不可當鄭世家伯宗陳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

伐也

川澤納汗疏證路溫舒傳上書引與山戴句互倒傳又云

所傳受為左氏春秋也章句異此周禮鄭注澤水所鍾

也杜以納汗為受汗得訟溫舒注川澤之功廣大則獨

注西京下有心字
注高下橋出山也
注水之鍾也
注澤水所鍾也
注澤水所鍾也
注澤水所鍾也
注澤水所鍾也
注澤水所鍾也
注澤水所鍾也
注澤水所鍾也

受于汙濁隋書長孫平傳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與漢書注廣太義合

山藪藏疾疏證有林藪之云近山近澤皆得稱

其上既有川澤之文下別云山藪之事此藪近山則

以為澤旁之藪以規杜氏非也即瑛云輅地李注藪澤

之別名也然藪澤雖同而微異大抵有水謂之澤無水

則為藪故周語注澤無水曰藪漢書五行志注藪謂澤

之無水者則藪謂澤旁之藪確不可易而傳連山言之

曰山藪言山藪草木茂盛之所在故曰藪藏疾劉炫

之意亦先如此而杜以有山之林藪孔穎達因謂此

藪近山未合也按邵說此藪兼言與杜注山之林藪異當

草木則壽者居之山藪兼言與杜注山之林藪異當

是為記周禮鄭注水布曰藪鄭君亦不謂藪近山後漢

書注范傳範下忠上疏曰王用鄭君亦不謂藪近山後漢

切直之謀隋書長孫平傳山岳藏疾所以託其大用傳

義長岳氏亦其字

瑾瑜匿瑕疏證路溫舒傳瑕作惡李富孫云惡與瑕不甚

為尚白而小赤非玉之美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注

瑕玉之病也杜注以瑕為穢非又云匿亦藏也

國君舍后注舊注舍忍也垢恥也九十五疏證釋文垢

詩宋詩經舒傳作合語與解文一本合此文後詩林山
是詩亦舒也考工記燕燕函注鄭司馬康云函讀如周君
合語之會晉侯志不殺宋之事引之證函是合容之義
也據彼疏證說則先鄭訓詩之合為合容也與舊注義
合舊注或即先鄭義矣杜注忍垢恥用舊注義惠棟云
淮南子云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亦言義
路溫野傳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皆

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疏證馬宗健云時晉將闕未決
言是以上之觀伯宗之謀代為可見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注服云解揚晉大夫晉世家
集解疏證

杜無注洪亮吉云史記鄭世家曰乃求壯士得霍人解
揚字子虎解楚今宋無降說范載此市與史記各同意
氏補注會史記而反引說范疏矣案晉世家亦云乃使
解揚始為救宋

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鄭人囚而獻諸楚疏證年表鄭襄公十一年佐楚伐宋執
解揚

楚人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疏證鄭世家鄭與
楚執乃執解

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
許晉世家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財言令宋急下解揚
給許之

登諸樓車注服云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

鄭世家鄭與楚疏證御覽三百三十六引登諸樓車注
集解如東以望敵也此所為雲梯蓋節服注文說文棟兵
車高如東以望敵也此所為雲梯蓋節服注文說文棟兵
疑與東車類皆以望敵也此所為雲梯蓋節服注文說文棟兵
續服臨所出故誠國邑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服引兵
法印六韜文李始德云兵法凡八十二家制取要定三十
志云六韜兵信叙次兵法皆眾矣操藝文志太公兵八十五
五家是古來稱兵法皆眾矣操藝文志太公兵八十五
萬則太公片什稱兵法皆眾矣操藝文志太公兵八十五
萬則太公片什稱兵法皆眾矣操藝文志太公兵八十五
子月其文教楚注雲梯可以攻宋宋未說雲梯之制若何則
今之雲梯為傳城之代故蓋古名異其實矣杜注樓車
車上望樓漢書劉屈氂傳注望敵之樓止杜謂車上
有樓鄭晉世家於楚登解揚樓車集解兼引服杜說以
服杜說其

使呼宋人而告之

遂致其君命疏證

鄭世家遂負楚灼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執宋宋弗應恐慎毋降楚晉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

無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疏證

鄭世家楚莊王大怒將殺之晉世家楚欲殺之

解揚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

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

義無二信信無二命注舊注義不行兩信信不受二命也

御覽七百疏證舊注信下奪信字今以意增杜注欲為信者不行兩信欲行信者不受二命用舊注義

君之賂臣不知命也

受命以出有死無賈注服云隙隙也鄭世家疏證

鄭世家受吾君

命以出有死無賈與作實異集解改服注為臣以合史公半也牟貽德云案說文云齊人謂雷為賈一曰賈轉

起也此列一義服訓隊者謂實為墮之隊借字爾雅釋
此墮落也說文墮徒高下也隊从高隊也落下皆墜也
宋杜注實墮墜也墜隊之俗然實不訓墮杜用假注增
廢字非

又可賂乎

臣之詐君以成命也

疏證

杜注成命君命鄭世家莊王曰
若之詐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

解揚曰所以詐王欲以成吾君也則成命之辭蓋若莊
王信信傳畧之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

疏證

祿猶言福也

寡君有信臣

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疏證

杜以考字絕句云成也沈欽韓
云當與下死字為句考死猶考

終命上案鄭世家將死願楚軍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計死當得
死考即考死義

楚子舍之以歸

疏證

鄭世家楚王諸弟皆諫王救之於是
宋解揚使歸晉辭之為上卿晉世家

或說乃歸解揚傳晉楚莊王諫納諫書平表晉不公六
年秋宋救解揚有使而此左氏襄解揚義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

疏證

宋文公十七年經秋九月楚子用宋宋世
宋文公十七年楚子用宋宋世

月不解楚世宋國宋五月史公以為五國月皆駁大杜注宋終七不能服宋故也

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

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

王不能答

申叔時僕疏證杜注僕御也按謂王車之御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疏證杜注築室於宋分兵

其言按築室反耕當是古人通歸久留之法晉書載記石勒傳遠季龍討徐龍龍堅不戰於是築室反耕列及周以守之慕容儼傳慕容恪進周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彼我勢均且有強援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展周固量在楚解後宋趙國樂都三自不杜築室之耕為持久之外皆用申叔時之策也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注舊注華元若不

因閒若不用謀無由得入楚軍也御覽四疏證傳說華

軍不謂由閒謀舊注推較市情知之杜注取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楚中將帥者門者會人之姓名因

而利導華元此衛得以自通應律云此注皆見孫
子用用而用之公孫子注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
情故也而用之可使同守有官職在者謂告也上告
事者也門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以知敵情按杜注義
與舊注同即呼之則不可止亦因之以知敵情按杜注義
楚師之事杜注或即用舊注矣宋世家宋城中急無食
華元乃夜私見楚將下反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疏證起之謂呼子反使起也

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疏證此至唯命是聽華元述

又作賢呂覽行論云析骨而爨之與釋文一本合宋
世家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爨易子而
食楚世家宋五穀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爨
半皆作賢其次楚為炊月公羊字止廣雅爨也
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疏證杜注宣以國斃
覽二月九十二引此傳及注楚皆作敝按國不可言斃
作敝是傳則失之

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注服云與華元私盟許為退師若

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本疏證杜無注疏引服說又云

共盟而楚人為北辭月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此

疏申服義莊公以下亦取為服注皆至與莊公盟止李貽

德獨取下云以下亦取為服注非魯莊公與孟任盟見

莊公三十二年服以此為私盟故以孟任割臂為證不

以辭害義得疏云華元登牀來其不虞叔之與盟也邵

竇云子反懼華元之脅也盟宜得已哉

退三十里宋及楚平疏證呂覽行論篇莊王為却四十里

門閭扉也北盧門當謂宋外郭門楚世家莊王曰誠哉

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年來華元告子反

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年來華元告子反

以誠楚罷又云華元告楚楚去

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疏證杜注楚不詐宋

解虞為虞度按廣雅釋詁詐偽說六三即鹿無虞高誘

也王念孫云淮南子繆稱訓引屯六三即鹿無虞高誘

注云虞欺也魏志王粲傳陳琳諫何進曰易稱即鹿無

虞訪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

事其可以詐立乎高誘陳琳皆以無虞為無欺蓋漢時

師說如此宜十五年左傳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謂兩不

相欺也虞與註誤之誤古聲義並同按據王說則杜注

非古義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疏證」嬰兒潞君名

鄆舒為政而殺之「疏證」洪亮吉云古今人表水經注並作

云王符引此殺作虐按見潛夫論
相

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

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疏證」杜注雋絕異也洪

注俊美才出眾也俊雋通本疏引辨名記云五人曰茂
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十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梁倍
梁曰聖是雋謂十過二十人不謂絕異也疏又云知其一
有才藝勝人者三事目不知三者何事也按下云恃才
眾與眾則雋才謂鄆舒身故疏以三事言

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

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

不祀一也「疏證」文五年傳卑陶庭堅不祀忽諸此不祀亦

者酒二也

葉仲章而奪蔡氏地三也

(注)服云蔡侯之國疏邱疏證注杜

仲章游賢人蔡氏蔡侯國杜蓋用服說御覽六百四十
一引注仲章游賢人蔡氏蔡侯國杜蓋用服說御覽六百四十
吳仲章事無攷傳文蔡自名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蔡亭旋邱
曰蔡侯國也杜注據晉縣云上黨壺關縣有蔡亭旋邱
匪車不東後云蔡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疏據杜注
謂蔡國在衛之西疏又云宣公十年五年在衛左傳伯宗數亦
狄游氏之罪云奪蔡氏地三也服虔云蔡侯之國此詩
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十二年卒至魯宣公十五年
百有餘歲即此時為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十五年
乃亦狄奪其地耳按疏說蔡寓衛之復後仍復其國最為
分明此蔡在衛西鄭君說與漢志合顧棟高云今潞安府
安府長治縣三十里蔡侯亭是也江永云今按潞安府
之長治縣地隋始置縣一統志云蔡侯城在縣東北八
漢潞縣地隋始置縣一統志云蔡侯城在縣東北八
里晉立蔡侯即此右皆用漢志說其蔡侯城在縣東北八
漢志在東郡蔡縣注孟康曰詩蔡侯其蔡侯城在縣東北八
曰蔡陽在東郡蔡縣注孟康曰詩蔡侯其蔡侯城在縣東北八
東還蔡陽在東郡蔡縣注孟康曰詩蔡侯其蔡侯城在縣東北八
縣陽縣下故城即非漢縣志東郡之蔡也而鄭氏經注於河水過
邱與水經下蔡縣又云合而待州黎陽下又於鄭州黎侯國舊
循

辨之云魏郡之黎陽以黎山得名東郡之黎以黎侯寓
得名黎陽既非本國亦非寓地鄴道元李吉甫之書兩
錄之殊惑人按焦說是也詩疏既謂此黎國非衛東之
黎則黎陽之說歧出不足辨恐後人疑惑故刪次焦說
附列之

虐我伯姬四也疏證虐者惠棟云上云鄧舒為政而殺之此云

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又十八年傳

傷其君目五也

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疏證年洪亮吉日爾雅怙恃也定四

滋益罪也

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疏證杜

審其政令沈欽韓云詩傳申重也言後人修德則其命

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而曰將待後

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

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

商紂由之故滅疏證杜注由用也疏云史記殷本紀紂賢

獸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於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公義兼才衆言疏止云恃才雋誤

天反時爲災疏證杜注寒暑易節按時所賅不止寒暑反

地反物爲妖疏證君說文祿地反物爲妖也從示笑聲則實

華李梅實之類君本異杜注羣物失性按如經書山崩川竭螽蟴槐李

民反德爲亂疏證杜注無注本疏民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

作人知先鄭刑本與唐本異德五常之德也如經書臣弑

亂則妖災生疏證七年三月妖災生也後漢書鄭興傳建武

下四句釋之曰往年呂來譴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馬大國無善政則譴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
在因人心心擇人處位也興與子衆皆傳左氏學其謂變咎出人心用傳亂則妖災生義也

故文反正為乏注服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疏證

杜注文字未說乏形義故疏引服說補之乏經文當作

此說字形而義在其中矣不正則為匱至二字相背

也禮受夫者曰正拒夫者曰不正以其禦夫謂之取反

者所容身所謂之容段氏說正正之為字本訓射其乏取反

正義於射者必諱黃生字詁云正之為字而施的馬故止

一從止射者所以議其處也弓為避箭體射者必志正體

一為指事所以意故知射的為正本訓射者必志正體

器皆從反反正會意故知射的為正本訓射者必志正體

直然後發夫不偏不激正中其處故借去聲為邪之對

據黃說則反反正有正邪二義傳止取正當如畫布曰正之

為平聲借去聲為正邪字也此正字不當如畫布曰正之

正李貽德云之絕自釋字義周禮服不氏杜子春注車

僕鄭司農注並云妖災之讀則為匱乏之反正字之道也蓋述

字之義本疏云妖災生則國滅亡是乏絕之道也蓋述

服義

盡在狄矣疏證本疏言盡在狄矣則狄皆有之其反德為

於時潞國有何災何妖也

晉侯從之

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疏證）馬宗建云杜注

沿晉侯弟欽行於曲梁而謀彼曲梁在廣平有雞澤可

證此曲梁近潞不得遠引廣平之曲梁為據洪亮吉云

赤狄潞子國即在潞縣晉卿伐赤狄必不東走五六百

里至廣平之曲梁況又隔太行一山杜注可云全不計

道里矣皆駁杜說惠棟云杜注廣平曲梁縣迎遠非也

劉昭郡國志注引上黨記曰潞酒漳也縣城臨潞晉荀

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沈欽韓云曲梁當

近潞城若廣平之曲梁在山東去潞遠矣元和志斷梁

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北三十里下臨深壑東西三面阻

潞在潞縣按潞縣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銅鞮今

山西沁州治沁州在潞安東北沈說與郡國志合

辛亥滅潞

鄆舒奔衛

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疏證）杜注三人皆王卿士

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三伯衛

卒立召襄〔疏證〕本疏卒終也謂後終立也讀本召襄召襄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疏證〕晉語注輔氏晉地杜
統志輔氏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北三十里

士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疏證〕杜注壬午十月二十

郡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稷山亭水經注汾水又逕稷
山之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西去介山十五里山
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晉侯治兵于稷是也文淇案
御覽四十五引隋國經曰稷山在絳郡后稷播百穀于
此山亦左傳謂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也與鄭氏
說合故杜云晉地也沈欽韓云方輿紀要稷神山在絳
州稷山縣南五十里廣雅釋詁竊畧取也王念孫云略
者方言畧強取也宣十五年左傳晉侯治兵于稷以略
狄土杜注畧取也襄四年左傳李孫曰畧注云不以道
取日畧齊語犧牲不畧韋注畧奪也

立黎侯而還

及雒〔疏證〕杜注雒方與晉地沈欽韓云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

年晉侯又歸謂北按漢經師改洛為維也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疏證〕論衡死偽篇重杜回張衡傳注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

〔疏證〕杜注武子魏犢顆之父

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

〔疏證〕論衡是下有妾字張衡傳注

嫁之

疾病則曰必以為殉

〔疏證〕釋文本或作必以殉論衡疾病

下有是

及卒顆嫁之

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疏證〕杜無注顧炎武云治謂病

醉皆曰治列子鄒析謂子產曰子與不時人病未昏酒未
其醒文淇案晉書曹志傳志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
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奏以惡諡崔寔歎曰魏顆不從亂
以病為亂故也今諡曹志而諡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

乎據崔寔說則辭指疾病時與治對非謂病閒也

及輔氏之役顯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疏證杜注亢禦也

雅亢遮也鄭元儀禮注抗禦也按杜注蓋本鄭義然詳此傳文義當從廣雅訓為是

杜回躡而顛故獲之疏證說文躡踰也詩蕩傳顛仆也

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疏證論衡而作是文選

案杜注而汝也廣雅乃汝也訓同論衡作是亦通

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疏證校勘記云朱梁補刻石

張衡傳注論衡元偽篇引傳無而字李富孫云文選思元賦注引無而字溫化本岳本同此為朱梁補刻按阮李說是也洪亮吉據石經增而字非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疏證杜注以千室為千家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疏證杜注義縣北十里有瓜城

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疏證通行本士

災武云誤作士李富孫云案書有邦有土周本紀作有
士武德曰漢碑刻文多以土為士是石經所依與古同
十二年晉師敗於郟士伯諫殺桓子杜注伯桓子字

羊古職說是賞也疏證說苑善說篇作羊殖惠士奇云殖

云宰相世系表曰晉武公子伯倚生文文生突羊古大
夫也突生職職五子赤肸緡虎季夙

士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疏證引周書康

庸庸勞也祗敬也廣雅釋訓祗祗畏畏敬也杜注訓庸
為用用亦勞意又云物事也王引之云言周書所謂庸
庸祗祗者其謂此類也夫前六年傳周書曰殪戎殷此
類之謂也十二年傳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皆
其證

士伯庸中行伯疏證桓子將中行故云中行伯

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

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疏證引詩文王與此傳同則左

氏作載與古字通十行本改載為哉非也周語大雅陳錫
哉與載古字通十行本改載為哉非也周語大雅陳錫
載周是不布利而錫賜也言文王布施賜利以載陳周
王之章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施賜利以載陳周
道外傳以陳錫為布利與造始周國是也疏云王肅云始也
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是也疏云王肅云始也
王能布陳大利以賜與予造始周國是也疏云王肅云始也
鄭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為造始周國是也疏云王肅云始也
錫載周能施也夫故知云思惠之賜以國昭十年傳曰陳
年傳曰周陳錫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是造始周國也據彼疏引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君訓哉為始其說左氏亦當然陳奐詩疏云載見傳載鄭
始也哉為載載又為始此亦一義之申序云文王受命作
周左傳云文王所以造周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
皆用傳造周義杜注周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
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疑言文王布陳大
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疏證釋文不敬一本作而

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疏證杜注劉康公王
同也

天奪其魄矣「疏證」昭二十五年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初稅畝非禮也

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疏證」藉即助法詳經疏證工制古

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民此不稅所自治也鄭君說可證穀出不過藉義一讀本傳言不稅所自治也鄭古今之制民食足有則賦役自供所以財豐

冬蟻生饑幸之也「疏證」杜注幸其冬生非割歆義歆義無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疏證〕注杜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顧棟高云甲氏在今直隸廣平縣

澤縣坑水經注解水經屯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

狄留吁邑江永謂在縣南十三里

夏成周宣榭火〔注〕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五行服云宣

揚威武之處〔疏證〕成周已擇於隱三年釋文榭作榭

周邾敦銘曰王格於宣榭古文榭字作射洪亮吉云劉

遠吳都賦注引國語曰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知射

即射禮也說文榭字後人妄增與惠說同李貽德云儀禮

鄉射禮豫則則鈞極內鄭注豫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

之謝若然則榭本當作謝李氏既據鄭君宣榭字又引惠

說證以劉逵引榭本國語謂左氏古文李富孫射榭本以射

禮故州學名之則經字當作射矣李富孫射榭本以射

楚語亦作射據諸說則宣射為古文作榭或是鄭君本

今公穀通行本皆作榭惟公羊石經作榭者蓋據三傳釋文

云本或作榭惠棟又云三傳皆作榭者蓋據三傳釋文

而言其實左氏古文與二傳異也公穀火曰災五行志

引此傳文釋之曰榭者講武之坐屋二傳皆以宣榭為

藏祭器之所故定為左氏說杜注宣榭附於臺上本疏引

李巡云臺上有屋謂之榭是也郭注亦云臺上起屋經
之宜榭非此榭之制釋宮又云無室曰榭禮記疏引李
巡云但有此榭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
也郭注今堂堦與左氏說坐屋義合屋猶李郭注之言
殿言堂也屋而不室其屋通連不以室間隔云坐屋則
別於寢室矣今講武之廳屋而不室畧同古制杜注但
引爾雅無室曰榭尚為分明疏乃連引二丈云榭是臺
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非杜意服以宣榭講武故以
宣揚威武說之禮運注宜猶揚也

秋郊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無疏證洪亮吉云說文季孰也从禾千聲春秋
傳曰大有年孔廟碑亦作季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疏證

年表晉景公七年隨會滅赤翟晉世家晉使隨會滅赤
狄杜注鐸辰不書留吁之屬顧棟高云鐸辰在潞安府
境

三月獻狄俘

晉侯請於王

成公七年
秋九月
晉侯請於王

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疏證

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疏證杜注黻冕命
孤卿本疏論語稱禹禹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鄭玄云黻
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
從裳色黻則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
侯黃朱大夫赤而巳大夫以上冕服皆有黻此士會冕
服當是希冕也據疏說則黻釋即黻然又謂黻此士會
沈欽韓云典命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然又謂黻此士
服職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注云孤朝聘天
子及助祭之服自藻三命亦設注此元冕爵弁之釋與
按黻與鞞同玉藻云他服緇緇祭服緇緇按他服之釋
服異其名耳疏云藻三命亦設注此元冕爵弁之釋與
玉藻所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章注謂元端服之釋凡
釋以章為之皮弁服皆素緇然則爵弁以上合自稱鞞
鄭云尊祭服異名者以卿大夫惟助祭得用上冕自稱
鞞惟祭服為然故言尊之其實鞞鞞之制一也沈氏用
疏蔽膝說而釋鞞鞞為一視疏為鞞然杜注但云黻冕
命卿之服未以黻為蔽膝金鷄禮說云禮器云禮有以
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裘龍衮以言衣非言裳
言衣非言裳則謂黻亦皆言衣可知孤卿希冕裳有黻
黻矣經意言大若謂黻亦皆言衣可知孤卿希冕裳有
黻矣經意言大若謂黻亦皆言衣可知孤卿希冕裳有

黻大夫但有一黻與章王制疏有孤之國孤絺見卿大
夫玄冕無孤之國卿絺見大夫玄冕無孤之國卿絺見
統孤卿大夫稱之服希冕者刺粉米於中而章既相
在右服玄冕者與玄衣之章相似夫有黻衣與章以
黻為重又玄冕相配與玄衣之章相似夫有黻衣與
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與論命士會將大夫黻也左
謂大夫黻也此黻與論命士會將大夫黻也左
黻冕乃衣之且以黻為蔽膝誤矣按金說也孔疏引
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亦未說為蔽膝桓元年論語
黻與與袞冕黻珽並舉則黻非鞮矣杜注太傅孤卿
引與命公之孤說此傳義當不異讀本中軍則為政
晉為上公先鄭說此傳義當不異讀本中軍則為政
傅則近君成十主禮刑之渥濁襄十六年羊舌肸皆
官蓋春秋時晉主禮刑之渥濁襄十六年羊舌肸皆
司法罪刑獄通逃之事此則中軍兼之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疏證

杜注稱舉也惠棟云玉篇引云禹稱善人云與稱司爾
雅曰僞舉也與杜訓同當從人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疏證」詩引
小字文釋文兢兢本又作於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深淵
下云恐墜也薄冰下云恐陷也陳奐詩疏云宣十六年
左傳引詩本亦作於於說文兄部云兢兢讀若於章末三
句自言王者在上進賢退不肖當有戒慎恐懼之意左
傳晉羊舌肸引此詩而釋之云善人在上呂覽慎大篇
賢主愈懼愈彊愈恐其下即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薄冰以言慎事也文義亦同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疏證」此火例也說文哉天火災

則賈君本作哉也本疏人火從人而火起故指火體而謂
之為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所害言
之謂之為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書災多矣惟
此言火耳按公穀經字作災疏所述為左氏舊義

秋鄭伯姬來歸出也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疏證〕伯杜注五年王子捷般召公毛

蘇氏

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疏證〕周語注

般〔疏證〕周語注

君說本疏禮有折般是般在般也

為般乃升於俎故謂之般皆謂之俎也

以體骨薦俎也曲禮注般骨體也

而爛之疏注豚解其體也喪禮小解而腥之熟其體

解前兩胎并脊脊凡七體也士喪禮小解而腥之熟其體

所升于俎以進神者已特牲解七體也

以肱五正脊六橫骨十七長骨八短骨九體也

前脰骨三代肩臂肱也十一後脰骨也二膊肱也脊有三十分前分

為正脊次中為長脊後脊後分為橫骨脊亦作三分前分為
代脊次中為長脊後脊後分為短脊按脈解者下云享有體為
薦體解者下云宴有折俎
詩本疏但云切肉為殷不別體骨之數而於宴有折俎
下引特牲饋食九體少牢殷代骨以為十一體又云
其宴飲一報燕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其諸侯天子無文
或同十一則疏亦以殷燕體薦皆骨體矣

武李私問其故疏證通行本李作子校勘記云山并鼎云
諸本皆無檢杜注武武士會謚季其字不為無據也陳樹
云杜氏為下傳文李氏而此注且內外傳文間稱武士
季無有稱李武子者山并鼎說非也案山并鼎攷文武
子上補足李字謂子上加季非謂作季武子作武李與
宋本合杜注并釋季以此陳說非周語注李范子字杜
用韋說又云享當體薦而殷燕故怪問之讀本和問相
者

王聞之召武子曰李氏而弗聞乎疏證問若璩尚書疏證
見書文侯之命降而字唐目惟春秋中葉後有之宣十
六年王於士會曰李氏成二年王於鞏朔曰伯氏昭十
五年王於蒍黶曰伯氏籍談曰叔氏竟耦其五十字較
之僖十二年王謂管仲舅氏者已少不同豈非世降變

禮之一端乎

王享有體薦

疏證

王公立

詩伐木

禮王制

引義

享作饗

周語

飲

房大俎也

詩云蓬豆

大房

謂半解

其體升

之房

也杜注

杜注

云

享則半解

其體而

薦之

所以示

其儉杜

用章說

本疏

云

云

云

注國語

皆云禘

祭宗廟

郊祭

天禮地

則有全

其牲體

而云

云

云

升於俎

謂之全

禘王公

立飲即

享禮也

禮之言

體薦

即房

名

名

為飯半

解其體

而升於

俎謂之

房

何人傳

之言體

薦

即房

名

也疏引

國語注

視章

義為俎

謂之

房

何人傳

之言體

薦

即房

郊禘

半體

屬語

注

視章

義為俎

謂之

房

何人傳

之言體

釋於上

凌廷堪

禮經

釋例

半體

據禮

疏謂

之

肱骨

已屬

肱骨

三最

上者

謂之

肩

後體

謂之

股

骨

按

肱骨

下

謂之

肱

骨

三

謂之

肱

骨

已屬

宴有折俎

疏證

校勘

記云

詩伐木

正義

引作

燕以

折俎

折之

謂之

折

俎

也杜

云

體

解

節

節

食所以

示慈

惠按

杜

云

體

解

節

節

節

成十二年

傳文

杜

云

體

解

節

節

節

節

之親

成

享

則

宴

以

說

此

享

以

之

與

章

義

畧

同

亦

不

知

為

之

與

章

義

畧

同

亦

不

知

為

與親戚宴享之享同用體解也肅氏云體之肩胛脊而無髀又皆尚右則體解之十一體內有七已具說於上惟臂臑肱未詳凌廷堪禮經例釋牲云肩下謂之臂下謂之臑肱也本疏於此傳之備列周語之用文謂此傳與國語畧同故杜取國語注解之其實杜用國語注解左傳者甚多不止此也

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疏證杜注公謂公侯本疏言又設宴也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若便卿來雖為設享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燕禮虞氏云燕禮夏后氏以饗一禮疏虞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云燕者報燕折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皇氏云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二體薦為則房丞故春秋宣十六年禮左傳云饗有體薦二體薦是王親戚及諸侯之禮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飲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飲食之也語云親戚宴則休命數其牲折俎亦曰般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則饗有般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故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為宴有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廷之臣親戚亦當然也

本疏用皇疏侃說皇說當本左氏古義其引傳享作饗

武子

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疏證

杜注未說脩法

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脩執扶以爲晉法注三
代夏殷周也扶常也可奉執以爲常法者晉文公蒐於
被虛作執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脩之於
以爲晉國之法則法謂政事條格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傳無疏證子靈公

二年傳敘楚救齊之事云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

丁未蔡侯申卒傳無疏證蔡文侯申立二十年薨管蔡世家

同立據成二年傳蔡景公立年亦幼也杜注丁未二月

夏葬許昭公傳無

葬蔡文公傳無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傳無注劉歆以為三月晦眚魯衛分又

云春秋食晦日眚者一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疾故月

行疾也志五行疏證年表魯宣公十七年日蝕杜注不書

統術誤不待辨即據大衍術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

限也歆謂三月晦眚者五衍術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

王其舒劉歆以為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疾故月

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月及惡者十

八食晦日眺者一此其效也右漢志說之今裁約其
晦而月見以下四句當是古術歟以左氏說之今裁
約其文為注本年晉侯徵會於齊執晏弱蔡朝南郭偃
十八年邾人戕郕子於郕魯逐東門氏子家奔齊皆侯
王展一意顓事臣下促疾之郕魯也臧恭壽去棠是年
申統一千五百一十萬三千九百五十九閏餘甲
四積日三十八萬三千八百七十一小餘五十九閏餘
餘五十一正月八日乙亥朔大癸卯晦小餘二乙巳朔
積六十二日三十八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小餘二乙巳朔
四并之滿積日八十八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小餘二乙巳朔
統法而一滿得積度八十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小餘二
辰在奎十一度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疏證）曰公羊邾

杜注斷道晉地顧棟高云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沈
欽韓云傳云盟于卷楚疑斷道卷楚一州地也方輿紀要
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七百里案傳注云卷楚即斷
道沈本杜說沁州在絳西西北二百餘里開封在絳南四
百餘里且是沈蔡地晉侯徵盟不得遠涉沈蔡顧說是
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疏證晉語郤獻子聘

郤缺之兄子克也杜注徵召也欲為斷道會

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疏證頃公語齊

婦人觀而笑之注郤子跛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杜用

韋義本疏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充晉郤克跛也穀

良夫眇曹公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

梁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按今通行本從定本據

沈氏引穀梁也郤克跛用古本左氏舊說與穀梁同故沈氏

疏引穀梁也郤克跛用古本左氏舊說與穀梁同故沈氏

之晉成公八年使郤克使齊公七年晉使郤克與齊頃公

況指之辭晉世家成公八年使齊頃公七年晉使郤克與齊頃公

樓上觀而笑之世所成公八年使齊頃公七年晉使郤克與齊頃公

齊令如晉人曰必客以然者郤克使齊頃公七年晉使郤克與齊頃公

隙三年傳晉人曰必客以然者郤克使齊頃公七年晉使郤克與齊頃公

以便郤克於齊使夫人史公蓋采雜說其作頃公六年笑之

誤婦人為頃公夫人史公蓋采雜說其作頃公六年笑之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執報無能涉河疏證杜注不復

按鄆克謂非以師至不再渡河也齊世家鄆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晉世家鄆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

獻子先歸使藥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疏

證杜注藥京廬鄆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按杜說非也鄆克未致微會之命而行故留介待命事即謂會之事年表克怒歸

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疏證杜注

家衆也晉世家鄆克至請君欲伐齊景公問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齊世家宋歸請伐齊晉侯弗許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疏證杜注晏弱桓子使

及斂孟高固逃歸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齊

辭齊人疏證讀本晉以正使逃辭不與會

見上

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疏證沈

韓云方輿紀要野王縣今懷慶府河內縣治

苗賁皇使見晏桓子疏證洪亮吉云外傳作苗楚走之晉說苑

七十二縣疑即苗賁皇李富孫云聲讀為門與苗聲相

近苗楚同聲通假晉語注賁皇晉大夫楚關伯楚之子

也杜注賁皇楚關叔之語注賁皇晉大夫楚關伯楚之子

地用韋說馬宗樵云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河南縣南

有苗亭案郡國志河內有野王温縣三表云河南縣南

賁皇為苗邑大夫時自軹縣往野王見晏桓子歸乃言

於晉侯自是河內歸河東江永云水經注潞水出王屋

西山南迤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今潞水在濟源縣西

是苗亭在縣西也按濟源今屬懷慶府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

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違疏證先君晉先君也釋言

舉言羣臣不信疏證杜注舉亦皆也

諸侯皆有貳志疏證式於晉

齊君恐不得禮〔疏證〕

杜注不見禮侍

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疏證〕

傳沮止也

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

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

吾若善逆彼〔疏證〕

俞樾云若猶當也言吾當善逆彼以懷來者也若與如同義宋策注如當也杜

注彼三人

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疏證〕

本疏使沮者之言信也

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

焉〔疏證〕

傅遜云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悔有遣使之心今又久之必將背齊按傅說是也疏謂晏桓子等恨齊

侯之使非

使反者得辭〔疏證〕

杜注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

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

晉人緩之逸疏證杜注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武億云於
惟弱一人以苗賁首為之言故先師還蔡朝下傳齊侯晉
侯盟於鄆以公子強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下傳齊侯晉
歸不及晏弱知弱得脫久矣按武說也是也傳文此句承
上晏桓子言齊世家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
內殺之與傳違異

秋八月晉師還疏證惠士奇云晉朱嘗出師而云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疏證晉語注武子晉正卿士會也杜注老致

范武子顧棟高云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三里有士會
墓李氏私考疑濮州衛地晉不應以封其大夫愚攷狄會
嘗滅衛士會以宣十六年與滅狄之功晉得狄土以為
賞邑目士會於十二年傳稱隨武子于十七年請老請
范武子以後終春秋之世稱范不稱隨

召文子曰變乎疏證晉語注變武子之子杜用韋說

吾聞之喜怒以類者解易者實多疏證沈欽韓云後漢書

怒以類者解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惟君子乎
不比思難皆釋類義此古說范蔚宗引之沈欽韓云詩

傳類善也言喜怒哀不妄施者兼喜怒也沈謂輕於喜怒哀不妄施與范蔚宗引傳義合則易者兼喜怒也言謂輕於喜怒哀不妄施也杜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疏證〕何小雅

斯文傳述疾沮止也社福也杜君用毛說陳與詩疏云孟
子梁惠王篇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此不果來也魯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
語慶其喜而弔其憂韋注云喜怒以已亂也是福亦喜也
已猶造沮也左傳君之喜怒見護也人如怒責之則社與
傳福詁社義同君箋云君子之喜怒見護也人如怒責之則
庶幾
可疾止也此鄭申毛也
謂爵祿之也
庶幾

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疏證」洪亮吉云高麗

宋本作欲已於亂乎

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
(疏證)不晉逞語於武
齊子必曰發郤子晉之
注怒逞甚快矣

疏證，不晉
逞語於武
齊子，必曰
發卻子之
晉之注，怒
逞甚快矣。

庶有豸乎

疏證
鳩
校石
勘經
記本
者作
云鳩
按改
羣刻
經作
音
辨釋
引文
作
庶本
有又
鳩作

有豸乎疏證
乎云今文作豸集韻四紙引同云徐邈請通作豸據阮
說則作鳩非誤杜注豸解也杜從今文用方訓洪亮
吉云解鷹字林等皆作豸解音同故杜以解割豸
也然鳩無解訓羣經音辨鳩辭也音豸當是舊說定四
年傳若鳩楚境杜注鳩安集也別是一義不可釋此傳

爾從二三子唯敬

疏證 杜注二三子晉諸大夫

乃請老卻獻于為政

疏證
平讀本
其怒邵
乃克自
老而斷
授道歸
邵克士
政會不
能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

疏證
為讀叔本氏
肝後為嬰齊其後

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

疏證
謂此
繫適
公妻
子不
繫稱

公例也本疏前凡明稱母弟之人適子及妾子之母弟則以炫云前凡據適妻子為文按傳例明云太子之母弟則適長為義不及妾子炫說是也

凡稱弟皆母弟也

〔注〕先儒說稱弟皆謂公子不為大夫者

得以君為尊。頌氏又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李。

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釋「疏證」：此妾子為君弟，

疏後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義。劉炫云：後凡嫌妾

子為君母弟，不得稱弟。凡之義，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

畧妾子為君母弟，再發凡之義，非杜注此策書之通例也。

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非杜注。此嘉好之義，以篤親

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義所統，以策親之通例。思崇

友子之云，庶弟不得稱公弟，正與後凡析義統以策親之通

之其云庶弟，不得稱公弟，正與後凡析義統以策親之通

嘉好之云，庶弟不得稱公弟，正與後凡析義統以策親之通

則左氏無事，自庶弟不得稱公弟，正與後凡析義統以策親

鄭段魯公煩立此例，或稱弟，正與後凡析義統以策親之通

三事皆不書弟之例，武實母弟之例，而杜意亦不為證。右經

引秦鉞，陳黃衝，陳招，宋辰之例，明杜殺害存弟，以釋例。

兄曲，即注所稱，例亦皆義也。此與頌氏意不謂然，因并頌

相發，李氏引先儒說，稱弟亦不依之。然稱弟意，則先儒說

氏貶李氏，知者杜題，說亦不依之。然稱弟意，則先儒說

氏說矣。先儒說，杜題，說亦不依之。然稱弟意，則先儒說

洪亮吉總取為舊說，下有母弟，又曰：文承先儒說，則先儒

擊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皆非大時書，猶不

實稱莊謂以五皆友歸之晉以其年弟則凡於不稱
 未弟母子貶年稱子傳證女卿人之掣穎稱是書弟
 為稱弟招季經公招之也叔稱已非非氏弟使書明
 大公子樂友公子說敘亦齊弟為卿卿稱皆卿而諸
 夫子招憂也子公云事駁曰而卿可也弟母故不書
 書者為故昭友子鄭例穎秦行而知為皆弟夷言弟
 公有陳去元如者段以說公甚以惟例非左仲弟者
 子所哀弟年陳名去釋按子為君其杜大氏年非皆
 奪貶母以叔穎號弟經秦必不尊非既夫明之得卿
 君也弟懲孫氏之唯不伯歸解稱卿知之文聘以也
 尊既未過豹所美以為之此杜弟故苦說而皆君又
 之為列也會謂稱名傳弟公釋也書掣蓋自以為云
 義大為穎陳臣又通而鍼子例書弟非據違卿尊按
 各夫大氏公無非故發經亦又弟示卿僖之稱也傳
 有書夫之子竟所謂也之國曰乃以法元詳弟凡苦
 取公例意招外貶之杜書之秦策君所年杜而聘掣
 爾子當以子之也貶駁法常伯書為不傳氏行享非
 杜從稱季號交按今穎秦言之尊書獲兩此嘉卿
 駁爵弟友穎故莊此氏公得弟例之則苦稱例好乃
 之命經為氏去二二貶子兩鍼杜義夷子苦所之法
 非之不魯所第十人李必通適謂非仲之掣謂事所

經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疏證」年表晉景公八年

公伐杞傳無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注」晉云使大夫往殘賊之「疏」

證邾公羊曰邾以會盟之例卿則杜注邾大夫就殺郕子用
故云邾大夫耳賈釋戎為殘賊者大司馬放弑其君則
殘之注殘殺也王霸記云云殘滅其為惡疏尚書梓材云
賊無相暴虐是戕殘也又云無胥戕無胥虐注云無相殘
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傳」曰凡自虐其君曰
戕自人戕外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傳」曰凡自虐其君曰
晉人戕之乃謂之州人戕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
虐自相殺之等皆曰殺據禮疏引鄭君尚書注訓及兩下殘
與賈君同彼疏引鄭駁異義以戕為加虐殺之義尤明
了杜云就殺之用也賈說而駁非賈義也公羊傳戕也二傳亦明
者何殘而殺之也賈說而駁非賈義也公羊傳戕也二傳亦明

公孫歸父如晉注服云歸父襄仲之子魯世家「疏證」杜傳
服說李貽德云襄仲公子遂也

甲戌楚子旅卒疏證「旅穀梁曰呂年表楚世家作侶臧恭
同不據三傳也左氏說同其許君界義說佚或謂狀殺義
加虐之義與左氏說同其許君界義說佚或謂狀殺義
呂為古文齊為策文旅即齊之省文李富孫云旅呂音
義同侶又形聲之義莊王立二歲李說是也年表楚莊王
二三十年秋不稱楚世家莊王立二歲李說是也年表楚莊王
坊記春秋不稱楚世家莊王立二歲李說是也年表楚莊王
恐民之惑也注楚越之君偕號其喪謂不稱君
葬也春秋宣公十年吳楚越之君偕號其喪謂不稱君
秋傳者其號也又云春秋子卒公羊傳曰吳楚越之君偕
書葬辟其號也又云春秋子卒公羊傳曰吳楚越之君偕
者據越之稱王不之也後追言春秋子卒公羊傳曰吳楚越
本疏諸侯之不葬魯不葬會則不葬楚公親送葬經亦不書
者襄二不為魯九年傳也據疏說則王楚親送葬經亦不書
知其不為魯九年傳也據疏說則王楚親送葬經亦不書
亦同公羊也

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疏證〕魯世家十八年宣公卒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疏證〕笙公羊穀梁作旌釋文本

旌同音得通假李富孫云旌又作打臧恭壽云笙皆音近字杜注魯竟外江永云今按莊九年殺子糾於生賓史記作笙清曹達曰句清也今曹州府北有句陽古城笙地其在此歟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疏證〕年表齊年晉伐敗我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疏證〕今繒

地關釋文邾人戕鄫子于鄫殺梁鄫作繒疑傳之盟繒即鄫也年表質于彊兵罷齊世家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

蔡朝南郭偃逃歸

夏公使如楚乞師將欲以伐齊〔疏證〕通行本脫將從石經杜注不書微者行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

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

疏證

石經云自內虐其君正義

大司馬職正義李善註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

笑由辨之不早辨也杜注

名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

卒暴之名此經公穀無傳

用易非一朝一夕義也說

君賈君說此傳或亦援易

試下
言上
曰
社
社
試

者誠也言曰我下民信言候

人卒暴而來我財害

訓殘用賈君殘財說已詳

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

— — — — —

於是乎有蜀之役疏證

火
亭
云
一
虎
志
蜀
亭
在
泰

金草云一借筋也本在土

十一
一字
之
音
同
經
書
甲
戌

下
編
卷
之
一
書
甲
成

舊之楚子達之害
聖文
繁而
於烈
火計

終有楚師不出之立事無必方與利

名禁自出二書二以典

七
九
七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疏證魯世家襄仲立宣
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注服云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

季孫魯世家疏證杜注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
有七侈集解張大公室當亦服義魯有三桓猶鄭

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疏證魯世家宣公欲去
桓史公以去三桓為宣公意與傳小異

冬公薨

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注

服云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

援助也疏證事見文十八年經傳襄仲殺惡及視惡適

大援者襄仲又云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怨之謂怨襄
仲也杜注子惡齊外甥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嚴
杜解失大援為不能堅事齊晉誤矣公服故歸濟西之田

援之斥何國沈欽韓云按失大援之語行父之詭詞欺
其耳宣公數如齊且奔齊喪其分齊甚勤齊以公故反
是也服云鄰國非之者甚力傳文分明何可厚誣案沈
父說辭以欺朝臣本宣公實齊所立今魯與齊惡季氏
稱舊事以欺朝臣杜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

臧宣叔怒曰疏證杜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

子欲去之許請去之疏證杜注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

遂逐東門氏疏證杜注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

子家還及筮疏證杜注子家歸父

壇帷復命於介疏證杜注音善讀壇為壇而張帷焦循云釋文

祭法一壇一壇是除地為壇封土為壇也金滕三壇同壇

壇音近得相通借詩東門之傳借壇亦作壇毛傳解為除地

禮大夫士夫國踰竟為壇位嚮國而哭此去國之儀本

自西階不升堂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

2062260

S
Z121.5
15



21101000400093

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疏證主棟云士喪禮曰

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宣公為舊君以不此即矣
今歸父惟宜袒也又云大夫哭諸侯不拜賓注謂哭
髮奔喪又云聞喪不得括髮按臣為君斬衰似三哭皆括
奔父之禮又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踊於又哭括髮袒
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踊於又哭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序西向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於又哭括髮袒
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宿東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於
云古文為括是括為古文髻也沈欽韓云奔喪禮至
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疏證主棟云士喪禮曰